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刀君剑后

(上)

 **BOOK**
网络资料 非商业

人物表

罗廷玉——翠华城城主罗希羽之子，家破城亡后，在罗家的发源地黄海千药岛上悟出家传血战刀法中已失传的“君临天下”七大式，气势万钧地再出江湖，终成一代天下无敌的霸主——刀君。

秦霜波——号称剑后，艺出普陀山听潮阁，姿容绝世，冰雪聪明，剑术当代无双，有第六感可预兆祸福。为了参悟剑道的至高无上境界，百般逃避与罗廷玉之间的恋情，却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端木芙——南海端木世家遗孤，风华绝代，才智过人。擅长行军布阵、奇门遁甲之学，有女诸葛之称。与剑后秦霜波号称文武双绝，最后与剑后一同嫁给罗廷玉为妻。

蒙娜——原是疏勒国师的未婚妻，乃是西域著名的绝色美女，不但精通武功，妙解音律，擅长内媚之术，而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后被疏勒国师赠给罗廷玉为妻。

贾心泉、张翊、秦绍——翠华三杰。均身怀绝技。辅佐罗廷玉，重建翠华城。

杨师道——罗廷玉之军师，擅长谋略策划，且深谙奇门阵法之道。

广闻大师——少林高僧，少林寺戒律院主心劳长老的首座弟子，心机阴沉，世罕其匹，精通魔刀和激发身体潜能的“搜精剔髓大法”。

崔阿伯——名崔洪，端木芙之执刀护花老仆，昔年曾是威震南七省的黑道第一高手。

枯莲大师——终南山苦行庵庵主，崇尚苦修，能以禅定功力克制敌摄心邪法。

王苹——南粤名家，绰号多异仙子，以各种希奇古怪的技艺和手段著称于世。

庐山狂士——名文达，生性旷达潇洒，与异女莲娜有一段如诗如歌的生死恋。

癡僧晏明——五台派高手。

关彤——绰号推山手，少林寺俗家高手。

青霞羽士——青城派高手，生具洁癖。

疏勒国师——号称西域第一高手，手下猛将如云，久有入主中原之志，乃绝世杰出的雄才大略之士。

基宁——疏勒国四大将军之首，左手有天下无双的毒掌，乃疏勒国师手下两大高手之一。

居木宗——西域名家，精通十八般兵刃，并擅长暗器功夫，乃疏勒国师手下两大高手之一。

莲姬——疏勒国师之姬妾，练有心灵奇功。

严无畏——绰号七杀杖，乃天下第一大魔头，性情冷酷残忍，曾因血洗翠华城，而创立独尊山庄，凶威震慑江湖黑白两道，乃旷古绝今的一代枭雄。

雷世雄——严无畏的掌门大弟子，气度威猛慑人，武功强绝一时，对严无畏忠心耿耿。

彭典——严无畏座下二弟子，被翠华城主罗希羽所伤，闭关三年。

洪方——严无畏座下三弟子，生性狂妄暴躁。

宗旋——严无畏的关门弟子，禀赋过人，武功绝顶，在严无畏的严格训

练之下，变成了一个诡计多端，手段恶毒之人，严无畏把他当成秘密武器派到正派中做卧底，后被剑后秦霜波设计揭破身份而身败名裂。

奚午南——严无畏手下霜衣队午字队队长，天赋异禀，生有一双魔眼，慑人魂魄，后被秦霜波收服，改邪归正。

詹氏夫妇——双修教教主。

柴骏声——白冥教教主，绰号阎罗手。

索阳——玄武帮帮主，绰号追魂太岁。

何旭——武胜堂堂主。

阎冲——竹山寨寨主，绰号黑瘟神。

徐刚、宣碧君——严无畏座下阴阳二将。

吉祥和尚——西湖灵隐寺主持，因修炼奇诡阴柔的邪功魁剑，而变得阴阳怪气。

内容提要

本书为司马翎之“可与天下任何武侠小说相比”（叶洪生语）的经典名篇之一。叙述刀君剑后联袂重建翠华城之故事。在港台知名度绝不亚于《射雕》三部曲。

武林偶像翠华城被大魔头七杀杖严无畏预谋倾覆，少城主罗廷玉逃出血光，潜回罗家的发源地黄海千药岛，苦练家传血战刀法，历时三年，终于练成已失传数百年的“君临天下”七大式。

成为新一代的刀君罗廷玉，冒名改装成一介书生带着谋士及翠华城子弟兵迂回中原，在听潮阁传人剑后秦霜波的遥遥配合下，与严无畏的独尊山庄以跟踪、斗智、围剿，渗透等手段展开明争暗斗。恰好西域第一高手疏勒国师也垂涎中原率众寻衅，中原武林高手在奇女端木芙的运筹下，与之展开了一场为时三天的擂台大战，秦霜波暗助端木芙使用“田忌赛马”等古代智慧使西域雄狮爪牙难展；但疏勒国也将武学智力发挥到了极致，双方难分轩轻。紧要关头，刀君罗廷玉横空出世，一轮血战宝刀法令疏勒国师锻羽服输……

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刀君剑后为中心，包括端木芙以及中西群雄在内的讨严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逐一摧毁了独尊山庄苦心经营多年的势力。最后，老魔头七杀杖严无畏在众叛亲离，死在罗廷玉的刀气之下。

刀君剑后率众重建翠华城，在竣工之日，罗廷玉同剑后秦霜波、一代才女端木芙，以及西域佳丽蒙娜举行旷绝古今的壮观婚礼。

本书布局谨严，写得风光霁月，其中中原群豪与疏勒国师对垒之段落，如同三国演义的赤壁鏖兵，妙境纷呈，而刀君罗廷玉的心里驭剑之术和秦霜波的心灵感应能力，更一直为方家所称道。

千古云霄一翎毛（序）——台湾武侠新派宗师司马翎及其作品

多年辗转于两岸三地（港、台、大陆），尝闻武侠方家嗟叹：司马翎英华内蕴，文采汪洋恣肆，为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却因英年早逝，夫人旅美，致使被盗版所毁，明珠蒙尘，以台湾武侠龙头身份，反不为国内所识！今人浩叹天才薄命。

其实，在台湾早期，人们甚至只知司马翎而不知金庸。昔年金庸因《射雕》一书涉嫌政治在台遭禁，出版商即将金庸作品托于司马翎名下出版，盖因唯司马翎之动力可于金庸比肩也。因此，武侠研究权威专家、台湾《联合报》主编叶洪生先生编辑《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江苏文艺版）一书，将司马翎位列九大门派之首，排名第一，列古龙前。未见侠坛稍有异议，盖司马翎在侠坛之宗师地位已成不争事实。

有鉴于此，当我第四次通过海关将司马翎的原版书带给国内收藏者，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愿望：一定把司马翎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延过人民出版社一再热情敦促下，我终于通过皇佳出版社找到了从美国暂归的何美英女士（司马翎夫人），洽谈了版权，于是，才有了这套《司马翎全集》。

我曾看过海内外各种关于司马翎的评论，真是诸子百家，各臻其妙！然以我两岸奔走所见（包括所闻、所感），我认为，专家公认司马翎对武侠创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新旧兼容，一代宗师。叶洪生先生说：“从继承旧派各大武学遗产上来看，司马翎兼得还珠楼主玄妙心法之神髓，白羽老辣精明之人情事故，郑证因江湖与技击，王度庐之儿女侠情及朱贞木悬疑推理……”可谓集旧派之大成。至于新派，宋今人说：“司马翎……略带新文艺之风，武侠小说之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并誉为“新派领袖”。

二、葦路蓝缕，以启山林。司马翎才华横溢，敢于领导标新，已至其作品成为后来作家不断取用的武库。据专家考证，司马翎的《剑神传》导出了易容的《王者之剑》，《剑气千幻录》导出了上官鼎的《金刀亭》和萧瑟的《碧眼金雕》；并且连金庸的《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也是司马翎《帝疆争雄记》中的“修罗七诀”的翻版（比金庸早四年）；而古龙的楚留香系列，推理和斗智则源自司马翎的《圣剑飞霜》。其实，这类例子，俯拾皆是，如《飞羽天关》启发了李凉的机智、幽默、谐谑一派，其中鬼精灵任性胆大妄为的小关形象正是李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少年英雄原型。

三、中华上古、中古神秘文化的集大成者。国内著名武侠研究专家、藏书家、上官纓先生（曾编《中国武侠史》）盛赞司马翎“满腔经纶”。特别首肯他“对濒临湮灭的中华古文化的‘抉隐发微’”。他说“（司马翎）文心玲珑有孔，下笔奥妙精微，将庄老佛、堪舆、奇门筹古代上古诸术融汇一体。自还珠以降，无人能出其右，而自司马翎之后……此门渐成绝响。”此言不谬也！看看《飞羽天关》雪羽仙子同风水大法师斗法的精彩场面，现在还有哪个作家能写得出来呢？

四、描摹人像的大师。有人称司马翎笔下为“大江湖”，格局宏阔有序，人物等级分明，从大侠名宿到弱女孤雏，从巨奸大恶到市井无赖，须眉皆见，仅以女性论，就有淑女、顽女、情痴、弱女、荡妇、媚女、才女、

丽姝……千姿百态，活色生香。

以上仅陈大略。其实，司马翎在人牲、男女、人生滋味等方面的发掘上均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只不过均需读者用心去感受，有人说司马翎之作如糯米饭，越嚼越有滋味。信哉斯言！

据司马翎夫人讲，司马翎一生对武侠创作用力甚殷。写作常常进入不眠不歇的境界，夜阑人静犹自笔下狂书，如遇惊扰，马上会有一个茶杯凌空飞过，盖先生已进入一种半迷狂状态矣。惜乎先生去世太早（1984年留下半部《飞羽天关》撒手尘寰），而其作品终生都在港台很小的华人范围内发行，如果他知道，在他过世十四年后，终有正式出版社在他出生的土地上出版他的全集，文心如司马翎者，九泉之下，当会莞尔吧！

而对于我们，司马翎将是一笔稀有的奇珍——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旷世大侠和专人心醉的故事，好比愈陈愈有味道的老酒。必将在二十一世纪溢出醉香，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满街的武侠垃圾（各种劣书及其盗版），更会感到司马翎真如琪花瑶草，麟角凤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田圻畅于香港博爱事务所
一九九八年元月

刀君剑后

第一章玉碎宫倾透血光

数股烈焰先后从几座屋顶窜冒起老高，霎时间蔓延开去，火光烛天。半空中一轮冰盘也似的秋月，此刻也黯然无光。起火之处，乃是一座倚山临湖的城堡，城堡内街道宽阔，家家户户的门前几乎都植有巨大的翠竹。而这偌大的城堡四周，便是以厚密的巨竹形成一道天然壁垒。

大凡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无有不闻翠华城之名，也无不知翠华城主罗希羽乃是当世高手，家资丰厚。此城乃是建自罗希羽的父亲罗年之手，罗年二十岁起在江湖中崭露头角，不久创设镖行，十余年后他旗下的镖店已遍布全国，一时无两。这罗年不但武功过人，而且练达人情，长于谋略，又禀性豪爽，喜爱结交天下的豪俊，直是当世之孟尝。

他其后选择了这跨越苏、皖二省的洪泽湖北面之地，盖建这天下知名的翠华城。城中数千人口，都是罗年的亲朋部属，到罗年七十余岁歿世时，此城又已扩展不少。城中凡是男口，大都习武，派赴各地镖店任职，是以家家富足安乐。罗希羽继承先人遗绪余烈，多年来并无过失。但他性情轻暴，又不似罗年喜爱结纳天下之士，因此他的人缘远比不上乃父。

翠华城失火之夜，正属中秋节过后的第二日。这刻城内几座最主要的高楼，火焰冲霄，秋风正紧，很容易就殃及全城。可是这刻只有很少的几十个老弱之人灌救火势，宽阔的街道中却杀声震耳，到处都可见到尸体。

侵袭此城的数百剽悍大汉，一律身穿白色劲装，火光月色之下，但见城内到处都有白色人影奔跃追逐，只要碰上不是穿白色劲装的人，他们便挥刀截杀。

罗希羽和另外四个人退到一座院落内，那烛天的火光和杀声依然可见可闻。这五个人全身浴血，都负了伤，但大部份还是敌人溅到身上的鲜血。

罗希羽双目射出凌厉的光芒，沉声道：“秦绍，今晚大劫大难正好证明你多日访查的结果正确无讹，幸而你今晨赶回，不然的话，咱们全城战死之后，还不明白敌人如何能洞悉本城的几处要害，嘿！嘿！”

他狰狞地冷笑数声，又道：“假如敌人突袭之时，不是先全力攻击此处重地，又举火焚烧，使全城百余名精壮之士顷刻间伤亡了大半的话，他们人数虽多，也未必就能覆灭本城。”

那四人都紧闭嘴唇瞪大双眼，满面遍布杀气的静听城主说话。罗希羽声音突然变得更为冷酷，道：“你拿老夫此刀，即速到内宅把那丫头杀死。”

他把手中精光闪闪的长刀交给那个名叫秦绍的中年大汉，那四个满面杀气的人，都不禁身躯一震，显然城主这道命令使他们十分震慑。

秦绍迟疑了一下，才接过罗希羽手中长刀，把自己的佩刀换给他，道：“在下甚望城主再加考虑。”

罗希羽面色一沉，其寒如水，厉声道：“即速前往，不许多言。”秦绍低头应了一声“是”，转身欲行。

罗希羽又道：“事后可拧开刀把，里面有一枚纸卷，展视便知。”秦绍回头躬身应了一声，便迅即奔去。

他穿过七八重院庭屋宇，蓦地在一间上房帘外停步，朗声道：“黛青姑娘，秦绍求见。”

门帘一掀，一个青衣少女冲出来，她虽是满面惊疑之色，但仍然十分美貌动人。她道：“啊！是秦叔叔，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

秦绍佯装遥望半空的火光，避开她的视线，道：“是七杀杖严无畏率领数省黑道高手侵袭本城，今晚他若是得手，便跃登天下黑道盟主之位，同时全国镖行也得向他称臣进贡。因此，他今晚的举事，实是他平生第一要紧关头，苦然成功，从此名利兼得，权倾天下。”

那个名叫黛青的美貌少女很注意的听着，但却没有其他可疑的表情，待得秦绍话声一歇，她便急急问道：“我伯父想必已跟这七杀杖严无畏交过手，只不知他们谁强谁弱？”

秦绍这时目光落在她面上，但见满面流露十分关切的神情，不禁心头一震，忖道：“我亲眼瞧着她长大成人的，虽然她脾气倔强，凡事任性大胆，但这等叛逆通敌之事，决计做不出来。”

他定一定神，设法从她神情中仔细查看端倪，当下道：“城主跟严无畏激斗了四十余招，彼此功力悉敌，各擅胜场，可是本城一片纷乱，敌人横行屠杀，城主其后大受影响，终于负伤落败。”

黛青惊得哎一声，道：“我伯父伤得可重？他在哪里？我要去瞧瞧他……”

但她忽然沉吟忖想，过了片刻，才道：“我还是别去瞧他的好，他有廷玉在身边也就够了，我一向惹他讨厌，去了的话或者反而使他不欢。”说时，眉宇间透出郁郁之色。

秦绍瞧瞧她，又瞧瞧手中的刀，心头甚是痛苦，他乃是翠华城主罗希羽的得力心腹，多年以来随侍左右，出入内宅，是以，当黛青尚是孩提之时，便常常跟她戏耍拥抱。其后黛青渐长，因性情倔强大胆，所以她的伯父不大喜欢她，只因胞弟夫妇皆已物故，所以仍然留养家中。而秦绍见她渐渐长大，每当出门回来，总记得替她买一点礼物，因此，黛青跟他最是亲近。

然而命运却如此的残酷，城主偏偏命他下手杀死这个美貌少女。他心中长叹一声，想道：“黛青呀！黛青，你只可怪自己命苦，闯下了杀身之祸，我这个叔叔今晚也救你不得。”他手中的长刀闪耀出眩目的寒芒，但须轻轻一挥，那光彩照人的青春便即消逝，一条生命从此化作尘土。

黛青猛然发现他手中之刀乃是伯父随身兵刃，讶道：“叔叔你怎换了伯父的宝刀？”

秦绍咬咬牙，从囊中取出紫金凤钗，道：“这钗可是你的？”

黛青伸手接过，讶道：“是呀！去年托你在金陵买的，叔叔竟忘了不成？”

秦绍淡淡的道：“我正是认得此钗，才会再买回来，我是昨日在淮阴市肆上发现的，这对贵重之物，你怎会不小心弄丢的？”

她愣一下，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才道：“我也不知道怎生丢失的。”

秦绍心中暗道：“我却知道你如何丢失的，你邂逅七杀杖严无畏的门徒彭典，一见钟情，此钗便是你送他之物。但可恨的是那彭典根本不把你放在心上，他在金陵冶游之时，随手把此钗送给一个相好妓女，两个月前一个镖头发现此钗，认得你曾经戴过，便高价购回，交给城主。我经过两个多月来的访查，得悉彭典曾经在本城附近逗留数月之久，又曾在江湖上与你相识，此后时时约晤……”

这些事情在他心中一掠而过，突然间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城主必须杀死黛青之故，便因恐怕黛青落在敌人手中，收为妾媵，这一来翠华城虽在冰消瓦解之后，仍然在江湖上留下莫大的耻辱。

他当即下了决心，冷冷道：“黛青，咱们翠华城已被攻破，无力抗拒，

是以城主命我前来把你杀死。”

黛青大吃一惊，摇头道：“不，秦叔叔，我不愿死！”

秦绍已横下心肠，面寒如水，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身为罗家之人，自应玉石俱焚，同罹浩劫！”

他举起长刀，刀上的冷光寒气，侵逼着黛青的肌肤。

她深知秦绍的武功，比她高强十倍，决计无法抗拒或是逃走，因此只能哀声苦叫道：“秦叔叔呀！可怜可怜我只有十九岁，还未领略过人生的滋味，教我怎生甘心受死？”

秦绍咬咬牙，沉声道：“恕我救你不得！”

话声中一刀劈落，微响一声，但见血光飞溅，黛青向后便倒。这美貌少女左臂已齐肘断去，鲜血溅涌出来，把青色的衣裳染成一片鲜红。那是当秦绍刀势劈落之时，她本能的举臂去格，立时砍断了一节。但其实秦绍心中一软，煞住了刀势，所以她未曾送命，这刻只不过昏死过去。

秦绍心想道：“罢了！罢了！我平生未做过一件违背城主命令之事，今晚却要对不起他一次。”

他迅即蹲低，出指如风，点住与她断臂有关的穴道，止住流血，又取出一瓶刀圭灵药，洒了不少在伤口上。

接替旋开刀柄，取出一枚纸卷，只见纸上写着：“从秘道出城，疾赴千药岛，善为照顾廷玉，必报此仇！”纸上墨迹刚刚干透，一望而知乃是取刀应敌之时仓猝写成。

秦绍犹疑一下，这才放弃了复出杀敌之心，一把抱起黛青迅快奔入秘密地道之内。他将黛青放置地上，留下一点银子，便自去了。当秦绍还在跟黛青说话之时，外面的罗希羽正严厉的训叱其中一个壮健的少年人。

这个少年长得跟他很相肖，方面大耳，长眉带煞，举止甚是沉稳老练。

罗希羽怒声道：“你是我们罗家独子，这承先继后之责何等重大，岂能效愚孝之行，跟为父出去拚命？快走，再过片刻，那火势就将封住地道入口了。”他此处所说的地道，又是另外一条。

罗廷玉既不肯答应独自逃生，又不敢反驳，满面俱是痛苦之容。罗希羽本是十分气恼，但突然间悲怆填膺，心思：“好傻的孩子，你舍不得抛弃为父，为父难道就舍得离开你不成？”

他仰天长叹一声，道：“孩子快走吧，为父英雄一世，岂能含羞忍辱的苟延残喘，望你三年之后，卷土而来，重建翠华城，击溃强敌，伸张人间正义，重振罗家威名……”话声未歇，突然出指一戳，罗廷玉登时软身如泥，也不能言语。

但他的神智仍然清醒，罗希羽向他道：“今晨为父接到秦绍报告之后，忽然心动，预先作了不少安排。你此去须得谨慎才是，万万不可遗下线索，以致咱们那唯一的基地千药岛，再被敌人毁去。”

他挥挥手，另外的两个中年大汉一齐躬身行礼辞别，他们虽是出生入死惯了的豪勇之士，但这刻也不禁热泪盈眸。他们迅即把罗廷玉带走，罗希羽怔了片刻，突然一振手中长刀，发出嗡的一声劲响，仰天长啸一声，迅快奔出院外。

片刻间他已落在街上，但见白衣劲装大汉往来奔走搜索，瞧来全城能够执刀抵抗之人都已丧身。他愤怒迸涌，大喝一声，疾扑上去，见人就杀。只见他刀势凌厉无匹，内力又极为深厚，往往一刀劈去，敌人连人带剑都被劈

为两截。

眨眼之间，已连杀了七八个敌人，此时那些白衣大汉都聚集起来，三五成群的联手抵抗这位当代高手。这些白衣大汉，俱是黑道中精选之士，又经过了一番秘密训练，个个身手高强悍猛。

可是罗希羽已存下拚命之心，又没有后顾之忧，此时威勇难当，转眼之间又被他劈了五名敌人。突然间一根粗大的钢杖挟着劲厉风声扫到，罗希羽挥刀一格，当的大响一声，钢杖被长刀震弹开两尺。

罗希羽面含杀机，转眼一望，但见那持杖之人是个白衣少年，长得十分俊美，却微露轻佻之态。罗希羽愤怒之中升起一股狂喜，但表面上丝毫不露诸形色，淡淡道：“好强的臂力，报上名来。”

那白衣少年傲然笑道：“少爷乃七杀门弟子彭典便是，今晚正要斗一斗翠华城罗家血战刀法，嘿！嘿！可惜我尚有要事，不暇久战。”

罗希羽心想：“这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老夫今日如若不把你这小子立毁刀下，就枉我在武林中称雄数十年了。”当下提刀迫去，面罩严霜，双目像鹰隼一般紧紧盯住对方。

还未出手，先有一股气势，迫涌过去，若是普通之人，哪怕不胆战股栗，弃械而逃。彭典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眼睛亦睜得滚圆，跟罗希羽对瞪，两人霎时间已迫到极近，彭典大喝一声，挥杖猛扫。钢杖上带起的劲烈风声，亦足以使人胆寒。

罗希羽健腕一抖，长刀闪电劈出，竟然展现出硬架手法，用长刀去碰敌人的钢杖。“当”的一声大响，震耳欲聋。

但见彭典的钢杖倒退两尺，而罗希羽就在这一刹那的空隙挥刀劈入，长刀有如奔雷掣电一般迅急，快得没有人能瞧清楚。彭典闷哼一声，钢杖撒手掉在尘埃。胸前斜斜一道血痕，敢情已挨了一刀。他身躯摇摇，欲仆未仆，这时四下有十余名白衣壮汉都像是呆住了，鸦雀无声地瞧看彭典的结局。但见彭典胸前白衣霎时已变成一片鲜血，可是身形终于稳住，没有倒下。

罗希羽不由得皱一皱眉头，忖道：“我敢情是用惯了那柄宝刀，所以少用了三分力道，竟不曾立毙这小子于刀下。”

普通的长刀份量虽是与他用宝刀相同，但锋快的程度大有差别，是以他不使用宝刀之时，其间便有三成力道之差。

彭典深深吸一口气，厉声道：“罗家血战刀法果然名不虚传，我输得不冤。但我只要有口气在，总有一日洗雪此恨！”话才说完，便已喷出一大口鲜血。

原来他不但外伤甚重，连腑脏也被对方内力所侵，伤势不轻。他犹自恨恨地长叹一声，突然间向后便倒，咕咚一声摔在尘埃。一名白衣大汉跃到他身边，迅即把他抱走。

罗希羽虽是不知他是死是活，但这刻无论如何亦不能出手截击。他顿时把满腔怨气倾泄向四下的白衣大汉身上，挥刀迅击，展眼间便劈翻了四人之多。

但这些白衣壮汉们无一不是黑道健者，又经过七杀杖严无畏的严格训练，虽然没有一个在罗希羽刀下走得上三招的，但却不曾溃退，反而越杀越多，弹指间已增到二十余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罗希羽。罗希羽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刀出如风，快逾掣电，每一刀过处，总有一个敌人惨叫倒下，任何人只要踏到周围五尺之内，定必溅血跌倒。

不一会儿功夫，他又连杀了二十人之多，满地尸体狼藉，到处都是一滩滩的鲜血。这等惨烈拚斗方兴未艾，白衣大汉的人数，有增无减，使人泛起了杀之不尽的感觉。

罗希羽双眼已露红筋，咬牙砍劈，他到底是当代一流高手，一直刀无虚发，精芒扫处，定有一人丧命跌倒。饶他如何忿恨填膺，但这样子杀人法也使得他有点心软手倦。不过形势可迫得不杀也不成，除非是这些敌人们自动放松包围圈，不冲入五尺之内。

要知高手临场搏斗，许多地方根本不必用眼睛去瞧，同时他经过高度训练的感觉中，决不许任何敌人冲到身边，如若不立时杀掉，其结局便有如隐身蚁阵之中一般，纵是勇猛盖世，也无法施展手脚。因此他虽是不想如此屠杀下去，可是只要踏入警戒圈中，他却是不得不出手立刻劈死。不多时，又有七八个人跌翻，那层层包围圈跟着罗希羽的脚步移动，忽而东移，忽而西走。假如罗希羽一直不动的话，必定被那许多尸体围住，绊手碍脚的施展不开。

这一场惨烈的浴血鏖战好像永难休止，罗希羽已顾不得留存实力对付那七杀杖严无畏，只能尽力应付眼前的危局。这时前前后后死在他白刃之下的敌人，少说也有四十名以上，这些死者不管是伤在何处，俱是一刀致命，决没有第二刀，可见得这罗希羽功力之高，以及刀法之辣，实是当世无双。

要知道“杀人”这两字可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一刀在手就可以办得到的，而是必须内外兼修，手、眼、步都配合到好处，力贯刀梢，这才能得一刀划过，便要了敌人的性命。这中间又必须久经训练，深知这一眼划去，应该偏高或是偏低才中要害，方可以一刀了帐。的确确实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而身在重围之中，杀声四起，更须是胆色过人的高手，才能保持冷静。

罗希羽虽是当代高手名家，但若不是胸中的一股仇恨支持他的斗志，连杀了这许多人之后，定必锐气全消，身心皆疲。事实上他的斗志已大为减弱，恨不得立刻冲出重围，落荒而逃。

这便是正邪之间的区别了，罗希羽因是正派之人，是以深感滥施杀戮乃是不对事，虽然血仇如海，仍有不忍之心，这才会斗志减弱，换了邪派高手，莫说是背上这等血海深仇，即是为了微不足道之事，这刻也不至于皱眉，自然更不会感到不忍。

突然间双方的动作都停止了，罗希羽像石像一般屹立包围之中，浑身皆是敌人溅上身的鲜血。四周的白衣壮汉个个瞪目如铃，却都不敢迈步进迫。

罗希羽心知敌人方面业已气沮胆寒，换言之，双方比斗气势胆力的一仗，是罗希羽打赢了。但罗希羽却晓得自己几乎熬不住而败阵，他极力提聚功力，振奋起全身精力，准备再打一场更激烈的仗。双方僵持不动，好像都斗得疲乏不堪，各自喘息一会儿才继续动手一般。

罗希羽一则已豁出去性命，二则深知决计没有调元运息，以迄恢复原状的机会。当下只略一调息提聚精力，便振吭喝道：“严无畏何在？可是不敢现身决一死战？”

声音远远传出去，全城皆闻。许多已倒在血泊中的卫城健儿听到城主的声音，都奋然跃起，继续迎战。这正是振臂一呼，创痍皆起，场面之悲惨壮烈，古今罕见！

罗希羽气势越雄。

转瞬间各攻了两招，刀杖相触，发出震耳巨响。

严无畏发觉对方果然如自己所料，锋锐之气已减弱得多。换言之，他的气势已不能帮助长刀的功力，心中暗暗窃喜，但当然他还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仍然以全力与敌周旋。

火炬照耀之下，只见战圈中的两人面色寒冷之极，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例如罗希羽刀势向前推出时，一望而知他是以整个身体推出这一刀，并不仅仅是手臂的移动，这正如著名的歌唱家不论演唱任何歌曲，总是贯注所有的感情，以整个心灵来唱一般。

场面一时火爆眩目，杖来刀去，响声不绝。一时又静寂无声，互相对峙，不论是何种情景，都使得整个气氛极为肃杀沉重，压得每一个旁观者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如此持续了一会儿，双方节奏渐紧，刀杖越出越快，宛如繁弦急鼓，排空而到。不多时，刀杖使到急处，裹住两条人影免起鹞落的闪动，已很难分辨得出真面目了。

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近身搏斗，俱是以快攻快，双方都施展出全身功夫，谁也不能稍缓一下。因此斗到后来变成见招破招，同时随手反击，无不凶险凌厉之极，只瞧得四周之人呼吸急促，有一部份人甚且响亮的喘息起来。

看看斗了三百招以上，两人刀杖齐出，当的大响一声，各自震退一步，整个节奏顿时缓下来，可是形势显然比早先还加倍的凶险，随时随地都将出现血溅尸横的景象。

罗希羽心中有数，晓得自己鏖战多场，消耗了不少气力，而细察之下，对方内力有增无减，功力之强竟出人意料之外，可见得他在最初放对失利之时，不曾出全力，因而又可知他设下圈套定要拚出生死之故，敢情他自知胜望较多。

他平生这是第一次碰上如此武功高强的对手，亦是首度遇见如此深沉多智之人，可以说尚未大举进犯翠华城以前，他就已步步落败了。

在严无畏的心中，却不以为自己已稳握胜算，因为敌手武功之高强，气派之悠长，亦出乎他意料之外，因此到了这时，他反而变得没有把握，不知道会在哪一招一式之中被对方一刀斩下自己的头颅，不过，目下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他自己选择了这个“背水为阵”的途径，已是无法后退了。

他们几乎每一招拚斗内力，其中又加上机智应变，四下之人均觉眼花缭乱，全然捉摸不出他们每一招一式的奥妙变化，那六位名震武林的黑道高手，至此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这两人的武功，许为当世别无抗手的大匠。

突然间众人都发觉曙色已露，这才知道严罗二人这一战竟费了一夜时间，蓦的“砰”的一声，人影倏分，罗希羽横刀挺立，稳如山岳，严无畏在六尺之外，身体摇摇摆摆，却不见有刀伤血迹，他用七杀杖向地面一顿，这才支持住不曾跌倒。

四周人数虽多，却鸦雀无声，过了片刻，晨鸡啼声随风传来，天色渐明。

雷世雄劲厉的语声打破了岑寂，他道：“师父，你觉得怎样了？”

七杀杖严无畏深深吸一口气，道：“我还好，下令退出此城。”他的声音威严如故，却颇觉虚弱。

雷世雄不敢多言，发出号令，四下的白衣人迅速散去，而七杀杖严无畏也在雷世雄、詹先生夫妇等众人簇拥之下迅即离开。这一干人霎时走得不见踪影，然后纷沓的蹄声和四周犬吠之声次第而生，直到这时，罗希羽才长叹一声，砰地跌倒地上。

他静静的仆倒地上，全身四肢没有动弹一下，六七丈外的屋角有一对眼睛凝视青地上的罗希羽，没有片刻离开过，良久，罗希羽还是没有动弹，墙后这对眼睛移出来，却是一个白衣壮汉，他转身大步奔出城外，从树丛中牵出一匹骏马，纵身上鞍，催马疾驰。

这一骑不久就追上一个小队伍，那是七八骑围着一辆马车的队伍，这白衣壮汉催马驰到车边。缓下速度与马车并排而驰，一面大声说道：“属下奉命窥伺罗希羽的最后动静，果然正如主人所料，他直到蹄声已远才倒在地上，之后就一直不曾动弹过。”

马车中传出一阵得意的笑声，那白衣壮汉已退开一边，另有两骑移到车边，马上一个是雷世雄，一个是柴骏声。

雷世雄响亮的道：“师父当真确信那罗希羽已气绝毙命了么？”

车内的严无畏一手掩住胸口，面上现出痛苦之色，呼吸了几下，才道：“当然已经气绝毙命啦！”

雷世雄用手臂碰一碰柴骏声，又用下颌向马车那边挑了一下，示意他开口询问。柴骏声迟疑未决的转眼四瞧，但见詹氏夫妇、索阳、何旭、阎充等人无不向他点头示意。

当下只好轻咳一声，道：“请问总瓢把子，这事极关重要，何不派人切实验看一下？”

严无畏哈哈一笑，道：“老夫若是连敌人会不会丧命都不晓得的话，岂配当得这总瓢把子之位。各位即管放心，罗希羽决不能再现身于阳世。”话才说完，便吐了一大口鲜血，但车外之人却全然不知。

要知像七杀杖严无畏武功如此精深高强的人物，除非是受到极严重的内伤方会吐血，一旦伤到这等地步，可就是大大的麻烦，极不容易恢复如常。

这一队人马走了个把时辰，到了一条宽大的河边，但见两艘双桅大船泊在河中，严无畏传出命令，教所有的人都登上一舟，先行离开，到高邮听令行事。所有的人都如令跨上小艇，划登大船，马车旁边只剩下七杀门下第一位人物雷世雄，他眼望着大船放碇驶走，这才向马车内的师父报告。

严无畏道：“那很好，你可背为师上船。”

雷世雄吓了一跳道：“你老怎么啦？”

严无畏道：“不必多言，快点上船。”

雷世雄探身入车，发现师父情形甚是狼狈，连忙如命背起师父，登上大船。他顺手点了车把式的死八，教小船上手下把赶车的尸体一并带上大船，这是灭口手法，将来大船上所卖力的水手都难免杀身之祸，以免走泄了风声。

严无畏命他派小船在岸边等候，大约到了下午时分，小船才划回，带了两名亲信手下，这两个劲装大汉都显示赶路甚急的疲乏之容，向严无畏匆匆行礼，严无畏道：“找不到他的尸体是不是？”

雷世雄一愣，忖道：“原来师父另外还派了人随后找寻罗希羽的尸体，事先竟连我也不知。”

那两名手下应道：“是！”

正要往下说，严无畏已道：“不必说了，你们赶返翠华城找不到他的尸体，所以四下搜索，才花费了许多时间，也耗尽了气力。”

他们齐声应道：“正是如此。”

严无畏又道：“世雄你通知全船十名兄弟一声，叫大家打醒精神，监视这大船上十多个船家水手，到了地头，方行处死，须得不留下痕迹才好。”

雷世雄躬身道：“师尊放心，弟子这就传令下去。”他退了出去，点计过船上做活的人数共是十人，又传过命令，才回到舱中侍候师父。严无畏已服丹药，准备运功疗伤，他向雷世雄道：“明天中午时分可抵高邮，这段时间之内，不可惊动为师，抵达高邮之后的计划，你全都知道，可照旧进行。”

雷世雄泛起愁色，道：“你老伤势不轻，高邮之令暂时取消如何？”

严无畏面色一沉，道：“这怎么行？咱们辛辛苦苦进行了二十余年的计划，明天便真正实现，焉能放弃？要知为师这个野心梦想，已付出多少代价，怎能让它功败于垂成？”

雷世雄道：“弟子只怕师父受到内伤影响，明天之会，也说不定须要出手立威。”

严无畏摇摇头，道：“为师自有把握，只须你配合得巧妙一点，敢说万无一失，我有这一段时间疗养，定可暂时支持，决不会泄出受伤的秘密，不过以后最少也得苦修三载，方能复原。”

雷世雄深知乃师机智无比，平生料事如神，这一回也不得不信，却听师父沉吟自语道：“罗希羽的尸体竟已失去踪迹，难道他还活着不成？抑是有别人抢先一步把他的尸体带走？”

这几句话勾起雷世雄的好奇心，问道：“师父你不是已确知罗希羽已经毙命，才不查验他的尸体么？”

其实当时下令查验一下，何等容易，亦可放心……

严无畏道：“当时为师确实坚信罗希羽非死不可，加以我已估计好时间，若有些耽误，便很难掩饰得住身上的伤势，这才决然下令撤退，然而现下细细一想，我那一杖换他刀柄一撞，确是同时互相击中，但于我出杖的力道上不无影响。”

雷世雄面上透出凛骇之色，却听严无畏又道：“他的一击，虽然对我出杖力道有所影响，但还是其次，最怕的是他炼过火云罩的护身气功的话，为师那一杖使的黑水戮魂的恶毒功夫，便很有可能没杀得死他。”

这番话蕴含不少武功中的秘奥，雷世雄虽是当代已享盛名之士，但仍有些地方不懂，当下问道：“你老说那罗希羽反击的一招虽有影响，仍不要紧，弟子会得此意，但你老分明用的黑水戮魂奇功，对方却是火云罩气功，在五行上来说，水能胜火，应该更有把握才是，何以师父反而因此觉得没有把握？”

严无畏道：“问得好，但经上说过：‘水之势胜火，然一杓之水，不能救一车之薪。’意思说水之性虽然先天上可以克火，但设若有一车之薪都着了火，则区区一杓之水，便不能胜过火势了。”

雷世雄顿时明白，默不做声，严无畏又道：“不过罗希羽活着的机会微乎其微，为师只是想到有这等可能而已，事实上暂时不须多虑，他即使能活着，但伤势更甚于我，五七年内决计全无作为。”

他们谈到此处便不再说了，双桅大船顺着江水东移，有时碰到顺风便挂上帆，即使不张帆行驶，速度仍然不慢，船上水手轮班做活，到了半夜时分，船行大江之中，忽闻扑通一声，似是有人跌落大江。

雷世雄立即查究，发现果然有一个水手失踪。据船主说，这个水手年纪很轻，只有十八九岁，大家都叫他小周，不知名字，到此船帮工不过是个把月之余，这小周做活卖力之极，工资不论，为人沉默寡言，绝不闹事，所以谁也没有查问他的根底来历。

他查明果是事实，到船上纵目四望，但见江面上一片黑沉沉，任是水上功夫如何高明之人，也无法找到落水之人，假如他是失足落水，便没有找寻的必要，假使有心逃走，也无法找到。雷世雄心念一转，便令两名精明干练的手下离船，负责查究小周下落。

翌日中午时分，大船已驶过大半个高邮湖，离高邮不过数里之遥。雷世雄下令转向，驶到一处湖滨，大船从一条隐藏在芦苇中的河叉驶入，不久，河岸出现一个码头。码头上已有十余人肃立迎接，带头的赫然就是詹氏夫妇、柴骏声等黑道六大巨头。

严无畏屹立船首，神态一如往昔，丝毫瞧不出受过伤的样子，他提杖步上码头，那黑道六大巨头上前行礼，神态甚是恭敬，之后，他们簇拥着这位黑道第一人物沿着一条宽坦大道走去，穿过一排树木，忽见一座庄院出现在眼前。这座庄院四方八面都有翠竹绿树围绕，如非到了切近，决计瞧不出来。

庄门上一块横匾题着“独尊山庄”四字，此庄乃是由双修教教主詹氏夫妇两年前秘密建筑，专供七杀杖严无畏使用，从这山庄取的名字一事上，可知严无畏早有“惟我独尊”之意。

庄门之内先是一大片广场，对正大门之处乃是一座宽敞厅堂，两侧以及后面屋宇连绵，大约可供一二千人居住。近厅门处的旷地上，排列着百余名青衣劲装大汉，个个刀剑出鞘，容色严肃。严无畏一行人检阅过这一队人马之后，步入大厅，但见当中一把铺着虎皮的太师椅，两侧却各有一排高背交椅，每一张交椅之间都有一张茶几。

严无畏在太师椅落座之后，左侧是詹氏夫妇和柴骏声，右侧是雷世雄和索阳、何旭、阎充等四人，十余名俏婢步履轻盈地献上香茗和细点。就在此时，雷世雄向师父低低道：“船上之人尽皆依令处决，孩儿们手脚都很利落。”

七杀杖严无畏满意地点点头，那十余名船家水手的性命在他眼中简直比蚂蚁还要轻贱。他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座诸人，森冷的面上泛起了踌躇满志的笑容，开口说道：“翠华城已毁，咱们总算是大功告成，这一次承蒙诸位戮力相助，严某永志于心，绝不忘怀。”

众人一齐起立，表示不敢当得总瓢把子这等客气，严无畏用手势请他们落座，这才又道：“翠华城乃是天下武林延颈寄望之地，既已毁去，武林中反对咱们独尊山庄的力量无异星分沙散，难以聚合，此后咱们还须注意罗家孽子罗廷玉，若然被他重建翠华城的话，那是独尊山庄覆灭之日，因此我提醒诸位一声，万万不可小觑了他，须得时时记住此事，不断搜寻他的去向下落，此是第一件要诸位记着的事。”

众人都欠身而应，严无畏又道：“第二件就是眼前本庄正要应付之事。”

他的目光落在詹先生身上，又道：“人都到齐了没有？”

詹先生起身应道：“还有青城派的青霞羽士未到，但据报已知他距此不远，最多一炷香工夫即可到达。”

此地乃是双修教的势力范围，是以一切事宜皆由詹先生负责。

詹先生话声略停，从袖中取出一张名单，道：“属下趁此机会向总瓢把子报告一下已经到达的人数，这一次依照计划邀召的人数多达三十五名，虽然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家高手，但真受本庄重视的只有十一位，这十一位之中除了青霞羽士未到之外，余下的十位是少林推山手关彤、武当剑客尚固、五台山癡僧晏明、华山派乔一芝真人、洞庭湖李横行、黄山飞鞭孔翔、百奥多异仙子王频、泰山烈火旗常彬、黔中云雾双雄老大孟触……”

他一口气说出九人之名，突然停顿一下，目光扫过众人，似是瞧瞧有没有人提出异议，要知这三十五位名家高手，几乎已网罗了当今武林各家派行业中的人物，分别由严无畏手下这五大帮派设法邀集，因此詹先生曾说这十一位乃是三十五人中的高手代表，别人未必一定同意。

果然有人不甚满意，首先是西蜀武胜堂堂主何旭起立，道：“詹兄虽是还未说完，但兄弟却以为云雾山孟触恐怕还比不上巫山八臂神猿崔毅呢！”

座中又有一人起立道：“洞庭李横行怕也强不过衡山金银钩商阳。”发话之人乃是竹山寨寨主阎充。

詹先生颌首道：“待兄弟把最后一位说出，然后请总座裁夺。这最后的一位乃是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姓秦名霜波，本来不在三十五人黑名单之内，但她凑巧在钱塘单大娘府中，所以也跟着来了。”

此言一出，人人都默默寻思，连老练深沉之极的七杀杖严无畏也浓眉微皱，感到眼前这件黑名单血案恐怕会生出波折。事实上没有人听过秦霜波这个名字，不过她既被詹先生列为十一高手之一，当然大有文章，因而人人都猜出其中之故。

詹先生轻咳一声，道：“诸位猜得不错，这位小姑娘正是普陀山听潮阁的传人。”

他转眼向严无畏说道：“属下在未曾请示总座以前，不敢妄自试探这位小姑娘的剑术，是以到今深浅未知。”

严无畏瞑目寻思了一阵，道：“如此甚好，此事非同小可，本座自有主张。”

他歇了一下，又道：“但你不妨把她剔出黑名单之外，另行补上八臂神猿崔毅及金银钩商阳凑足十二之数。”

他话声停顿之后，全厅寂然，气氛肃穆异常，敢情这突然发生的变化，使得众人无不感到心情沉重起来。

严无畏算计已定，才宣布道：“黑名单血案有烦诸位全力承提，普陀山听潮阁的来人，侍本座亲自处理。”

这话一出，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他们无不深知这位总瓢把子智勇双全，既然这等说法，定有必胜的把握无异，并决计不会留下大祸，严无畏眼见手下五大帮派之首都对自己如此信服崇敬，心中也大感骄傲。他开始吩咐詹先生，应该如何做法，说的事情不少，但言词简洁清楚，毫不拖泥带水，吩咐完之后，便暂时散会等待詹先生依令进行。

他回到静室，先调息静坐了半个时辰，这才睁眼。雷世雄一直侍候在室中，这时便进言道：“师父，你当真打算出手对付那姓秦的女孩子么？”

严无畏道：“为师若不包揽在身上，尚有什么别的法子不成？”

雷世雄道：“但师父玉体不适，焉能动手？”

严无畏微微一笑，心想这个忠心耿耿的大徒弟虽然武功强绝一时，已深得自己真传，但心念太直，全无机诈，当下道：“为师即使未曾受伤，亦不能出手对付那个女孩子，你说是也不是？”

雷世雄连连点头道：“不错，这正是弟子最感到迷惑的，弟子还记得你老常常说，普陀山听潮阁如若有人踏入中原，便是武林形势大变之时。你老又说翠华城虽是第一劲敌，尚不足虑，黑名单血案亦是水到渠成之事，只有普陀山听潮阁巍然长存，不可摇撼……”

严无畏道：“为师出道至今，越是所向无故，就越是感到武林相传了二

三百年的那几句话很有道理，是以殚精竭智，设法解决，现在正是面临考验之时，且看看为师的手段能不能改变天下的大局气数，如成功的话，咱们独尊山庄的霸局便可奠定。”

他话中暗藏不少奥妙玄机，雷世雄心知自己一辈子也弄不懂师父脑中的思想，所以也不十分惊讶。

严无畏道：“叫宗旋来见我。”

雷世雄应道：“是！”

转身出去，心想师父的神机妙算诚然难以测知，但难道那宗旋也有什么用处不成？

转念之际，已奔到邻院，只见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精壮小伙子，蹲在草地旁边，低头瞧着什么事物，他走到他背后，问道：“你找什么？”

那小伙子抬头一望，连忙叫一声“雷大爷”，又道：“小的正在瞧一群蚂蚁操练打仗的阵法。”

雷世雄望着他那焦黄而又满是疙瘩的面孔，皱眉道：“别胡说，跟我来，师父找你。”

宗旋跳起身，把外衣披上，便跟着雷世雄走去，转眼踏入静室之内，严无畏道：“世雄，先把室门关好。”

雷世雄遵命关上房门，严无畏才道：“阿旋可换过衣服，露出本来面目，参见你大师兄。”

雷世雄惊讶地望着宗旋，只见他取出一个包袱，拿出衣物换上，顿时已大有英挺潇洒之致，又见他剥下一层人皮面具，露出一张丰神俊逸的面庞，不觉瞧得目瞪口呆。

宗旋向他行过参见之礼，雷世雄摇摇头，道：“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宗旋竟是如此英俊的男儿。”

七杀杖严无畏道：“他便是为师的关门徒弟，排行第四，以前一直不让你们晓得的缘故，便因为他将负起一宗大任务，若然成功，永远不返师门。故此绝对不许有别人认得他，只有你忠心热心，才让你知道。”

雷世雄听了大感不解，心想自古以来，任何事总是失败才不能回来，焉有成功了反而永远不返师门的？

严无畏冷冷的声音又升起来，道：“他就是为师苦心安排的对付普陀山听潮阁传人的唯一办法，世雄你随侍多年，然必记得为师每隔三日总要独自练一昼夜功夫，其实那只是为师避开你们的藉口，以便暗暗把本门心法传授与宗旋。”

静室之中暂时寂然无声，严无畏目光凝视在对面墙上一幅山水长轴之上，大有悠然神往之意。过了一会儿，他才从遐思中回醒，缓缓道：“阿旋是为师平生所见过的两个资质最佳的人之一，还有一个，世雄你猜一猜是谁？”

雷世雄沉吟良久，才道：“弟子印象最深刻的，竟是罗希羽的儿子罗廷玉。”

严无畏大喜道：“你的眼力真不错，将来本门有你支撑，定可无虑。不错，另外的一人正是那罗廷玉。为师还不知他已学得了罗家血战刀法几成功夫？但总之，将来他一定是世雄你的最大敌手无疑。”

雷世雄道：“既是如此，师父为何不及早诛灭罗廷玉，免留后患？”

严无畏笑道：“若然你们全无敌手，有何趣味，何况为师也有这一手伏

兵妙着，便是阿旋了。他目下又尽得本门心法真传。再加上听潮阁的剑学绝艺，定然大有裨益。得他之助，何惧罗家血战刀法？”

他开口便说出“若无敌手，有何趣味”之言，果然是一代枭雄的气度，要知若是为了稳据霸主之座，当然以早除后患为是，但真真正正的英雄或枭雄之士，却愁没有对手而不肯轻易加害天才杰出之士。所谓“英雄相惜”也正是这等道理。因为如此英雄，便无这等胸襟眼力得以相惜，由此推论，可知若无对手，世人焉知自己手段之高。

雷世雄虽是不甚明白此理，却不敢再说，严无畏目光落在宗旋身上，道：“你绕室走一圈给你大师兄瞧瞧。”

雷世雄一点也不明白何以叫四弟走一圈给自己瞧着，但也只好瞪大双眼望去。宗旋躬身应了，挺起腰时，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开步绕室而行，霎时走了一匝，便屹立不动。

严无畏道：“你可曾瞧出了一些什么没有？”

雷世雄呐呐道：“弟子但觉四弟步伐潇洒飘逸，一派斯文儒雅的气象，别的就瞧不出了。”

严无畏喜道：“好极了，阿旋，再走一圈给你大师兄瞧瞧。”

宗旋应道：“是！”声音雄壮响亮，接着迈开大步，又绕室走了一匝。

严无畏又问雷世雄的意见，雷世雄道：“四弟这一趟步伐刚健威武，大有一往无前之慨，气势极雄，人寰罕见。”

他总觉得师父决不会光是教他瞧四弟的步伐，是以心中甚是不安，然而除了这些之外，又别无所见。

七杀杖严无畏微笑道：“好极了，但这只是为师命他修习的许多仪态中的一种而已，这文武两种步伐他已深得个中三味，极有成就。”

雷世雄忍不住道：“听师父的口气，这两种步伐似乎不含武功，若然如此，四弟如何对付听潮阁的传人？”

严无畏仰天笑道：“普陀山听潮阁门中之人，已有二百年不曾踏入江湖，武林传说是听潮阁之人不入世则已，如若踏入尘世，便是剑后出现之时。这个传说人人皆知，你难道也给忘了不成？”

雷世雄疑惑道：“弟子正因相信此一传说，才会担心四弟如何应付那秦霜波？”

严无畏面色突然变得十分严肃，缓缓道：“为师在解答你的疑问之前，先说一件连你也不知道的秘闻轶辛。这件事的主角就是为师，时间在二十年前，为师其时五旬未到，正是壮盛之年，一身所学，自问天地间只有罗希羽可以相抗，余子碌碌，都不须放在眼内。”

他停顿了一下，面上流露出追忆的神情，又道：“为师当时因羽翼未成，势力有限，所以不愿去碰罗希羽，免得打草惊蛇，反而于大局有损，有一天，为师独自悄悄前赴镇海，乘船直上普陀。”

雷世雄和宗旋听到此处，都不由感到十分的紧张，各自在心中揣测师父此行的结局。

严无畏道：“普陀观山上寺观庵庙甚多，但为师已查得明明白白，所以一直走到坐落后山濒海的危崖上的听潮阁，这听潮阁公产甚多，极为富饶，是以这听潮阁占地甚大，房屋连绵，盖建得甚是堂皇。我踏入大门，略略一瞧，便知这听潮阁并非庵庙，又知时时有客人到访，因为有两个下人服色的中年妇人过来问我找谁，假使不是时有客人到访，她们见我是陌生之人，定

有惊讶之色，其后我方知道这听潮阁内住得有百余妇女，大部份是贫困孤苦的妇女被收容于此，另外有四五十个乃是听潮阁的正式传人，大致上总是保持三代辈份，每一代的人数约在二十人左右，但每一代总有几个出阁嫁人，所以留在阁中的常常保持四五十人左右。”

他略一停顿，喝一口热茶，这才又道：“当时为师便坦直说出要求见李阁主李萼，此是武林中一大秘密，谁也不知听潮阁主的姓名。是以我一说出，她们才顿时露出惊诧之容，匆匆入内通报。不久，便有一个美貌女子出现，她便是当时辈份最低的第三代门人，由她引导我到一幢高楼，这座高楼便是听潮阁最重要的地方，称为供书楼，不但是阁主潜修之所，亦是那一部剑后书藏放之处。普陀山听潮阁所以能超绝于天下武林之士，便完全由于这一部旷古绝今的奇书了。”

他又喝一口茶，目光凝注窗外，恰好见到对面院墙边茂盛的秋海棠。雷、宗二人可不敢出言打岔，耐心的等候师父说下去。

严无畏若有所思的道：“李阁主当时已是六旬以上的人，但她容色不衰，看来有如明艳少妇，只不知过了二十年的今天，她是否还能挽驻红颜？”

雷、宗二人当然没有资格回答，宗旋却记着这句话，准备将来向师父报告。

严无畏又道：“我且说一说她接见我的地方，那是在供书楼下的大厅，这个大厅是为师平生所见最大的一个，宽敞得可容一百军士在里面操练，我们在东首之处见面，皆是紫坛木的几椅，气派甚大，在李阁主的高背椅后，有四名美女背剑侍立，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便发巧妙的言词嘲讽她，说她待客时不该如临大敌，李阁主既不分辩，亦不解释，只问我的来意。我便道此来想借剑后书拜读一遍，你们猜她怎么回答？”

雷、宗二人还未开口，严无畏已接下去道：“她居然一口答应了，她椅后一个美女走上前来，手中捧着一个径尺的玉盒，送我手上，我可不不管是真是伪，先瞧过再说，便打开盒盖，但见盒中黄绫衬底，有一轴小卷，打开一瞧，全卷一共是七七四十九句七言歌诀，由首至尾，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果然全是剑道无上秘诀，我读了一遍，记得大半，便赶紧再默读数遍，谁知这一来反而忘一半，到如今只记得四五句。”

宗旋道：“师父特别提及此事，必有深意，还望能明白赐示，何以多看几遍反而给忘了呢？”

严无畏道：“说穿了也不奇怪，那是因为这一卷剑后书，果真是举世无匹的剑道绝学，句句深奥无比，若是不求意义来个死记，便易记住。如若参究其中意义，反而把脑筋弄乱了而忘记了别的句子。”

雷世雄透一口气，道：“原来如此，幸得师父点破这个道理，不然的话，弟子此生此世休想打得破这个闷葫芦啦！”

严无畏道：“我也算得上是聪明过人之士，当时很快就醒悟了这个道理，亦因而晓得对方何以全不拒绝我借书一读的原因，但你们别以为人人无法记住，她们就让人随便取阅，事实上还有三个原因我未说出，而这些原因我当时却想到了。”

宗旋插口道：“弟子大胆猜上一猜，但弟子只想到其中一个原因。”

严无畏道：“这就行啦！你该说来听听。”

宗旋道：“取阅剑后书并无不可，但阅过之后，她们突然出些难题，例如四女出剑结阵要师父通过等等，如若过不得这一关，恐怕不易活着离开听

潮阁。”

严无畏赞许地点点头，道：“一点都不错，这是听潮阁不拒绝外人借阅剑后书的四大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便是刚才说过谁也记不住七七四十九句歌诀。第三个原因是若然不是知机识相之人，决不能迅即归还该书，那时只要继续探究下去，定必沉迷于精奥微妙的剑道之中，此时对方便可毫不费力地任意生擒或击杀了。第四个原因是为师武功精深，一望而知这部剑道绝学只合纯阴之质修练，于咱们男人功效大逊。咱们撰取了三招两式则可，若然全力去练，纵然是绝代奇才，也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话一出，雷、宗二人总算是恍然大悟之后再来了一个恍然大悟。试想这部奇书既然真是剑道绝学，超绝天下各家派的武功，但凡是练武之士无不垂涎，可是至今依然存在听潮阁中，当然是第四个原因最关重要。这是因为听潮阁之人不是不懂武功之辈，除非是像严无畏这等顶尖高手才有能力夺取那书，但武功强到他这等地步之时，却又瞧得出对男人的阳刚之质不合，夺之无用。

严无畏又道：“我把剑后书还给她们之后，不容李阁主开口，便先说出请划下道路，以便离开之语。李阁主顿时对为师另眼相看，她道：“本阁世代相传的规矩，不能为君破例。但严君是当代顶尖高手，谅小徒们亦无力拦阻，本阁摆个架式，请严君指出如何闯过之法也就是了。”她这么一说，也就表示她已从我的反应中窥测出我的实力。听潮阁既然由这等高人主持，为师便不敢轻视，暗暗收摄心神，只见那四名美女掣出长剑，摆出一个阵式，果然精严奥妙之极，假如为师必须出手的话，虽是闯得过去，亦须大费手脚气力，同时也很难不杀死她们其中一两个，假使事情闹到那等地步，为师树下这等强敌，今日决登不上这独尊山庄霸主宝座了。”

这一番微妙变化的分析，只听得雷、宗二人如痴如醉，恨不得当年已随侍在师父身侧，亲身经历一番。

严无畏呷一口茶，润一润喉咙，才接着道：“为师在口头破去她们剑阵之后，李阁主便邀我到楼上另一处地方坐谈，摆下精美的素筵款待为师，谈谈许多武功上的奥秘难题，极为融洽。到为师告辞之时，她还带领我到藏经房参观，经房中卷帙浩繁，据她说都是历代阁主注释那剑后书的著作，由此可见这部剑道绝学何等深奥了。李阁主又说，听潮阁近百年来，我还是第一个踏入藏经房的男人……”

他突然停口不说，面上泛起悠然神往的神情，他眼前仿佛浮现那位李萼阁主的明艳芳姿。他能够受到这位美丽女子的敬慕，实在是梦想不到的殊荣。因此，即使在悠长的二十年后，重提这宗公案，也不由得泛起兴奋和慨叹之情。

过了片刻，严无畏这才把目光转投到雷世雄面上，沉声道：“据为师浏览剑后书所知，还有许多奇奥恶毒的剑招阵式，假如当时全阁高手齐出，布下剑阵，为师自问决无闯出之力。甚至说不定单是李阁主出手就能够赢得为师，因为她内功之深厚不在为师之下，若论手法招数，为师的七杀杖能否抵挡得住她的长剑，还是未知数。因此，为师若要对付听潮阁传人，尤其是这一位可能是天下无双的剑后决计不能从武功上着手。”

雷世雄恍然哦了一声，道：“师父敢情要四弟把那位剑后娶为妻子？”

严无畏点点头，凝眸寻思，半晌没有说话。

七杀杖严无畏才沉声道：“阿旋，须知情场有如战场，千变万化，相机

行事，全在一心之间，以为师而言，可就觉得情场比战场更为凶险可怕，稍一不慎，便有挫败没顶之虞，你可明白为师之意？”

宗旋躬身道：“弟子省得，自当尽心尽力而为，庶几不负师恩。”

雷世雄从这位四师弟口中，发觉他出口成章，敢情乃是文武全才之士，心中更加惊服师父的手段。

严无畏道：“多年以来，为师已准备下两处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出身成长之地，任凭你自择其一，你或许在形势所迫之下，不能不与独尊山庄作对，亦不妨事。但有个原则，你须紧记于心，那就是为师手下五大帮派之主，最多只可杀两个，他们派下之人，多杀无妨，此是你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为师不得不作此牺牲。”

宗旋道：“弟子记住了。”

严无畏又道：“咱们独尊山庄布设于全国各地五百处秘密通讯站，你都记住了没有？”

宗旋道：“弟子记得极熟，甚且可以倒背出来。”

严无畏点点头道：“你这一去之后，咱们师徒今生今世不知还有没有欢聚一堂的机会了？世雄，你亲自去取些酒菜来，替你四弟饯行。”

雷世雄应声出去，严无畏向宗旋使个眼色，宗旋迅如闪电般纵到门边，轻巧地拉开一线，向外窥看，随即掩上，向师父摇摇头。

严无畏叹一口气，道：“你大师兄忠心耿耿，为师自信眼力无差，才会让他与闻这件重大之事。”他取出两封柬帖，上面都写了蝇头细字，交给宗旋，又道：“这是为师为你安排的两种出身，你瞧过之后，任择其一，便须牢牢记住一切细节，免得到时露出了马脚。”

第二章抛撒长纒万丈长

宗旋取到手中，严无畏又道：“说到昭信天下一事，你在必要之时，连你三师兄洪方亦可杀死！但这话不必让世雄知道。”

宗旋恭谨应了，便低头阅看那两封柬帖，他虽是心乱如麻，但幸而自幼受过师父的严格训练，擅长作伪，所以神情上不露半点声色。他本来有如一张白纸，纤尘不染，毫无垢瑕。但多年以来在严无畏严格训练之下，变成了诡计多端手段恶毒之人。他所受到的训练，使他天生过人的机智、聪明完全得以发挥，心胸之深沉，料事之准，手段之辣，无不是已达到了一流境地。

他近两年来已深知自己实是在极危险的环境中，这是因为他的智力已达到测破严无畏真正为人的地步。他已知道严无畏性情冷酷残忍，是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但求成功，不择手段。若是必要的话，他会毫不顾惜地牺牲他的一切亲人，包括父母妻子儿女在内。幸而严无畏一生不娶妻成家，亦不近女色，所以没有子女，不然的话，做了他的子女，可真够受的了。

宗旋既是洞悉严无畏的为人，便晓得自己处境危险万分，任何时刻只要有丝毫不忠的迹象，哪怕是极小的事而又出自无意，也会被严无畏处死。所以他当真是打醒了十二分精神，连做梦之时也极为警惕。

正因他体察出自身处境之险，反而使他思想分裂，时时研究与严无畏完全敌对的观念。他博览渊博，读书甚多，是以研究起来毫无困难。

他直到现在还想不通的是严无畏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自己背叛他？以严无畏的为人，若无制他之法，焉敢如此信任委托？要知严无畏的计划中，宗旋乃是个文武全才，而又正气凛然之士。因此，宗旋必须熟读各家道德文章，俾可出言成章，使人崇敬，但这一来当然会有感染之力，严无畏焉得不防？

宗旋好不容易熬到今日，眼看就是出笼之鸟，脱锁之龙，所以更加小心翼翼。虽是听师父吩咐可以杀死三师兄洪方，也不敢露出一点点神色。试想严无畏刚才命他窥看雷世雄之举，以至命他可杀洪方之言，哪一宗不使宗旋心寒？因为雷世雄出了名的忠心，仍然被师父怀疑，洪方是严无畏一向宠爱之人，却随口下命说可杀，则他宗旋焉能例外？焉能得到师父无条件的信任？他只略为心动一下，便镇摄心神，阅看柬帖，不久便把两者都细细看过。

他很喜欢其中一个出身，那便是他本系孤儿，六年前十四岁时，被金陵一位武林名家收留，认作义子。这位武林名家姓佟名安国，夫人黄氏，亦是武林世家之女，夫妇膝下全无儿女承欢，所以收养了宗旋。过了两年，佟氏夫妇都病死了，宗旋又无所依，幸而得到义父佟安国的方外之交大痴和尚收容，并传以武功，因而宗旋身兼两家之长，剑术超卓，内功精深。直到三年后他二十一岁时，大痴和尚圆寂，他便游侠江湖，在东南数省小有名气。

下面还详细注明他游侠所经路线以及做过些什么侠义之事，此外，关于佟家的一切戚友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武功源流等等都极详尽，大痴和尚的事亦是一样。

当然这一切都是有根有据，昔年严无畏已着手安排，果然有这么一个宗旋为佟氏夫妇所收养，稍后又转入大痴和尚门下，去年这个宗旋便在东南数省行侠仗义，创下一点声名。

宗旋心知那个曾经游侠过一年左右的年轻人，定必已被师父杀死，让他顶替。那佟氏夫妇及大痴和尚已死，天下谁也指认不出他是假的宗旋。自然佟家的戚友和大痴和尚的同门僧侣乃是例外，不过这些人很难有机会碰到

他，例如佟家的戚友人数既少，又不是武林人物。大痴和尚的同门僧侣个个都是真真正正修行的僧人，全然不懂武功。大痴和尚本来乃是出身少林，其后才在金陵驻锡，不返嵩山。

他决定之后，便向师父说明此意，严无畏道：“使得，你回头再细阅几遍，方始焚毁。”

宗旋把柬贴放回封袋中，摆在桌上，这时雷世雄尚未回来，他眼中闪动着不安的光芒，严无畏道：“阿旋，你心中有什么事呀？”

他的话声甚是柔和，其实满腔杀机。要知他虽然受了伤，但宗旋决不敢有反抗之心，这是因为严无畏平生做事虚虚实实，从来无人窥测得透，也许他正是诈作受伤而试验宗旋敢不敢反抗。因此假如严无畏下令教雷世雄制住宗旋穴道，宗旋为了表示忠心，一定不敢抗拒，等到雷世雄得手了，还愁宗旋活得成么？

这是严无畏自己的把握，全然不须考虑对方会不会反抗之事，他只须用心考察出这个徒弟是不是不满自己所为，起了贰异之心？如若不错，便须先发制人，取他性命了。宗旋忽被师父瞧出心中不安，不禁骇然道：“弟子该死，果是有点心事，却不知该不该说？”

严无畏道：“傻孩子，为师早就视你如子，情如骨肉，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的？”

宗旋透一口大气，道：“既是如此，弟子就大胆上陈下情。弟子乃是为三师兄感到不安，只因弟子平常观测所得，三师兄亦是忠心不过的人。”

严无畏心中暗喜，心想：“我其实是用洪方试一试你的为人，假如你一直不提此事，当以为真，我等你前脚一走，后脚就传召阿方，授以护身保命之法，并且命世雄、阿方他们即日起严密监视你一切行动，以免遭你反噬，连我也有不测之祸。”

宗旋到底晓得不晓得严无畏深心中藏有这许多秘密呢？他可知道以刚才的情势而言，他已经一只脚踏入鬼门关之内？局外之人可无从揣测宗旋的心思，他俯首站着，等候师父作最后的裁决。

严无畏缓缓道：“你求为师撤销可以加害你三师兄洪方之举，足可见同门之间情深意重，为师心中甚喜，便依你之言就是。”

宗旋这才敢抬头道谢，他极希望师父此言乃是出自真心，而这刻他亦已迫自己相信这是师父的真心话，是以眼中闪着感动的光芒，向师父谢过恩。

此时，雷世雄脚步声传来，推门而入，手中提着食盒，他很快摆开樽罍，斟满美酒。

严无畏举杯道：“阿旋，你此次出马，一则所负的使命极为重大，二则为守秘起见，你可能终身不复回返本门，可干了这一杯，聊以饯别。”

宗旋想起师恩深重，竟使自己从一个孤儿身份变成当代高手，不由得感激涕零，热泪盈眸。他干了一杯，旋又斟满，单膝下跪，向师父道：“弟子借这一杯美酒，敬祝师尊贵躬康泰。”

平生从不触动真情的严无畏，这时也忍不住叹息一声，举杯饮干。他脑海中忽然泛起那普陀山听潮阁阁主李萼的情影，顿时升起一缕遐思。二十年时光宛如电抹一般迅快，如今这些华年已逝去得无影无踪，每一年都是如常地春往秋来，草凋花谢。假如他没有轻轻放过这些似水年华的话……假如他不斩断深心中那一丝爱慕之情的话。他轻轻转动手中的酒杯，依然沉迷在那漂渺遐思之中。

毫无疑问的，那位丰神艳照的李萼阁主对我很有点意思，倘若我像世间一般的人那样追求她，想必可以缔结良缘，严无畏自个儿在想，但我却放弃了这个唯一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方知此生虽是阅人千万，却只有李萼能使我怦然心动，我何故放弃了她？对了，就是为了今日已经到手的武林霸座。但如今想一想，好像不太值得呢！

他的唇边泛起一丝飘忽的苦笑，他已领略到成功之后的空虚滋味了。那武林霸座以往是如此的光芒四射，令人无法迫视，宁可牺牲一切去求得，谁知一旦在手，却发觉那不过是一团幻影而已。雷、宗二人都十分仔细地瞧着师父这等罕见的表情，各自心中揣测。

严无畏竟一时排遣不掉心头这股淡淡的哀愁，因此一个念头忽然泛起，便是金盆洗手，从此隐退的意念，他自己也吃了一惊，想道：“我好不容易登上这独霸天下的宝座，如何就萌生退志？”

他反复地寻思着这个意念之时，一响钟声传入室中，把严无畏从沉思中惊醒，也把严无畏正在考虑着的退隐之念惊散了。

雷世雄奉令出去，旋即回报道：“本庄辖下五大帮派之主已经出动，据报是翠华城被毁的消息已传到此间。因此，不少与翠华城有关之人都纷纷前往察看。已有几拨人离开了高邮城，是以曾经奉令对付这一干武林高手的五个帮派首脑，当机立断，迅即追去。”

严无畏点点头，道：“他们做得很对，现在阿旋也可以动身了。”

宗旋一直站在一边再次细阅那两封柬帖，听得吩咐，便取出火折，把柬帖烧成灰烬，当下拜别师父、师兄，从庄中秘道离开了。

城南的大道上，一辆马车在烈日之下缓缓驶行，离城六七里处，有座凉亭，这辆马车停歇在凉亭左侧的浓荫下，车把式放下鞭子，走入亭中休息。车帘时时掀得开缝隙，有人在车内向外瞧看。过了一炷香工夫，有四五批路人经过，其中有些在马车所据的树荫下歇凉，那是因为凉亭已挤满了人之故。

不久歇凉的过客都走光了，这辆马车仍然停歇在树荫下。又过了一会儿，车帘掀得更开，可以瞧见车内共有三人，都是女性，一个是四五十岁的妇人，相貌端秀，另外的两个皆是十八九岁的妙龄女郎，都长得很美貌。这两个美貌少女之间有一点极为不同之处，便是衣饰方面，一个穿戴得十分华丽，另一个则极为素淡。

这时那个华丽少女道：“妈，约定的时间已过了许久啦，大概有人跟你开玩笑。”

她的母亲默然摇摇头，两眼不停地向大道上搜索。那少女又道：“妈，你怎知那封信一定是千面人莫信所写的呢？”

那妇人眉头皱了一下，道：“傻丫头，你不怕你秦姊姊笑你，我就说出来。”

那素淡少女微笑道：“单大娘言重了，我哪会取笑如玉姊姊？”

单大娘道：“那我就说罢，人家的信中有暗记，一看而知决无虚假，任何人都想得出这个道理，只有你这个傻丫头没想出来。”

单如玉撅嘴道：“这话真没道理，别人怎知信里面还有暗号？假如我知道你识得千面人莫信，当然猜得出来，但我以前并不晓得你们相识的呀！”

单大娘笑道：“你少说几句，人家就不会发觉你竟是这么笨的姑娘了。我几时识得千面人莫信？只不过他在信内留下一点痕迹，让我一瞧而知当真是数年前年所失之物，才会深信不疑。”

单如玉还是不服气道：“他怎生留得下痕迹？我们失去的是一柄短剑，难道他弄下一块封在信内不成？”

单大娘道：“我告诉你之后，你便服气为何不够资格到听潮阁学艺了，那千面人莫信只须用剑柄染黑，印上一块在信纸上，那块墨痕的花纹，我一瞧而知，现在你明白了没有？”

单如玉便没话可说，皱起鼻子，表示一点也不佩服，她的人长得挺美，所以这个动作仍然很好看。

单大娘沉吟自语道：“奇怪，他信内明明约我在这处见面，他将在头上插一朵红花以作识别，但现下逾时甚久，他究竟是何缘故爽约不来？”

单如玉立刻接口道：“那厮偷了我们的家传之宝，哪里还敢露面？难道不怕我们把他打个半死？”

单大娘问那姓秦的少女道：“寒家的那一口水仙剑，实在是一宗异宝，价值连城，是以失去数年以来，我们钱塘单家之人，不知费了多少心血钱财，明查暗访，终无所得。假使我们不是在藏剑钢盒之中发现千面人莫信的暗记，这一件事恐怕会害死一些自己人呢！所以我这次前来，真有动手一拚以泄此忿的决心。”

秦姓少女道：“既然如此，单大娘为何不多带几个人来？你不是说过那千面人莫信的武功极是了得的么？”

单大娘笑道：“当日我本已计划好带不少人同来赴约，但其后你有意跟来瞧瞧，我可就不必多带别人了，现在我却怀疑那千面人莫信是不是已探知你是听潮阁的秦霜波姑娘，被你骇住，不敢赴约？”

秦霜波忙道：“我还是第一次离开普陀山，从来没有人晓得我的名字，即使有人晓得，但我只练过几年武功，怎能骇得住像莫信这种异人高手？”

单大娘道：“你的名字虽然陌生，但大凡是武林高手，无有不久仰听潮阁的威名，谁敢以一世英名去试剑后的锋芒？”

秦霜波摇摇头道：“听潮阁同门甚多，若说剑后的话，怎样也轮不到我头上，再者江湖中也不会有人这么想。”

单大娘道：“这一点你大概还不晓得，在江湖中有个传说是：听潮阁若然派弟子到江湖行道，便是剑后出现之时。你可是数甲子以来第一位入江湖行道的听潮阁门人，人家自然要那样想了。”

秦霜波很感兴趣地含笑聆听，最后笑道：“但我却不是剑后，剑法比我高强的同门多的是，若有机会，还望单大娘代为澄清一下这个传说才好。”她的神情语气都十分恬淡优雅，使人觉得十分舒服。

单大娘出身武林世家，也曾行走江湖，阅历甚深，眼力过人，早已发觉她这种高雅恬淡的气度大异常人，是以对她评价极高，坚信她必有过人的成就。

单如玉笑道：“我可真希望你就是剑后，那样我就可以骄傲地向别人夸夸口了……”她的话一听而知出自真心，没有丝毫妒忌，可见得她乃是个性格爽朗直坦率的女孩了。

她们又谈起千面人莫信，单大娘道：“此人成名到今已有二十年左右，但从来无人说得出他的面貌长相，风闻此人武功既高，又擅神偷之术，所以二十年来可真偷了不少宝物。但他下手的对象都是武林中颇有声望之人，这二十年下来，也不知有多少宝物已落在他手中，而至今却还没有人能逮得住他。”

秦霜波淡淡道：“他的行踪既然如此隐秘，这一次来函邀约之举，太不合情理，其中定必有诈。”

单大娘点点头道：“我也这么想过，但还是非来不可。”她的面色突然阴沉下来，想了一会儿，才道：“不错，这其中真的有诈，竟然牵涉一件极大的血案。”

秦霜波讶道：“什么血案？”

单大娘道：“我也是刚刚才得到消息，那就是翠华城全城被屠，罗希羽已被严无畏杀死。这件惊天动地的大血案发生于前天晚上。”

秦霜波面色微变，道：“翠华城居然被毁，这真是使人料想不到之事，既是发生于前天晚上，则其时我们已在赴此途中，很难闻得讯息赶去翠华城了。”

单大娘道：“不错，假如我一直在家中，或者会接到罗城主的消息而赶去助阵，但这次出门，去向秘而不宣，传讯决计无法追上我。”

秦霜波道：“你不是说在城内碰见了好几位居于远方的名家高手么？他们如若也是千面人莫信约来，则此举的用心显然是使罗城主无法邀人助阵了，这个阴谋真是厉害不过。”

她们自然梦想不到这个阴谋之中还有阴谋，而江湖中的仇杀正是方兴未艾。

马车内静寂无声，远处大路上一条人影疾奔而来，到了切近，原来是个俊美少年，背插长剑，一身衣服剪裁精美，质料贵重，举止之间自具威仪，大有龙行虎步之姿。他一直走到车前，才停下脚步。车帘唰地自行掀起，露出车内的三人。那美少年虎目含威地向车上之人扫瞥一眼，目光旋即落在她们座位上，面上顿时泛起忿怒之色。

他的眼光转回单大娘面上，沉声道：“你下来，我今日非教训教训你不可。”

单大娘的目光凝定在他英雄巾上的红花，本也泛起怒容，闻言更加忿恨，一手抓了双刀，便窜落地上。锵锵两声过处，双刀出鞘，在太阳之下泛射出一片森森光辉。

这单大娘本是名噪江南的武林名家，目下但看她纵落拔刀这一份迅快，便可知盛名无虚，果然极是了得。

那美少年只瞧得眉头一皱，但右手却不闲着，迅即掣剑出鞘，冷冷道：“报上名来。”

单大娘双眉一耸，怒声道：“钱塘单大娘也不识得，便敢张牙舞爪，看刀！”

她竟不反问对方姓名，双刀先后劈出，光华电闪。她一出手就是凌厉迫攻手法，只要被她攫抓丝毫空隙，抢制了机先的话，底下一百零八招肉搏迫攻刀法，便将如长江大河般源源攻去，敌人休想有喘息的机会。这一路肉搏迫攻的双锋夺魄刀法，已是钱塘单大娘的压箱底拿手本领，如若这一路刀法还无法击败敌人，便休想有取胜的希望了。

但见她双刀一时如鸷鸟展翅，一时如毒蛇出洞，凶毒无比，着着进迫。那美少年挥剑封架，却也招熟力强，腾蹕刺击之际，显示出内力特别深厚，以及一股坚强无惧的斗志，不过那美少年开始之时失去先机，因此尽管他的剑法精奇，内功深厚，但仍然无法挡得住对方凌厉凶毒的刀势，步步后退。

马车内的两位妙龄女郎都讶异地注视着那个美少年，不过她们的心意并

不相同，那单如玉一双妙目一直盘旋在对方俊美的面庞上，但觉这个美少年竟是她平生所见最具有吸引力的男人。

素淡幽雅的秦霜波却惊异地细看对方的剑法，她本身也是练剑的人，所以对此特别有兴趣。她已瞧出对方的剑法竟能揉合少林和武当之长，别创一格，表面上似是比不上少林寺的威猛气象，亦比不上武当派的飘逸跳脱。但其实已把这两种优点完全融化在一起，忽而阳刚，忽而阴柔，并非一贯下去，所以非是精于剑道之人，便很难窥出其中之妙。

正因如此，那美少年表面上虽是抵挡不住单大娘的凌厉刀势，但其实他蕴蓄得有一股极强大的潜力，只要一旦有机可乘，这一股潜力如火山爆发，突施反击，定必威猛难当，三招两式间就可以置敌死命。这一来秦霜波不禁暗暗替单大娘担忧起来，她反手摸一摸背上的长剑，便飘然下车，缓步迫近战圈。

单如玉自然不肯让秦霜波独自占先，连忙也下车上前。秦霜波见她毫无戒备地迫近战圈，心想交战中的人各出全力相争，无暇旁顾，很容易就波及到她身上，这位单如玉姊姊实在不该如此大意，当下轻移莲步，悄悄挨近单如玉。

单大娘双刀泛涌出惊涛骇浪般的光芒迅急砍劈疾如风雨看看已施展了六七十招，忽然发觉敌人反而稳住了阵脚，不再后退。而在六七十招之中，双方刀剑相触约有五次，单大娘可就感觉出对方腕力特强，自己的长刀虽是极为急猛地砍中敌剑，竟无法震撼对方剑式，使他露出丝毫空隙。

至此她更加深信对方必是千面人莫信无疑，因为错非是具有数十年内功修之士，决计不能如此坚稳，连经猛劈也不能稍稍影响他的剑式。假使这个敌人果真像他外表上的年纪那么年轻的话，怎能炼成如此深厚的内力？是以可见得这厮就是那个有千副面孔的莫信无疑了。她发觉敌人已稳住阵脚之后，不由得心胆微寒，只因她自知已使尽一身本事，既然不能取胜，再斗上十次八次也是一样。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她心胆微寒之际，敌人长剑蓦地迅急跳弹，“当”地一响，竟把她左手的刀震开少许。这一丝空隙正是单大娘忍受心胆微寒的后果，如若不是她斗志挫弱，敌人这一剑莫说震不开她左手之刀，甚到根本无法使得出这一剑。

那美少年抓住这一丝空隙，顿时展开反攻。但见他人如鹰隼，剑似游龙，从四方八面向单大娘迫攻。当地猛可展开反攻之时，战况变得激烈无比，刀光剑气此起彼落。但这等争持局面只维持了十三四招，那单大娘支撑不住，骤然被迫后退。

此时剑气刀光突然把单如玉笼罩在内，但见她衣袖襟袂间，陡然出现好几道裂痕，几块碎了的绸缎掉落地上，那森森的寒气侵肤蚀骨，单如玉打个寒噤，骇得花容失色，有如灰土。距她不远的秦霜波也被剑气刀光笼罩住，但她全身上下的衣服全不飘摆，更别说碎裂了。她举手掣出长剑，向单如玉身前轻轻一划，单如玉登时如释重负，急忙后退，直退到两丈之远才敢停步。

秦霜波手提长剑，道：“好俊的剑法，只不知你是偶然用剑抑是全力精研此道？”

她说话之时，那两人斗得极为激烈，按理说这刻双方都以全副心神交兵鏖战，听不见她的说话。但事实上那美少年字字听得清楚，因为秦霜波这几句话说时忽快忽慢，每一个字都是从他剑式交替之间传入他耳中，使他泛起

无从摆脱之感，迫不得已留神去听。大凡高手相争，若然心意浮逸，霎时间就将尸横就地，血溅当场，何况秦霜波说的话，那美少年不但得用心去听，还须思忖，更是应该是必定败亡之局。

哪知战况全然不受影响，单大娘只见对方之剑随着话声忽攻忽守，精妙之至，竟然无懈可击，心中一阵骇然，暗想普陀山听潮阁的绝学果然并世无双，大有神鬼莫测之妙，似这等情况之下她仍能兼顾到双方情势，不使一方因聆听言语而丧生，这等神通当真已达匪夷所思的地步了。那美少年收剑跃出圈外，单大娘自知很难拚得过对方，唯有靠秦霜波之力收拾下这千面人莫信，最是上算，是以也凝身不动，任得对方撤出圈外。

秦霜波平静上迎接对方炯炯目光，她那恬娴温雅之态，使人感受到一种深邃隽永的内在美。

她问：“阁下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那美少年道：“我平生精研的是剑道，但不瞒你说，我在刀杖上也有几分成就。”

他停口继续凝视着对方，过了一会儿，才道：“姑娘才慧过人，武功绝世，在下甚感敬佩，不敢请教姑娘尊姓芳名？”

秦霜波毫不迟疑地道出姓名，并且随口反问，那美少年缓缓道：“在下宗旋，刚刚因事从东南赶到此地，不缘拜识姑娘，实在平生之幸。”

他们好像谈得很融洽，一旁的单如玉没由来的感到一阵气恼，冲了上来，道：“喂！你的真姓名到底叫什么？”

宗旋转眼瞧她，讶异地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才道：“姑娘这话使在下大感迷惑，难道在下有哪一点使你怀疑我的姓名有假不成？”

单如玉道：“当然有啦！”

举起玉手向他头上指一指，道：“你英雄巾上插着的红花，就是证据。”

宗旋赶快伸手一摸，取下那朵绒制的红花，端详了一下道：“姑娘不妨说说看，我的真姓名叫什么？”

单如玉道：“你是千面人莫信。”

宗旋一怔，摸摸面庞，道：“我是千面人莫信？哈！哈！我还以为那位单大娘才是千面人莫信呢！”

单大娘道：“这话怎说？”

她已听出话中有因，赶快接口询问。

宗旋道：“在下的理由就在尊车之内，单大娘过去瞧一瞧就晓得了。”

单大娘转身奔去，片刻就回转来，手中多了一个青布包袱，她皱起眉头道：“你可是说这个包袱？”

宗旋道：“不错，这个包袱之内有两套替换衣服，又有一个玉盒，此外，便是一些巾袜之类零星物件。”

单大娘解开一瞧，果然不错，但见那只玉盒长约一尺，宽只四寸，沉甸甸的好生坠手，当下道：“这玉盒之内盛放着什么物事？”

宗旋面色微沉道：“是一支五百年以上的长白山野人参，我得自什么地方俱有凭证可查。”

单大娘打开一瞧，面色也沉了下来，道：“如玉过来。”

单如玉奔过去，单大娘把玉盒交给她，道：“你小心拿着，别给他瞧见。”

宗旋眼中闪出疑惑之光，但他却沉住气不做声，等到秦霜波也瞧过那盒中之物，才朗声道：“诸位可是看上了这支人参，不舍得交还与我么？”

秦霜波默然走过来，她手中长剑一直没有归鞘。当地走到宗旋身前六七尺之远时，长剑提起，剑尖斜向外叶，顿时阵阵寒煞之气笼罩住对方全身。她平静地说道：“那玉匣之内没有野人参。”

宗旋泛起怒色，道：“什么？没有人参？那么匣中是什么东西？”

秦霜波道：“这正是最奇怪的事，匣中之物你如若猜测不出，我们自然不能壁还，因为那里面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

宗旋道：“如若不是人参，我怎知你们已掉换了什么物事？反正我的野山参已落在你们身上，若不取出还我，势难罢休。”

他的威仪和口吻都有一种力量教人相信，但秦霜波却不肯感情用事，宁可相信证据。她剑势向外斜指，往前迈出一步，说道：“好极了，横竖你不肯干休的，我们先在武功上分个高下，然后让我瞧瞧你到底是不是千而人？”

她接着又向前迈出一步，剑尖离宗旋胸口要穴不过两尺左右，只须振臂送出，即可取他性命。

宗旋手中长剑竟提不起来，也没有后退或闪避，面上忽然流露出痛苦的神色。原来他想不到对方剑术如此奇奥精妙，居然能够在跨步之间，抢了绝对可胜的机先，只要他强自挣扎闪避，势必逃不了长剑透体之厄。但他其势也不能眼睁睁地任得对方之剑移到胸口大穴，连招架的机会也没有就被对方制住，生擒或是杀死，悉由得对方决定。事实上他已找不出挣扎反击的机会，是以他泛起十分痛苦的表情。他那种强烈的痛苦表情不但使得秦霜波中止了迫前去之势，更震憾了单如玉的芳心，她响亮地叫道：“宗旋，你要不要猜一猜这匣中是什么物事？”

宗旋哼了一声道：“我怎能猜得出来？”

单如玉已走到秦霜波后侧，闻言把玉匣侧斜放低，让他瞧看，一面说道：“这就是寒家祖传宝剑，名为水仙，你以前见过了没有？”

宗旋道：“既是你家祖传之宝，我怎会见过？倒是我的长白山人参呢？”

单大娘见女儿单如玉不但上前打岔，而且违令把匣中之剑示敌，气得低哼一声，骂道：“大胆的丫头，还不回来？回头非重重处罚不可！”她深知单如玉这一打岔，可能使秦霜波暂时放过对方，不肯立即把他拿下，此举无异是纵虎归山，放龙入海，再想擒下对方的话，谈何容易？

秦霜波那时澄澈明亮的眸子，凝定在数尺外这个美少年的面庞上，但并不是被他的俊美所迷惑，而是细心观察他这一张面庞到底是真是假？这秦霜波虽然极用心地查看对方的面庞，要查看出这一张面孔到底是真是假，但手中之剑仍然控制住绝对压倒的优势，丝毫未曾放松。

因此，宗旋只好像泥雕木塑一般站着不动，他深知目下决计不能轻举妄动，如苦认为她已分心注视自己，暗暗移剑封闭门户的话，定必被对方一剑刺死。这是由于一种极奥妙的气机吸引的道理，只要他的长剑或身子一动，秦霜波长剑就将自然而然的闪电般攻出，制他死命。

他当然晓得对方为何向自己凝视之故，是以并没有误会对方乃是被自己的美俊面孔迷住，正因如此，他才不敢妄自移动。目下唯一不致死于非命之法，便是弃剑就擒。宗旋当下长叹一声，五指一松“当啷”剑落尘埃。

秦霜波剑上的杀气顿时大见消退，她剑尖一吐，已抵住他胸口要穴，说道：“请你说一说如何失去长白野人参的经过？”她的声音甚是平静，可见得她最有成就的还数修养之功。须知任何人经此一番变故，情绪绝难不受影响，因而语气决计无法保持平静如常，但她却办得到，这自然是由于修养功

深而致。

宗旋心中大为佩服，但他可不敢流露出来，以免被她瞧出自己有这样高明的眼力，从而推测出自己的武功实在强于刚才的表现。

他道：“姑娘请听吧，在下昨夜投宿客栈，今晨外出访友，返店之时，店伙告知有人过访，在下一听竟是女人，甚感奇怪。连忙回入房瞧看，谁知房中已不见访客，同时也失去了这个藏放着有长白山野人参的玉匣。在下心中急忿交集，向那店伙一打听，问出那位女客衣着形貌，便挟剑追查。当在下发觉失去玉匣之时，曾经小心查看全房，果然在屋角隐秘之处发现一个暗记，那是用钢印戳在木头上的一块凹痕，清清楚楚写着‘千面人莫信之印’等七个字。在下曾经听得传闻，说那千面人莫信十多年来纵横天下，任何高手都免不了被他光顾，但在下却自恃武功不弱，心想这一回说不定是我成名露脸的绝佳机会，只要拿住于面人莫信，何愁不震动武林？当下离店追蹊，一路查询之下，出了南门。”

他话声忽然中断，秦霜波仍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当宗旋叙述经过之时，他也是一直跟她对瞧，可是其间有两三次似是敌不过她那澄澈如水的目光而避开过，秦霜波面上神情丝毫未变，心中却暗自估计对方情绪上的变化，蕴含着什么意义？

宗旋现在又避开她的视线，寻思地沉吟一下，才道：“在下出了南门，走了一程，便碰到一位老和尚，还有一大群过路客人，在下向老和尚问讯，他便告诉我这辆马车的位置。当时那一群过路客人从我们身边挤过，在下记得被他们挨碰了几下，想来我巾上的红花便是其时被人插上，此后我一直赶来，详细经过已不必再述。”

秦霜波异常小心地推敲，但觉这一番经过无懈可击，当下道：“单大娘请过来一下。”

单大娘走近去，道：“姑娘有何吩咐？”

秦霜波道：“大娘言重了，我想托你做两件事，但动手之前，先请问你可曾听过宗旋之名。”

单大娘道：“这个名字倒是听过，风闻他在东南数省行侠仗义，薄有声名。”

秦霜波道：“如此甚好，单大娘还知不知道他的出身来历？”

单大娘道：“好像是与金陵佟安国有很深的渊源，但佟氏夫妇已亡故多年宗旋道：“那是在下的义父母，在下本是孤儿，蒙先义父母抚养传艺，方有今日。”

他提到孤儿二字之时，声音中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要知宗旋事实上真是孤儿出身，此所以他提及这一点之时，能够贯注真正的感情。

单大娘母女和秦霜波都发觉了，那母女两人已全相信此人一定就是宗旋，而且对他孤苦的身世生出无限同情。

秦霜波却平静如常，谁也猜测不出她到底相信了没有？她缓缓道：“这么说来，你的一身艺业乃是得自金陵佟家的了？”

宗旋道：“那也不完全是，先义父母见背之时，在下年方十六，无能自立。幸得老恩师大痴禅师收容，又传授武功，亦习文事，是以在下精通两门武学，所学甚杂。”他长长的叹息一声，又道：“在下想必是个不祥之人，以致老恩师也在年余前圆寂……”他的声音都有点变了，但仍然看得出他乃是强行抑制着情感的波荡。

单家母女深受感动，都同情地望着这个英俊的年轻高手，秦霜波依然好像不受丝毫影响，道：“这就是了，尝闻金陵佟家的武功源流出自武当，大痴大师则本是少林一脉，这两家的内功心法本有互通之处，是以你兼具两家长而得到特殊成就。单以武功而论，你确是宗旋无疑，但此事关系重大，为了慎重起见，还有两件事不能不做。

单大娘，有烦你摸一摸他的面，那莫信既有千面人之称，定有极高妙的易容之术，别人决难窥出破绽。”

单大娘果然上前伸手向他面颊摸去，她看上去，虽然只是中年妇女，但其实已达六旬之年，所以对这一点，没有什么顾忌。

她摸了几下，才道：“不会是假。”

秦霜波道：“那就有烦进行第二件事，请大娘搜查他身上各物。”

宗旋抗议道：“姑娘此举不免欺人太甚，在下感到难以忍受。”

秦霜波道：“你可知我何以要搜查你身上的原因？”

宗旋道：“当然晓得啦！你要瞧瞧在下可曾把那支野人参藏在身上。”

秦霜波：“若然那野人参在你身上发现，你有什么话好说？”

宗旋不觉瞠目结舌，答不上话来，其实他并非答不上话，但也不是完全伪装出瞠目结舌的样子。要知他开始执行师父严无畏的命令之时，就已把敌人估计得很高，丝毫不敢轻视。可是眼下发生之事，使他深感到这个美丽的敌手竟然比他估计的还要高些。最使他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她冷静的态度，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深厚的修养功夫，这些特点都不属于武功之内，使他生出招架不住之感。

秦霜波剑尖送出两分，锋芒已透过衣服，只差一点就刺破了穴道上的表皮。宗旋但觉一股寒气透入穴道之内，顿时全身麻痹，心知她乃是以剑气封闭穴道，这等上乘无比的剑术造诣，又使他大吃一惊，心想幸好师父的命令是叫他与她亲近，乃是釜底抽薪之计。假如要他跟她正面为敌，只怕多年以后，一直深受师父夸奖，自己也十分自诩的武功成就，仍然得毁在她长剑之下。

自然这只是他的测度而已，事实上还须当真放手一挤，方知高下。要知宗旋的武学乃是当世第一高手严无畏亲自传授，十余年以来，日日勤修苦练，已具千锤百炼之功。

他的内功路子乃是以严无畏的独门家数为底子，参以武当、少林两派心法，根基扎得极是精深浑厚。至于他的手法招数，更是博杂多能，当世之间已罕有足以比拟之士。说到他的天资禀赋，更是严无畏深为推许，不惜下大工夫大本钱以培养的，因此宗旋他现在就自认拚不过秦霜波，这判断未免太粗率自轻了。

且说秦霜波以剑气闭住了宗旋穴道，便向单大娘说道：“有烦大娘搜查他身上各物。”单大娘眼望着凉亭上那个双眼睁得比铜铃还大的车把式，以及大路上先后经过的几个行人，口中应道：“在这儿动手搜查不大方便呢！”

秦霜波的长剑业已归鞘，美眸向四面一扫，也同意地颌首。

单大娘一手插入宗旋肋下，举步向马车走去，她本是武林名家高手，掩人眼并不困难，但见宗旋好像是在她极力拉劝之下跟她一齐走去。

单如玉道：“你们想在他身上搜查出什么物事？”

原来她为人虽是不够机灵，但却已感觉出秦霜波和母亲两人都不是打算从宗旋身上搜出那支野人参。

秦霜波捡起地上的长剑，反复瞧了几眼，一面道：“我们须得确知他身上没有足以证明他是千面人莫信的物事，方能放心，例如那莫信做案时留下暗记的钢印等物事。”

她话声只暂停一下，又道：“这口百炼长剑不同于凡品，正适合他行侠江湖的身份，可知当真是他的随身利器。”

单如玉迷惑地“嗯”了一声，秦霜波解释道：“假如他本来不是用剑，目下要假装是使剑的人，那么所携之剑一定是随手购取的凡品，只有日夕携带在身边的兵器方会讲究，任阿人都不会例外。”

她们也移步向马车走去，当秦霜波出言清单大娘出手搜查之际，宗旋虽是穴道被制耳目之聪尚在，听得清楚，心中不禁叫一声苦也，寻思道：“这位清幽雅淡得有如一朵水仙女似的姑娘真是辣手不过，实在太出我意料之外，我身上任什么都没有，但那枚刻着千面人莫信的钢印却携带在身上，我虽是在每一个细微的节眼上都考虑过，全全无懈可击，但目下被她们搜出这枚钢印，便全无狡辩洗脱嫌疑之计了。”

他在心中沉重地长叹一声，暗念自己当真是为山九仞而功亏一篑，从此以后，水无机缘得以卷土重来了。转念之际，单大娘一只手插入他肋下，暗运内力托住身形，向马车走去。

她轻轻一托一送，宗旋便上了马车，身子斜斜侧在座位上。他感觉到单大娘的手已从肋下抽回去，她的手曾经使他感觉到一股微温，现在却随同她缩回去的手而消失。

那单大娘的手传到他肋下的微温对整个局势大有关系，但她自毫不知情，把宗旋送入车厢内之后，便也钻了入去。

她把宗旋歪欹的上身扶正，开始搜查他身上各物，秦霜波和单加玉都已走到车边，观看着单大娘的行动。

单大娘江湖阅历极是丰富，因此搜身之时手法迅快而严密，毫无遗漏。她很快就搜查完毕，全无可疑之物，相反在他囊中搜出两封函札，封面上都是写着宗旋的名字。

秦霜波歉然道：“宗兄身份已明，决不是千面人莫信假扮，我们此举实在对宗兄十分无礼……”说时，伸出纤纤玉手，向他身上拍去。

宗旋应手哼了一声，恢复了自由道：“没关系，只要姑娘觉得放心就行啦！老实说在下对姑娘心思之缜密周到，确实极感佩服。”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宗兄过奖了，我一向做事都以小心为主，若然有人在我面前作伪，迟早得露出马脚，被我抓住。”

她这话不知是有意抑或无意，落在宗旋耳中，却有咄咄逼人之感，但觉她似是还不肯轻易放过自己，心中不禁大增凛惕。

书中交代，那千面人莫信虽然多年来曾经使得天下武林高手暗暗感到震惊，差不多所有名家高手都曾被他光顾过，或是失去家传重宝，或是成名兵器被窃，使人既惊且忿，却又不敢向外宣泄。因此一般的江湖人物很少知道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那些曾被光顾的名家高手，大都讳莫如深，不敢泄露自家耻辱，即使事后查访之时，也是用种种秘密手法侦查。

事实上，于面人莫信乃是七杀杖严无畏创造出来的人物，本是子虚乌有，他在多年前已筹划好这个计划，以便他登上独尊山庄这武林霸主的宝座之时，有法子在规定时间内把黑名单上的三十五个名家高手诱来，这些名家高手原本散布天下各地，实在极难使他们跋涉千万里到某一个地方聚集。

严无畏此举定乞为黑名单血案计划，他利用千面人莫信之名，邀约黑名单上的三十五位名家，料他们不能不动身赴约，也深知他们定心守秘保密，决不向外宣泄此行目的。

这个黑名单血案计划有两个企图，第一个企图是使翠华城无声无息之中陷入孤立，因为当翠华城急须外援之时，这些可以帮点忙的名家高手人人都已离家外出，到高邮来赴这千面人莫信之约。第二点企图是独尊山庄趁这机会一网打尽这一群实力强劲的武林人物，或是杀死，或是收降。

独尊山庄在这一役之后，定能威名远播天下，既可削弱了反对独尊山庄的力量，同时又能增强独尊山庄的声势，这是因为三十五位名家高手之中，必有一部份向独尊山庄投降之故。严无畏这个计划若是完全成功，武林精英既已损折大半，元气损伤极钜，今后的一二十年之内，难望有挺身而出与独尊山庄作对之士。

这位雄才大略心黑手辣的独尊山庄庄主严无畏如今已毁去了翠华城，接着展开第二步行动，便是这黑名单血案了。他虽是筹思得极为精密，却也有两件事出乎他意料之外，一是他自家负了伤，须得有一段长时间疗治，二是这次黑名单血案行动中，普陀山听潮阁的人竟插上一脚。

严无畏使出宗旋这一着奇兵之时，虽然感到时机有点不对，但情势所迫之下，不得不而。他担忧的是秦霜波一来可能搅乱了他的黑名单血案行动，二来这秦霜波到底是不是听潮阁中最杰出的弟子，尚无所知。假如剑后另有其人，则宗旋这一着棋子便效用全失，严无畏也无法再找一个像宗旋这等人才去对付听潮阁了。

宗旋他自幼勤修苦练，所学极博。当那单大娘托住他肋下送往马车之时，她手上传出的微温使宗旋惊喜交集，赶紧依诀运动。原来他识得一种十分神奇的自解穴道秘法，只须凭藉一点点外人的体温，即可提聚起涣散的真气，冲开闭住的穴道。

他喜的是对方没有立刻搜身，却把他弄到车上，使他既有自解穴道机会，而又不至于当场被对方搜出那枚钢印。惊的是这十余步距离太短，不知道是否够时间运功冲开穴道？他全力运动猛冲，直到已到马车旁边，才把穴道攻开。当即趁对方一托之势，身子斜斜倒在座位上，左手已极迅快地取下钢印，塞在椅垫下面。因此单大娘其后严密搜查之下，全无所获。

宗旋眼下还有一个难关，便是如何取回那枚钢印？这枚钢印如若留在车内，那是一定会被她们发现无疑。

正当宗旋筹思妙计之际，秦霜波突然问道：“宗兄打算往哪儿去？”

宗旋道：“在下还须返回城中一趟。”

秦霜波又道：“那就不同路了，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原谅。”她冷淡的口气和表情使宗旋感到好像跟她相距千万里之遥，简直是遥远得无法攀仰。

单大娘把玉匣和其他衣物交还给他，含笑道：“宗少侠果然是罕见的年轻高手，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如若有暇经过钱塘，甚愿有机会相见，老身自当聊尽地主之谊。”

宗旋极力保持镇定，躬身施礼道：“单大娘乃是前辈名家，在下有幸拜识，幸如何之，有机会的话，定当踵府趋谒，恭聆教益，在下就此别过。”他向单大娘以及秦霜波，单加玉都拱拱手，这才转身走去。

单大娘目送他走上大道，飘潇去远，这才转眼向秦霜波说道：“此子在东南数省行道不久，薄有声誉，却万万想不到竟是如此罕见的人才。”

秦霜波一点也不在意似地随口敷衍道：“大娘是说他的武功十分高妙么？”

单大娘道：“武功固然高得使人惊讶，你瞧他相貌之英俊，举止雍容，言词得体，哪一点不是当代罕见的。”

单如玉怀抱那口祖传之宝水仙剑，兀自怔怔的遥望着宗旋远去的背影。她自来眼高于顶，从无人能在她心中留下印象，但这个认识得如此突然的男子却在她心湖中震荡起无穷涟漪。她最先被母亲推上马车，接着马车开始在路上行驶。

她竟一反常态，默默地危坐不动，全然不似以往那般吱吱喳喳地说个不停，秦霜波当然发觉单如玉的变化，但她却没有提起，她自家也不愿开腔说话，因为她正潜运玄功，驱逐心中的印象。

那宗旋龙行虎步之姿委实罕见得很。他的机智也甚使秦霜波激赏。但秦霜波自念乃是修习最上乘剑术的人，一切外界的印象都不可留在心版上，她的心灵须如流泉中的坚岩，虽然泉水中有飞花有落时，不停地在石面上滑过，却不留丝毫痕迹，这方是最上乘的境界。

因此，她冷淡地对付一切可能使她留下印象的人或物，这刻并且用玄功澄清心灵：“让这个人的影子烙在如玉心中吧，我是修习最上乘剑术的人，必须超脱于世间万物之上。”

马车乃是向兴化那边驶去，单大娘也有她撇不开的心事，她此生只有一男一女，男的早已成家立业，而且已有了孙子。只有这个宝贝女儿的终身大事尚无着落，单大娘本身闯荡过江湖，阅历甚丰，不比寻常女流。

深知世间芸芸男子少有成器的，更不能光看对方目前家境，须得他本人真有本事，相貌不俗，她才看得上眼，否则爱女的一生就此断送，自是莫大的痛苦。眼下这宗旋当真是罕见的人才，不但配得爱女单加玉，甚到可以说单如玉还略嫌配不上他。

只有像秦霜波这种武功既高，而又极有主张的女孩子方称得上匹配二字。单大娘想到此处，不由得望了秦霜波一眼，但见她清雅幽娴别具一种超凡绝俗的美，使得单大娘不禁也嫉妒起来。

她再瞧瞧女儿，但见默默地望着外面，目光飘渺朦胧，不知在想些什么？她心中暗暗叹一口气，忖道：“这孩子就是缺一点心眼，从来是天大事也不能存在心中片刻工夫，如此傻直心肠的女孩子，在家里固然显得可爱，但踏出家门，就只有吃亏受骗的份儿了，唉！莫说她武功文才比不上秦霜波，纵是比得，亦不能跟她为敌相争，因为她太没有心机了……”

马车已驶出八九里路，秦霜波下令转回去，那车把式虽然觉得离奇古怪，但他亲眼见到这些女人全都厉害之极，不似寻常女流可欺，是以一声也不敢哼，乖乖的调头向高邮驶去。

不多时马车又回到早先动过手的凉亭那儿，秦霜波突然下令停车，向单大娘说道：“我到附近走一走。”

单大娘讶道：“什么事呀？”

秦霜波道：“好像发生惨烈的争杀之事，我去瞧瞧就晓得了。”

她把手放在膝上，长剑斜斜系在背上，飘身下车，径向郊野奔去，霎时去得无影无踪。单大娘惊讶地凝目寻思，接着也跳落地上，四下查看。忽见大路上一道人影奔来，速度甚快，她只须望上一眼，就认得出正是那年青高手宗旋，这又使她吃了一惊。

宗旋奔到切近，眼见马车停在道旁，大惑不解地向单大娘瞧看。

单大娘先问道：“少侠何事去而复返？”

宗旋道：“单大娘不是明知故问，在下自当奉告。那就是在下于路上碰见熟人，得悉那边荒郊中的一座古刹之内，发生仇杀的事。”

单大娘矍然道：“是些什么人？”

宗旋道：“一方是以黄山飞鞭孔翔和洞庭李横行两位前辈带领另外四位江南名家，另一方听说是以玄武帮帮主追魂太岁索阳为首的一伙人。”

单大娘道：“奇怪，玄武帮向来占有蟠冀鲁一带，势力虽大，怎会跑到此地生事？”

宗旋道：“在下亦有此疑，是以赶去瞧瞧。”

单大娘道：“秦姑娘已经先走了一步。”

宗旋讶道：“原来秦姑娘早已知悉……”

他话未说完，但听单如玉的声音道：“宗兄请过来这边一下。”

宗旋茫然望了单大娘一眼，见她亦有讶色，便举步走到马车旁边。

单如玉道：“你伸头进来瞧瞧可好？”

宗旋毫不迟疑地探头入车厢内瞧看，但见单如玉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嘴角微微泛起苦涩意味，这等表情动人至极，宗旋倒没想到她忽然间尽除庸俗之气，大大一惊，定睛凝望住她。

单如玉道：“我送你一件小礼物，万勿推却。”说时，把一件沉甸甸的物事塞在他襟袋内。

宗旋已经晓得这件物事一定是那枚钢印，想是单如玉独自发现，暗暗藏起，这刻恰好碰上，便送还给他，这样说来，她刚才独自在马车上已瞧过那个钢印，晓得上面的字是千面人莫信之印。当然她并非看过才晓得，因为秦霜波早先要单大娘搜查他身上之时，说得明明白白是要搜这个钢印。

因此，单如玉发现这钢印之时，定必当时就醒悟是何物，才没有声张出来，若然她当时不曾醒悟，无疑会从座位下翻出来瞧看，这一来单大娘、秦霜波尽皆知悉，则单大娘便不是那等态度对待自己了。

现在不是研究经过的时机，而须决定用什么态度应付这件事。他如若矢口否认，未免太不够英雄气概，亦非智者所为，如若默然承认的话，后果颇耐人寻味。

他有一点很有把握的，便是这个女孩子决计不会拆穿他的底细，暂时不必担忧。这原是一刹那之事，宗旋立即就决定了对策，微微一笑道：“在下先谢谢姑娘了，现在须得赶往战场，待今晚或明日才拜访姑娘。”

他深深望了对方一眼，觉得印象奇深，迅即退出，向单大娘遥遥拱一拱手，便向荒野中奔去。他在一些野草没径的小道上疾奔了一盏热茶之久，但见前面疏林中露出一角山墙。当下一直冲到山门，突然惊觉地停下脚步。果然两道人影从门内出现，拦住去路。这两人举止矫健，体格强悍，手中各提着一口鬼头刀，光芒闪闪，凶恶地瞪住宗旋宗旋朗声道：“兄弟打算进去瞧瞧，不知两位肯不肯让路？”

那两个提刀恶汉面上泛起杀气，左面的一个厉声道：“你若是有意找死，就进去吧！”

说时，侧身让开了一点地方。

宗旋目光一扫，便估计这两人所留下的距离恰好是一条死巷，这是武学中的术语，意思是指在这等距离之下，那两人同时出刀的话，闯过去的人有

死无生。他冷酷无情地估量当前的情势，觉得没有杀死这两人的必要，这自然是为了别一个理由，而不是为了怜悯对方的生命。那两人手提长刀，凶恶地瞪住对方。

宗旋道：“兄弟可没打算找死，你们一开口就是死，实在可恶之至，今日如不教训你们，定必以为我宗旋乃是浪得虚名之辈了，呸！看剑！”

但见剑光一闪，向左方的汉子头顶劈落，动作迅疾如电。那汉子万想不到对方比他们更阴狠，突然发难还不说，武功也是真高，以致全无招架之力。眼见长剑已堪堪劈中他的头顶，倏然光芒电掣，原来那柄长剑打个闪，改向右面的大汉面门刺去，这一着又大出敌人意料之外，这个凶悍大汉亦陷入无法招架的困境，眼睁睁瞧着长剑送到，面上已感觉得出剑尖上散出的侵肤寒宗旋哈哈一笑，已掣回长剑，举脚一踢，那两人急急跃退，他便大步踏入山门之内，道：“像你们这等跳梁小丑，岂值污我宝剑？我奉劝你们一句，以后最好安分守己，别再为非作恶。”那两名壮汉唰一声合拢，并肩而立，挺刃指敌。

宗旋长眉一剔，怒道：“你们当真要找死？看剑。”上身向前微倾，手中长剑向对方肚腹间刺去，但这招只是虚式，只见他身形呼一声飞起，径从两人头上越过，奇快无伦，直使对方眼花缭乱。他一落在对方背后，竟不回顾，放步向寺内奔去，口中大声喝道：“你们不让我瞧，我偏要先去瞧瞧，才回来收拾你们。”

说到末句，人已奔入第一座大雄宝殿之内，他耳中听到背后的步声，仍不回顾，迅即向偏门奔出，双劈一振，已跃上屋顶。脚尖落处，但觉屋顶仍然十分坚实，可知此寺虽然荒废已久，但仍可以在风雨中屹立上许多年方会倒塌。

他一升上屋顶，便从屋脊探头向山门那边望去，目光到处，恰好见到一道纤细人影迅快奔入，身形轻灵美妙，如御风飞行，极是悦目美观。这条人影正是那听潮阁秦霜波，她定是刚刚寻到这座废寺，后面宗旋便已赶到，因此她躲藏起身形。及至宗旋引开了把守山门之人，她也就乘隙而入。

宗旋正是因为感觉到好像是她藏身一旁，才不曾下手杀死阻路之人。

他高明之处便在于此，假使出手杀死那两名拦截之敌，虽然能取信于她，使她再也不会疑惑自己与千面人莫信有何关连，因为这两个恶汉乃是玄武帮之人，不久的将来江湖尽皆晓得玄武帮乃是独尊山庄底下五大帮派之一，可是，他却考虑到出手如此残酷的话，奉霜波将有何等观感？现在他既已证实了秦霜波果然是藏匿在旁边的人，颇感欣慰，一转身跃到对面屋顶，踏瓦疾奔，但他马上就发现自己陷入包围之中，但见前面有五名凶悍大汉提刀拦路，底下有三名敌人疾扑上来，截断后路。

他怒声喝道：“诸位何故拦阻我的去路？”

这些凶悍敌人想是已得到通知，晓得他武功甚强，不能大意，所以人人都摆出门户。

宗旋一瞧便知他们乃是摆下联手出刀的阵式，心想如若不伤人而想闯过的话，竟不是容易办到之事。

他心念一动，又道：“我听说玄武帮帮主索阳正与江南好几位名家印证武功，假如乃是公平比划，你们怎会凶霸霸地拦路？想是依恃人多势众，使出群殴之术，才怕旁人瞧见，是也不是？”

这前后八名悍汉之中，一个额上有块青疤的人应道：“依江湖规矩，与

今日之事无关的人，都须避开，姓宗的你若是还要往内闯，那就当你架梁生事，本帮决不放过。”

宗旋朗笑一声，道：“朋友你贵姓大名？”

那青额汉子道：“大爷青面虎贺武是也，你往阎王爷报到之时，别忘了大爷的姓名。”

他提刀迫上前来，步伐刀势都甚是凌厉，宗旋心知这贺武乃是玄武帮七堂十八舵中的一名舵主，在武林中声名颇著，武功高强。但他宗旋出身大异常人，自然不把他放在心上，暗自忖道：“索阳率了全帮高手对付区区六位江南一带43的武林人物，自然稳占上风，我若不从速冲入出手，只怕那些人无一生还。”

此念一决，立刻厉声道：“好极了，少侠剑下不斩无名之徒，既是武林中有名有姓之人，可就不容客气了，唉！看剑。”

他鼓起凶厉之气，贯注剑上，迅即迎面劈去。要知他并非当真为那些武林名家担心，而是在他的计划中，须得抢救一些高手，结为死党，以后方能顺利推行他的计划。那青面虎贺武挥刀夜架，锵的一声过处，贺武竟被他这一剑震退三步之多，手腕也感到一阵麻木，不禁大惊，口中发出围攻之令。霎时间刀光大起，敌人从四方八面攻上来。

宗旋手中长剑如飞电游，光芒四射，一转眼间已刺杀了一人，惨叫之声划破了古寺的岑寂。他心知秦霜波瞧见他抵挡得住敌人，便会立刻赶入去查看战况，是以心中稍定，催剑猛攻。霎时间，又刺死一名敌人，他也趁这空隙冲出包围，直向寺内赶去。踏过两座屋顶，已抛下后面的敌人，这时可就听见动手厮杀的声音了。

他查出杀伐之声乃是从侧殿那边传出，当即游目瞥视，只见一棵古树正在院墙边，便迅快纵过去，扑入树桠之内，这儿恰好见到底下的战况，那是一座宽大平坦的露天院子，东首站着一堆人，为首的一个长得一副胖圆面孔，可是眉眼却泛射出杀气。此外尚有八个人，年纪差不多都在四五旬左右，宗旋认出这一群人之中，有六个是玄武帮的堂主，两个是舵主，在战圈中使锯齿刀对付那使判官笔的人也是玄武帮堂主之一，姓高名腾。这样说来，玄武帮七堂十八舵几乎都到了此地，大概只剩下几名舵主在老巢里料理帮务外，全都聚集在这儿了。

在另一面则一共只有五人，以洞庭李横行和黄山派飞鞭孔翔二人为首。宗旋熟知天下武林人物的姓名和特征，加上他事前已知道索阳对付些什么人，是以全都认了出来，晓得正在动手使判官笔的瘦削中年人乃是杭州王熙。但见他那对判官笔使得轻灵毒辣之极，果是名家身手，大是不凡。不过他的对手乃是玄武帮义堂高手高腾，一柄锯齿刀使得沉猛无比，使他双笔不迭闪避敌刀，若是碰上一下，定必脱手。这样打法，王熙武功再强也难望取胜，何况高腾功力深厚，比他只强不弱，更是险象百出，令人十分担心。

宗旋留神查看，但见江南名家这一面除了孔、李二人之外，其余之人好像都负了伤，不过只有一人身上现出外伤，有一块血迹，其余两人都没有外伤，不过从他们强忍苦熬的神气瞧来，内伤定必很重。他明白孔、李这一方已知道陷入重围之中，所以不敢一拥而上。而且他们除非把敌人一一击败，今日已很难有脱身之望，所以这三个已经负伤之人都不运功调息，反正结局凶多吉少，这刻运功疗伤也没用处。

高腾蓦地大喝一声“着”，血光崩现，那杭州王熙向后便倒，判官笔飞

坠……宗旋瞧得清楚，原来是高腾的锯齿刀攻破了对方的双笔，锯齿刀在那王熙右肩上拉了一道口子，血如泉涌，伤势不轻，却非是致命之伤。王熙倒地即行跃起，退回已阵，一手撕裂外衣包裹伤口。高腾并不起机追迫，因为这几个敌人迟早都是网中之鱼，瓮中之鳖，决计逃不出他们掌心。

索阳嘿嘿冷笑两声，道：“高堂主且歇一歇，待本帮主瞧瞧他们可还有人敢出来应战，再作道理。”

那边厢的李横行和孔翔二人岂能缄口忍下这口气，再说即使肯吞声忍辱，今日亦难安然脱身。孔翔正要开口，李横行已早一步离阵而出，朗声道：“玄武帮果然高手如云，绝艺惊世，但李某人还不服气。”

这李横行虽是江南人氏，但却是南人北相，长得高大魁梧，威风凛凛。他本是水上巨盗，雄踞江淮水道，其后改邪归正，隐于洞庭，但为了水志不忘以前的可耻生涯，特地改了现下这个名字。他的兵器乃是一对峨嵋分水刺，寒光四射，近十多年来潜心修习上乘武功，大有精进。是以被独尊山庄列为黑名单内十二位高手之一。

索阳点点头，道：“李兄不服气得有理，敝帮须得等诸位都服气之后，方能宣布敝帮何故大动干戈之故。”

他的目光在手下诸人身上打个转，最后停留在一个矮瘦老者身上，道：“有烦宫堂主出战这位李兄。”

他接着大声向李横行道：“这一位乃是敝帮七堂堂主之首，人称金蝎子宫奇，李兄尽管放手赐教。”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矮瘦而凶名四播的黑道高手身上，只见他行动沉稳，眉宇间泛出一片精悍之色，一望而知乃是智谋甚多手法恶毒之人。孔翔突然大步走出，他长得白面无须，身量颀长，甚是倜傥潇洒。金蝎子宫奇立刻停住，凝目打量对方动静，要知七杀杖严无畏平生行事以计算精密自诩，是以这一次的“黑名单血案”行动，早经全盘规划，无微不至。例如这一处的局势也早就研究妥当，哪一个对付哪一个，完全有了决策。

对于敌人方面的武功脾气等等，无不事先摸得清清楚楚，才针对他们的弱点而选定对手，因此宫奇一见孔翔出阵，便暂时观望这个变化。

但听孔翔朗声一笑，道：“责帮人手甚多，如若逐一出战，只怕很难有机会碰上索帮主，假如索帮主不是贪生怕死之士，胆敢身先士卒，出场一斗的话，兄弟甚愿能向帮主领教几手。”

追魂太岁索阳心中一怔，忖道：“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资料，这孔翔明明是性格较柔，不易当机立断，但这一着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不过他一点也不畏惧，因为对方的武功在他完全了如指掌，胜算在握，当下应道：“既然孔兄这么说法，兄弟也不得不奉陪几手了。”

孔翔已经掣出钢鞭，目光转到金蝎子宫奇身上，冷冷道：“快躲开，免得误伤了。”

别说是宫奇，即使是敌我双方之人，也无不十分讶异，想不透他为何突然这样侮辱宫奇？宫奇可挂不住了，厉声道：“笑话，凭你那根破鞭也能伤得了我？”

飞鞭孔翔仰天而笑，道：“假如你敢上来挑战，我非让你尝尝被人鞭打的滋味不可。”

宫奇本来已够焦黄的面孔变得更黄了，他转头向索阳道：“敝堂意欲讨令出战，还望帮主俯允。”

索阳迅即点头道：“宫堂主自应教训教训此人。”

孔翔向李横行致歉道：“兄弟抢了李兄的生意，还望恕宥。”

李横行道：“孔兄别放在心上，但敌人盛怒之下，锐气极猛，孔兄多加小心才好。”

孔翔道：“兄弟省得，有烦李兄替兄弟押住阵脚。”

双方都迈步互相迫近，孔翔已细细打量过对方手中的蝎尾钩，晓得此钩当中之处可以转弯，钩尖附有奇毒，十分难防。但他斗志十分高昂，暗自在心中拟想定几种应付手法，便不再分心思索。他迈开脚步，绕敌盘旋，对方也开步抢占有利位置，并不停留在原来位置。

孔翔先采攻势，挥鞭疾扫，钢鞭上贯足了内劲，虽然这根钢鞭较为幼细，但份量仍然很沉重，风声劲烈。金蝎子宫奇托地斜跃数尺，手中毒钩反手扣出。这一招抵消了敌人续攻之势，是以又分开了，再度互相绕圈找寻空隙。

他们虽然只换了一招，可是彼此都觉察出实是劲敌，不能有丝毫大意，但孔翔一反平日有态，才绕了半个圈子，便出手主攻，他的钢鞭纯粹使用威猛手法，强攻硬打，一连攻了七八招，竟抢战了主动之势。

索阳只瞧得眉头大皱，心想孔翔明明是柔儒性格之人，平生出手总是先采守势，到了迫不得已，方始使出飞鞭绝技。在调查资料之中，从来没有过一上来就采取强攻的纪录，今日碰上大敌，自应更加谨慎小心才对，怎的大反常态，咄咄逼人起来？他深知孔翔修习的是上乘内功心法，功力深厚，火候精纯，比起凶名极盛的宫奇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一旦占取了主动之势，便已稳操胜算，目下解救之法，一是自己上去代替下宫奇，一是发出号令，大伙儿一齐拥上，来一场混战。

站在离战圈不远的李横行正在全神观战之时，忽然间耳边传来一阵蚊叫般的低语声，但十分清晰，这阵语声说是：“李前辈万勿张望，在下宗旋，现在躲在树上。在下察觉索阳眼珠乱转，不是想出手替下宫奇，就是想发动混战，请你向他那边移上五六步，他便断了亲自出手替下宫奇之念，这时他定须考虑一阵，方能决定用什么策略。”

他不但说得十分有理，而且施展这等千里传音之法，一口气能说这许多话，显示出功力湛深无比。这一点大使李横行震惊，不禁如言移前了五步。索阳果然为这一怔，用心琢磨李横行此举有何用意。

正在这时，战圈中的两人倏然分开，原来是孔翔跃退七八步。他一直掌握住主动之势，所以进退自如，敌人既不能缠住他，亦无法跟踪再上。说时迟，那时快，但见孔翔大喝一声，手中四尺余长的钢鞭脱手向宫奇电射疾刺，去势极为迅急雄劲，一望而知内力弃沛，连一堵砖墙山刺得透。金蝎子宫奇哪敢硬架，疾忙向左方闪开，只见那根钢鞭呼一声跟踪扫去，宛如有人拿着鞭柄操纵一般。这正是孔翔这位黄山派高手著称武林飞鞭绝技，他还没练到以内功遥遥操纵飞鞭的地步，却是取巧地用一条丝线系在鞭柄，另一端系在手腕。就凭这么一条丝线，便能输送内力，借势变化，可以连击两鞭。

他这一手绝艺自然另有奇奥心法，方能如此神奇，如若不然，每一个功力与他相苦之人，都可以用一条丝线操纵脱手飞出的兵器的话，他这一把飞鞭也就称不上什么绝艺了。宫奇明知他能够连击两鞭，所以在这第一鞭之时很想留点气力势子，以便第二次再行招架，但孔翔这一次完全是在掌握住主动之势时施展绝技，威力特强，这一鞭迫得他不能不用尽全力往后疾退。孔翔喝声尚未消歇，健腕一翻，远在七八尺外的钢鞭呼一声又改变方向，“啪”

一声扫中了宫奇腰身，这一鞭打得极是结实，宫奇虽是内家高手，也自禁受不起，痛得哼了一声，栽跌地上。高腾疾跃而出，横刀防范着敌人飞鞭，一手揪起宫奇，只见他面色惨白，双目紧闭，竟已昏厥过去，可知伤势甚重，这才明白敌人的飞鞭绝技果是名不虚传。空中的钢鞭早就回到孔翔手中，他冷冷地望住玄武帮帮主索阳，目光空洞洞，好像正在倾听什么声音一般。

宗旋微微一笑，忖道：“原来孔翔乃是得到秦霜波传声指点，抢前搦战，又故意激怒宫奇，使他请令出斗，因而扳回一场，振奋士气，幸好我也曾指点李横行，否则便落在下风了。”他为了要跟秦霜波暗斗智计机谋，赶快动脑筋寻思出奇制胜之法。追魂太岁索阳取下他的外门兵刃，乃是一对跨虎篮，篮上的月牙利刃闪射出无数寒芒，他厉声道：“孔翔别走，本帮主要领教领教你的飞鞭绝艺。”

飞鞭孔翔冷笑道：“孔某早就想找你……”话犹未毕，李横行突然插口道：“孔兄何不暂且休息一下，让兄弟也出一点风头？”

说时，分水刺一摆，已抢在前头。孔翔虽然觉得他此举有点不妥，但已不能再说什么，只好退下，一面说道：“那么李兄多加小心。”

李横行往场中一站，凝坤待敌，但见他渊亭岳峙，气度不凡。

索阳虽然武功极高，却也不敢小觑这位江南名家，当下也收摄心神，举步出场。双方对峙了顷刻，索阳蓦地长笑一声，挥篮先攻，但见他双篮招数精奇之极，功力深厚。李横行的分水刺虽然刚好不曾被对方的兵器克住，可是他却纯采守势，闪窜腾挪，避过敌人这一轮急攻。追魂太岁索阳久经大敌，经验极丰，心想：这厮既是愿意自动让出主动之权，这还有什么可客气的。当下提一口真气，双篮上功力增强不少威势，像狂风骤雨般猛攻不休。刹那间，他已连攻了十七八招，李横行形势危殆，如残灯胜烛，大有风雨飘摇之险象，他已连连后退了六七步之多，手中双刺简直没有反攻的机会。

第三章刀君剑后露锋芒

正当此时，飞鞭孔翔突然朗朗长笑，道：“索帮主如若不怕已弟的飞鞭，不防到这边来试上一试。”

索阳此刻掌握着主动之势，所以有暇注意四下形势，亦能分心听别人说话，这时，但见孔翔仍然站在三丈以外，并没有扑过来替下李横行之意。他已试出李横行数十年精修之功，非同小可，若要立毙篮下，非连续再攻上五十招之多不可。

若然如此，自己一则耗去真力甚多，二则被敌人误以为自己惧怕他的飞鞭绝技，三则那孔翔的飞鞭原是由自己对付的，早已精研过他的鞭路，若由自己出手，必将事半功倍之效，不出三十招，就可以取他性命。

有这三点原因，追魂太岁索阳才会动念放弃李横行，改战孔翔。要知索阳手中的跨虎篮，擅克各种兵刃，孔翔的钢鞭也在被克之列，而孔翔居然胆敢挑战，这也是使他略感气恼的原因。

李横行犹自奋力支撑危局，蓦地一松，原来索阳已跃退了七八步，索阳冷笑道：“孔翔出言搦战，待本帮主先收拾了他，再轮到你。”

他停顿一下，瞧他有没有反对之意？但李横行喘息未定，一时说不出话。

索阳冷笑一声，转身向孔翔那边扑去，玄武帮一众高手眼见李横行功力有限，竟然气喘得说不出话，都发出嗤笑之声。

孔翔不等索阳开口，钢鞭疾扫，采取攻势。他本是江南武林中极有实力的名家高手，这一抢攻，越显出身手不凡，功深招奇，索阳不敢大意，宁可多斗几十招也不愿冒险，反正迟早定能置他死命。这两人战况剧烈异常，双方之人都瞧得十分入神，心中惴惴。

索、孔二人急斗三十余招，李横行双眼瞪得极大，凝神细瞧，他心中一面揣摩敌人手法招数，设想如何对付，耳中同时听到宗旋的千里传音。

宗旋亦是在评论索阳的手法，两人的意见对比切磋之下，不久，李横行就设想出三种反击致胜的手法。

孔翔此刻尚未露出丝毫败象，但行家眼中，却瞧得出他的内功和臂力，都比不过索阳。

李横行大喝道：“索阳，你敢不敢跟我决一死战？”

喝声方出，玄武帮方面已跃出三人，个个凝目望住他，只要他略有异动，他们就一齐杀上。

索阳还未回答，李横行又喝道：“我们这回决战，不许任何人打扰，须得分出胜负，方能罢手，你敢不敢答应？”

高腾冷冷道：“住口，你这么快就忘了早先的狼狈不成？你想找死还不容易么？本座就可以送你归西。”

索阳跃出圈外，狞笑一声，道：“他这话也有点意思，如苦别人不再打扰，本帮主就教你血溅当场，再也不能横行。”他手下之人都奉承地发出笑声，以表示头儿的话说的很幽默。

李横行流露出他昔年在黑道中纵横的气概，卷起双袖，杀气腾腾，道：“来吧！今日定要让你知道江南不容你们称雄。”

在他们当中的高腾等三人，迅即退开，让出地方。索阳提着那对跨虎篮，大步迫向对方，但他心中却生出惕凛之意。

因为对方强悍气概，表示出他真有决战之心，任何人假如拚着一死，都

不能忽视，何况对方又是武林中的著名高手。两下一合，顿时光芒电闪，风声呼呼，五招不到，双方兵器就硬碰了两次，这时，索阳方始试出敌人腕力极强，丝毫不弱于自己。

玄武帮之人，本来不大瞧得起李横行，可是目下见他如此剽悍狠勇，决荡争锋之际，丝毫不让索阳专美，顿时观感大变，都凝神观战起来。双方激斗了二十余招，李横行好不容易等到索阳使出“漏接云移”之式，立刻抢踏坎位，双刺齐出，一招“雷风相搏”，毒辣猛攻。

索阳一呼真气，身形倏地横移两尺，避过敌人这一招凶毒杀手，但仍然险险被他左手钢刺划中，不禁沁出不少冷汗。李横行心中叫一声“可惜”，双刺持续急攻，哪知索阳果然不愧是雄居一方的高手，数招之内，反而险险杀死李横行。

他们身形已分，相隔数尺，互相虎视。李横行刚才能躲过杀身之危，全靠早先窥看敌人手法路数，记住了他这一招杀手，找出破解之法，方能逃脱大难。到了此刻，他已不能不承认索阳果然艺高一筹，如若他不是尚有两记杀手，定心失去斗志无疑。

双方虎视了好一会儿，李横行凶悍地大喝一声，举刺猛刺，两人顿时又杀在一处，难分难解。二十招不到，李横行大喝一声“着”，索阳应声纵出圈外，裤上已现出血迹，原来他腿上已被钢刺戳伤，他若不是武功高强，这一记应是当小腹挨刺，若然如此，他便难望活命了。

玄武帮之人，一涌而上，声势浩大。李横行和孔翔都大为震凛，运动聚力，准备出手大拚一场，正当此时，两道人影，一齐飘落院中。众人转眼望去，但见来人一男一女，都极是年轻漂亮，从他们迅捷的动作看来，都是内家高手无疑。玄武帮方面人多势众，自然不会把他们放在眼中，独有帮主索阳，心中大生寒凛之意，厉声道：“来人报上名来！”

这对年轻男女自然就是宗旋和秦霜波，宗旋已跟秦霜波暗中斗上，这刻索阳一问姓名，他暗料秦霜波一定抢先开口，自然也不肯落后，嘴巴一张，“宗旋”二字尚未吐出，突然觉得自己无须在这等地方压倒她，登时咽回。

偌大的院落中，一片静寂，敢情秦霜波也没有开腔。她盈盈眼波掠过宗旋，微笑道：“你为何不说出？”

宗旋心中叫声惭愧，假如他不是咽回了声音，便显得太没风度了，现下不但很有风度，更可望博得她的青睐。

当下也报以一笑，道：“这位姑娘乃是听潮阁秦霜波姑娘，在下宗旋，今日见识到诸位名家的武功绝技，幸何如之。”

索阳一听来人果然其一是听潮阁传人，暗暗叫声好险，当即发出撤退暗号，一面说道：“原来是秦姑娘驾到，不知有何指教？”他提也不提及宗旋，显然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

宗旋面上微现怒色，但为了风度起见，暂时容忍不提。

秦霜波道：“本来江湖之中常有恩怨是非，局外之人，不宜多事。但今日索帮主人手太多，殊失公平之意，假如索帮主下令群殴，我和宗兄都不能坐视，势必卷入这场是非之内，所以早一点现身，表明态度。”

这番话软中有硬，措辞甚巧，在场无一不是阅历极丰的老江湖，闻言也不由得暗暗佩服。

索阳道：“姑娘用心光明仁厚，在下佩服之至，不过本帮也曾闯下一点声名，倒不至于做出群殴之举，今日既然有姑娘出面，敝帮就此告退。”

他的目光转到孔、李等人面上，又道：“诸位如若心中含恨，意图报复，敝帮将在徐州恭候大驾，以三个月为期，过了此限，诸位就更容易找到敝帮了。”

这话未免说得奇怪，孔翔禁不住说道：“索帮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追魂太岁索阳嘿嘿冷笑数声，道：“三个月后，敝帮正式投入独尊山庄之下，受严无畏老庄主节制，其时，诸位只要向独尊山庄之人说一声，留下地点时间，敝帮自会前往赴约。”

他说出严无畏之名，孔翔等人不由得悚然心惊，连秦霜波也大为厚然。只听索阳又道：“本人今日竟毁于李横行手底，心中实有未甘，三个月之期一满，自然会找到李兄算帐。”

宗旋朗朗一阵大笑，索阳顿时沉下面孔，等他开口。

宗旋笑完之后，才道：“索帮主即然心有未甘，那么在下无防再给你们多加一件。”

秦霜波温和地道：“但索帮主眼下已经负伤，不便出手，你还是改个日子再说的好。”

宗旋道：“姑娘错会了在下的意思啦！在下只想请教玄武帮中任何一位高手，却把帐算到索帮主身上，假如在下侥幸得胜，还望索帮主赏个面子，三个月后先找我算帐，然后再算列李前辈这一宗。”

秦霜波不禁微笑一下，露出“原来如此”的意思，索阳却后退两步，聆听一个手下报告这宗旋的来历。

他听完之后，目光掠过部属道：“这位宗少侠很不把本帮放在眼内，有烦高堂主出手教训他。”

高腾应声而出，取下锯齿大刀，在他想来，宗旋纵是天赋过人，又有名师指点，但年岁所限，总强不过早先败在他刀下的王熙，是以略存轻敌之心。

他大模大样地招招手，道：“过来吧！”

宗旋掣出长剑，迈步走过去，他不动犹自可，这一举步，顿时杀气腾腾，如怒涛狂潮一般向对方涌去。高腾心头一震，连忙摆开门户，奋起精神，抵御对方这一股杀气。

宗旋笑道：“奇哉怪也，高堂主何以前倨后恭，竟又把在下当做一个人物了？”

说话之时，仍然挺剑迫去。

宗旋虽是口中嘲讽对方，但剑上杀气分毫未减，一直迫到五尺以内，才停住前进之势。”

然而高腾却禁不住退了半步。他自家也明知万万不能被迫得后退，可是事实上又禁受不住，不得不退。就在他身形一动之时，宗旋暴喝一声，唰地跃起六七尺，挥剑猛劈，这一着快如电光石火，威势凛烈之极！

高腾不能再往后退，但他例底是知名高手，虽然败象已露，仍然作最后挣扎。但见他身子向左右摇幌一下，才倏然右闪，他摇晃一下的原故，目的在使敌人摸不透他到底往哪一边闪退。

然而宗旋下劈之势极急，但见剑光闪处，已劈中敌人手中锯齿刀，当地大响一声，高腾但觉手腕酸麻，锯齿刀几乎坠地。此时宗旋的剑已跟踪暴射而至，高腾百忙中挥刀猛架，宗旋剑刃微歪，从刀锋边缘滑入，锋芒疾吐，已刺中高腾右臂。这一剑已穿透了臂膀，伤了筋骨，从此之后，高腾这条右臂就算是报废了。

这时宗旋只须剑招突变，便可立毙对方于剑下，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斗地跃退数尺，朗朗一笑，道：“承让，承让。”

目光转到索阳面上，突然面色一沉，冷冷道：“三个月后之约，在下想必还担当得起了吧？”

追魂太岁索阳平生经历过不知多少场面风浪，但这刻却感到难以处理，他一方而已晓得对方武功的高明，实在有架梁的力量，本该一口答应，可是面子上却下不了台。另一方面，他本身已负伤挂彩，势难亲自出手一拚。

当下只弄得他进退不得，迟疑了一下，才道：“很好，索某三个月后定必找上尊驾，比划一场。”

饶他面皮甚厚，说完这话，仍然掩抑不住惭愧之色，匆匆率众而退。

刹时间，玄武帮之人完全撤退，秦霜波道：“好险，假如他们一怒之下，出手拚命，那就糟了。”

宗旋道：“我们人手也不少，怕他何来？”

秦霜波虽是不以为然，可是仍旧不愿说出使他难堪的话，只婉转地道：“我们人手虽是不少，但玄武帮乃是江湖一大帮派，今日精英全出，若然拚起命来，我们几个人恐怕照顾不过来呢！”

她话中暗示说，自己这一方负伤之人不少，若是照顾不周，定有损折。若然以人命为重，这一场群斗自然太划不来。

宗旋本是聪明透顶之人，立时醒悟她话中之意，心知自己露出了一点点狐狸尾巴。因为他情愿一拚的想法，正是道道地地的黑道枭雄的性格，若然是侠义中人，定以己方人命为重，不肯轻易蹈险。

他心中叫一声“糟糕”连忙笑道：“在下只是说万不得已的话，仍然可以一拚，并非希望他们发动鏖战，姑娘切勿误会。”

秦霜波听了这个解释，只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因此，精明如宗旋也瞧不出她的心意如何？他不由得泛起“失败”之感，不但是自己露了一点原形，同时也由于秦霜波平淡的态度，加上她智力极高，实在很难达到师父赋予的任务。此外，还有一个单如玉，亦是障碍之一。

因为她一则爱上了他，二则她已知道了他藏有千面人莫信印章的秘密，这便使得他不敢冷峻地拒绝她的爱情，但如若虚与委蛇，则秦霜波碍于单如玉在当中，也将远远地避开他。

他虽是看出了前途黯淡，但方寸不乱，仍然若无其事地关切己方负伤之人的情形，未了又随着大家往城内走回去。

秦霜波和大伙儿一道走到大道上，这才辞别，自往回走，以便与单大娘会合，宗旋几乎跟她回转，但随即发觉不妥，便改变了此意。

他回到高邮城内，立刻就变成了李横行、孔翔等人的好朋友。当他找个机会深思熟虑如何钓上秦霜波之时，单如玉的倩影使人十分困恼。最后，他决定暂时采取静守的策略，除了设法再留给秦霜波一个印象之外，暂不进攻。

他在李横行他们那儿听到了一连串震动天下江湖的消息，在独尊山庄黑名单所列出的十二高手和其余二十余人，约有一半送了性命，十二高手之中虽然只死亡了三位，便是华山派的乔一芝真人、黔中云雾双雄的老大孟触、巫山八臂神猿崔毅。可是其余的人莫不负伤，只有孔翔、李横行二人安然无恙。此外，还有一位因赶往翠华城而漏网，这一位便是少林派的推山手关彤。

所有的血案，分别由双修教、玄武帮、白冥教、武胜堂、竹山寨等五大帮派出手，而他们却都是奉独尊山庄庄主七杀杖严无畏的命令行事。

因此，一夜之间，天下莫不知道有独尊山庄这一块血淋淋的招牌。七杀杖严无畏本来就是一等一的大魔头，声名之盛，更在上述黑道五大帮派之上，这一次血洗翠华城，击败了翠华城主罗希羽。单单是这一件大事，就足以慑服天下武林，何况他还收服了五大帮派，创立了独尊山庄，更加哄动一时，传说之际，他已被渲染成魔鬼的化身，谁也惹不得他。尽管如此，仍然有人暗暗作对抗的图谋。

他们以普陀山听潮阁做希望的寄托，秘密迅速地集成了一股力量，但在听潮阁主未曾亲自出马以前，这股力量仍然潜隐不露。组成这股力量的各派高手，彼此间都有了默契，而宗旋也是其中的一员。

宗旋得罪了玄武帮，其时形势不同，尚无忌惮。目下变成了独尊山庄的敌人，他就必须重新考虑三个月之约了。李横行等人劝他暂时避避风头，潜匿起来，等到实行反击之时，才可以露面。

宗旋表示接受这个意见，便去见秦霜波，将独尊山庄的黑名单血案各种事故告诉她，最后试探她道：“姑娘听了这些消息之后，可有什么打算？”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个避开了单如玉的机会，单独见到了秦霜波，因此，他必须善为利用这个机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及探出她对独尊山庄的态度动向，他以最优雅的风度述说出近日江湖中的风波事故，希望在她心中留下强烈的印象。

秦霜波道：“我没有什么打算，一则我的武功和声望都不足以担当大任，以对抗独尊山庄，二则我修习剑道，不能分心旁骛。”

宗旋默然垂头，过了片刻，才道：“既是如此，在下亦将隐姓埋名，等到有人登高一呼之时，才奋起应战，但愿姑娘不要以为在下是个懦夫。”

秦霜波道：“你决不是懦夫，我也得隐姓埋名，免得遭遇到麻烦，而你正与我一样，心中并无一点害怕。”

宗旋轻叹一声，道：“或许天地间只有姑娘知道在下的心意，唉！我虽想待机而动，但只怕这机会永不出现，那时候在下就当真变成懦夫了。因为在下对付高腾之时，曾经出了一点风头，致使武林同道无不注目在下的动向，这真是令人难堪之事。”

秦霜波道：“你仍然可以改变方式，不必隐姓埋名，只须小心一点。”

宗旋苦笑一下，道：“此举谈何容易？除非是姑娘肯在有事之时出手赐助，但如此将使姑娘大感麻烦，万万不行。”

秦霜波沉吟一下，道：“让我考虑考虑。”

浪涛不断地冲击着岩石，浪花飞溅，在一轮明月照射之下，发出千万银光，远方也是光鳞万点，无涯无际，蔚为奇观。中秋的夜风，含有极重的寒意，把岩石上一个青衣少年的衣袂，拂得猎猎有声。这个青衣少年长得方面大耳，长眉带煞，身量高硕，自然而然具有一种凝重沉稳的气派威势。他右手提着一口寒芒四射的长刀，凝眸望着月光下的大海。此地乃是一个孤悬黄海中的一个岛屿，岛西有数十户渔民，过着艰苦而又单调的生活。这种生活，世代相传，任何人出生在这家庭之中，一辈子就注定要打渔为生，日日与风浪搏斗挣扎。岛西平坦的地区还不算少，足够这数十户渔民使用有余。过了这一块平坦地区，地势突然高耸峭立，岩壁千重，猿鸟难越，若然驾舟绕岛环驶，除了西区之外，全是险峻岩壁，不能泊舟，亦无法攀援上去。这一群世代居此的渔民们，都不知道在这座千药岛的中心部份，乃是一个宽敞的盆地，林木郁盛，奇花异草，难以胜计。在这片广大的盆地中，只须往地下一

挖，甘泉自出。又由于没有猛兽之故，所以繁殖了许多温驯小动物，足供这一群突然来临的大汉们丰盛肉食。这一座千药岛，本是罗家的发源地，第一代翠华城主罗年尚在襁褓之中，便与父母到达此地。他们的移居原因甚多，而那条从岛东某一处岩洞透入的秘密通路，乃是由别人指点，罗家方能顺利占据这处肥沃的土地。这已是百余年前之事，当时这千药岛的翠华谷中，还遗留下好些简陋的石屋，也有弓箭和兵器，这都是老早以前海盗所遗留。本来这一块世外桃源尽可安居，但海盗们却不是定居的材料，所以最后终于荒废了许多年代。总之，罗家移居这一处地方之后，就没有离开过，直到罗年长大，当初与罗家一道迁来的几家至友相继凋谢，人口越减。加上罗年学成了血战刀法，以及他的智慧随年岁而增长，携来的书籍也完全启发了他的天赋才能。于是罗年孤身离开这个安乐窝，到人世中奋斗。罗年数载之后，不但成家立室，而且在事业上大有成就，他让儿女回千药岛奉侍亲老，好多年才因老人家们先后谢世，才又把孩子们带回中土，建立了翠华城。

罗希羽的内功底子，就是童年时在那一片沃土扎下的根基。现在轮到罗廷玉这一代回到老家，不过他的光景却大是黯淡，充满了仇恨、悲愤和痛苦。翠华谷中有好几幢石楼，都十分高大宽敞，一切动物都很丰盛，只有人事变迁得太大。曾是武林景仰，隐然成为白道中的中流砥柱，罗希羽已经身败名裂了。

罗廷玉被他父亲的手下大将们送到这座孤岛之后，总是喜欢站在海边这一快岩石上，遥遥望着大海。

这儿离海面总有三四十丈，极是高峭，在他身后还有更高的岩石峭壁，不过，当他站在这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之时，除了天上的浮云比他更高之外，连海鸥也很少飞上来，他总是俯视着大海、浪花、海鸥……

天上的月亮不住地提醒他今夕何夕，他每每记起一年前的今夕，翠华城的大火，厮杀声，父亲的面容和声音等等，他便忍不住那两眶热泪。他的孤愤，他的悲痛，只有他自家知道。在平常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流露出来，因此，连秦绍、张翎、贾心泉等号称为翠华三雄的他们，也不晓得罗廷玉竟是如此悲愤，更别说其余的手下人了。

这一年以来，罗廷玉几乎有大半年是在一块巨岩上消磨掉的，每天一离开温暖的床，就到此处练功。因此，现在他对这一块地方简直熟得不能再熟，闭上眼睛都画得出来。当然罗廷玉不会无缘无故老是到这方岩石上练功，这其中还有一个秘密，只有罗家人方能知道。这一处地方相当宽敞，但左右两侧和后面都是更高的石壁，除了向东的石壁之外，向南和北的石壁都长满了青苔，因为这两面阳光照射不到，即使是秋冬之际，太阳角度变化也晒不到，海风亦吹不到这两面石壁，所以长出肥厚的青苔，每一面足足有十丈方圆的一大片，在正面白色的岩壁对比之下，衬托出异常的景致。

在正面白色石壁，离地不过两尺之处，有一处凹了进去，却是一个正方形，边缘十分整齐，好像有人雕刻而成的一般。具体地说，就是在这石壁上有一个寻丈见方的凹入空格，凹进去的深度约是四尺，因此，方格内的墙壁就不致被雨侵蚀。方格这内的石壁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石质细腻之极，纯是白色。在这经丈方格之内，刻得有许多人像，除了一部份是打坐，或空手行走的姿势之外，其余尚有几十幅，都是持刀作势，腾踊蹲滚，式式俱全。

这空格内的人像，就是罗家威震天下的血战刀法的本源了。百余年前罗廷玉的祖父罗年，就是从这上面学到了血战刀法，才能建立翠华城，成为武

林重镇。那些持刀的人像，不必细说，至于打坐和行走的姿势，却是内功和行功，简单明了易于学习，却又威力无穷，一生修习都难臻止境。

在方格之外的左侧，有一块高达四尺的石碑，贴壁竖立，这块石碑，乃是就一块天然岩石雕凿而成，表面仍然很粗糙，距石壁不过五寸左右。在石碑之前五六步之处，又有一座石墩，墩上已留下浅浅的痕迹，一望而知有人在墩上坐过无数岁月而致。

罗廷玉修习内功之时，也是在石墩上打坐。他一睁眼的话，便可以瞧见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君临天下”。事实果然不错，罗家的上两代都曾经君临天下，成为无与伦比的武林宗匠，然而第二代罗希羽的下场，却推翻了石碑上的四个大字。

在这四个大字之内，还隐含了一件秘密，原来这君临天下四字，指的并非那方格内的武功成就，而是别有所指，另外有一套武功，尚未发现。假如能参破这个秘密，才可以君临天下。此所以碑前的石墩上留下打坐痕迹，罗家上两代为了参悟此秘，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工夫。

罗廷玉拭掉眼泪，回转身子，走到石墩，坐了下来。他本想修习一会儿内功，可是在今晚中秋月圆之夜，他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做功课。他迎面对着石碑，碑上的四个大字好像向他嘲笑。移开目光，便见到方格内精致生动的人像。

静静的坐着，内心却掀起万丈波澜，各种痛苦交相侵袭，感怀身世，瞻望将来，真恨不得投落茫茫大海之中，葬身鱼腹，一了百了。但他却不是逃避现实的人，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恒心毅力上，而不寄托在参悟秘密之上。他想：只要我功力日深，刀法更进一层，便可以率众对抗严无畏，把他击败之后，重建翠华城。

他时时想起父亲最后嘱咐的话，那时罗希羽已点住他的穴道，好让手下把他送走，临走时向他说道：“望你三年之后，卷土重来，重建翠华城。”

三年时光虽不算短，但修习这等上乘武功，三年只不过是其中的片段而已，因此，他最感到焦急的就是这一点，如何能三年后就卷土重来，重建翠华城呢？现在已过了一年，却离成功的目标还差一大截。

一幕幕的往事闪过他脑际，当日惨烈的景象和厮杀声，使他突然热血沸腾，坐立不住，唰地跃起，挥刀猛劈。长刀破空之声，尖锐刺耳，充满了使人心寒胆落威势，他的一腔怨愤，使这一路凶狠的刀法，更加凶狠威猛！

他已感到每一刀发出之时，已隐隐有刀气透出，使得顺手之极。因此，他不知不觉沉迷在奇奥巧妙的刀法之中，浑忘了一切。远远望去，他的刀光已化为一个巨大的白色圆球，把他的身形裹在当中。他把血战刀法使完又使，无端端增加了七个招式。这七个招式也不算得是他自己创造，因为方格内亦有这么七个式子，不过从罗年起到罗希羽为止，他们浸淫于刀法之中那么多年的功夫，仍然摒弃了这七个招式。

罗廷玉当然晓得这原故，据他父亲说，这七招一则不够辛辣凶毒，二则掺在血战刀法之内，反而使这一套刀法不能贯接。他曾经特别留心这七招，一年下来，越发觉得有理。但目下却无意之中把这七招都融汇在整套刀法之内，但觉这七招妙用无穷，也没有一定的次序，有时在其两招当中夹上七招中的一招，但觉刀气激射，平添无限威力，有时这一招夹在别的招式中，则变成无懈可击的守势，一如我们用力之际，时间一长，便须得喘息一下似的，而由于这一喘的结果，可以增加后劲。

他一时还摸不透这七招的奥妙，但他已领略出这七招决不是多余的招式，只不知何以以前认为全无用处，今晚激动之下，舞刀发泄，反而悟出了其中一部份精妙。刀光突然收歇，他像石像一般屹立不动，凝眸寻思，在他深心之中，已认为自己倘若能使用其中的三四招，便是莫大收获，根本不敢把七招全都用但此窍一通，这七招好像都具有相同的妙用，所以他没有遗漏任何一招，但凡体味得出一招的奥妙，其余的六招也都一样可以应用。这真是十分奇妙的事，他直着眼睛细想，一会儿又挥刀演练，如此停停歇歇，不知不觉已是天亮。他回到居处，筋疲力尽地大睡，到下午才醒转，傍晚之际，他又到了那块练功石上。

这一夜虽是中秋过后，但月亮仍与昨夜一般的圆，因此，他初时站在崖边远眺海天之际，满腔孤愤沉哀，又使他心情紊乱波荡，以致于恸哭失声。在这孤独静寂的夜晚，可使他不禁记起了在翠华城的岁月。他的父亲、家人、朋友，现在都没有了，以往的安逸尊荣，俱成逝水泡影，他须得孤军奋斗，再没有父亲携掖照顾。这身世之感，令他凄凉万状，泪如雨下。

其后他决定先练一回内功，再练刀法。于是，他拭干眼泪，到石墩上打坐。君临天下四个字又赫然入眼，他不禁自言自语道：“难道那七招便可以使我当真君临天下么？那时候岂不是变成了武林传说的刀君了吗？但这可不能胡乱相信，人家听潮阁有剑后书，尚且多少百年以来未出过剑后，刀君之事，也不过传说而已，怎会落在我身上？”

他掩饰地嘿嘿干笑数声，可是却禁止不住自己往这件事上想，他又自语道：“假使我的刀法果然练到君临天下的地步，当然可以称为刀君，不过，以爹爹的功力造诣，尚且谈听潮阁而色变，十分佩服她们，认为无法抗衡，我焉能仗那七招就可以与听潮阁相提并论？唉！别胡思乱想啦，还是练刀吧！”

罗廷玉勉力收拾起心猿意马，取刀起身，着意演练。他家传的血战刀法，本已熟得不能再熟，较之名震天下的罗希羽，只不过是功力火候未及而已。但增加了这七招之后，初时但觉有左右逢源之乐，可是越练越难，终至于头绪万端，变化繁琐无比，简直弄不清楚了。

这以后一连串日子中，他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刀法上，他分明记得那个中秋节的晚上，他无意中把这七招夹在血战刀法之内，凭添了无限威力，由于这个极深的印象，使他再也不肯放弃这七招，锲而不舍地日夕苦练。

不知不觉已过了四个月左右，他的心境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中。因为这四个多月的勤修苦练，不但没有把这七招刀法安排妥当，反而使他原本的刀法造诣，减弱了许多倍，竟比不上最初到这千药岛之时。这个低潮乃是逐渐形成，虽然他已发觉了不少时候，却仍然拚命激励起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直到这一晚，他练到月挂中天，突然间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七招刀法果然是绝世之学，但若是没有参透的天资，那就越练越糟，直到完全不会使刀为止。他一旦确信这个道理，顿时心灰气沮，坐在巨岩上向天垂泪。

这个打击对他实在太大了，使他再也担负不住父死城毁的悲哀，整个人都颓软无力，他的精神亦面临崩溃的边缘。他想到一个解脱的办法，那就是跃落峭壁，死在底下森森的礁石上，唯有这一途，可以逃避命运加诸他身上的不幸。

海风明月依旧，可是人事却大有更改，沉没在人海中的人们，很少能想到江山如故这一点，假如他们都感到宇宙的永恒，定会对世事的变化看得淡

些。

罗廷玉思前想后，老父的容颜，翠华城的风光人物，历历如在眼前，目下只剩他孤独地提承这许多悲凉怆痛，他实在担承不起。

他走到峭壁边缘，但觉两耳风生，放眼则是海天茫茫，他心中一个声音说道：“你已如此的孤独，又连武功都减弱了，何如一了百了，且作逃避之计？”

但另一个声音接着道：“罗廷玉啊！”

罗廷玉！你身上的责任何等重大？不但要重建祖先基业，还须接续罗家香烟。”

这些话使他悚然心惊，喃喃道：“是啊！我爹爹只有我这一个独生儿子，焉能将罗家一线血脉，自我而斩？”

他忽然变得十分顽强，早先的消沉和逃避之心，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掉转身，找寻找刀，决意再下苦功死练，誓必参研出这七招旷代绝学。

但他那口长刀却不见踪迹，用心一想，自个儿点点头，说道：“对了，刚才我心灰意冷，五指一松，那口长刀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但且不管它，我练我的，没有刀在手也是一样。

他说练就练，出手演出招式，这时他已下了决心，一如背水为阵，置之死地。心中空空荡荡，别无牵缠。练了一趟，猛可发觉大有转机，连忙收慑心神，继续苦练，要知他本是资质高绝一时的人，而且又平生练刀，对正了这条路子，如若连他也参悟不透，过不了这个难关，则天下再无一人可以过得。

他事实上也正是到达大进步的最低潮，但凡任何技艺，若求进步，必是成波浪形发展。每进步一次，必定又停滞若干时间，进步幅度越大，这一段低潮就更长久和低落，这原是自然的法则。

罗廷玉所要攀登的是天下最高的峰巅，因此，他的低潮特别难熬，意志略有不坚，难免丧生之祸。这道理虽是很显浅，可是身在局中之人，却永难发觉。现在罗廷玉正向壮观磅礴的浪峰顶跃登，速度比落下之时可快得多了。他发挥出生命中的潜力，冥索潜参，不知不觉已到了天亮之际。

他停歇下来休息，打坐了好一会儿，起身走近那幅凹陷的方格前，仰头细瞧，霎时间，又参悟出不少道理。然后，他回转身，正想离开，忽然间发现他的长刀就掉在那方君临天下的石碑之后。那道夹缝很窄，他伸手入缝拾刀之时，突然停止了拾刀的动作，用手指头向石碑背面摸索。

碑背敢情镌刻得有不少字迹，每一个大如鸽卵。初时他摸了许久还不知道是什么字，其后灵机一动，心中把那些字倒转过来，顿时辨识得出是什么字。原来碑背麻麻密密的字迹，都是由下而上排列，字形的方向亦是头下脚上，恰好常见的相反，罗廷玉当初老是以为那些字是正常写法，所以一个也猜不出。

现在摸起来虽是远不如日阅方便迅快，却也通通认得出，从头到尾“手读”了一遍，不由得精神大振，忖道：“原来这一方石碑大有奥妙，除了指出那上招的妙用之外，还有一段内功口诀，可以使功力大见精进。这样说来，我已参悟出刀法要领，现下又得到内功精髓，得以内外兼修，成功指日可待了。”

他起身仰天长啸一声，胸怀间第一次充满了豪气壮志，也发泄出不少悲郁。回到谷中，秦、张、贾等三雄以及手下二十一名弟兄都不见踪影，罗廷

玉晓得他们各有职司，有些放牧，有些耕种，又有些了望防守。

他自从踏入这谷中，到今已达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可是一共说不到二十句话。平日总是蹙足一肚子的悲愤愁郁，连瞧他们一眼也觉得多余。然而今日他却十分希望有个人可以跟他说话，他将把这个使人无比兴奋的消息，与大家共享，好使他们鼓舞奋发。

但四下杳无人迹，他踏入当中那座最宽敞的石楼中，先在厅子里小坐一下，按着打算回到厅侧那个小居间寝息。这座石楼一共有六七个宽大的卧室，但他却拣了这一个，为的是表示卧薪尝胆，决不苟且偷安，所以舍弃了宽大房间不用。

经过楼梯之时，忽然心动，拾级而上。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这道楼梯，第一次是初到之日，其后全心练武，又因祖父及严父曾经居住过的房间均在楼上，他怕见到遗有手泽的旧物而伤情，是以从未再次上去，楼梯尽头便是一座大厅，坚厚结实的地板，甚是光滑，虽然已历时百载，还没有朽坏之象。大厅内所有家俱，均是本谷出产的一种木料制造，纹理细密坚硬，木质极佳，竟不下于世间贵重的紫檀木。

四壁悬挂了好些肖像，也停下脚步，瞥视这些肖像，第一次发觉他的祖先们都有丰广的天庭，挺直的鼻子，以及神采奕奕的眼睛。这些肖像之中，他父亲罗希羽的肖像最是年青，大约是二十许少年，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流露出自负和严冷的意味。

罗廷玉在父亲肖像之前，伫立最久，想起父亲一生都处于顺境，天下景仰，权势极大，殊不料到了晚年，竟遭强仇侵袭，城毁人亡，他当时心情之苦，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他当日那种威风凛凛英雄气概，留给罗廷玉极深刻的印象，心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罗廷玉在父亲年青的肖像前感慨了一阵，举步走出长廊，第二个房间就是罗希羽用过的寝室，他取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一股久无人居的气味，扑入鼻中。放眼一瞥，这个宽敞的房门，并没有分隔开，床上的被褥及帐子已经收起，可是那把太师椅和四张高脚靠背椅上尚有坐垫，靠窗的长形书桌上，摆放着文房四宝以及镇纸尺等物。

书桌左边有一具书柜，右边两个瓷瓶内，插有不少卷轴，他随手抽出一卷，打开一看，却是罗希羽自书的一幅条轴，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

罗廷玉朗声诵道：“李鹰敛六翮，栖息如鸛鹤。秋风飒然至，耸目思凌霄。英雄在承平，白首为渔樵。非无搏击能，不与狐兔遭。长星亘东南，壮士拭宝刀。落落丈夫志，悠悠儿女尝。”

诵读完这首五言律诗，再看题目，却是四十感怀，下署罗希羽自题并书，等字。由此可知这首诗是他四十岁时，有感于天下承平，宝刀空老而作，所以诗中开首比喻自己好像是鹰，但敛翮栖息有如鸛鹤小鸟，然后说秋风飒爽之时，便不禁有凌霄之想，可奈时在承平，纵是英雄志士，亦只好终身渔樵，以至白发苍苍。这并非是没有搏击之能，却是遭遇不到兴风作浪的对手，因此，他只好时时拂拭宝刀而叹息。

罗廷玉呆一会儿，忖道：“爹爹昔年若知有今日，定必不会作出这感怀诗。唉！长星亘东南，壮士拭宝刀，他一定感到很寂寞。”

心念转动之时，随手又抽出另一卷，打开一看，只寥寥数字，字体娟楚有致，全书不似罗希羽那等铁划银钩。

罗廷玉缓缓念道：“妾命由来薄，君恩岂异同？自怜团扇冷，不敢怨秋

风。”

读罢不觉一愣，心想：这一首哀怨缠绵而又深情挚爱之极的小诗是怎么回事？往后再看，只见题着是江阴姚氏女子小丹书奉罗希羽郎君，底下一个椭圆形的印章，刻着“桃花依旧笑春风”之句。

罗廷玉这才知道这一幅小轴，乃是他父亲罗希羽多少年前的一家风流公案。这赠诗的江阴女子姚小丹，想必才貌双全，她深爱着罗希羽，同时知道罗希羽不会娶她，虽是如此，她仍然不敢怨恨罗希羽，一切都委诸自己的薄命。

诗中典故用的是汉代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这一首古诗，脍炙人口，传诵古今。如今常用的秋扇见捐一词，就是从班婕妤的怨歌行来，意谓妇人色衰见弃，有如秋日之扇，天凉而捐弃不用。

这本是极富诗意的一种幽怨，然而那姚小丹更进一步，越见深情。她说她只自怜团扇太冷，而不敢怨恨秋风，如此柔情哀鸣，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很难不为之软化。

罗廷玉虽是很少遐思及儿女之情，这正是他何故至今未娶之故，但他到底是感情丰富的年轻人，痴呆一阵，想道：“这位姚姑娘不知道后来能不能得到爹爹的垂怜？假如爹爹一直没有理会她，她真是太可怜了，但愿爹爹的心肠不是那么的硬，不曾辜负了美人恩意。”

不久他已察觉自己想得太多。这些风流艳事，自然是发生在二三十年以前，其时他尚未出生。如今罗希羽已经作古，姚小丹也许早已物化，纵或尚在人世，亦是人老珠黄，无复当年了。他决定先去睡一觉，有暇便细览父亲这些遗物，以便多晓得一点有关父亲生前的事迹。傍晚之际，他走到另一间石屋，屋内灯火明亮，酒肉香味四溢，十五六个汉子分坐两桌，正要吃饭。

罗廷玉这一现身，屋内的喧声，立刻完全消灭，寂然无声，十余对眼睛都落在这位满身血恨少主人面上。两个中年大汉首先起立，余人相继站起。

罗廷玉向众人点点头，挥手教他们落座，自己也走到那两个中年人身边，他们当即腾出上位，让他坐下。在他左首是翠华城三雄之一的贾心泉，此人足智多谋，武功高强，隐然为三雄之首。右边的是张翊，乃是一魁伟大汉，膂力特强。

罗廷玉未开口之前，谁也不敢开腔，只因人人皆知他心情极坏，遭遇亦实在太惨。所以在忠心敬事之外，又含有怜惜他的情绪。他神采奕奕的眼睛，在众人面上转动一匝，最后落在贾心泉面上，问道：“秦三叔呢？”

贾心泉道：“他当值巡视各处岗哨，还须个把时辰方能回返。”

罗廷玉点点头，取起酒觥，向两席之人一让，人人都举杯相座，灯光之下，但见十余只粗壮有力的胳膊举起，气势甚是雄壮。

罗廷玉朗笑一声，道：“今日是我获得转机的重要时刻，诸位弟兄同干这一杯，不须多久，咱们就回返中土，重建翠华城。”

他的声调铿锵有力流露出无比的信心，屋内暴发出欢呼声，纷纷干了一杯。

罗廷玉又道：“从今日开始，咱们不再苦守岛中，而是改守为攻，采取行动。弟兄们，今宵不妨一醉，明日的局面将要大有改变了。”这番话又博得狂呼喜叫之声，顿时觥筹交错，人人尽情痛饮。

罗廷玉也开怀进食，这是他年余以来第一次抛开心事，已经老成的面庞上散发出青春的光采，贾、张二人也十分兴奋，频频敬酒。到了酒醉饭饱

之际，贾、张二人陪同他走出膳堂，在月色之下，踏着茸茸碧草，享受着清爽的晚风，他们刚走到开旷的草坪上，秦绍踏月归来，听贾心泉一说，倦饿全消，立时参加他们的行列。

罗廷玉道：“直到今日，我才参悟出无上刀法，掌握住可以击败严无畏的契机。但仍须一段时间勤修苦练，方能动身前往找严无畏算帐，不过，在我动身以前，咱们先要采取若干准备行动才行。”

翠华三雄都表示十分兴奋，秦绍道：“只不知少主大约何时就可以出马？”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我爹曾以三年为期，命我重建翠华城，那就预定再过年余，凑足三年之数好了。”

年余时光不算很短，但在这件艰巨之事而言，年余简直是奇迹。当他们抵达本岛之时，人人都打算要呆上十年八年，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他们一听只须年余时光，都高兴振奋之至。

张翊道：“少主刚才说在这段时期先作准备工作，便请示下，我们立刻着手进行。”

罗廷玉道：“我不能分心参与这些杂务，准备工作全由你们负责，贾大叔可有腹案没有？”

贾心泉沉吟一下，说道：“准备工作不外分作两大部份，一是探测敌情，纵然不能做到了如指掌，但亦须有点眉目，例如严无畏的势力发展成什么样子？他住在什么地方等等。第二部份是联络天下武林豪杰，等时机一到，少主登高一呼，群雄毕集。”

罗廷玉等人听了，无不颌道称是。

贾心泉又道：“我们三人之中，必须留下一人陪伴少主，又挑出两个手下留守，其余的人，全部于明后天上路，着手进行。”

这时，包括罗廷玉在内，神情无不兴奋和急切。他们终于在渺茫的希望和沉重的噩梦中挣扎出来，见到了曙光。虽然前途荆棘重重，危机处处，可是与在这孤岛之中闲度过一生，不如把一腔热血洒在中原的土地上。

罗廷玉为了练功起见，不敢参加他们的计划会议，生怕情绪过于波荡，对上乘刀术及内功的修练都有影响。贾心泉、秦绍、张翊三人彻夜会商，第一步是分配人手，第二步是通讯问题。这两点解决之后，便着手拟定两大工作行动的细节。天亮后，他们都聚集在左厅中等候罗廷玉，大约是辰时光景，罗廷玉方始练完功夫回来。

贾心泉向他报告道：“属下等会商通宵，特地把结论向少主报告：我们的计划如前所述，分作两大部份，一是查探敌人的实力布置以及严无畏的居处。另一部份则是秘密活动，联络全国各地武林人物，事先结成一股秘密的力量，但等少主功成出马，即可在各方面得到配合，痛击敌人。我们三人之中，留下张翊及两名弟兄，不但负防守本岛以及侍候少主之责，同时亦须传送少主命令以及接收外间各种消息。张翊兄水性特佳，所以这个责任非由他负起不可。”

罗廷玉道：“他的任务当中，难道有用得着水底功夫的地方吗？”

贾心泉道：“由于咱们必须极端保持这基地秘密，因此，张翊每次到大陆岸上联络之时，其势不能使用舟船，但水程相当的远，不能泅泳往来。因此，属下安排一条路线，由张翊先从秘道出去，绕岛泅到西面渔户之中，有一户是咱们的人，他姓黄，人称黄九，年轻力壮，尚未娶妻。这年余以来，

武功进境甚速，为人也正直而富谋略，将来必定是本岛渔民首领无疑，他明天将新购一条快艇，以供张翊驶往对岩的太平港之用。在太平港内千途户渔民中，咱们的人还真不少，有些是以前收罗的，还有五户是属下在这年余当中收用的。这五户渔家所居地势以及其他条件俱不相同，足可以供咱们在任何情况之下利用。”

罗廷玉注意地听着，心中涌起敬佩之意。心想像这等精密布置，如不是有贾心泉这个足智多谋的人，年余以来就着手进行，现下一定措手不及，自己纵然武功练成，可是若然没有他们的帮助，对方又是狡猾厉害无比的角色，恐怕多费无数倍气力，也不能如愿。

贾心泉只停歇一下，又道：“秦绍是负责联络各地武林人物，先从极有交情之人做起，宁可收效不大，亦不冒泄露风声之险，能联络多少就算多少，切切不可贪功。其实咱们翠华城百余年基业，也是不容易摧毁的，正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咱们在全国各大都邑之内，几乎都能找到一两处极可靠稳妥的地方，作为联络站，因此，秦绍你的工作进展以及需要什么援助，都可以从这些联络站迅速把消息传到我手中。”

他转眼瞅住罗廷玉，停歇了一下，才道：“现在要请少主拨出一个库藏，以供这次行动的经费。”

罗廷玉颌首道：“使得，本城存放在全国各大银庄之中的约有百万之数，但这些款项最好不要动用。”

贾心泉道：“少主之虑极是，这些款项虽说分散各家钱庄中存放，但敌人乃是旷古绝今的枭雄人物，定会在这一方面用了不少力量，查出本地的存款，一旦动用，他们便晓得本城展开反击了。”

罗廷玉道：“贾大叔真不愧是本城的智囊，昔年除了桑君山叔台外，要数贾大叔智谋最高了。”

贾心泉沉重地叹息一声，道：“桑兄想必早已战死了！幸而当日老城主曾经把一部份外面的事务交给我办，不然的话，今日就可能全然弄不清楚本城在各城的情况了。”

这年余以来，大家都不敢谈论起以前的事。但如今力图恢复之际，雄心振奋，壮志飞扬，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大家都减去了顾忌。

罗廷玉点点头，道：“贾大叔这话极是，我有句话，说出来你们万勿见怪，那就是我时时觉得桑君山叔台有点诡异之气，好像有点靠不住，据黛青妹说，他有时用一种古怪的眼光瞧她，使她很不舒服。”

他突然发觉所有的人都连连点头，当即晓得自己的看法并非怀有成见，实实在在真是如此。一个念头闪掠过心头，使他矍然动容道：“但愿这一次本城被毁之事，与他全无干系，不然的话，日后我定要手刃此獠，方消我心中之恨。”

秦绍迟疑一下，才道：“假如他有干系的话，咱们千药岛焉能至今全然无事？”

罗廷玉道：“这便是可怪的现象，总之，这一次咱们出动，须得查明此事。”

他的目光落在秦绍面上，问道：“你奉命去杀黛青妹子，情形如何？”话声中隐隐透出痛苦的心情。

秦绍道：“属下平生不曾违背过老城主的命令，只有这一次，属下只斩断了她一臂，就再下不了毒手，当时我替她止血包扎之后，将她放在一条秘

道之内，便径自离开。因此，她到底生死如何，属下也不知道。”

罗廷玉叹息一声，道：“谢谢你，家君之今可能错了，但无论如何，咱们有机会的话，也须查明此事。”

贾心泉等他心情略为平复，才道：“属下打算今夜出发，一个月后，秦绍率两人接着出发。其时，属下已把大部份通讯网设立好，俾利于他的行事，少主还未指示经费方面的办法呢！”

罗廷玉道：“本城在淮阴有一个库藏，为数不多，只有合五万两银子的金条，但初期尚敷你急用，回头我把窖藏详图交给你，将来的经费，恐怕要从太平港运出，方敷应用了。”这话的意思是说本岛中另有秘库，窖藏钜量的金银。贾心泉道：“属下如把各地联络站建立妥当，距太平港虽远，亦不得事。”

他注目张翊，道：“有一件事少主批准之后，就全靠你担承了。”

张翊慨然道：“只要我力之所及，多多益善。”

贾心泉向罗廷玉道：“属下打算在短期内，访查出本城旧部子弟三五十人，送到本岛施以严格训练，将来转战千里，重建翠华城，这一批子弟兵就是主要基干了。”

罗廷玉道：“正须如此，我闲下来之时，当必亲自传授一些功夫给他们。”

他们又商议了许许多多的细节，然后，等到夜色已深，贾心泉率了十名弟兄，悄然离开。千药岛上骤然间减少了十一个人，只剩下罗廷玉、秦绍、张翊和十一名弟兄，顿时清冷得多。不久，又有六名弟兄按照计划离开，他们将依循贾心泉建立好的联络站前进，一直找到贾心泉为止。此时，因为贾心泉已把先带去的十人，分置在重要的联络站，所以手下无人，这一批后援，正好补充他缺乏的人手。

过了一个月左右，秦绍也带了两个弟兄离开。他此行已拟下了全国各地数十位与翠华城关系极深的武林名家为目的，但当然一出了太平港之后，就会得到许多有关这些人物的消息，以便进行或放弃。

岛上现在只剩下四个人，张翊每隔一日总要到太平港走一趟。这件差事极是艰苦不过，一则遥远难行，二则海中又有凶恶的鱼群，错非他这等水中的功夫高强之极的人，可真不易担承下来。他第二次出去，就带回来不少令人兴奋的消息，其中之一，是子弟兵已收罗了三十五名之多，不须多久，即可全部抵达太平港。

要知翠华城建立到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在全国南北一十三省，以到西疆、北漠、关外等地，都有翠华城的镖局，若论与翠华城极有关系渊源的人，何止数万之众。是以这次贾心泉暗暗募求子弟兵之举，毫不困难。但这第一二批百名以内的子弟兵，乃是日后重建翠华城，恢复雄霸局面的基干人物，可就不能滥竽充数，除了家世渊源之外，尚须天资才干都堪以造就的，方始入选，这么一来，便很不容易挑选到适当之人了。

罗廷玉深知贾心泉富于谋略，眼力甚高，大可予信任，因此，他能在短短期间选出三十五人送回来，真是喜出望外，将来这一批子弟兵中，有些或者能叱咤风云，崛起于武林，成就大功，或者总管数省镖局，责任艰巨，这就得瞧以后局势如何发展了。

在贾心泉报回的讯息中，有一则关于独尊山庄的消息中说，独尊山庄现下已独霸天下黑白两道，手下以玄武帮、武胜堂、双修教、竹山寨及白冥教等五大帮派为基础。此外，直属独尊山庄的霜衣队皆是七杀杖严无畏亲自刚

练出来的硬手，人数多少，不得而知，但总有百余之众。这一则消息显示出独尊山庄势力强大无比，当真已有唯我独尊之慨。

另一则消息中又说，武林各家派虽然很多都与独尊山庄结有仇恨，不过眼下各家派俱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是少林、武当这等名门大派，也都极力收敛，门下弟子在江湖上罕得发生事端，亦极少称门道派，由此可见得这些名门大派，都不敢在独尊山庄全盛时期，撻惹他的锋芒。

不数日，张翊潜赴太平港，把第一批十个少年，运回千药岛，接下去的数日内，把其余的二十五名通通安然接回来。

这些少年们的父母甚至祖父，皆是出身翠华城，百数十年来，都在翠华城所属的各省镖局中任职，渊源极深。因此，贾心泉看中了之后，只说一声要带走，他们的父母都感到十分光荣高兴，虽然他们全然不知贾心泉要把这些孩子们送到何处？作什么用？只知贾心泉是翠华三杰之一，声名赫赫，而目下大凡是翠华城出身之人，绝大部分都遭遇冷落歧视，有些甚至被杀害，这股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怨愤，加上对翠华城的信仰，使得他们全然不问内情，便欣然把儿子交给贾心泉。

当然这些儿郎们突然失去踪迹，或会惹起敌人注意，贾心泉可不是贸贸然把人带走算数，而是小心安排过，利用每一家人不同的环境，找出掩饰的理由，正因必须掩饰之故，贾心泉乃是在好几个省份才挑出三十五人之数，决不在同一城邑之内选两个人。这些少年们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一岁之间，个个武功不弱，精明干练。

罗廷玉为了他们特地腾出了六七天的时间，逐一详细晤谈，并且以各种方法考查出他们性格体质，俾便于传授相近的武功。他又把这三十五名子弟兵的才具，分成若干类项，默志于心，将来就可以依照他们的禀赋才能，分派工作。

这罗廷玉虽然年事尚轻，但已具有统帅之才，而且由于他以前乃是翠华城少城主的身分，地位崇高，平生已交接过无数高人异士，见识比之同年纪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昔年文武并重，读书甚多，胸中所学渊博异常，除了经史文学之外，更曾涉猎及兵家法家之学，而棋琴书画这等怡情养情的雅技，亦大都精谳。

因此，这些聪明自负的少年们，跟他详晤谈之后，都对这位少主十分倾倒佩服，加上身世上的尊卑主从的关系，人人都形成誓死效忠之心。贾心泉在外面孜孜不倦地搜罗人才，以及建立各地的联络站，其后陆续又送来三十五个可造之才，前后一共七十名。

罗廷玉在这些子弟兵口中，得知武林中出了一位年轻的大剑客，姓宗名旋。据传，这位剑客不畏独尊山庄，智勇兼备，时时与一个美貌少女一道出现，但他们却不似是一道行走江湖的鸳侣，因为他们单独出现的次数更多。

这个美貌少女也是剑术高手，不过罕得出手，她姓秦名霜波，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清华绝俗，不大流露出喜怒哀乐之容，对一切事情，都淡然处理，使人觉得她好像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似真似幻，若有若无。

罗廷玉听过他们描述这个秦霜波之后，心中便时时念及。他从种种传说中，归纳起来，晓得独尊山庄之人从不找她的麻烦，对宗旋却不客气，有过几次风云变色的搏斗追杀，但宗旋总能仗着精湛无比的剑术逃脱大难，风传有一次是秦霜波出手助他的，宗旋所以能够自保，此是一则他武功高强，二则他机警绝伦，三则随时随地都有人掩护暗助，这是由于武林各家派都对独

尊山庄存下敌意，所以宗旋的踪迹实在不易查出。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年，罗廷玉的刀术及内功不知精进了多少倍，以他目下的功力身手，已可以踏入中原，展开恢复旧业，歼诛仇人的行动了，可是他却从未动过此意，原因是他自知在刀道领域之中，尚有一层最高境界未曾达到。

他自然晓得这最高境界，乃是一道千古以来的难关，假如他能破关而入，得窥堂奥，那时他便是武林中前所未有的高手，号称刀君，天下全无敌手。

唯一可与他颉颃的，除非是普陀山听潮阁出了剑后，但纵然剑后出世，亦如东风西风，谁也压不倒谁，如若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分出高下的话，只怕刀君还是略略高了一线。

他渴望着这个终极的目标，魂梦之中，也没有片刻忘记，这时推动他的力量已不是俗世中的恩怨，而是刀道本身的一种热情活力，使他向至善至高的境界追求，无法休止。

七十名子弟兵在这一年苦练之下，都有了型式。其中二十名因才智特别，各有专长，例如有擅长占算布阵建筑之士，有擅长水底功夫，有擅长相马或修缮车舟之士，这二十名各有才华的人，本身武功亦有相当成就，但却从战斗队伍中区分出来，以便在各种行动中得以施展他们的长才，收事半功倍之效。余下的五十人，又有十名特别擅长箭术的，亦立为弓箭队。最后胜下四十人，方是攻坚破锐的勇猛之士，将来在各地发生战斗，便以这四十人为核心。

这七十名子弟兵，全都以罗家血战刀法为主，而罗廷玉以绝世的天资，把家传刀法分为两种，每一种只有十二招，一种偏重攻杀，一种偏重防守。所有子弟兵都精熟这两种刀法，但由于每个人的气质性格不同，因此，他们在这两路刀法之中成就亦不相同，有的对攻势之道特别高明，有的则擅长防守，俟机出击。总之，一年下来，由于他们极为专注，全不旁鹜分心，是以这一年的收效可抵在俗世中五年之功，他们原本武功底子就很不错，现下更是成为罕见的刀术高手了。

张翊极为满意，他不断地以暗语传送消息，让外面的贾心泉和秦绍晓得岛中的情况。独独关于罗廷玉的情形，连他也不大明白，所以从未提及。这时距三年之期尚有半载光景，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武林局势顿时大有变动，若非因为这件事的发生，谁也不知罗廷玉几时才肯暂停探索刀道的最高境界，而投入俗世的恩怨漩涡之中。

原来这时武林中突然盛传那独尊山庄庄主七杀杖严无畏身负内伤，武功远非昔比，江湖上甚至传他的内伤，乃是两三年前在翠华城与罗希羽决斗之时所遭受的。武林形势因这个莫大的消息而变动，独尊山庄的气焰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减弱了许多，正如这独尊山庄也是在一夜之间出现一般。不过，纵然七杀杖严无畏真是负伤，他手下的五大帮派以及他座下弟子雷世雄、洪方两人率领的霜衣队，亦仍然拥有威霸天下的力量。

因此，独尊山庄声望大减的原因，还是得力于另外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便是；翠华城城主罗希羽将于近日之内东山复出，领导天下各家派，一同对付独尊山庄，并且重建翠华城。

在这个传说之内还提到罗廷玉，不过由于他年纪尚轻，武林中人虽然十分看重他，但当然还以罗希羽为主。

罗廷玉接到贾泉的秘密消息，方知道两个传说的隐情秘因。原来关于严

无畏的传言，是由一个姓周的年轻人传出武林的，这个周姓少年偶然在酒后失言，说出他就是那一日严无畏攻毁翠华城后，回返高邮时的船上水手，他亲见严无畏由雷世雄抱上船，随后又偷听到严无畏下令灭口，他便觅机跳落江中，逃得一命。这个消息恰被几个武林人听见，霎时不脛而走，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处。

贾心泉恰在附近，一听到这个重大消息，立即赶去寻周姓少年，打算加以证实，同时又要设法掩护他逃命，因为独尊山庄的人一定很快赶到捕捉他，以便灭口。哪知到得最快的竟是宗旋，贾心泉乃是顶替一个武林人物的姓名，与三个人一道赶去的。其时间讯而至的还有各门派的四五个有名人物，大家见到宗旋都认为若然宗旋肯保护这个周姓少年的话，最是妥当，因此议决把小周交托与宗旋。

贾心泉认为严无畏的负伤对大局影响不大，为了使敌方军心摇动，使武林人心振奋，便大胆做主传出罗希羽和罗廷玉将要复出之说，果然大收奇效，但日下独尊山庄已全力追查这传说的来源，使 he 已感到压力，危机日迫。他对个人安危倒不大担心，却担心敌人如此用力查研之下，会发现他这年来以所布置的联络站，亦将查出秦绍各地名家高手以图举事的行动。

事态紧急万分，罗廷玉研究之下，认为如果自己还不去动手，则贾、秦二人不但难免于祸，而武林中的有心人，眼见罗家父子全无影迹，定然失望颓丧。将来再想使他们支持，便须多花不少气力，先令他们相信罗家真的复出才行。

他向张翊道：“我们明天便束装上道，第一个目标便是双修教。请你传令下去，着他们好好准备，明日开始分批起程，一个月之内，在镇江会合，不得延误。”

张翊兴奋得面色通红，但心中仍不免疑虑，问道：“少主自问已可以胜得讨严无畏了？”

罗廷玉道：“胜败尚须动手之后方能知道，但起码有一拚的力量，所以方敢展开行动，你不必替我担忧，倒是家父现下不知如何了，实在令人悬虑不安。”

原来关于罗希羽在翠华成毁去之后，失去影踪之事，早就被贾心泉查明。换言之，罗希羽并非已经阵亡，而是生死不明，这个消息使得罗廷玉悲愤之中，又发现了一线希望。不过，以常理而论，罗希羽纵然未死，但亦必伤得极重，否则他定会到千药岛会合。

张翊想起了老城主，也不禁黯然，道：“少主这次复出，定可查明此事，目前不宜多想，在下这就开始准备……”

翌日，全岛之人都十分激动兴奋，因为到底已到了盼望的日子了。他们依照计划，逐日分批上路，而不一齐离开。五日之后，罗廷玉在淮阴出现，他取道西北，直趋徐州，他已打扮成贵介公子，轻裘肥马，同行带有一个二十余岁的书生，面貌瘦削，额角宽广，双眸深瞳明亮，一望而知乃是智慧过人之上，此外，还有四名健仆，带着不少行囊，其中琴书俱有，透出风雅之意。

他们走在道上，极是惹人注目，但都是艳羡的眼光，人人皆想这位富贵出身的分子，好俊秀的人品！好风雅的行径，这正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之意。正因太惹人注目了，反而那些别有用心的江湖人物对他们全没放在心上，连多看一眼也觉着多余。

罗廷玉这一次踏入江湖，事前经过许久的策划，方始决定了路线和形式。不但是他，其余全岛但凡要参加行动的人，无不早就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几乎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些精细缜密的计划，完全是由那七十子弟兵中，一个名叫杨师道的人拟定，再经罗廷玉以及张翊再三推敲订正，方始决定下来。这杨师道擅长谋略策划，乃是军师之才，现在便是假扮罗廷玉的朋友，一同上路。那四名健仆当然也是子弟兵，俱极骁勇，他们都曾经练习过现下充当的角色，所以这刻付诸实行之时，都十分称职。

这四个担任仆从的子弟兵，在武功上都极有成就，罗廷玉曾经在四十个狠勇之士中挑选出七名高手，他们俱在七高手之内，其后为了便于记忆，这七名高手以数字排行称呼，目下这四人便是潘大、苏二、秦五和陈六。他们自备得有一辆马车和三匹坐骑，因此，罗、杨二人有时闲坐车内，有时各跨骏马，扬鞭驰驱，不一日，他们已抵达徐州。

罗、杨二人早已捏造了全无破绽的身世经历，因此，他们一抵徐州，便一如当时的读书士人一般，投刺拜见当地负有文名人物，这些人有些曾是玉堂中人，有些则是落魄名士，投名刺拜会过之后，便展开诗酒唱酬，这等行径，完全与江湖及武林背道而驰，数日后，他们携带了一些介绍信离开徐州，一路南下。沿路都继续这种风雅的应酬，大半个月之后，他们终于抵达金陵。

他们很快就结交了不少风流儒雅之士，诗酒之会，无日无之，罗廷玉的诗才不俗，多情而蕴藉。

杨师道则博学强记，功力甚深，所作的诗词，没有一个是来历的，因此，他们的才名倾动了金陵士子，急相交结，罗廷玉倒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趟踏入江湖，竟先在文坛中拔了头筹，旗开得胜。这总算是一个佳兆，象征以后重建翠华城的愿望，能够顺利达到。在金陵住了六七天，虽是迫近一个月的期限，可是罗廷玉仍然雍容如故，啸吟山水名胜，流连诗酒文会之间，连那足智多谋的杨师道也暗感讶异，觉得他太过从容而近于疏忽大意。事实上，罗廷玉赁籍那贾心泉苦心孤诣建立起通讯网获得许多秘密消息，其中有些连杨师道也不晓得。

这一日，他们远赴城外东北方数十里的栖霞山，参与这一次诗酒之会的人甚多，使得幽静的栖霞寺也热闹起来。这些文人雅士们游览过栖霞寺的千佛岩，彼此分韵题诗，互相唱和，黄昏时分，有的在寺内齐堂进食，有的自备樽俎，邀了三五知己，在寺外风景幽美之处，共谋醉饱。

杨师道可就发现罗廷玉今日的态度与往昔相异之处，最显著的是他作诗一向以才思敏捷称，但今日地不曾作过一首，其次是他处处避开友人，假装观赏风景，到处走来走去，实在是搜查什么人的踪迹，杨师道觉察了这种情形之后，不由得暗暗紧张，打醒十二分精神，准备应付任何突然发生的变故。

罗廷玉一面指点景色，一面找寻憩酌之所，终于在一块靠近飞瀑的岩石停下来。他们铺好席子，摆好洒菜，四名健仆除了两个照顾车马不曾入山之外，其余两人都退到岩下静候。

罗廷玉举杯道：“今日游兴虽浓，但诗兴却淡得很，师道兄亦无佳作，自应向名山胜境赔罪，浮此一白。”

杨师道说道：“文举兄此言甚是，若不倾杯赔罪，只怕山灵亦将不依。”

饮了数杯之后，罗廷玉轻叹一声，杨师道已会他之意，大声讶道：“文举兄何故嗟叹不欢？难道如此灵境胜迹，尚不足厌吾兄之欲么？”

罗廷玉道：“非也，实不相瞒，小弟在今日晌午，游鉴千佛岩之时，忽

于人丛中得见一位俊秀人物，身穿一袭淡青长衫，虽是朴素，但自有一股清华雅逸之气。小弟一见之下，大觉倾心，只可惜当时未能分身过去与他攀谈，至今思之，犹自怅怅不已。”

杨师道笑道：“文举兄若是如此痴情想念，何不用心寻找，谅亦不难得晤。”

罗廷玉道：“故意寻觅的话，便落下乘了，定须无意中邂逅，方有情致，你说是也不是？”

杨师道说道：“自然是无意间邂逅结交，才饶诗意，不过有时亦不必固执一端，大可通权达变……唔！你既然不赞成，那就罢了，这正是相见令人愁，何如不相见。”

罗廷玉道：“好一个相见令人愁，何如不相见……”

他举起酒杯，送到唇边，却忽然中止，两眼直勾勾地向对面层叠的巨岩望去。杨师道早就听到步履之声，却直到此时方始回头，目光到处，只见石后转出一人，一袭淡青长衫，随风飘拂，配上秀美仪容，衬托出一团儒雅风流。

他微微一笑，露出好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道：“两位兄台独占佳景，雅兴可羨，万望恕我惊扰之罪。”

罗廷玉忙道：“兄台说哪里话来，如蒙不弃，便请稍留雅步，共酌一杯如何？”

青衫少年颌首道：“小弟便叨扰一盅。”

罗廷玉扯他入席，但觉他的手软如棉絮，绝不似自己的手掌那般刚健，他自我介绍道：“小弟罗文举，这一位是杨师道兄，乃是小弟至交好友，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青衫少丰道：“小弟性秦，贱名闲人。”

他眼见对方皆露讶色，便解释道：“小弟绝意于功名富贵，自视为名利场中的闲人，故此取这两字为名，还望罗兄杨兄不要鄙薄见笑。”

罗廷玉深思地望住他，过了片刻，才道：“秦兄当真是绝俗大雅之士，小弟不觉有形秽之感。”

杨师道也道：“不错，秦兄真是视富贵功名如浮云，胸怀雅澹，实足以令人心折向往不已。”

秦闲人道：“两位兄台过奖了。”

他缩回那只被罗廷玉扭住的手掌，又道：“小弟自幼身体单薄，而又别无手足，家父母不免纵溺，以致养成淡泊功名之心，想是自知受不住十载寒窗之苦，未敢轻试，久而久之，也就当真看得淡了。”

他很委婉地把贱视功名的原因说出，可是罗、杨两人都不能置信，不过表面上还是接纳了他的这个理由。

杨师道艳羨地道：“秦兄这等清福，不知几生方能修到，好不羨煞人也。”

罗廷玉招呼一声，便有健仆过来点起灯笼，又搬来矮几笔笺砚墨等。这等气派亦不寻常，尤其是这些下人们训练有素，不必多说话，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而且动作迅快，简直叫人无法烦心。

秦闲人啧啧称羨，道：“罗兄贵价如此聪敏灵活，当真罕见得很，出门之时，有这么一个人在身边，实在太方便了。”

罗廷玉立刻道：“既是如此，便送一个给秦兄使唤。”

秦闲人摇手不送，道：“如何使得？这事万万不可。”

岁廷玉道：“小弟与秦兄正是倾盖如故，区区一名仆从，何劳挂齿，秦兄再推却的话，便是瞧不起小弟了。”

秦闲人似是无法应付这种有点江湖气派的场面话，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推辞才好。

杨师道接口道：“这苏二乃是罗兄手下相当伶俐的一个，秦兄若想旅中方使一点，便无须推辞了，小弟深知罗兄家境，一个仆从实在算不了什么。”

他们口中虽然说的是仆从，其实等如卖了身的家奴，是以可以任意赠送，在当时的富贵人家，甚至以美妾娇婢互相馈赠，不足为奇。

秦闲人很快就收敛住慌乱的表情，缓缓道：“小弟岂可无功受禄？但罗兄盛意拳拳，却又却之不恭，此事等一等再说，罗兄这儿上的卷笺是……”

罗廷玉立刻答道：“此是近日杨兄和小弟一路拜受的篇什，其中有好几位乃是文坛名手，誉满士林，今夜何妨挑灯展卷，细选佳作。”

杨师道笑道：“此举可以算得上雅事了，这些篇什之中，大部份是投赠之作，总难免吹嘘褒扬，我们为了免俗，最好删除这些应删词章。”

罗廷玉含笑望着秦闲人，看他怎么说，秦闲人省悟他的用意是瞧瞧自己的意见如何，从而评定自己的流品。

当下说道：“师道兄极有见地，若是应酬之作，纵是一代逸才，亦难望有妙悟性灵之意。”

罗廷玉佩服地道：“对，对，我们都极厌恶堆砌雕琢，排比獭祭的滥调。”他随手取起一笺，放近灯下朗声吟道：“吴姬小馆碧纱窗，十里飞花点玉红。腊屐去寻芳草路，青丝留醉木兰航。山连幕蔼迷前浦，云拥春流入远江，掉里长干厅一曲，烟波起处白鸥双。”

秦闲人听罢笑道：“文举兄选中的佳篇，自有公子风流高人隐逸的风味。”

杨师道吟道：“征途微雨动春寒，片片飞花马上残。试问亭前来往客，几人花在故园看？”

秦闲人评道：“师道兄选中此篇，颇有关山跋涉，道远且长之怨，何不归去？”

罗廷玉抚掌笑道：“有意思，秦兄何不也挑选一首，念出来听听，别净教我们吃亏。”

秦闲人在卷册中翻阅了一会儿，便曼声吟道：“中原此去欲如何，把酒闻君慷慨歌，道上霜寒逢白鹰，马前木落见黄河。五陵烟雨秋虽尽，三辅风气尚多。记得少年曾学剑，壮心犹自忆廉颇。”

罗、杨二人瞠目相对，终于罗廷玉开口道：“想不到秦兄虽然体弱畏劳，却心雄气壮，名曰闲人，实则心在天下，可钦可佩。”

秦闲人倾慕地睨他一眼，道：“文举兄言重了，但小弟却大有知己之感……”

罗廷玉正要答话，忽然听到潘大的咳声，两下相距虽远，若是寻常之人，决计听不见，但对罗廷玉而言，却是一种暗号，他从咳声中已晓得有个行迹可疑之人闯入来，心中大讶，忖道：“这会是誰呢？若是武林人物，决不肯参加这种酸溜溜文绉绉的雅集。”

方在想时，一个人已登上岩面，呵呵笑道：“诸位雅兴真不浅，恕我打扰了。”

声音清朗含威，再看他举步走来之时，大有龙行虎步之象，气势赫赫。但见来人也是个二十许少年，长眉入鬓，俊美非凡，配起他这等龙虎之姿，

当真能令人一见难忘。

罗廷玉大是倾心爱慕，连忙回礼，道：“兄台说哪里话来，如蒙不弃……”

话未说完，秦闲人接口道：“我替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是东吴罗文举兄和杨师道兄。”

第四章酒朋诗侣好疏狂

罗、杨二人都文绉绉地向英俊少年作了一揖，秦闲人接着又道：“这一位不速之客姓宗名旋，乃是一位文武全才的侠士。”

罗、杨一听来人便是目下誉满天下的高手宗旋，心中都想向他多打量几眼，无奈这刻既已扮作读书士子，不便露出马脚，当下都客气地说了几句仰慕的话。

宗旋笑道：“诸位兄台颊才似是谈得十分高兴，只不知谈些什么？”

罗廷玉立即把刚才他们在时人诗卷中选诗言志之事说出，又道：“宗兄恰恰赶到，还请挑选其一，以竟全功。”

宗旋点头道：“小弟自然也得邯郸学步，只要诸兄不见笑便好。”

他随手翻动诗册，不久，便朗声吟道：“一市人皆笑，三军众尽惊，始知真国土，原不论群情……”

秦、罗等人一听而知这一首五律乃是咏淮阴侯韩信之作。当初韩信受胯下之辱，无咽饭之地，市上之人，见者皆嗤，直到他登台拜将，率领三军，天下为之震惊，这原是极著名的典故，是以一听便知。他第三四句说的是世上之人大多不识英雄国土，因此观察一个人不能以群情而论，真正的国土，反而不为俗人所识。底下应该还有四句，但宗旋却不再诵读下去。

罗廷玉道：“宗兄如若只选这四句，可见胸中大有积郁不平之气。”

杨师道说道：“单就宗兄以国土自许这一点来说，胸襟气度自是不凡。”

宗旋拱拱手，道：“小弟一时狂妄，胡乱找了几句来搪塞，诸兄盼勿见笑。”

秦闲人道：“以我所知，宗兄大可当得国土二字，独惜小弟是红尘中的闲人，不能追随骥尾，做一番事业。”

罗廷玉心中怦然而动，忖道：“他分明是说将要独善其身，不肯卷入江湖恩怨之中。”

宗旋道：“秦兄胸罗万卷，学富五车，放眼天下，已无抗手之辈，如何就能自封为红尘闲人，不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

秦闲人笑道：“宗兄言重了，世间异人高士尽有，像我这种人，多一个少一个有何相干？”

罗、杨二人装出不解之状，其实心中雪亮，明白之极。原来这个秦闲人就是从普陀山听潮阁出来的秦霜波，罗廷玉已接到情报，晓得她抵达此地，是以一整天都留心寻觅，果然被他找到，诗酒论友。他却没有想到宗旋也忽然出现，竟是如此俊美人品，而又文武全才，使他真恨不得露出本来面目，与他们肝胆相交。

罗廷玉虽有此想，但却因秦霜波两次三番表示不欲过问江湖之事的態度，使他不敢贸然表露身分，免得秦霜波像躲避宗旋一样的躲避自己。他也十分想结交宗旋，可是这刻却顾虑到一件事，那便是宗旋适才的言语间，已隐隐流露出爱慕秦霜波之意，假使目下就表露身份，宗旋当必十分难堪，觉得他的秘密已泄漏出去，为了这一点顾虑，他也就暂时不表露身分。

宗旋轻轻叹息一声，旋即恢复了原有的洒脱旷朗，笑道：“小弟特地找寻秦兄，告诉你一件大事。”

秦闲人道：“这一定是件十分重大之事了？”

宗旋道：“当然啦，否则岂敢有渎秦兄清听。”

杨师道道：“两位兄台如有秘事要说，小弟等理当回避。”

秦闲人摇摇手，道：“用不着回避，你们即使听去，也不会明白的。”

宗旋道：“他们最好不明白，可就省去无穷烦恼了，小弟其实有两件事要告诉你，第一件是七杀杖严无畏当日与翠华城主罗希羽力拚之后，业已身负内伤，据说当时他连上船之时也无法自行走动，由雷世雄负他上船，这个消息如何？”

秦闲人道：“应当如此才对，罗城主与他本是半斤八两，如是公平决斗，鹿死谁手，尚未可料。”

宗旋讶道：“这么说来，严无畏当日与罗城主竟非是公平决斗么？”

秦闲人道：“试想在那等城焚人亡的情形之下，方始拚斗，还算是得公平么？即使是宗兄你如此沉稳之士，身处其间，亦不免方寸大乱。”

宗旋道：“这话有理，在下从未向秦兄请教过这个问题，既然谈起，那就不妨再说一说，敢问罗城主目下到底是生是死？”

秦闲人沉吟一下道：“他的尸体既然找不到，存亡无法逆料，但即使是活着，他的内伤一定比严无畏更重。”

罗廷玉听到此处，几乎要晕倒，当下假借喝酒的姿势，掩饰面色的变化。他在千药岛中一心练刀，加上其后又得训练七十子弟兵，又须计划以后的行动细节，是以忙得简直没有时间想到父亲之事。在他的直觉之中，父亲一定战死在翠华城，如若尚存人世，当然会回到千药岛，但他们这么一说，罗希羽尸首无踪，竟可能还活着，这个消息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宗旋点点头，又道：“第二件事是，传闻已经死亡的衡山高手金银钩商阳竟又出现，但已变成了独尊山庄的人。”

秦闲人沉吟一下道：“宗兄提起这事，不知有何深意？”

宗旋微微一笑，道：“昔年的高邮黑名单血案，独尊山庄五大帮派倾力齐出，当场杀死了华山乔一芝真人，云雾山双雄中的老大孟触，以及巫山八臂神猿崔毅。这三位乃是武林一流高手，其余丧生的名家高手亦达十四人之多。当日曾赴高邮的名家高手之中，除了飞鞭孔翔、洞庭李横行以及钱塘单大娘等寥寥几人之外，全都受了伤或是震慑而投降。这件事我们都亲历其境，回想起来，犹在目前，从此之后，独尊山庄号令直达天下各处，无人敢违。金银钩商阳乃是稍后才失踪的四高手之一，其他三位是青城青霞羽士，少林推山手关彤，五台癡僧晏明，我们一向都以为这四位乃是后来被杀，殊不料目下商阳居然出现，并且公开把衡山派降列于独尊山庄麾下。”

秦闲人向罗、杨二人瞧了一瞧，但见他们有点发怔的样子，不觉一笑。

宗旋又道：“小弟忽然想到，这些失踪而误传身亡的高手们，会不会被独尊山庄囚禁起来，设法迫他们归降？假如所料无差，我们便不能坐视，须得从速查明他们的下落，救他们出困才是。”

秦闲人道：“宗兄说的很是，你可曾查出了端倪？”

宗旋道：“独尊山庄分设天下各处，地方好像不少，但确实地点尚无人知，然而小弟却已查出一处地方，就在高邮附近。”

秦闲人眼中闪动着奇异的神色，她本是听潮阁弟子，修习最上乘的剑道，因此不想卷入武林的恩仇漩涡之内，可是，有时候却由不得她不伸手管事。罗廷玉及杨师道两人虽是十分了解他们的对话，罗廷玉亦晓得独尊山庄在高邮的地点，这是贾心泉最近探听出来的，但他们却须得装出完全不懂的样子，茫然地望着宗、秦二人。

秦霜波虽是改扮作书生，但她清华淡雅的气质仍然那般动人，越是超世绝俗之士，越是为之倾倒。因此，在罗廷玉与杨师道二人而言，罗廷玉较为倾心敬慕，而且有一点连宗旋也比不上罗廷玉，那就是秦霜波不想参与江湖是非恩怨的深意，只有罗廷玉最为了解，因为罗廷玉已得窥最上乘刀道的堂奥，亦一如秦霜波般，要向至高无上的境界迈进。

罗廷玉因而感觉到人的是非恩怨，实在是他进修途中的一大障碍。是以别人会对秦霜波的态度产生种种想法，只有罗廷玉了悟她可能是为了至高无上的剑道，因而十分厌倦这些俗务。

宗旋站起身，豪爽地干了一大觥，道：“今宵奉扰罗、杨两位兄台佳酿，不知何时方能答谢，殊觉汗颜。”

罗廷玉讶道：“宗旋兄何出此言？莫非便要离开？”

宗旋道：“正是，小弟俗务羁身，不得不走，文举兄不要见笑才是。”

罗廷玉道：“今宵风清月明，灵山宝剑，尽足徘徊，宗旋兄定要再留一会儿。”

秦霜波心中一惊，忖道：“江湖是非，武林恩怨，固然是阻碍我的进修，便这等诗酒之会，名山胜境，亦何尝不是心庵之一？”

当即问道：“独尊山庄在高邮的什么地方？”

宗旋低声告诉了她，也不再问她是否前去，先行告别，匆匆离开。他这等举动无形中表现出他心中的抑郁失意，秦霜波自然觉察出来，可是她心中不禁暗暗好笑，心想：像罗文举、杨师道这两个读书士子，纵是长相极佳，卓而不群，但若说到男女之情，他们还不能在自己芳心中留下任何印象。

她也没有怎样去理会宗旋的举动，跟罗、杨二人酬对了一阵，径自辞别。她向高处走去，晚间的山风吹掠起的衣衫，诗酒之会士林雅事，都被她抛在脑后。

大约走了数丈，跃登一块高岩之上，她忽然停下脚步，仰首望着天空的明月，冥想深思起来。

宗旋的影子从她心中涌现，接着罗廷玉的面容也出现了，她骇然地想道：“我当真完全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么？不对，这两年余以来，我极力要把宗旋的影子驱走，绝不在心版上留下任何痕迹，正如河流下面的岩石一般，虽然有落叶、泥沙以及种种物事随着河水在石上流过，但决不留下丝毫痕迹。”

最使她提心的是以前只有一个人的影子要驱逐，但现在却有两个。她日间碰见罗廷玉之时，芳心之中就起了一阵波动，当时令她感到很不快，因为她自问并非是平凡的女子，不该被任何男子在第一眼见到之时就挑动了心弦，因此，今晚她才会现身相见，她须得进一步认识这个男子，方能把他的影子驱掉。

她虽然不是平凡的女子，然而她毕竟还是太年青了，今宵一会儿，结果令她心中多出一个人，并且由于她不知不觉中拿宗旋来跟罗廷玉比较，以致本来印象已经极淡了的宗旋，也重新活跃鲜明起来。

她迷惘了许久，找寻不出什么办法对付这两个男人的影子，不知不觉举步而行。也不知过了多久，她猛可发觉已回到栖霞寺中，此时万籁无声，纵是多愁善感的诗人们，也都睡了，她走了几步，突然发觉一个人张惶四瞧，两下一凑，她可就认出这人正是罗文举的仆从之一，只听他惊慌地道：“敝上和杨爷不见了！”

秦霜波听闻这个消息，心中一惊，但表面上平静如常，道：“他们也许

是踏月赏玩风景去了。”

那仆从摇头道：“不会是这样，我们有三个人在附近找了好久……”

秦霜波道：“你在这儿稍候片刻，我当有回讯给你。”

她一转身迅即奔出寺外，身法之轻快迅疾，使那假扮仆从的潘大直瞧得目瞪口呆。

秦霜波回到适才吟诗饮酒之处，细心一瞧，发觉一卷雅册丢在石隙间，她乃是十分聪颖细心之人，定神一想，晓得罗、杨二人必是碰到意外，否则这一卷诗册不会丢弃在石隙间，然则他们会碰上什么意外？她忖想一下，几乎马上就可以断定是独尊山庄之人所为。她晓得独尊山庄对自己十分忌惮，用尽全力盯梢着自己，同时对宗旋亦是如此，故而罗、杨二人突然失踪，当必与独尊山庄有关。

大概是敌人眼见她和宗旋碰头，谈了不少话，所以要从罗、杨两人口中探问。他们对两条人命当然无所顾惜，可是罗、杨两人为了倾慕自己，却送了性命的话。那真是天大的不幸，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袖手不理。她迅即回寺，吩咐潘大他们不必惊慌，可返金陵等候消息，然后自家就离开栖霞山，不循大路，一径翻山越岭，直扑高邮。

翌日中午时分，她已抵达目的地，远远望去，但见一道河流旁边，矗立着一座庄院，四面俱植有树木，气势甚是雄壮。这座庄院占地颇大，屋宇甚多，最少可以容纳万人以上，但当然对方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她冷静地忖思一下，断定这座庄院之内定必还有古怪，最起码的是利用屋宇地形掩护他们的核心地，使得一旦有敌人入侵的话，必须付出重大代价，方能攻到核心地带。她放开脚步，笔直向这座庄院走去，不久，已走近大门前，但见大门上的横匾题着“独尊山庄”

四个金字，威势赫赫。

门房内先出来一个雄伟大汉，穿着素色长衫，毫无凶悍之气，他打量一下这个年劲俊秀的佩剑书生，才道：“尊驾敢情是迷了道路？”

秦霜波摇摇头，道：“我是特意登门拜访一位前辈的，却不晓得他是不是居住此间？”

白衫大汉道：“只不知尊驾欲访之人是谁？”

秦霜波道：“这位前辈姓严，严无畏，烦你进去通报一下吧！”

白衫大汉面上泛起十分惊讶之容，却没有恶言驳斥，再度上上下下的打量她几眼，方道：“你贵姓大名？仙乡何处？在下好向上面通报。”

秦霜波道：“我姓秦，来自普陀山听潮阁。”

白衫大汉想必听过听潮阁之名，又或者是受过上头警告，顿时泛起一丝笑容，道：“原来是听潮阁的贵宾，请移驾客厅用茶，在下马上通报。”

他侧身肃容，十分礼敬。

秦霜波毫不迟疑，举步入内，走过一片大晒场，踏入一座宽敞华丽的厅堂之内，白衫大汉不知何时发出暗号，她才一坐下，便有侍僮奉上香茗。

秦霜波打量茗碗，竟是十分精致的景德名瓷，茶香扑鼻，亦是上品。她从这白衫大汉以至茶叶都细加观察，至此，已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那就是这七杀杖严无畏果然是绝世杰出的枭雄，雄才大略，而又极为缜密小心。单是这种种排场之讲究，以及每个手下的严格训练，便已大异于一般的黑道霸主了。白衫大汉迅即离开大厅，入内通报。

秦霜波端坐不动，神情恬淡冲和，既没有半点不安，也没有丝毫寻衅生

事的意思。她一路扑奔此地，走的既是捷径直路，同时又没有停歇过，自信当比劫走罗、杨的敌人们快得多，因此，那个白衫大汉全然猜测不透她忽然登门之举，露出了惊诧之色。在她看来，乃是正常现象。

她并且相信因为自己来得快，独尊山庄的首脑人物，多半会出来见面，她在世上采取的手法，亦一如剑道，不发则已，一发必中。而且讲究的是擒贼先擒王，处处抢制机先，务必掌握住主动反击之势。目下这种种措施，皆是合乎上乘剑道的原则，要知敌暗我明，在形势上她来很难夺回主动之势，而且敌方还可以凭藉地形，深藏不露，她不知费多少气力方能找到敌方首脑，假如对方有意规避的话。故此，她决意抢先一步，而且正式求见，只要见到敌方首脑，一切都好办了。

只片刻工夫，两个人一齐走入大厅，她抬目一望，但见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长得甚是秀气，女的亦风韵尚存，颇饶媚态。这一对夫妇她虽然从未见过，可是一望而知他们乃是独尊山庄底下五大帮派中，双修教的始祖詹先生夫妇。

她含笑起身，道：“打扰了双修教主的清修，实感歉疚。”

詹先生连忙道：“秦姑娘言重了，芳驾莅临，敝庄大大增辉，荣幸何如。”

詹夫人道：“秦姑娘这一份气度，令人敬佩不已，无怪普陀山听潮阁名重天下，愚夫妇总算是开了眼界。”

这对夫妇谈吐不俗，而且言之有物，非同泛泛。

秦霜波大起警惕之心，微笑道：“詹夫人过奖了，我此来有一件要事奉商，虽是见不着严庄主及雷少庄主，但能得晤伉俪，也是一样。”

詹先生道：“姑娘即管赐告，我等在此洗耳恭听。”

秦霜波道：“我想请求教主立刻下令释放两个人，只不知贤伉俪能不能负此责任。”

詹先生一惊，道：“那得看释放什么人了。”

秦霜波道：“我们一桩桩的来，我所说的两人。乃是读书士子，一个姓罗名文举，一个姓杨名师道。他们在栖霞山上与我谈论诗文，恰好又碰上宗旋，宗旋想是晓得有人跟踪他，匆匆走开。我其后离去，不久，忽闻他们失踪之事，我便赶到此间。”

詹先生皱眉道：“照姑娘所述的过程，并无有力证据掐出定是敝庄之人下的手。”

秦霜波微微一笑，撇开这下话题，道：“闻说贤伉俪双修参悟，武功别辟蹊径，今日幸晤，岂可错过，我大胆要向两位请教几招。”

她潇洒地迈步向他们走去，离他们座位尚有六七步之远，便停下来，直到此刻，她的长剑仍未出鞘，可是已有一股凌厉剑气直迫对方，使他不敢胡乱逃开，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正是上乘剑法中奇奥心法，不必掣剑摆开门户，便已抢制住主动之势。敌人稍有动作，她的剑受到感应，顿时如经天长虹般发出，詹先生夫妇乃是时下高手，如何能不知道厉害？

但见他们纹风不动，危坐如故，詹先生道：“秦姑娘果然已得真传，听潮阁威名实是不虚，但愚夫妇仍然不能就此认输，当须领教个三招两式，方能心服。”

秦霜波道：“那么两位请吧！”

她这么一说，詹先生夫妇方敢起座，他们先取下头巾，露出一头白发，衬起他们俊秀的面容，显得甚是诡异古怪。詹氏夫妇起座后迅即分开两步，

使敌人精神难以集中。

詹先生道：“愚夫妇向来动手不用兵刃，但秦姑娘不比等闲人物，我们只好献丑了。”

秦霜波意态闲雅，道：“承蒙你们两位看得起我，请亮出兵刀吧！”

詹先生连击两下手掌，片刻间，一个英俊少年奔入来，右手提着一根钢杖，粗如鸭卵，份量极沉。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口长剑，剑鞘上镶满了名贵珠宝，华彩熠熠，价值不菲。他径直走来，打算从秦霜波身边掠过，当他入厅之时，秦霜波曾经回头瞧了他一眼，这以后就没有再加注意。

这个精壮英俊的少年奔到切近，突然目射凶光，炯炯地注视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近，他右手的钢杖已举将起来，随时可以砸落。詹氏夫妇瞧都不瞧来人一眼，令人感到来人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仅仅是送兵刃来的。

秦霜波忽然向前跨出半步，娇躯身侧，欲转未转，后面的步声蓦地中止，似是被她这一下动作迫得如此，再也不能继续前奔。事实上确是如此，秦霜波乃是一直倾听着对方的步声，算准间距，方始有所动作。她虽然只移动了那么一点点，但却是极为上乘深奥的招数身法，目下前后两方皆在她剑势控制之中，任何一方稍有动作，她的剑立刻跃出剑鞘，闪电般攻出。

假使后面的那个少年乃是武功平凡之士，势必继续前奔，那时节，秦霜波的长剑是否已透胸刺入，谁也不知道了，但他居然及时刹住脚步，可见得他也是内外兼修，得有上乘武功真传的高手。

秦霜波尽管门户精严，异常警戒，但面色一如平常，说话时声音中没有半点异样，她道：“进来的这一位是严无畏的前辈的什么人？”

詹氏夫妇不禁流露出惊讶之容，至此他们方始深悉这位娴雅美貌的姑娘，实在智慧过人，灵警无比，任何时候都能抢制机先，料敌如神。

那个精壮少年应道：“区区洪方，姑娘所提的人便是家师，区区在师门中排行第三。”

他钢杖疾落，却只是封住门户，同时侧跃数尺。

秦霜婆既不拔剑，亦没有再移动，可是洪方此刻仍然感觉到对方的精神和剑气并未放松自己，这种奇异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尝到，心头大为震骇，不敢不运足全神严密防范。詹氏夫妇亦同样地感到剑气森森，笼罩着全身，心胆间不由自主地泛起寒意，这亦是他们平生罕有的经验，故此他们动也不敢妄动，须得等候这个少女表示意见始能有所动作。

秦霜波道：“我虽是只瞧了洪少庄主你一眼，可是已觉察出你的气度大异常人，所以没有掉以轻心，果然没有瞧错了。”

她说到这儿，话声略顿，然而她这番话的影响，却在洪方心中翻腾汹涌，久久未息。她既然认为洪方气度不凡，一望而知，洪方虽然也是狡黠阴险之士，但到底还是年轻男子，本能上对一个年纪匹配的女孩子自然会有某种反应，此所以他能全然不把属下之人的阿庚奉承放在心上，然而秦霜波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足以使他醺然欲醉。

秦霜波又道：“我这就要跟詹教主动手了，洪少庄主打算当公证人？抑是出手助阵？”

洪方毫不思索，应道：“当然是公证人。”

秦霜波道：“好极了，那么你把兵器交给他们吧！”

洪方乖乖的把长剑扔过去，陡然感到对方剑气已经消失，不再威胁着自己，于是也松弛下来，提杖走远一点。詹氏夫妇对洪方这等反映自然大为不

满，但他们的地位还够不上教训洪方，只好憋在心中。

詹先生接过长剑，拽起长衫角掖在腰间。

詹夫人这时也从怀中掏出兵器，却是两条粉红色寻丈长的绸带，每条带上缀有十余枚小小金铃，这一取出登时阵阵悦耳铃响。她这一对带子称为天女带，每条带上的小金铃称为摄魂铃，乃是魔教异宝，具有迷乱心神的奇异魔力。

秦霜波淡淡的扫瞥过她的奇异兵器，别人全然不能从她面上察看出任何意思，这正是她深不可测的地方，任何事情发生，她都只是轻描淡写地瞧上一眼就够了。詹氏先生长剑出鞘，闪射出森寒光华，显然又是一口上佳利剑，他抱剑道：“在姑娘面前使剑，犹如夫子门前卖文章，无奈结习已深，不能居改。”

秦霜波道：“詹先生言重了，剑道深不可测，门户无数，我也不过初学乍练，略窥门径而已。”

她微微向前倾侧，阵阵剑气涌扑过去，虽是未曾出手，但已足以令敌人心惊胆战，忙着设法应付而不暇想到袭敌之举。她一举一动都含有深意，处处掌握住主动之势，这一点使得詹夫妇觉得最难应付，而外人却一点也瞧不出来，反而觉得她的对手太以张皇失措，好像已被骇破了胆子一般。

詹夫人双臂一振，两条长带矫夭飞起，其中之一往身后掠过，砰嘭连声响处，那一排几椅完全抛开老远。此举自然是腾出空间以便施展之意，但她双带方动，秦霜波已闪电般擎剑攻去，但见光华大盛，隐隐挟着风雷之势，直取詹夫人。她这一剑完全是气机感应之下，自然而然出的手，假使夫人一直不动，她可能也一直不向她进攻，正因此是自然而然发出的剑势，比之用心驾驭的剑式竟要凌厉上千百倍。

詹夫人但觉剑气森厉，平生尚未遭遇过如此威猛的攻击，甚至已深信决计抵挡不住这石破天惊般的一击，可以说是斗志全消，猛可向后一仰身，平穿出去。她虽是躲过了对方一剑，却把祸劫完全推到丈夫头上，秦霜波剑式一变，改攻詹先生，这一剑亦是自然不过之势，大凡锋锐之气一发，定须有对象可施，詹夫人本是第一个目标，忽然失去，当然转到詹先生身上。

这一来，剑势更为凌厉森严，大有洞穿乾坤，刺透宇宙之慨，莫说是詹先生，即使是昔年的七杀杖严无畏易身处地，也不敢封架她这一剑。当然若是严无畏与她对垒的话，便不会让她轻易发挥得出长剑的全部威力。

詹先生怎样也想不到对方剑术如此高强，当下百忙中挥剑疾挑，一招《云封仙洞》身躯却向相反方向斜旋。他在这口长剑之上已有数十年功力，这一出手，竟然凌厉之极。

秦霜波虽是占尽了机先，但仍然被詹先生的长剑挑中了手中之剑，“锵”一声响处，人影倏分，詹先生已跃开了七八尺，喘息未定。

他们虽然只交手一招，但俱是全身功力所聚，抵得上普通人的千百招。

詹先生向以内功深厚见称。但这刻也不由得微微气喘，耗去极多的气力。他方站稳身子，但觉手中长剑一轻，一大截剑尖掉下去，落在地上，发出呛啷啷一阵清脆的响声。詹氏夫妇固是一阵骇然，洪方亦为之目瞪口呆，暗暗测度她刚才那一剑的威力到底有多么大？秦霜波亭亭玉立，一如平常，她道：“詹教主可肯下达那个命令么？”

詹先生定一定神，道：“姑娘剑术通神，鄙人极感佩服，至于贵友那件事，还须少庄主裁决。”

秦霜波明知必有这个结论，所以一点也不诧异，转眼向洪方望去，说道：“贵庄劫走了我两个朋友，他们都是读书士子，与江湖全不关涉，我此来便是替他们向贵庄解释误会，请你们下令释放。”

洪方颌首道：“区区已听到姑娘先前所说的话了，关于这件事，区区可以做主。”

秦霜波微笑道：“这样最好，你既能做主，那就给我一个肯定答复吧！”

洪方道：“首先区区得弄明白一件事，便是贵友们是否真被敝庄之人带走？如若不错，他们定会迅即送到此地，区区想恳请姑娘稍留玉步，等一等看有没有消息？假如已送到此间，区区大胆要求一事……”

秦霜波淡淡道：“想不到你竟如此拖泥带水，不过你不妨说下去，让我听听你的意思。”

近两三年来，几曾有人胆敢在洪方面前，如此放肆大胆地批评他？甚至连粗鲁一点的态度也从未被他见过，因此，秦霜波可算得上是极特殊的人物了。

洪方道：“区区须得亲自问问贵友，大概三言两语，即可断定他们是否与江湖武林全不关涉，这一点要求合情合理，相信秦姑娘不会坚拒？”

秦霜波道：“就这么办，但你们的态度得改变一下，人家都是正正经经的读书人，你们务必找个堂皇的理由解释这一宗事件。”

她收起长剑，在洪方的殷勤招呼下落座，侍僮们送上茶点细果，空气顿时变得十分和缓融洽。詹氏夫妇陪着他们谈笑，表面上似是完全不把刚才之事放在心上，这一点使得秦霜波也十分佩服，一个人的修养到了这等地步，的确十分不易。

詹夫人还带她入内盥洗一番，然后在另一座暖厅中，摆下酒席，只有他们四人进食，秦霜波连夜奔驰，自然有点倦饿，所以她毫不客气，尽量休息。

到了下午申牌时分，詹夫人亲自到卧房中把她叫起来，说道：“敝庄早已接到消息，贵友们果然已送来此地，其时姑娘睡得正好，所以不敢惊动，但现在贵友们快到了，故此请姑娘起来准备跟他们见面。”

秦霜波道：“我见不见他们都没关系，洪少庄主打算如何询问他们。”

詹夫人道：“我们已预备好了，姑娘你在邻室可以亲自见到和听到他们的一切动静。”

秦霜波离开床铺，跟她出去，她第一次露出沉思的表情，似是在考虑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由于她跟詹夫人身后，所以对方并不曾发觉。

他们走入一重院宇，詹夫人打开一道房门，说道：“我们在这儿就可以视听得到邻室的一切动静了。”

说时，跨入房门之内，秦霜波也跟入去，举目一瞥，但见此室陈设华丽，床榻桌椅一应俱全，连梳妆台等物皆有，宽敞异常，里面还有一扇门，詹夫人说道：“里面的一间是盥洗的专设房间，相当新颖别致，一般的大户人家尽管有钱，却从来没有这等设备。”

她含笑点点头，竟没有过去瞧瞧的意思，詹夫人又指着墙上的一幅帷幕，道：“等一会儿我们拉开帷幕，就可以见到邻室的一切动静了。”

秦霜波道：“你们这个办法很好，我们就在这边瞧着吧！”

她淡淡地又瞧了房间四周一眼，问道：“这个房间是谁居住的？”

詹夫人道：“这是贵客居室，平常并不使用。”

秦霜波颌首道：“我猜想亦是本无人住，怪不得我总是感到不对劲，敢

情这个房间大有问题，证据在此，詹夫人过来瞧瞧。”

她指着那张红木妆台，话声中有一种使人不能不听从的力量。

詹夫人移步过去瞧瞧，她一则无法抗拒对方的要求，二则自己亦颇想瞧瞧这张梳妆台有何破绽，所以被她察破。以詹夫人所知这张梳妆台刚搬入来，从来无人使用过，不应有任何破绽才对。

她走近瞧了一会儿，还看不出一点头绪，秦霜波伸手搭住台角，轻轻拉开两尺之远，道：“你瞧，这底下全无痕迹，可知刚刚搬入来的。”原来大凡家具放置的时间稍久，终是日日擦拭，但若然移开，地上仍会留下放置已久的痕迹。

詹夫人道：“是呀，这只梳妆台是刚搬来的。”

秦霜波道：“你也承认就好办了，你们敢是想留我在这儿居住么？”

此言一出，詹夫人不禁面色微变。敢情除了她指穿了诡谋之外，还有一股森寒的剑气笼罩到身上，使她晓得对方已然生出杀机，若然暴起逃走的话，决计躲不她一剑之危。

秦霜波又冷冷道：“洪少庄主太不高明了，若然是你们夫妇主持大局，一定不肯这么做，对不对？”

詹夫人连连点头，但眼中仍有畏怖之色，这是因为笼罩着她剑气森寒无比，使她感觉到自己仍然是在死生一发的险境之中。

秦霜波曼声道：“我念着敝阁阁主与严庄主有相当交情，是以两三年来都不肯对付你们独尊山庄，洪方今日这等作，大概是想迫我作一抉择，不许我置身事外了。”

詹夫人忙道：“秦姑娘切勿气恼至此，三爷决不会有这种意思，他……他实在是想找个机会多与姑娘接近。”

秦霜波没有做声，心想：“这个妇人实在老练狡猾不过，竟把这种莫大的阴谋，往男女之情上面一推，以为这样就可以骗得过我，嘿！嘿！她自从踏入江湖以来，不论碰到什么，都保持着心平气和，她一直用实际行动表示她的意见和情绪，决不当真忿恼，但只有今日之事，令她十分恼火。

要知秦霜波虽然少有什么表现，尤其是在收敛锋芒这一方面十分成功，谁也瞧不出她其实机警绝伦，智谋过人。而且由于她全心浸淫在剑道之中，竟具有不少超人的能力，例如她的感觉，特别是对于危险、凶杀一类的事情，极是奇怪超凡。当她踏入这个房间之时，心灵上顿现警兆。使她立刻警惕于心，而便一直不让詹夫人离开她超过六尺，在这距离之内，她有把握能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剑杀死她。然后，她便运慧眼观察这个房间，发觉墙壁特别的坚厚，房门那儿也有点特别，好像有一扇暗门，随时可以封锁着这个房间。此外，尚有好些古怪的装置，她猜想这些装设一定是她被困在房内之后，才用来对付她的。不但可以杀死她，恐怕还可以使她陷入昏迷。

她举步走出房外，迅快而又毫无声响，目光一转，已见到右方一柱后有人急急藏起来，她不动声色的跃过去，落在柱侧，那后面果然有个白衣壮汉，背插长剑，他露出惊讶之容，望住这个清冷的美女。

秦霜波道：“关闭门户！”

说这话时，已集中了精神的力量，暗暗压迫对方。那白衣大汉面上露出茫然之色，伸手在柱上扳动一根钢支，房门上方突然坠下一扇铁板，毫无声响的把房门封死，白衣大汉做完之后，这才大吃一惊，连忙将钢支向上推起，喀嚓一声，那块铁板倏又升起，回复原状。

秦霜波目光落在柱上，那儿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槽内有三根精钢的扳手，只有五寸长，可是刚才此人开闭门户之时，却足见这些机关装得十分巧妙，石柱槽内可以操纵三种消息埋伏，由于位置远距房间，可知定有特殊的理由，秦霜波再度运集精神的力量，贯注在对方身上，问道：“当中的钢支有何作用？”

白衣大汉茫然道：“可以炸死由门口出来的人。”

秦霜波接着问道：“第三根呢？”

他道：“这一根扳下来，全房起火。”

秦霜波双眼发出奇异的光芒，迫视着那个白衣大汉，问道：“他们给你什么命令？”

白衣大汉道：“关闭房门。”

秦霜波道：“没有别的指令了么？”

他摇头道：“没有。”

秦霜波哼了一声，暗运功力把声音传入房内，道：“詹夫人还躲在房内干什么？”

詹夫人应声出来，面色煞白，凝视着石柱，她可瞧不见秦霜波的动作，是以生怕她扳动钢支，把她炸死。

秦霜波伸手抓住一枚钢支，往下一沉，“嘭”地大响一声，房间内冒出火焰，詹夫人急急跃到柱边，原来她生怕房内的火焰会引发了房门外的炸药，这柱后是唯一的安全地方，不怕爆炸。大股火焰不断从房中冒出，浓烟阵阵，霎时间四面出现了二十余名白衣大汉，詹先生也出现了，他吩咐手下们多弄点水灌救，那些手下们迅即提水救火，动作十分敏捷而不凌乱，更没有半点声音。

詹先生走到柱后，赶走那白衣大汉，先向秦霜波施礼赔罪，道：“姑娘一定很难原谅敝庄了？”

秦霜波道：“那也不见得。”

她的答话大出詹先生意料之外，因此，他虽是准备好一番说辞，竟都派不上用场，还幸他极是老奸巨滑，心中不乱，迅即想了一下道：“姑娘若肯原谅敝庄这一次无礼之举，自是天大喜讯。”

秦霜波道：“也没有这么容易。”

詹先生但觉她处处制占机先，动手时如此，连说话也是如此，而且说话也不多，只简简单单的一句，就足以使人疲于奔命的忙着应付，他审慎地道：“鄙人猜测不出姑娘话中玄机，还请明示？”

他本是一教教主身份，对外从无如此低声下气地说话，甚至现在他也不是被秦霜波的来头，以及剑术欺压成这等模样，而是她的着着领先，使他心理上感到不是她的敌手而致。

秦霜波很满意自己的成功，微微一笑，道：“今日之事，须由洪方负责，我要见一个管得住洪方之人说话。詹先生招架不住，脱口道：“雷大爷不在此地。”

秦霜波点点头，道：“那么叫洪方自己来吧！”

詹先生道：“他也走啦，三爷自知无法交代，什么也不管就跑了。”

他耸耸肩，作出无可奈何的姿势。

秦霜波道：“他倒是自在得很，留下烂摊子让你们收拾，不过我听说雷世雄一向长驻此地，如何竟也不在？”

詹先生不知对方到底探知多少秘密，因此答话时异常小心，含糊道：“他刚好昨天有事走开了。”

秦霜波忖道：“假如雷世雄真的不住这儿，那一定是发生了极重大之事，才使他亲自出马处理，我且诈他一诈，便可以测验出雷世雄是到远处去抑是去得不远。”

当下说道：“既然如此，我就在这儿呆上三五天，等他回来处理洪方之事，当然你们夫妇得陪着我，不许离开。”

詹先生忙道：“雷大爷暂时不会回来，别教姑娘空等，更增罪孽。”

秦霜波道：“没有关系，这是我自愿等的，怪不到你们身上，你们若然有事，便不要陪我吧，不过，我那两位朋友却须交还给我。”

詹先生忙道：“贵友已抵达敝庄，正要奉告姑娘，假如姑娘肯瞧在贵友安然无恙份上，谅解这一趟，鄙人无任感激。”他向后面的人打个招呼，立刻有人奔出院外。

秦霜波道：“我向来不容易原谅别人的，定要等到雷世雄回来理论，你们有事尽管走，我也不怕洪方能怎样我。”

她举步走出院子，耳中还听到詹先生说她爱在这儿住上多久都极表欢迎的话。现在，她已判断出两件事，一是雷世雄所往之处离此不远，大概是在附近一二百里的通都大邑，而且亦一定与最近传说武林人物将结集反抗独尊山庄之事有关，二是詹氏夫妇亦须赶去会合，所以一听自己不扣住他们，立刻表示欢迎留她在此地。

如若不是她早一步说明任得詹氏夫妇走开，大概他会用罗、杨二人的性命来威胁自己，她禁不住默然忖道：“假如对方用罗文举和杨师道的性命威胁我，我会不会让步呢？奇了，我好像很关心他们的安危呢！”

一念及此，顿时大为警惕起来，因为她是向剑道至高无上境界迈进的人。她此生唯一的目的，便是达到剑道至高之境，成为真真正正的剑后，但若是心有所牵挂，便有如修道或向佛之士，尚有家室俗情绊碍，决计无法成功。她淡淡地道：“请贵庄派人把敝友送返金陵，我不要跟他们见面了。”

她避不见面，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少见一次，印象就浅一点，这是一定不易之理，詹氏夫妇可就无法理解她的想法了，惊讶地应道：“姑娘爱怎么办都行。”

他指一指前面的一道月洞门，又道：“贵友们就在那边，鄙人本要引领姑娘前往会晤他们的。”

他停顿一下，又道：“假如姑娘你要放心不下，不妨在暗中瞧上一眼，敝庄随即派人送他们到金陵去。”

秦霜波停下脚步，廊外的空地上种植着不少花卉，一丛茉莉有十余朵白花开放着，随风飘送来花香，她望着那丛茉莉，心中勾起了漂渺的思绪。她献身剑道之心，再也没有比近两三年真诚热烈的了，事实上她自从被阁主挑中之后，便已决心抛弃俗世的一切，此生将独身至老，不要任何男人及儿女等，其后，她从独尊山庄麾下一个颇有地位之人口中，查出七杀杖严无畏曾以下过严令，不许属下得罪于她，这道命令几乎要属下对秦霜波逆来顺受。

因此，她更深信自己一定可以达到剑道至高无上之境，严无畏为此而不敢跟自己结罪，她从阁主口中得知，严无畏和罗希羽皆是一代之雄，尤其这严无畏的机谋智慧更是当世无匹，是以他既然如此推重自己，定必百分之百可以成功。她当然不晓得严无畏已把宗旋这一着棋子放在她身边，为了使宗

旋成功，所以下此严令。

那双修教主詹氏夫妇正是在严无畏这道命令之下，向她服输低头，全然不敢使用其他的阴谋手段，今日的一切经过，俱是洪方所为，詹先生在庄中地位虽高，却无法管束洪方，反而得听他的话行事，才有种种事情发生，目下洪方亦当真拍拍屁股溜掉，他一向就是如此不负责任之人。

秦霜波在遐思中回忆起自己的生平，她本是名门世家出身，母亲早亡，父亲是个风流淡雅的名士，日日饮酒赋诗，不求上进，家中别的人都瞧不起她父亲，认为他颓废放纵，毫无用处，但秦霜波却非常了解父亲是个性情中人，为了看不起世俗的虚伪贪鄙，所以以诗酒自娱，不与那些自命达练人情，懂得如何飞黄腾达之人往返，她的父亲也在她十三岁时歿世，幸而其时被听潮阁之主看中了，带她返普陀听潮阁学剑，直到今日。

这一段生平似乎很简单，可是在她记忆之中却十分丰富，还有一种凄凉的韵味，例如她时时想到有一天她已成为剑后，却没有父母替她高兴，此刻，她忽然感到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她必须有人能分享她的悲哀和快乐。

詹先生一声轻咳，这才使秦霜波回醒，她不假思索的道：“好，我去见见他们。”

他们穿过数重屋宇，有一排寿字间隔的空隙，见到了罗廷玉和杨师道两人，他们分别坐在椅上，全无束缚或被点穴的痕迹，他们都现出纳闷烦恼之容，没有交谈，却不时互相安慰的对视几眼。

秦霜波瞧了一会儿，便退到隔壁的房间内，向詹先生道：“你去带罗文举兄来见我。”

詹先生道：“只带他一个人来？”

她点点头，詹先生便出去了。一会儿，他领着罗廷玉进来，便悄然退出，还顺手掩住房门，他深知秦霜波之能，为了要使她相信自己的诚意，所以避得远远，不敢窃听。

房内秦、罗二人默默相对，罗廷玉皱起眉头，等她开口，这刻在他眼前之人仍是男子装束，是以罗廷玉不须顾忌的笔直视看对方面宠，过了一会儿，秦霜波才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罗廷玉心头一震，忖道：“她的眼力居然如此高明？竟能识破我并非读书士子？”

转念又想到自己这刻假如不坦白说出自己真正身份的话，将来总有机会碰头，那时就不大好办了，他苦笑一下，觉得有点气沮，因为他花了不少心机才做成这个假身份，殊不料一下就被识破，可见得尚有极大破绽。

秦霜波察觉出他这一下苦笑乃是出自真心，便歉然道：“也许是我疑心太重了，刚才我在间格后面瞧看之时，无端端觉得你不是普通书生，然而这种想法未免太过无稽，如若你的出身来历有问题的话，独尊山庄焉能查不出来呢？”

罗廷玉惊讶的望住她，心想原来我不是有破绽被她瞧出，而是她的感觉特别灵敏，生出疑心而已，一个人的感觉能够灵敏至此，可见得内功何等精深，灵台何等空明澄澈了。他微微一笑，道：“闲人兄你又是什么人呢？”

秦霜波道：“我不是坏人，但也不算上好人。”

罗廷玉真心惊讶道：“既非坏人，自然就是好人了，闲人兄这话怎说？令小弟大是费解。”

秦霜波道：“我只求独善其身，不理旁人之事，如此自私，岂能称为好

人？当然，我也不干坏事，所以亦不是坏人，这个地方与我全无相干。只因你们受我连累，被此地之人劫走，我才到这儿来跟他们交涉，可惜此庄的主脑有事离开，否则我定要他亲自向你们赔罪。”

罗廷玉道：“刚才领小弟进来的詹先生似是地位甚高，他不是主脑么？主脑是谁呢？”

秦霜波道：“我说的那个主脑人物姓雷名世雄，地位比姓詹的更高，他一定是为了这一两日即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亲自出马，詹先生夫妇亦将赶去。”

她忽然停口，自语道：“这等武林秘密之事，我为何要告诉你呢？”

罗廷玉笑道：“一定是小弟表现出很有兴趣，所以你就一直往下说了，早先小弟还见过一个年纪很轻的人，姓洪名方，他的地位也很高。”

他放低声音，又道：“但小弟却不喜欢他，这个人骄傲自大得很。”

秦霜波道：“不错，但他居然想暗算我，却被我早一步识破，现下急忙逃走，不敢见到我。”

罗廷玉寻思了一下，决定此刻把自己真正身份说出，当下道：“小弟有个下情，须得从实奉告。”

话犹未尽，秦霜波摇手道：“别的话不要说了，我们刚才谈起洪方这个人，你必须小心才好，我相信他决不肯就此罢休，定会找个机会向你报复出气。”

罗廷玉道：“我们可没有得罪他呀！”

秦霜波道：“不错，但他迁怒你们，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罗廷玉挺胸道：“小弟一点也不怕洪方，因为……”

他正待解释其中之故，秦霜波又道：“看来我们暂时还不能分手，如果罗兄不嫌弃的话，我便与你们盘桓一些时候，等我见过雷世雄之后，方可无事。”

罗廷玉两次三番想说明自己身份，都未能如愿，这刻本来有机会开口，但情势忽变，他暗自寻思道：“假如我表明身份，她势必放心与我分手，便不知何年何月才见到她了，当然我并非有什么不轨的念动，只不过想跟她交一交，而且尚可因她的关系而与宗旋接触。”

他脑海中泛起宗旋的飒飒英姿，爱慕之心油然而生，顿时打消了表明身份之意，微笑道：“小弟想不到因此之故，竟能与兄台亲近些时，反倒不禁感激那洪方起来。”

秦霜波心头一震，默默自思自己到底是不是当真怕洪方对付他们，才这么做？抑是她深心中很想时时见到他们，才找出这么一个题目？假如是后面的原因，则这个罗文举，便是自己修习上乘剑道的一大障碍了。

她心绪大为紊乱，陷入沉思冥想，罗廷玉却盘算着另一件事，那便是雷世雄业已离庄他去，原因是为了武林一件大事，会不会是因为秦绍邀约了不少武林人物在金陵聚会之事？秦绍召集这一次聚会，极为谨慎小心，经过深思熟虑才选下了一张名单，这些人决不可能泄露消息，但假如秦霜波知道的话，则独尊山庄查得出来亦不是奇事了。

这一次金陵聚会乃是极重要的一个关键，最主要的是介绍罗廷玉与群雄见面，由此即可形成一支反抗独尊山庄的力量，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罗廷玉踏入江湖的消息自然必须保持极高度的秘密，以免被对方重新布署，则前此费尽心力搜集来的消息等于白费了。

秦霜波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她道：“我们一齐去找杨师道兄，便可离开此地了。”

罗廷玉忙道：“那我们走吧！”

起身跟她出去，到厅中会见了杨师道，秦霜波略解释了一下，詹先生夫妇随即出现，秦霜波向他们道：“我已改变主意，打算陪他们前往金陵，但这件事还未了结，过几日我会来找霍少庄主。”

詹先生道：“鄙人定要把这话转告雷大爷，诸位上路打算乘舟抑是要马车？敝庄俱已准备妥当。”

秦霜波道：“那就乘舟吧！文举兄师道兄意下如何？”

罗、杨二人同声附和，当下一同步出庄外，走到码头上，但见一艘单桅快船已在候命出发，他们入舱坐好，随即解缆行驶。船舱中颇觉宽敞，收拾得十分干净，又有棋、琴、笔、砚以及茶具等物，秦霜波轻叹一声，道：“独尊山庄有这许多高明之士扶助，只怕很难溃败。”

罗廷玉颇佩服她的见地，这是观微知著之术，但看人家准备得如此周到，便足见高明，由此可以推想得到独尊山庄之内，人才济济自然不易击败。他当然不敢评论此事，诈作不解，取过棋盘，邀秦霜波对奕一局，他适才已觑个空把雷世雄离庄之事告知杨师道，因此，秦、罗二人对奕时，杨师道佯装观战，其实正在大动脑筋，研究这个极足珍贵的消息。

舟行江中，空气清新，篷窗都已支起，可以望见两边江岸，景致甚佳。实是足以浏览观赏，但江上无数舟船中的过客，有几个人能够当真悠然赏玩这景色呢？有人轻叩舱篷，接着在窗外出现一个人头，杨师道转眼望去，认得是舟人之一，便问道：“什么事？”

那人见秦霜波全神贯注在棋盘上，当下大声道：“有一艘快艇跟着咱们，形迹甚是可疑。”

他的声音暗含内劲，令人有震耳之感，但秦霜波仍然拈子沉吟，似是完全不闻，舟人见她如此，只好缩回头继续操舟。这艘船上的舵工水手，皆是隶属独尊山庄，自然不比寻常卖气力的人，掌舵的是个三十余岁的汉子，相貌精干，动作迅捷有力，其余尚有四人，皆是壮汉，但都叫这掌舵的做蔡老大。

蔡老大亲自向秦霜波报告而得不到结果之后，便向伙伴吩咐几句话，人人都暗作准备。船行速度突然减慢许多，在他们后面二十余丈的快艇渐渐近，艇上扯满了帆，船头船尾各有一人在挥桨催舟，是以格外驰行的迅速。这只快艇已跟踪了好多里路，本来远在数十丈以外，乃至突然加快迫近之时，蔡老大才向秦霜波报告，现在蔡老大存心要瞧瞧快艇上有什么人物，特意使船速减低，这一来两下便加快接近。

蔡老大利用一面镜子，注视着后面的快艇，相距七八丈远之时，便看出这艘快艇乃是私人之物，因为如若是做生意接运客货的快艇，他蔡老大无有认不得的。这一来蔡老大戒心顿增，立刻发出暗号，指示伙伴们如何应付，眨眼间快艇逼近，相距只有丈许，蔡老大便听到快艇上有人叱喝命他停航的声音，当下回头一瞧，快艇船首站着个老者，须眉皆白，但双目神光灼灼，手中握着一件物事，一时瞧不出那是什么？

蔡老大摇头道：“敝上须得赶路，不能耽搁。”

那老者怒骂一声“混帐”，蔡老大竟不瞪眼发火，反而赔笑道：“老先生你别发火，你先说出你的姓名来意，待小的禀报过敝上，自然会有个交代。”

这话说得既客气不过，而又有不少作用，首先他先站得住足跟，理在自己，一旦发生事故，秦霜波总不能不帮自己，其次，他尽可能查问对方来历，以便决定应付的态度。要知独尊山庄虽是称霸天下，可是隶属独尊山庄下面的少说也有三数万之多，这些底下之人当然不能藉势横行天下，总得依照他们的阶级身份以及行业而定出一些不可轻易招惹之人，例如蔡老大这艘单桅船，在长江虽说可以横行无忌。但这仅只是指在各码头那些身份差不多之人而言，并不是百无禁忌，假如他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欺，万一碰上了武林中的名家高手，当场就宰了他，那时后台虽硬，也无法救得活他。

是以例如蔡老大而言，这长江水道，就有七个禁忌，这七个禁忌是个人，或是帮会，上头已嘱咐过他，假如碰上他们，最好客气一点，不要闹事，免得上面责怪下来，受到处分，又或是当场就会吃大亏，莫说是蔡老大，即便是地位高如五大帮派的首脑，也有禁忌，像秦霜波便是绝好之例，谁也不敢动他。其他如盘据豫、鄂的竹山寨寨主阎充，奉令不得开罪少林和武当两派；武胜堂堂主何旭，奉令不得开罪峨嵋派。总之，他们各人的地区之内，总有些人物或帮派不可轻易得罪，免得滋生难以收拾的大风波。

且说艇上的老者冷冷一笑，道：“凭你也配问老夫的姓名？可教舱中之人爬出来。”

蔡老大也报以冷笑，道：“很好，你等着瞧吧！”当即又从篷窗探头望进去，但见秦、罗二人对奕如故，似乎是丝毫未闻到外面的声音。

蔡老大说道：“诸位爷们可曾听见人家的说话？小的等着爷们的吩咐，好向人家回话。”

罗廷玉一翻棋盘，道：“闲人兄，小弟修养功夫有限得很，实在做不到充耳不闻的地步。”

杨师道赶紧接口道：“小弟也心烦意乱得很，难道说另外又有人跟我们过不去不成？我们自问没有得罪什么人呀？”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我们在独尊山庄的船上，难道竟会碰到什么意外不成？”

她的话其实就是答复蔡老大，蔡老大心中叫一声“好厉害”

晓得自家非出头应付不可了。这蔡老大本是十分精明干练之士，不但晓得无法邀秦霜波出头，更甚的是这条船纵是被敌人击沉，船上之人全都被杀，那秦霜波也不会出手干涉，是以目下必须小心应付，免得当场送了性命，这自然是由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道理，可以想见一旦发生冲突，必是刀剑相交的场面。

回到后梢，他这时与对方相距只有六七尺，他也就瞧清楚那个火气甚是爆烈的老者，手中原来是握着一条皮鞭，鞭子甚长，这刻曲叠起来，一齐握住。他拱拱手道：“尊驾可曾听过独尊山庄这个字号吗？”

老者道：“放屁！老夫怎会没听过？”

蔡老大道：“这就行啦，此船便是独尊山庄遣派，在下姓蔡，也隶属独尊山庄，尊驾高姓大名？”

老者眼睛一瞪，道：“小子你太笨啦！老夫如若不知你们是独尊山庄手下，跟来作什么？”

他一抖手，那条长鞭在头顶呼呼转了几匝，鞭身长达两丈，发出尖锐划穿之声。他接着又暴声大笑道：“你先瞧瞧老夫长鞭的威力！”

但见鞭影落处，“砰”大响一声，后梢已崩了一大块，连舵击毁，无数木屑碎板，随波而去。蔡老大当他挥鞭之际，已取出一柄长刀护身，但对方鞭子划过身边之时，劲道之强，几乎把他卷落江去，因此，敌鞭如若击向身上，那是决计无法抵挡。

他本是极为狡猾之人，当下厉声大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猛可扑出，却见他欲起还坠，通一声，已钻入江中，原来是他假装扑出，其实一下子栽入水中，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拿鞭子卷住自己。那老者也不由得一怔，顿足骂一声好狡猾的贼子，皮鞭一挥，把篷舱顶击毁一大片，接着鞭挟啸风之声，把一名水手拦腰卷住，丢上半空，那个水手发出痛呼之声，直上半空，这才坠落水中。

紧接着，便是第二个水手惨叫之声，秦霜波眉头一皱，晃身从窗中钻出，飞落后梢。那艘快艇已堪堪碰到船尾，所以她和那老者相距只有数尺，她冷冷道：“你们有胆量收拾独尊山庄之人，这份胆气值得佩服，但若然光会对付那些无名小卒，便不算得是体面光彩之事了。”

老者愤然喝道：“你这是找死！”

丢掉手中皮鞭，掣出长刀。秦霜波淡淡一笑，也取出长剑，她虽是当世高手，剑术精绝，但性情沉稳，从不轻敌，抱定了“博狮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的宗旨，大凡碰上要动手之时，不管敌人的身份如何，总要亮剑。她从对方掣刀之势，察看对方造诣有限，本不值得她出剑，但她习惯如此，也就随手取剑。

老者探身一刀欲砍，迅快如电，功力深厚绝伦，秦霜波为之一惊，心想幸好自己没有轻视敌人，否则凭他这一刀，就可以完全抢制了先机，迫得自己难有取剑的机会。她同时又升起一个疑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的刀法功力如此高明，自己纵然全力出剑相拚，也未必就能获胜，由此可知他绝不是泛泛无名之辈，然则他是谁？何以行事如此奇怪？

她感到对方并非冲着独尊山庄，事实上似是冲着自己而来，正因如此，她才想不通其中古怪。她转念之际，已发剑封架，手法极为严密，蔡老大早在远处浮起来观看，这时大叫道：“老匹夫你到底是谁？”

快艇的篷下出现两人，连同摇橹的两个水手，一同跳入江中，似是要追擒蔡老大以及其他落水之人。那老者蓦地退开，左手去拾那条皮鞭，秦霜波一晃身已跃过去，剑气如虹，迫得他挥刀力拒，不暇拾鞭，秦霜波当然不肯让他拾鞭远攻，是以赶紧迫上去，殊不知她连连发剑之际，大船和快艇迅速分开，霎时间已远距六七丈。

大船上本来还有两名水手，当大船迅速移动之时，他们晓得有人在船底推动，心知不妙，分头跃入江中，这一来大船上只剩下罗、杨二人。他们注视着这一场奇异的事情，都猜测不出原因，罗廷玉又瞧见那老者神妙的刀法，更是骇然。

水中忽然出现了四人，纷纷跃上船，其中一个瘦子提刀站在舱口，冷冷道：“两位别动，保证没事。”

其余的三人扯帆摇橹，驾舟疾驶，霎时与那快艇相距更远。

秦霜波发觉大船漂开之后，心绪微乱，那老者立刻施展，挥刀反攻，竟迫得她不能不全力应付，无暇回顾。她万万想不到忽然遇到如此高明的敌手，真是骇异交集，心绪一直无法平静，因此，她的剑术上施展得出八成左右，加上她实在不敢随便杀死对方，存有留情之心，剑招上少了凌厉之气，自然

又逊色得多。

他们在快艇上激斗了数十招，秦霜波忽然悟出自己不能再存相让之心，否则说不定自己竟被毁于此人刀下，当即收摄心神，奋起斗志，渐渐增加威力。十招未过，她已使出全力，夺回了主动之势，剑剑进迫，那老者极力抗拒，瞧来尚可支撑一回，秦霜波忍不住道：“你到底是谁？这等刀法造诣，武林中恐怕很难找得到对手了。”

老者闷声苦斗，竟不回答，秦霜波设法回顾，但见那艘单桅船已消失在茫茫大江之中，不知去向，船上的罗、杨两人不知被他们怎样了？此念一生，顿时泛起了杀机，目光透射出森冷之意。她手中之剑也发出一股杀气，凌厉至极，那老者暮的一刀疾挑，手法奇奥无比，内力强绝，锵一声把她的长剑荡开，老者趁这一线空隙，向江上纵出，反手一刀，脱手向她疾射，这一刀劲急无伦功深力强，秦霜波虽是有心取他性命，但却不能不先挡他这一刀。

那老者已疾坠入江，隐没在水中，连水泡都没有再起，秦霜波把敌刀击落江中，时是愕然瞪眼，极目四望，全无敌踪，这一场事变来得如此突然，亦消失得如此迅快，饶她这个素饶智计之人，也为之迷惘不已，全然弄不出半点头绪。摆在面前有三个大问题，一是这批人的身份？二是他们的真实目的？三是目下怎么办？

这批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这又有几种可能，一是他们根本就是独尊山庄之人，故意摆这个噱头，把罗、杨二人掳回去，二是这批人马是这次要到金陵聚会的武林高手，路经此处，恰好发现了独尊山庄的船只，顺便下手劫走，让独尊山庄伤筋动骨，三是这批人马乃是独尊山庄另一些对头，对独尊山庄图谋已久，这次发现送人离庄，便突然下手。

说到他们的目的，简单的只有两途，一是独尊山庄故弄玄虚，一是打击独尊山庄。但事实上假如这批人知道船上的人是什么来历，而又不是独尊山庄故弄玄虚的话，这就值得寻味了。她目前当急之务，便是靠岸，先返独尊山庄查问，再作道理，反正敌人已经远逃，无法追赶，正在想时，数丈之外有人游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蔡老大，接着又有两人泅来。

不一会儿，这三人都登上快艇，蔡老大喘一口气，道：“咱们的船被他们劫走了，小的可瞧见是向镇江那边顺流而去的。”另外两个同声附和。

秦霜波道：“他们没有在水底追击你们么？”

蔡老大回说没有，其余两人也是如此，秦霜波忖道：“假如是独尊山庄故弄玄虚，定必有追袭他们之举，反正已伤了两人，若然再追袭他们，自然更能取信于我。殊不知正因对方不曾分出手追袭他们，方可证明这批人马不是独尊山庄派遣的。”

秦霜波的判断是对是错，自然得用事实证明，不过，在她而言，此刻却是认为这批人马并非独尊山庄弄鬼。她道：“我们先返庄，找到詹先生再说。”

舟行之际，她独坐寻思，特别是那个老者的刀法，给她极深的印象。她细细追想动手时的始末，发觉那个老者最先是在抽刀之时，表示出他并非高手，使她几乎中计，其后刀招精奇，功力深厚之极，虽然仍旧落在下风，但他的造诣是否仅此而已？抑是还有些绝招未曾使出？例如他最后突围之时，那两记手法的功力更高于他动手之时了。

以这老者的功力造诣，一定是武林中声名赫赫之士，据她这两年来夤缘得见许多名家高手的武功，似乎全都比不上此人。她心中渐渐吃惊，忖道：“莫非他就是严无畏？雷世雄？抑是罗希羽或罗希羽的什么人？”

原来她缜密细想之下，发觉老者宇是宇内寥寥有数的几个人之一。假如他已隐藏起真正的实力，则此人是严无畏或罗希羽也不稀奇，亦可能是雷世雄或罗家之人，除此之外，各家派的掌门人也或者有几个可以办得到，但他们决不会做出如此行径。

要知假如不是功力相若的对手，实在很难冲得出她的剑圈，她想来想去，除了严无畏师徒，以及翠华城一两个人之外，便只有一个宗旋大概能冲得出自己剑圈，当然宗旋嫌疑最少，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又假如以情理推测，严无畏也不会干这种事，罗希羽生死未卜，如若未死，亦决不会做这等事。

想到最后，最可疑之人便是雷世雄和洪方，不过洪方恐怕尚没有这等功力，只有雷世雄或者办得到，她从未见过雷世雄，所以他略一化装，自然瞧不出来，这回只要见到他，即可从他声音中听出一点线索。不过，假设这批人马是雷世雄率领的话，她便须得研究动机何在？难道罗、杨二人有被掳的价值？抑是用这个法子威胁自己？会不会利用此法使自己回到独尊山庄，然后他们再使用别的诡计？她突然吩咐蔡老大靠岸，她问明距独尊山尚有二十余里，便出手点住他们的穴道，言明半个时辰之后，自然解开。蔡老大三人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眼睁睁送她离开，秦霜波此举大有用意，因为假如对方查出自己乘船返庄，推算出时间，便加以部署安排，而她却忽然弃舟登岸，快了几倍抵达山庄，当可窥出一点端倪迹象无疑。

她展开脚程，不久，便抵达独尊山庄，她一直入庄，不待门房通知，入庄之后，依据她所知的地势迅快查看，竟找不到詹氏夫妇。她搜查之时碰见不少人，但他们前次已见过她，晓得她是谁，因此都不敢拦阻，最后，她回到大厅中，一个四旬左右的人过来说话，秦霜波认得他便是本庄总管，地位甚高，姓吕名权，外号恶门神，在武林中声名极著，算得上是出色人物。

吕权陪着笑面，道：“秦姑娘何事忽然返莅敝庄？如有差遣，务祈赐告，在下定当尽力去办。”

秦霜波道：“你领我到贵庄石牢瞧瞧。”

她也不询问詹氏夫妇的下落，便即行提出查看石牢之意。恶门神吕权错愕了一下，道：“姑娘为何要查视敝庄石牢？”

秦霜波玉手移到剑柄上，登时发出一股森厉剑气，笼罩住对方，她道：“闲话少说，你只须答复一句，可以抑或不可？”

吕权是何等老练，深知自己只要答一句“不可”，登时便得血溅当场，只好应答道：“当然可以，请姑娘这边走。”

这时那独尊山庄总管恶门神吕权在前面走，秦霜波在后面跟着，但他却感到后背阵阵森杀寒气迫来，使他不由得毛发尽竖，他的身份甚高，时时与奇人异士接触，本身武功亦极是高明，是以晓得这就是无坚不摧，无敌不克的剑气了，虽然目下要相距尚有七八尺，但只要他弄点诡谋或是企图逃走，势必先死在她剑气之上。碰上了这等敌手，吕权也只好自认倒霉，好在这秦霜波乃是严无畏亲自下令不准得罪的，所以还不须顾虑到上头责罚这一层。

不久，他们走入一间宽敞的大屋内，一踏入门槛之后，便有一阵阴森之气，使人不问而知，此处决不是好地方，他们走过一道阴暗长廊，尽头处有个楼梯口，这道楼梯乃是向地底伸入。楼梯内窜出一人，全身白色劲装，背插长刀，年纪只不过三十左右，但眼神极足，动作沉凝而又矫健，一望而知乃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他向吕权躬身施了一礼，道：“属下奚午南参见总管。”

吕权摆摆手，道：“罢了，后面那位就是听潮阁传人秦霜波姑娘。”

第五章纤手佛心释义郎

奚午南向秦霜波施一礼，然后很仔细地瞧着她，秦霜波也用澄澈平静的眼光向他注视。她在最初的一瞥时，已发现这个年轻高手的气度不凡，尤其是眼神虎虎有威，若是旁人，自然不敢与他对视。

两人有意无意地望一阵，奚午南垂下目光，心知自己已输了第一阵。要知他天赋异禀，这对眼睛自小便有一种慑人的异常威力。及至十余年前，被严无畏挑中，授以武功，这对眼神更加厉害。数年以来，他奉命奔走江湖，担承各种任务，无不如命交差，而得力于他这对魔眼的次数极多。往往一些非以武力解决不可的场面，也因这对魔眼的怪异力量而改观。

换言之，这奚午南的魔眼还未曾被人击败过。但这秦霜波恬淡平静的目光，却使他立刻感觉得无法取胜，因而先行垂下目光，有如避战一般。而且直到他避开对方的目光之后，方始晓得自己竟是被她击败了。

秦霜波高就高在四目对视之时，对方并不觉得是与她交战，直到移开目光，这才发觉。但败局已定，奚午南纵是卷土重来，也是无法救回的了。因为这各精神上的交锋不比动手肉搏，胜败之际，极为分明，绝不能利用诡计或利用地形等条件增强力量。

吕权看在眼中，暗感惊心，当下道：“你前头带路，秦姑娘要巡视本庄的石牢。”

奚午南应一声“是”，转身拾级而下。一行三人很快就走入一条黑暗狭窄的地道中，空气污浊，至此已大有牢狱的意味。他们一共经过三重铁栅，都是坚牢无比，难以毁破。然后便是一条较为宽阔的甬道。

吕权向秦霜波道：“敝庄共有十八间石牢，建筑格式均是一样，这条甬道之内只有两间石牢，像这样的甬道多达九条，并排齐列。不过却是一条换一条的转入去，出口只有这一处。故此，越是重要的犯人就囚禁得越后，使他逃走倍加困难。”

秦霜波点点头，道：“像这种牢狱，纵是本领再高的人，也无法逃走无疑。我一向对严前辈十分佩服，不过，他的智慧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未免可惜了。”吕权听她评论起老庄主，当然不敢置词，甚至不敢分辩，以免她说出更难听的话。

这条甬道之内，两间石牢的门户开在一头一尾，相距数丈，足见建造此地之人，心思缜密无比，连囚犯们传递讯息的可能也考虑到。这刻相距如此之远，除了大声叫喊之外，很难听见。事实上牢门坚厚严密，若不打开门上的小洞，声音根本透不出来。此所以他们在甬道中可以放心交谈，不虞牢内之人听见。

秦霜波指一指牢门，示意奚午南打开门上那个半尺见方的洞口。奚午南一言不发，照她意思去做。

秦霜波心中大为惕凛，忖道：“我一到达此地，就逼着吕权一同查看石牢。这中间他全无发出命令，指示手下的机会。但这奚午南居然已经晓得实在情况，同时证明一路上竟不曾碰见别的人，可知吕权早就发出暗令了。似这等严密完备的组织，实在不易对付。”

转念之际，已凑近洞口，向里面窥看。但见牢内有一处透入光线，虽是黯淡阴森，却仍然可以瞧得见整个石牢的情形。牢内倒也干净，有个角落用布幔遮住。此外一望无遗，里面有一张石榻，一方石桌和石凳，此外并无他

物。

吕权在后面解释道：“若然有了犯人，才送被褥以及水壶纸笔进去，供犯人使用。布幔后面是便所，均可以在外面清除，不要入内。送饭也不必开门，这是为了提防一些武林高手，囚禁多年之后，武功深不可测，一旦开门，说不定会出岔子。”

秦霜波轻轻叹息一声，离开这座石牢。一行三人，继续向前走去。不久已走到第二间石牢门前，她上前瞧过，亦无人迹。第二三两条甬道的石牢内也没有人，到了第四条甬道，奚午南伸手要打开洞盖，忽然迟疑不决，道：“这一间有人，但这人脾气古怪，时时胡言乱语，多半是破口大骂，言语猥秽，不堪入耳。此外，他又喜欢脱光衣服，形相甚是不雅。”

他这话当然是为了秦霜波是个女孩子，才先行说出。

秦霜波晓得他并非诬捏事实，企图骗得自己不去窥瞧。一来他的神态坦诚，二来这种计策一定不能收效，他们实在无须这样做。

她淡淡一笑，道：“没关系，打开让我瞧瞧！”

奚午南不敢违拗，只好拉开洞盖。牢中之人想是听到响声，登时破口大骂，言语十分污秽粗鄙。连吕权和奚午南都觉得受不了。

秦霜波运功护住面门，凑近一瞧，但见一个男人赤身露体，仰卧床上。床上本有被褥等物，但已丢在墙角的地上。这人的年纪可瞧不清楚，因为他满颊于思，长发披垂，已掩盖住他的面孔。不过须发都乌黑发亮，可知此人最多只是四五十岁左右。他的身躯略嫌瘦削，露出一根根肋骨，臂膀以及大腿都显得疲弱，肤色甚白。

她静静地注视了好一会儿，转头向吕权问道：“他是谁？”

吕权道：“不知姑娘相信不相信，在下当真不晓得此人的姓名来历。”

秦霜波也不说信不信，又问道：“那么他已囚禁了许久啦！大约有多久呢？”

吕权道：“敝庄虽是三年前启用，但其实修建了十年左右。假使此人在敝庄修建好之后，即行囚禁于此，那也就不过是十年左右。”

秦霜波淡淡一笑，目光转到奚午南面上，向他道：“你听见了没有？他说只不过是十年左右，好像十年时光还是很短，并不算是残酷可怕之事一般。”说时，摇摇头表示心中的不满。

奚午南当然不敢做声，他可瞧出对方眼光之中，充满了悲悯之意。那是一种真情的流露。而最重要的是她这种真情极是崇高伟大，令人顿时感到在她面前变得十分微小。

她接着又道：“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尤其是智识已开，又未衰老。在这当中的一段只有三二十年光景，却已去了十年，想想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要问你们一句，你们凭什么把别人关在这儿，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夺走？谁赋与你们这种权力呢？”

吕权觉得很奇怪，因为秦霜波这种问话太幼稚了，以独尊山庄今日的声势威权，已达到生杀予夺的地步。这种权力的来源，还要问么？殊不知她这种幼稚的质问，却使奚午南第一次在心中引起滔天的波澜。当然他也是一直不曾怀疑及此，甚至极为膺服武力便是强权，强权便是公理这个定义，但他在秦霜波那种崇高的悲悯情绪感染之下，第一次觉察出这种公式定义是极大错误，每个人都像本庄至高无上那个人一样，具有种种欲望，亦天生有这种权利，为什么本庄就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权利？这真是太不公平之事。

他忽然联想到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诚然不同，但正由于不同，贡献出来的力量就不一样，因而分出等级地位，换言之，贡献力量大的人报酬也较多，反之则较少。这就公平合理了。由于推论，人群中有一个贡献最多的，得到全群爱戴，获得了权力，这才是真正的权力。

秦霜波再凑过洞口，问道：“尊驾是谁？”

他们在外面说话之时，那人已经听见。他想不到竟是女性，这刻已穿回衣服，却仅只是一件灰布长衫，衬上蓬发乱须，显出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他冷淡地道：“你是谁，别多管闲事。”

秦霜波道：“我姓秦名霜波，是普陀山听潮阁的弟子。

严无畏前辈不在此地，这位吕总管很客气，竟肯让我到此瞧瞧。”

那人仍然淡淡地道：“你已瞧过了，这有什么好说的？”

秦霜波道：“不然，我既然进得了此地，定要尽我之所能，释放关在此地之人。你贵姓大名？”

那人一直背着她，坐在床上，听了秦霜波的话，沉默不言，过了好一阵，才缓缓道：“你的议论很奇怪，在这世上，武功高强，智计过人的话，自然就可以随便夺取别人的一切了，我虽是被关了十五年之久，却从不敢怨恨别人。我姓文名达，二十年前，曾赴贵山，拜晤过李阁主，只不知目下还是不是李阁主主持贵山？”

秦霜波道：“她老人家即是家师，即今尚在主理阁务。文前辈敢情就是昔年以庐山狂士名号行走江湖的么？”

文达苦笑一声，道：“不错，那便是区区的匪号，姑娘不可称我为前辈，因为昔年我蒙令师李阁主延见，荣宠实甚，其时我是以后辈之礼求见的。”

他接着叹息一声，道：“我即使让姑娘救出此间，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吕权大声说道：“在下一向都不知道竟是文老师在此地，假如文老师不离此地的话，兄弟吕权有两个做法，以报答文老师，第一点是兄弟即日改善此地情形，务使文老师不觉委屈。第二点是兄弟尽可能于最短其间，求见老庄主，求他释放文老师。”

此人当真老练无比，霎时已把得失利害考虑清楚，提出这两点建议。这样假如文达接受了，他起码少去一个罪责。

文达放声大笑，声音果然有点狂士意味。

吕权捏一把汗，等他回答，但在他感觉中，已隐隐觉察出文达不会接受自己的建议。文达笑完之后，道：“好吧，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严无畏手下的人话。”

吕权心头一宽，方要开口，只听文达又道：“但区区却愿意听从秦姑娘之意，她认为如何才妥，我便如何做。”

他转过身子，走近牢门。眼中射出坚决的光芒，一望而知他并非故意卸责，而是实心实意等待秦霜波决定。当世之间，恐怕很少人能够了解他的用意。

秦霜波竟然了若指掌，缓缓道：“吕总管，请你打开牢门。”

吕权毫不迟疑，摸出一根钥匙，丢给奚午南。在这一件事上，秦霜波可就瞧出这个吕权乃是极有决断的雄才杰出之士。

奚午南打开牢门，庐山狂士文达摇摇摆摆的走出来，先向秦霜波一揖，道：“大恩大德，不是一声道谢可了，恕我不作俗套了。”

秦霜波含笑道：“文先生这样说法，已经俗了。在这个纷扰变幻的人生

之中，一切前缘，皆由天定，譬如落絮飞花，有的堕于沟渠，有的落在茵席，谁也无法自主，谢我何为？”

文达寻思了一下，道：“姑娘真是千古罕有的巾帼奇人，胸怀旷达无比。这样说来，适才区区裸体失礼之罪，姑娘也不记挂在心中了。”

秦霜波微微而笑，道：“你的身体与宇宙自然现象何异，我心版之上，全无痕迹留下，先生不必介意。”

他们问答至此，连吕权和奚午南都为之动容变色。但觉秦霜波的修养已经超凡入圣，断然不可以视为一个女子，而是一股超人的力量。无怪以七杀杖严无畏那等骄然自负的人，也下手令严禁所属与她为敌。庐山狂士文达躬身道：“姑娘学究天人，业已通达天地之道，区区面壁了十五年，然望尘莫及，佩服。区区这就拜别姑娘，前往翠华城访晤罗城主，然后就找个地方好好的隐修。”

秦霜波道：“文先生过当之誉，实是愧不敢当。至于翠华城早在三年前被毁，罗城主败于严无畏前辈杖下，生死不明。严前辈自那一役之后，便创立独尊山庄，手下以双修教、玄武帮、白冥教、武胜堂、竹山寨这五大帮派为主力，现下威震天下，唯他独尊。”

文达为之一楞，忖道：“原来她要我出去之故，并非嫌我修养之功太浅，让我托庇翠华城的势力而隐修。却是指出一条荆棘重重的险阻道路，让我独闯，但我设若闯得过这个险关，难道就能精进成功么？”

秦霜波又道：“文先生先请吧，天地广阔无垠，不仅只翠华城方是留人之处。”

文达拱手道：“多谢姑娘的指示，区区就此告辞。”

他向来路望去，吕权道：“文兄即管循路出去，保无别人阻挠。”

文达闻言放步走去，很快就转弯隐没了身形。

吕权眉头一皱，沉声道：“奚午南，前头带路。”

奚午南如在梦中惊醒，举步往前走去。

秦霜波若有所思地望住这人的雄健背影，默默寻思。他们转入第四条甬道，奚午南打开了阻隔在两条甬道之间的铁栅门，当先进去。

吕权道：“秦姑娘突然回转，又坚要查看敝庄石牢，在下不敢违命。但秦姑娘如若把敝庄石牢内的囚犯全部释放的话，在下岂不是难逃敝上处死之祸？”

秦霜波道：“我也不一定通通释放此处的人。至于你将被处以何罪，那是你们自家之事，我可管不着。”

吕权大感气忿不平，道：“姑娘对别人如此慈悲体贴，何以对在下就全然不顾？”

秦霜波淡淡道：“你受的是独尊山庄之禄，自然得负责任，若然罪有应得，谁也不便干涉。”

吕权哑口无言，但觉此女深不可测。他本是独尊山庄中地位甚高的人，此时暗暗拿独尊山庄所有高手与她比较，但觉她毫无疑问异高于众人之上，数来数去，恐怕只有老庄主亲自出马，方能与她争一日之长短了。

这时他们已走到末端的石牢门外，奚午南望了秦霜波一眼，颌首示意有人。

秦霜波道：“那就揭开洞盖让我瞧瞧。”

奚午南揭开洞盖，退开两尺。

秦霜波走过来，向牢内望去，离他很近，因此，奚午南得以嗅到她鬓发上的清淡香味。他一只手拿着钥匙，向门锁上伸出，钥匙碰到锁头，发出声响。

他口中问道：“可要打开锁头？”

秦霜波没有做声，她自从踏入这地下石牢之内，便保持着一种极清澄宁静的心境。此所以当她见到文达的裸体时，一点也不介意。这刻，她心灵之中宁静如故，所以她毫不防备。

但事实上奚午南的手离她腰肋间要穴只有一尺不到，略一移动，即可禁制住她的穴道，她低声应道：“等一等。”

奚午南沉声道：“假如姑娘像那人一样被囚禁在牢内的话，姑娘便将如何？”

奚午南在这刻发出如此一个问题，实在足以令人分心思索。

秦霜波淡淡道：“我不是逆来顺受的人，谅这石牢不能禁锢得住我。”

她露出用心寻思的神情，奚午南眼角已瞥见吕权打手势发出暗号，正要依令施以突袭，谁知一阵凌厉剑气袭来，迫得他站立不住，连退数步，吕权见他不动手，反而退开，不由得冷哼一声。

奚午南正要设法向吕权解释，但秦霜波已道：“奚午南，这人是谁？”

奚午南应道：“此人是五台山癞僧晏明。”话方出口，突然醒悟自己此举已触犯了本庄刑章，他应当回答不知，由吕权回答才是。当然此罪可大可小，大则丧命，小则受一顿叱责，当中的伸缩性很大。假如吕权没有早先的一场误会，或者不至于怎样。然而现下却定难活命无疑。

他失魂落魄地依照秦霜波的指示，打开锁头。接着又拉开了铁门。牢内榻上卧着的人并没有动弹，秦霜波道：“进去把他叫醒。”

奚午南走入牢内，忽然回头向秦霜波望了一眼。眼光中含蕴得有不少意思。

秦霜波一时未测透他这一眼有什么意思，不觉用心寻思。

奚午南才走近床榻，那人突然弹起来，却是个赤足僧人，双手双足露风之处，尽是癞疮痕迹。他身材矮短，大概比奚午南矮上一头。

奚午南退了一步，癞僧也跟着移动一步。石牢内地方相当宽阔，大有回旋余地。

癞僧晏明冷冷道：“洒家虽是双臂曾被拗折，你们也没有替我接续，但洒家自行接上痊愈，这一点你们万万想不到吧！”

奚午南道：“你打算怎样？”

晏明冷笑一声，道：“洒家好歹也打死一两个歹徒，方消心中之恨。”

奚午南矍然道：“你说什么？我是歹徒？”

癞僧晏明道：“若然你也算是好人的话，世上其他的人都是菩萨了。闲话休提，你小心点提防，洒家出手决不容情。”

奚午南不再说话，提气运动，蓄势待敌。

癞僧晏明环眼圆睁，发出一股凌厉之极的杀气。但奚午南却屹立如山，毫不畏怯。两人对峙了片刻，晏明厉叱一声，踏步发掌，当胸劈去。掌力有如狂飙迅卷，挟着呼啸之声，势道雄浑无比。奚午南也发掌抵拒，“嘭”的大响一声，奚午南退了一步，癞僧晏明却前进了一步。但这可不是表示奚午南抵挡不住晏明的掌力，只不过一是主动进攻，一是被动防守开势不同而已。

因此癞僧晏明大为惕凛，心想对方只不过是独尊山庄内一个手下而已，

居然练就如许功力，假如换了严无畏的亲传弟子，或是五大帮派的首脑人物到此，自己更无取胜之机。这样说来，这三年的勤修苦练，竟然没有什么作用了？

他不禁心情波荡，大为悲愤。厉喝一声，又挥掌劈去。奚午南全然不似平日那般灵活多谋，竟也呆呆板板地出手硬架，但听“嘭嘭”之声连响五下，石牢内风翻飚转，全是他们两人掌力相碰时激起的气流漩涡。

奚午南这时已退到墙边，背脊已贴住石壁，突然间清醒过来，心中大急，暗自叹道：“罢了，罢了，我的功力虽是深厚，掌力不弱于对方，但究竟比不上他的精纯火候。如若这一记没有余地可退，硬接下来，纵然亦能使对方震伤，但我的伤势定必极重无疑。唉！我为何一直不施展阴柔巧妙的手法，却一时跟他硬拚呢？”

此刻他退无可退，已无法使出巧妙手法抵挡，是以大为凛骇。癡僧晏明抱着与敌人偕亡的决心，当下提一口真气，全身功力尽聚双掌。

耳边忽听一个女子声音道：“晏师父不可下此毒手，此人虽是独尊山庄之人，但却是奉我之命进去叫醒你的。”

癡僧晏明听得此言，不禁回头望去。奚午南趁这机会侧跃数尺，脱出险境。但由于癡僧占据了靠外的位置，因此他虽是闪开，却仍然被堵在牢内。

秦霜波向他淡淡一笑，道：“我姓秦名霜波，乃是普陀山听潮阁门下弟子。”

晏明啊了一声，退开几步，合十道：“错非是听潮阁传人，谁敢捋独尊山庄的虎须，洒家这厢有礼。”

秦霜波道：“适才闻得大师言道，双臂皆被拗折，可知曾经饱受荼毒了，使我心中甚是难过。”

晏明道：“这一点外伤算不了什么，最难受的恐怕莫过于失去自由的痛苦了。洒家虽是自幼出家，胸中少有杂念，在这儿也等如在深山茅屋修行一般，然而总是未能等闲视之，心中觉得无限痛苦。由此可知别的俗家人，一旦被禁于此，既无自由，长年累月也不闻人语，该是如何痛苦了。”

秦霜波啸然道：“大师说得极是，我们这就一同进去，再瞧瞧有些什么人被困于此可好？”

癡僧大喜，挥手一拍秃顶，道：“当然好啦，洒家真没想到此生尚能踏出这道门户呢！”

他面上那种欢愉之情，真是无法描画。

秦霜波道：“大师莫非认为独尊山庄永远都不会被摧毁么？”

她这个问题自然甚为重要，牵涉甚广。

癡僧晏明道：“实不相瞒，洒家当真是那样想法。试想以翠华城百余载基业，又有高手如罗希羽主持，尚且被毁，这严无畏的本事可想而知。时间越久，就越难推倒。纵然说物极必反，定有兴衰，可是到独尊山庄毁亡之时，恐怕洒家已等不及而变成了一堆白骨啦！”

秦霜波道：“大师说得是，严无畏前辈果然是天纵之才，百世罕有。论起智慧武功，天下全无敌手。不过，这也难说得很，将来再研究吧！”

她侧身让晏明出去，忽见奚午南又用满含深意的眼色向她注视了一下，随即跟着晏明出去了。

吕权向晏明拱手道：“恭喜大师安然离开此地。”

癡僧晏明成名数十载，时时浪迹江湖中，识人甚多，一眼认出了这吕权

竟是武林有数黑道高手，当下道：“吕施主竟也投效了独尊山庄，无怪独尊山庄势力如此浩大。”

吕权微笑道：“大师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假如晏大师肯帮助敝庄的话，方始足称浩大二字。但晏大师当时不但不肯答允，还出言伤及敝上，是以遭遇囚禁之祸。可幸的是这件事兄弟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过，是以这刻还有面目与大师答话。”

他说的是江湖上场面话，其实以他这等阴险狡毒之人，即使是他亲自下手拗折了对方双臂，这刻仍能谈笑自若，哪里会感到惭愧不安？晏明终是出家人的坦率性子，忿然作色道：“别说得好听了，洒家却不见你来瞧过我一趟？”

吕权心中骂一声：“好一个有面子不会要的秃驴。”

又想到：“等你再落在老子手中，不把你整得叫我做爷爷才怪呢……”表面上仍然和蔼地笑着，不动一点声色。

秦霜波道：“奚午南，再往前面走呀！我非得瞧瞧这儿一共收禁了多少人不可。”

她回眸向吕权望去，吕权不由得打个寒噤，原来她那对清澈明亮的目光中，竟好像能瞧穿别人的心意一般。

吕权恰在转着歹念，所以骇了一跳。一行四人转入第五条甬道，这儿前后两间石牢都没有人，接着便转入第六条甬道，吕权道：“这两间石牢也没有人。”

癡僧亲自打开洞盖查看，果然牢内空空，便道：“果然没有哄骗我们。”

吕权笑道：“在下既然带得秦姑娘到此，早已认命，何必瞒骗呢！”

秦霜波一听这话有理，走到末端第二间牢门时，便不准备查看了。谁知耳边传来一阵极细的语声道：“他骗你的，这一间有人。”

她顿时停下脚步，向牢门望去。

吕权居然全无表情，如若想从他面上查看虚实，定必毫无所获。

秦霜波向癡僧晏明示意，晏明立刻跃到门边，掀开洞盖，往里面一瞧，但见一个人正在榻上打坐，背向着门口，瞧不见面貌。

这间牢门之内，收拾得十分干净，壁上甚至挂得有字画，桌上除了文房四宝之外，还有好些书籍卷轴。此外，尚有一套非常精美的茶具。

晏明来不及注意这些异乎寻常的地方，回头道：“吕兄居然想骗过我们，这里面不是有人么？”

秦霜波道：“大师可认得那人是谁？”

晏明摇摇头，随即向牢内喂了一声，那人端坐如故，理都不理，似是没有什么听见。

晏明见他坐得甚稳，大概是运功入定，当下提气聚力，又喂了一声，道：“阁下何不回头来？”

他的声音蕴含内力，足以把任何人从定中震醒。榻上那人身躯大大震动一下，缓缓回过头来。却是个俊美少年，晏明从未见过，不知是何家派的人物。这个少年面色忽然变得十分灰白，双唇全无血色，眼神也渐见散涣。

晏明大吃一惊，问道：“咦，你怎么啦？竟象是内伤很重……”

他又回头向秦霜波道：“是个很年轻俊秀的人，却似是受伤甚重。”

秦霜波心中一惊，她这次赶来独尊山庄，定要瞧瞧石牢，便是亲自察看罗、杨二人可曾被禁于此之意。此牢内既是个年轻人，吕权又曾经设法瞒骗，

可见得必是罗、杨二人之一无疑。她虽是急于过去瞧瞧，身子却动也不动，目光冷冷地瞅住吕权，玉手已按在剑柄上。一股森寒剑气涌出来，笼罩住整条甬道。这刻只要吕权一动，她的剑立时出鞘，化为经天长虹卷去。

吕权居然没有动弹，既不逃走，亦没有出手抗拒之意。他道：“秦姑娘此举敢是防我趁机遁走么？既是如此，在下便亲自打开牢门如何？”

秦霜波简短地应道：“如此甚好。”

吕权走过去，在奚午南手中取过那一大串钥匙，开锁启门，门内景象顿时都投入秦霜波眼中。她不觉一愣，森杀的剑气顿时消灭无踪，原来那个年轻俊秀之人，竟不是罗文举或杨师道。她同时又瞧出那个人果然身负极重的内伤，大概已活不了几天工夫。这真是十分奇怪之事，这人既然已负伤至如此地步，独尊山庄何须还把他囚禁于此？即使是让他在上面，又没有人看守，他也逃不掉。

忽见那年轻男子眼中露出忿色，冷冷道：“吕总管，你难道不晓得我不能被打扰么？”

吕权躬身道：“属下焉有不知，但这位姑娘乃是听潮阁传人秦霜波姑娘，她定要下来瞧瞧，属下也没有法子劝阻于她。”

这时连奚午南在内，也为之讶异不已。因为这人的口气甚大，而吕权却自称属下，可知此人必定大有来头，不问可知定是严无畏的座下弟子无疑。

秦霜波定睛一看，发觉这人根骨极佳，若是得到严无畏真传，必是震惊武林的高手无疑。以她瞧来，这人的天赋比之洪方还要高上一筹。只不知何故身负重伤，在此处疗养？若说找个清静之地，自然没有一处比这儿更好，尤其是以独尊山庄的势力，谁也很难侵入此地。谁知偏偏碰上秦霜波，庄中又没有别人主持。

吕权只知道这位少庄主在此静养，不得打扰。却不甚了解内幕，所以阴差阳错，卒之让晏明惊动了。

秦霜波问道：“尊驾敢是严前辈的座下高足么？”

那人凝目望住她，须臾才答道：“不错，区区彭典，在家师门下排行第二。”

秦霜波哦了一声，又问道：“你受了什么伤？”

彭典泛起一丝苦笑，道：“区区乃是被翠华城主罗希羽内力震伤，经过三年苦修，已捡回性命，刚才正是我最要紧的关头，谁知被那个和尚以内力迫出声音，把我震醒，三年苦修之功，不但付诸流水，而且伤势立时侵入膏肓，再也活不过七七四十九天了。”

他昔年本是浮嚣佻脱的性子，但这刻却全然瞧不出这种气质，竟不知是三年静养苦修之功所致？抑是行将毙亡，其言也善？秦霜波和癩僧都力之一怔，吕权更是面色大变。心想这个关系太大，不知如何方能卸责了。

彭典又道：“区区尝闻家师言道，宇内唯有普陀山听潮阁源流远长，深不可测。又若是听潮阁的传人踏入江湖的话，我们俱都得退让几分。今日得见姑娘，果然迥异凡俗。可见得家师佩服听潮阁果然极有见地。”

他把话题扯到别处，好像已忘记了自身即将向阴府报到之事。这等气魄胸襟，又显然在洪方之上了。秦霜波缓缓道：“敝山承蒙令师推许，奖饰过甚，殊不敢当。只不知彭兄的伤势目下该当如何善后？”

彭典道：“我迁入此地不过是两个多月之事，据家师说，我只要捱满百日之数，即可恢复如常，全然不逊于往日，但眼看只差一个月就满百日之数，

却遭此变，可知天命如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这次既被诸位误闯入来，我也没有什么好怨的，唯有希望下一世投胎为人，再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了。”

这话不啻说他已万无生理，癡僧念一声阿弥陀佛，道：“洒家虽然与贵庄势不两立，但若是早知彭施主处此紧要关头，决计不肯惊动于你。这真是罪过万分之事，只不知可还有补救之法没有？”

彭典摇摇头，道：“纵是华陀再世，只怕也无法挽救了，昔日在翠华城，罗希羽使出名震天下的血战刀法，用尽全力，居然没有把我当场杀死。家师谈起此事，大感骄傲。秦姑娘可猜测得出何以罗希羽这一刀竟未能杀我么？”

秦霜波沉吟一下，道：“只有两个可能，一是他自身功力忽然减弱，一是你的造诣出乎他意料之外。”

彭典无端端提起这件事，当然暗含考究对方之意，如今一听她答得一点不错，大为佩服，道：“姑娘说得一点都没错。”

罗希羽功力虽没减弱，但他手中之刀并非是他惯用的家传宝刀，份量自然略有不同，是以力道微有错失。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区区的韧力也出乎他意料之外，事关在下昔年声名颇坏，风流自许，时时出入秦楼楚馆，乃是酒色之徒。其实区区至今尚在修炼童子功，这一点罗希羽自然全无所知，万万想不到区区还承受得起他全力的一击。”

他回想起昔年目空四海，恣意肆行的往事，不由得深深叹息一声，又道：“罗希羽恨我入骨，其实他却是大错特错。家师手段何等高明，早在多年前就在翠华城内布置了心腹，把翠华城的一切完全探悉，岂须依靠我们这些门人去勾引他的侄女？”

秦霜波道：“原来有这一段过节，罗城主方会猛施毒手。其实你们攻入翠华城之时，就该道破此事。”

彭典面上露出回忆的表情，缓缓道：“那位罗黛青姑娘确是个好女子，我至今印象尚深刻无比。当时我本想道出此事，但一来拚得火热，情势混乱无比，很难找到机会跟罗希羽说话。二来我若是在他对付我之时说出此事，便难免有惧敌之嫌。此所以区区没有法子开口，想来罗黛青定已遭她伯父杀死啦……”他又深深叹息了一声。

彭典把这一段秘辛说出，把众人都听得呆了。

秦霜波却晓得他用心可嘉，因为这一来，不论罗黛青死了没有，但起码翠华城方面的人得闻此秘，即可洗刷了她私情通敌的冤枉罪名。当然，从彭典此一举动，可以看出在他心中，罗黛青的印象多么深刻了。这是一种秘密的爱情，即使双方健在，得以再见，但也决不可能互诉心曲，披沥出真实的感情。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世背景，已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

秦霜波很受感动地默默忖道：“这个彭典有些举止还保留着以前的浮躁和妄自尊大，可是他毕竟尚有真情。自然这或者是他自知寿元有限得很，一切都不必顾忌了，因此把心中真情说出。但以他这种人，居然尚有如此纯洁美丽的一份真情，实属难得之至。”

她忽然兴起了与定数命运抗争的念头，假如她设法救活了他，又假如罗黛青未死，她把们弄到一块儿，让他们忘去身世间的仇恨，互相安慰扶助，重建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个想法当然很荒谬和大胆，其中不知有多少困难，看起来简直是无法

克服的。然而她却毫无畏惧地想着，而且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她毕竟找到一个最高的敌手，那就是“命运”。这个敌手并非单凭武功，或是单凭智慧就可以与它对抗的，必须智慧、武功与意志一齐运用，而这三者都须得是举世无匹之人，方能谈得到跟命运抗争。

她广阔的额角和澄澈的眸子中，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力量，令人感到她高不可攀，简直不是尘世间的凡人。大家都诧异地望着她，不晓得她正在想些什么？彭典突然长叹一声，说道：“这世上虽有亿万人，但我却深信只有秦姑娘你足以和家师抗衡一时。我记得有时家师也会有这种奇怪的表情，却能够令人不知不觉中增加无限敬仰畏信之心。秦姑娘你是我平生所见的第二位。”

他的话发自衷心，教人不得不信。

秦霜波微微一笑，道：“你或者太夸奖我了，不过我老实告诉你，世间之人不论成就多高，我都不把他当作对手。我的对手是一种冥冥中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了世间一切希望，古往今来，不少圣贤豪杰之士，或是凭持天生神勇，或是凭藉超人的智慧，又或是依恃坚毅无匹的意志，与这力量抗争。但最后尚无人成功过，我也不自量力地想与这种力量争斗。你会觉得我太狂妄自夸么？”

彭典摇头道：“一点都不夸大，只有你才有资格说这种话。奇怪，区区从未见识过姑娘的武功，以及其他的本事，但区区却相信姑娘之言。”

癞僧晏明念一声佛号，道：“秦姑娘具大神通，发大愿力，这也是无数法门之一。但可惜这只渡登彼岸的宝筏，只容姑娘一人。一切众生，为之奈何？”

秦霜波平静地道：“大师之言确能发我深省。不过我的做法容或与你所想稍有出入。再说假如我幸而成功，证明此一无上法门可通彼岸，亦是一大功德。大师以为如何？”

他们打起禅机，众人都不大懂得，却又隐隐若有所悟。最妙的是吕权本来满肚诡计阴谋，伺机施展，但这刻也完全泯消，胸中一片空白，甚是自在。

秦霜波眼光转到吕权面上，问道：“那里面还有多少？”

吕权冲口道：“还有两人。”话方出口，已感到不妥。心想：我这是怎么啦？面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居然由得她指东划西，全无招架之力？秦霜波道：“把钥匙交给奚午南。”

随即又向奚午南说道：“你把那两人领来此处相见，顺便瞧瞧别的牢内还有没有别的人？”

奚午南躬身应了，取匙自去。

彭典瞧了吕权一眼，问道：“这人到底是谁？他不是咱们霜衣队的十二队长之一么？他虽是未见过我的真面目，但我仍然认得他。”

吕权苦笑一下，道：“二爷说得不错，此子正是霜衣队十二高手之一，也是午字队的队长。但他似乎已被秦姑娘魔力制服，完全听她之命令行事，属下也感到十分奇怪。”

晏明道：“秦姑娘若然没有这等神通，焉敢说不把世间之人当作对手的大话。你们只不过没有留心而已，其实世上也有不少雄才大略之士，天生就有一种力量，能叫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听说严无畏就有这种力量，不知是不是？”

彭典和吕权都一齐点头，承认此言不假。

晏明又道：“但你们都不知道，严无畏还远比不上翠华城上一代的城主罗年，他的的确确具有一种超人的魅力，任何人跟他一见面，略回答交谈，登时就得五体投地的佩服，甚至达到完全听从他任何命令的地步。”

秦霜波也不禁惊讶地听着，忖道：“若论这等天生气质，我自然比不上罗老城主了。这恐怕与男女性别不同有关呢？”

晏明又道：“咱们今日谈起此事，可就使洒家醒悟了一件事，那就是严无畏今日摧毁了翠华城，或者与罗老城主有关。因为他少壮之时，曾经被罗老城主镇服，敌不过他的威势气概。”

彭典眉头一皱，道：“家师与翠华城向无往还，你不可乱造谣言。”

他这两句话并不凌厉，可见得他并非当真完全不信。

晏明笑道：“洒家是出家之人，戒打诳语，怎会造谣？不过这仅是我个人想法而已。像严无畏这等一代枭雄，也许极重视这件事，以致不惜用平生之力，把翠华城摧毁。”

他们谈论之际，秦霜波却另有她的想法。她深知罗家血战刀法天下无双，几乎可以跟听潮阁的剑法齐肩并列。但这也许是因为他霸气太重，威多于德，故此惹下了身后大祸。假如是她的话，情形自然大不相同。在当时她或许比不上罗年的声威赫赫，但她的影响力当必是深长久远，永难磨灭，这正是阴阳刚柔的最大分野，而她这种想法更是十分玄奥的学问，别人断难了解，也无须去费这种脑筋。一阵步声传来，奚午南迅快奔到，道：“启禀姑娘得知，那里面的两人都不肯出来。”

晏明问道：“你可曾把门打开了？”

奚午南尴尬地道：“没有，在下察看出情形不对，须防他们出手，是以没有把门打开。”

秦霜波道：“有理，我们去瞧瞧吧！”

吕权面上掠过一丝狞笑，当先走去。

秦霜波向彭典道：“我还有话跟你谈，但你目下不宜走动，等会儿再说好了。”

一行四人转入第七条甬道，奚午南道：“第二间内有一人。”

秦霜波道：“还有一个人呢？”

奚午南道：“在第八条甬道。”

他们很快就到了石牢门前，奚午南过去打开洞盖。

秦霜波往洞内一瞧，只见一个身材高大，须发皆白的老人坐在床上，面色红润，两鬓太阳穴高高鼓起，精神饱满，毫无萎靡困顿之状。

秦霜波问道：“老人家可是少林寺推山手关彤前辈么？”

那高大老人缓缓颌首，道：“不错，姑娘是谁？”

秦霜波道：“晚辈是听潮阁弟子秦霜波，请关前辈出来吧！”

她随即命奚午南打开牢门，静静地望住牢内的人。

推山手关彤道：“如若姑娘真是听潮阁传人，老朽可不必僭越，当不上前辈之称。但老朽一时却想不出如何能试出姑娘真是听潮阁的传人？”

秦霜波尚未开口，关彤又道：“老朽深知严无畏极工心计，智谋盖世。假如是他派你来此，定必早有严密准备，使老朽无法辨认得出，甚至包括武功在内，是以老朽深感困恼，不知如何是好？”

秦霜波身后出现一人，道：“关兄不必多疑，洒家就是蒙秦姑娘搭救的。”

关彤微微一笑，道：“如此老朽就放心得多了，不过严无畏委实太厉害，

他囚禁老朽在此，别有图谋，关系甚大。假如老朽坠于术中，后果不堪设想。是以老朽仍然须得慎重其事，以防万一。”

癡僧晏明不禁泛起忿然之色，只因推山手关彤这么说法，分明是表示信不过自己，怀疑到自己可能已投降在严无畏麾下。不过回心一想，若然换作自己，也未必就能当真相信，当下也没说什么气忿话，只把面色一沉，便退开了。

秦霜波一点也不露出为难之色，道：“既是如此，我可没有法子证明自己的身份。”

她回头向晏明道：“内里还有一位蒙难之人，我们且去瞧瞧再说。”

她回身就走，众人跟她转到第八条甬道。

吕权似是有意奉承，取过钥匙，亲自过去打开第一间石牢的铁门，大声道：“这一位是青城派高手青霞羽士。”

秦霜波突然感到一种预兆，灵台中大受干扰，是以凝眸寻思，没有立刻过去瞧看。

石牢内的人没有出来，吕权退到一旁，望住秦霜波的动静，见她静立不动，顿时大为奇怪，眉宇间不禁露出焦灼之色。

秦霜波想了一会儿，还测不透何以心灵中突现警兆，一如早先奚午南想暗袭自己时一般。

当时她暗暗发出剑气，果然制止了奚午南出手。她在寻思之际，却又隐隐觉出这一次只有惊无险而已，当下不再多想，举步向石牢走去。牢内一个瘦削的道人，目光炯炯地望住门外之人。他一身道服仍然十分整洁，可见得他乃是个爱洁成癖之士。

秦霜波不禁微微一笑，道：“严无畏庄主虽是智雄天下，但对付道长却大是失算。”

青霞羽士也不搭腔，等她自己说下去。

晏明却走过去，道：“他也有失算的地方么？”

青霞羽士识得癡僧，不禁一楞。

秦霜波道：“假如他想这位道长屈服的话，不论是威迫利诱以及各种毒刑也未必收效，只有一法，不愁道长不低头屈服。”

青霞羽士至此已忍之不住，问道：“有什么法子？”

秦霜波道：“他只须把道长放置在一处极污秽的地方，自然又须得能防范道长自杀。这时道长只好屈服啦！”

此计乃是针对青霞羽士爱洁之癖而设想出来的，青霞羽士一想果然不错，真能使自己屈服，不觉面色大变。

晏明当下说道：“这一位是听潮阁传人秦霜波姑娘，道兄出来吧，咱们可以恢复自由之身啦！”

言犹未尽，忽听奚午南惊呼之声。

秦霜波头也不回，道：“这个总管吕权居然还有反击之力，真不简单。”

晏明转身出去一瞧，也惊道：“不好了，吕权开启机关，在这条甬道中落下一道铁栅，他在那边，已和我们分隔开。”

秦霜波道：“这样说来，这一端的铁栅也定必关起来，我们除非毁去铁栅，否则便难以脱身了。”

晏明道：“这一端还瞧不见情形，须得过去瞧瞧，或者是在转弯之处另有铁栅落下也未可知。”说时，已大步奔去查看。

秦霜波站在牢内，双目半瞑，陷入沉思之中。但她自始到终，面色不曾变过。

青霞羽士道：“姑娘这等镇静功夫，实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秦霜波摇摇头，道：“那倒不是，我心灵中早就有了警兆，只不过没有推究出是何缘故而已。是以奚午甫一声惊叫，我便知道事情发生在吕权身上。”

她没有把自己甚且还感到这一场事变只有惊无险的话说出，因此，青霞羽士甚感忐忑，暗念好不容易有了救星，却又功败垂成，不能恢复自由，实在十分可惜。

晏明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来，令人意外的是推山手关彤竟也跟来了。原来晏明乃是向关彤说出这个变故，以证明秦霜波决非严无畏派来。在第七条甬道当中，有一道铁栅隔住，不能出去。这样众人便被囚禁在两条通道之间，进退不得。这样虽然比关在一间牢内舒服得多，最低限度也可以溜达走动，但终究是使人十分泄气之事。

关彤一瞧果然是事实，便不再怀疑秦霜波了。可是如此方始证明她的身份，代价未免太高了。

癡僧晏明把第七条甬道的情形说出，秦霜波点点头，道：“如此方始合理，再者以严无畏的心机来说，他此举乃是志在困住进来救人的高手，他当然考虑到能攻破此庄而进来救人的敌手，一定武功甚高，所以这两道铁栅决不是人力所能摧毁的。我们简直不必去试，便可断定。”

推山手关彤道歉了一声，又道：“若然如此，咱们岂不是再无逃出此间的希望了？”

秦霜波道：“不错，我们简直等如已被他们擒住，迟早会被他隔开，各处一室。”众人都默然无语，青霞羽士道：“咱们虽是出不去，但他们谅也不敢进来，岂能把我们分开？哦！他们只须把我们饿上一段时间，人人困顿无力，自然可以随意摆布我们了。”

其余之人也差不多与他同时悟出这个道理，但秦霜波早就想到了，可见得她智慧过人，才思敏捷异常。

奚午南道：“在下在吕总管心中，已变成了叛徒啦！”

他惨笑一声，又道：“既是无法逃走，在下可就不必等待了。”

众人方要问他等待什么？秦霜波已转身跃了出去，落在他身边。他面含微笑，竟有一种镇定人心的力量。

奚午南一怔，问道：“姑娘可是有意要小的等待下去？”

秦霜波道：“正是此意，你万勿自寻短见。”

奚午南沉吟一下，道：“姑娘既然这么说，小的就等下去吧！但小的深觉必无幸理，何必空等呢？”

其余的人已走出甬道中，他们这刻方始明白奚午南敢情是有意自尽，免得将来被当作叛徒处罪，白白受尽千般毒刑方能死去。他们更震惊的是秦霜波如此聪敏伶俐，未待对方说出，便已出手制止。大家向甬道那边望去，只见一道黑色的铁栅闸在当中，把甬道分作两截。

吕权兀自站在甬道内，却离铁栅极远，似是怕被秦霜波隔栅遥袭。

秦霜波向甬道末端的吕权凝望了许久，才道：“我知道你有法子出去，关键便是在你手中的钥匙。可见得凡事不论设计得多么精密，必有破绽。当时你取匙亲自打开牢门，我应当有所警惕才对。因为你没有理由要向我奉承，

亲自下手做这件事。假如我早一步警觉，使不致有现下的局势了。”

吕权洋洋得意地长笑一声，道：“姑娘分析得极是，但可惜已迟了一步，局势已变，你已无法扭转乾坤啦！”

秦霜波道：“这也未必，老实说我很憎恶像你这种诡计多端之人。假如你现下献出钥匙，我便不究既往，饶你不死。如若妄自以为定必能够困得得住我，等我脱身之后，定必取你性命，为人间除去一害，亦可借此机会削弱了严无畏的力量。”

众人听秦霜波说得如此肯定，心中都泛起一丝希望。

吕权也不例外地相信了八成，但他却与众人心情相反，大是惊惧起来。他迅即闪入牢内，免得遭受她的毒手。想了一会儿，这才从牢门探出半边脑袋，说道：“姑娘的虚声恫吓，如果能使在下交出钥匙，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了。”

秦霜波道：“我只是冀望你回心向善，从此不再助纣为虐，作恶人间，所以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如若认定我是虚声恫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大概是你作孽太多，恶贯满盈，才会不听我的劝告。”

要知道这真是吕权唯一向善改过的机会，因为他一旦献出了钥匙，便不啻叛出独尊山庄，此时他势成骑虎，只好隐迹逃遁，永远不敢出头作恶。以他这种人来说，只要不敢做恶，便等如做了许多善事一般了。

吕权倒底还是极受严无畏的影响，因此，这刻心中虽是半信半疑，但仍然不曾被秦霜波控制住他的心灵。他缩回房中想了好久，才又探头出去，冷笑道，“秦姑娘如若有什么本事摧毁这道铁栅，在下只好认命，死而不怨。话说回来，你如若有此实力，何须向在下要钥匙？由此可知秦姑娘一定是用别的法子。”

他这番推论之词，清楚利落，毫无拖泥带水之处。众人听了都不能不承认十分正确，但见秦霜波颌首道：“对，我承认是使用别的法子脱身。”

吕权放声大笑，道：“姑娘的心思白用了，只要你无法摧毁这道铁栅，在下仍是那么一句话，死而无怨。”

秦霜波道：“这样说来，你竟是决意作恶到底，决不肯回头的了？”

吕权冷笑道：“天下间之事，没有什么作恶不作恶的，弱肉强食乃是古今不争之论，你无须晓晓不休。”

秦霜波叹息一声，自语道：“此人本性邪恶，又深受严无畏影响，我已无法劝他回头，只好取他性命了。”

关彤低声道：“姑娘纵然炼成驭剑之术，能伤人于百步之外，但那厮躲在牢内，你有把握么？”

秦霜波摇头道：“我既未练成驭剑神通，也无意这刻取他性命，定要脱困之后才杀死他。”

众人听她这么说，只好静观变化，她不说出如何脱困之法，谁也不肯开口问她，以免碰钉子。

青霞羽士心有未甘，独自走过去研究那道铁栅，审视了许久，才长叹一声，放弃了毁栅之心。

吕权其后已察看到青霞羽士的举动，当下嗤笑他道：“早就说过你们奈何不了这道铁栅，莫说你们，即使身上带得有神兵利器之人，也无法摧毁铁栅。”

他说时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并且走近铁栅。气得青霞羽士恨不得挤过这

道铁栅，跟他拚斗一场。

吕权见他冒火，更是开心，又道：“我索性告诉你这个牛鼻子吧，当初铸造这两道铁栅之时，曾经费了无穷心血，加上钢母。这等合金已是天地间至坚之物，你弄得动的话，我就把我的姓倒转过来写。”

其实他的姓倒转过来写还是一样不变，正因此故，吕权素常喜欢起这个誓要捉弄别人，现下虽无捉弄之心，却因说惯了，冲口而出。

青霞羽士却以为他有意戏弄自己，气得七窍生烟，真想破口大骂。但他乃是出家人，禁说污言秽语。因此他只能忿忿的连骂几声“混帐东西”而已。

秦霜波一瞧青霞羽士受气，当下说道：“吕权你不免太过得意忘形啦，你可曾听闻过驭剑之术，能够伤人于百步之外么？”

这话送入吕权耳中，顿时打个寒噤，隐隐感到有一股森森剑气逼上身来。其实这却是他心中闹鬼所引起的错觉，秦霜波并没有发出剑气。要知秦霜波距铁栅尚有两丈之遥，吕权也距铁栅寻丈，两下加起来，便是三丈有多。

秦霜波除非当真练成了剑道中无上神通，绝无可能把剑气发到那么远的地方。

吕权可不敢妄动，生怕自己一动弹，对方立刻发剑，登时杀死了自己。这时秦霜波稳稳移步，走向铁栅，每走近一步，吕权就感到剑气越发森冷，全身都不住生出鸡皮疙瘩。他几乎开口投降，宁可送出钥匙。但他却无法这样做，因为他已把钥匙放在牢内，当时为的就是怕被敌人从他身上夺去。假如他说他回到牢房取钥奉上，谁能相信？因此，他只好惊骇地站在那儿，动也不动。他可设想到秦霜波居然练就驭剑神通，加上他已经作过必要的布置，才敢走出来。本来他认定对方决计奈何他不得，纵然有本事遥遥取他性命，但也有法子使对方不出手。谁知目下面对死亡的威胁之时，可就考虑到万一方对方不管一切，先杀死他，岂不糟透？纵是事后能把敌人碎尸万段，亦于事无补。事实上他可没有想到面对死亡之时，竟是如此的令人心惊胆寒，假如他估计到这一点，他决计不肯出来。这时，秦霜波已走到栅边，与他相距只有一丈左右。

吕权固然是呆如木鸡，不敢动弹。别的人也感到十分紧张，不晓得局势如何变化？秦霜波到底有没有本事相隔寻丈之远便杀吕权？秦霜波面色平静如常，吕权那么老奸巨猾的人，也窥测不出一点点她心中的意思。唯其如此，更使他畏惧而不敢妄动。她道：“钥匙不在你身上，对不对？因此，你现下即使有意屈服，但也是没有法子了。假如让你回牢房去取，你虽是诚心诚意的去了，可是走入牢房之内，把铁门一关，你就将改变主意了，这就是无意了，谁教你如此歹毒，设想得如此周密呢？”

吕权差一点就要忍不住发抖了，他双腿已感到发软，背上沁出许多冷汗。但他却无法不承认对方说得话，完全正确无误。

秦霜波轻轻叹息一声，说道：“我自今日开始，将要与严无畏作对，而你却是我此生诛杀的第一个人，我虽是曾经尽力使你悔悟，但无奈你的命运注定了如此。你完全无力与你的命运抗争，殊堪浩叹！”

她光是嘴上说着，迟迟不动手掣剑，使得吕权痛苦不堪。大凡濒死之人，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等待死亡光临的那一段时间，其痛苦的程度，当真是千百倍于任何毒刑。

青霞羽士也瞧不过眼，道：“无量寿佛，姑娘既是决心杀他，何不动手？”

秦霜波微微一笑，道：“我并未练成驭剑神通，如何杀得死他？”

吕权登时感到剑气全消，两腿也不发软了。他深知像秦霜波这种人决不打诳语，所以确信不疑，长长的舒一口气，厉声道：“好一个丫头！竟敢如此戏弄于我，早晚教你晓得吕大爷的厉害。”

他登时就抖起来，迥非早先那种畏缩之态。

青霞羽士怒道：“你这人太混帐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请求她动手了。”

吕权冷嗤一声，道：“早知尿床，你就一夜都不睡觉最是妥当，这有什么好早知的。”

青霞羽士真要被他活活气死，但口舌上又斗不过他，只好干瞪眼吹胡子，毫无办法。

吕权又道：“你们都听着，如若乖乖过来，让大爷点住穴道，便可饶去毒刑一关。至于最后作何处置，那就是老庄主的事了，你们最好商量一下，不要碍于面子而坚拒不从，这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也。”

癞僧晏明怒骂道：“放屁，放狗屁……”

关彤也厉声道：“吕权你也算是一号人物，怎的说话全不思量？我们这儿哪一个不是经过考验的人，岂会惧怕什么毒刑吗？”

他说得凛然生威，果然有一股震撼人心的英雄气概。

吕权拱拱手，道：“兄弟果是失言，诸位俱系铁铮铮的好汉子，兄弟也很感到佩服。不过事实也是事实，你们反正无法逃生，何不光棍一点，让在下制住穴道，省去无数麻烦？而且相持之下，兄弟自然积恨于心，到时一定会拿诸位出出气，毒刑好受，侮辱难当，你们想想看是也不是？”

他忽而硬，忽而软，当真狡猾无比，江湖阅历略少的人，单是他这么一下手法就受不住了。但关彤等人却都不理睬他，秦霜波突然向奚午南道：“你到那边的铁栅守望，有事才可回来告诉我。”

奚午南衔命去了，她才向吕权说道：“既然你这样说，我倒是赞成，料那严无畏也不敢对我怎样。”

她先背转身躯，贴着铁栅，又道：“你过来出手吧！”

吕权迟疑了一下，始终不敢迫近，说道：“你可有运功护身？”

秦霜波晒道：“难道你想教别人替你动手不成？”

“别忙，待我思想看。”

他倒是经验极丰而又武功高强之士，灵机一触，道：“请姑娘把长剑解下，丢到我这边来。”

要知大凡是使某种兵刃著名之人，他的兵器乃是他全身功力之所聚，尤其是听潮阁以剑著称，后临天下武林。他若是能使她解下长剑，就等如减弱了她大半威力。

秦霜波徐徐转回身躯，微笑道：“我舍身喂虎，却还不能感悟于你，那就算了。”

吕权哈哈一笑，道：“我可不会这么容易上当，其实你肚子里闹什么什么鬼我都晓得，早有布置，你一定逃不出我的掌心，咱们走着瞧吧！”

秦霜波道：“你唯一可以捉拿我们的法子，不外是断绝水粮，使我们失去抗拒之力而已，这一点我早就晓得啦！”

吕权道：“不错，但有一点你还不晓得，那就是我将延长时间，平常只要十天八天之久即可，但对你的话，立意延长到一个月或在两个月之久。因此，我相信你功力绝世，定可比别人支持得久。你诈死也好，真死也好，反正我不到期，决不轻试。这还是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已，事实上我还有别

的手段，却不便先行奉告。”

秦霜波道：“你不必卖关子了，我替你说吧。你到时命一个手下独自进来查看。他进来之后，外面每条甬道的铁栅都锁起来，以防万一我还能出手的话，最多牺牲一个人的性命，对也不对？”

吕权不能不点头承认，却冷笑道：“你知道又有什么用处？你有法子可想么？”

秦霜波道：“当然有法子可想啦，我学你的样，传送字条出去，要你的手下立刻前往禀告严无畏，说是我被陷此地，谅他们也不敢不照办。”

吕权不禁面色一变，但旋即道：“若然是老庄主释放你，你焉能加害于我？”

秦霜波道：“她释放我之时，如若不曾先行讲起不得杀你，我自然不提，这样事后就可以取你性命了。但假如他提及，我却非坚持此意不可，哼！他为了独尊山庄的基业，只怕非牺牲你不可啦！”

吕权想了一想，面如土色，急急忙忙奔回牢房，一会儿之后才出来。

秦霜波道：“你此举全无用处，你可是写下命令放在送饭进来的洞穴内，等外面之人取出之时，晓得你下令不准任何人惊动上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是不是下了这个命令？若然我猜得不错，那你就完蛋了，试想我早就料到你这一着，如若无法可施，何必提醒你呢？”

吕权耳听对方把自己的行动和心中打算都一一说出，不觉呆了。假如敌人乃是希望自己这样做，自然有某一步料想不到的杀手锏。他茫然应道：“不错，难道秦姑娘竟认为在下做得不对吗？你想惊动老庄主，但此路已被我封住了，我还有哪一处失算？”

秦霜波平静地道：“你现在不必着急，这个答案很快就能揭晓。”

她微微一笑，转眼向癡僧等三人说道：“有劳三位的大驾，在这儿看守着，切勿被他闯出遁走。”

吕权冷笑一声，心想我除非是发疯才会开启铁栅，企图遁走。眼看秦霜波已隐没在甬道尽头，心中却又不禁忐忑起来，心想她莫非真有什么绝世手段，能把铁栅弄毁？但如若她能毁去铁栅，何不先毁这一边的，等杀死自己之后，方始再毁而出？由此可见她并无毁栅之力，他自慰地透一口大气，突然嘿嘿冷笑数声，忖道：“我这是怎么搞的，枉自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居然被一个女孩子骇破了胆，尽在疑神疑鬼。”

他在床榻上躺下来，舒舒服服地哼着小调。他须得准备耗上多日，因此不必浪费任何精力。

秦霜波走到第七条甬道，但见那奚午南站在当中的铁栅旁边。她命他到第八甬道去，吕权如若有任何行事，便过来通知她。

奚午南领命而去，她独自立在栅边，默默地站着不动。过了好久，她仍然显得很有耐心，和很自信的样子。

奚午南走了之后，迄今没有出现，可见得吕权毫无动静。又过了好一阵工夫，一阵低微的步履声传入她耳际，使她精神一振，凝眸向甬道末端望去。

果然一条人影出现，步履潇洒地走过来。这人正是相貌俊逸的彭典。他一瞧见隔在甬道当中的铁栅，便恍然地笑了笑，道：“无怪在下等了许久，尚未见姑娘回转。这一重机关是家师精心设计的，你觉得还不坏吧？”

秦霜波道：“佩服之至，不过我向来不打诳语，假如不是有你在外面，我决不会上当入彀。”

彭典露出难以置信而又不便驳斥她的神情，淡淡一笑，道：“莫非姑娘已动了疑心吗？”

秦霜波道：“我当时心中生出警兆，后来一想起你，便心安神泰，可知救星在你身上。”

彭典道：“原来如此，在下实在不忍坐视你失陷此间，自然要把姑娘放出来。”

秦霜波道：“那就谢谢你啦！”

她竟不说一句其他的话，好像彭典非释放她不可一般。

彭典沉思了半晌，说道：“在下晓得家师如若得知姑娘失陷在此，一定下令释放，所以在下大胆作此主张。在下已经是墟墓间的游魂，活不了多久，所以也不敢要姑娘怎样，只求姑娘看在下今日之举份上，将来碰到家师，若在敌对状态之下，能够稍念这刻情份，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秦霜波笑一下，道：“你既然觉得我是令师的危险对头，何不趁今日的机会，把我除去？”

彭典怔一下，旋即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自从养伤了三年之久，方知生命的短促和变幻无常，但又深感青春的可贵，转瞬即逝。我临死以前，何必再作此孽，使姑娘白白葬送在此？”

他走到墙边，推开一块石头，伸手入洞，又道：“但姑娘得获自由之后，可不能向吕总管加以报复啊！”

秦霜波沉吟一下，才道：“只此一次放过他，下回让我碰上他，可就不能轻饶。”

彭典点点头，扳动机关。但听一阵轧轧微响，铁栅已升起来。

秦霜波踏前一步，已走出牢笼。她平静地道：“你既然释我出来，我一定使你不至于英年夭亡。”

彭典不觉欢喜得呆了，歇了一下才大声问道：“姑娘这话可是当真？千万别骗我空欢喜一场。”

秦霜波道：“你的内伤虽然高明如令师，也实在很难措手，但在我却不算十分困难之事。只不过事后却还有一点危险性，那却要你自己小心，旁人无法相助。”

彭典没有问她有什么危险，却关心地问道：“只不知在下拾回一命，能不能恢复以往的功力？”

秦霜波严肃地道：“我说的危险便在于此，你痊愈之后，当然功力远逊从前，但你只能耐心地循序渐进，慢慢修练，万万不可躁急轻进，否则便有丧命之虞。”

彭典笑容满面，显得十分开心，道：“只要有恢复的机会，我倒不在乎时日久暂。”

他们正在谈论之时，隔壁第八甬道内鏖战正剧。原来吕权一听到声音，觉出不对，冲出去一瞧，铁栅果然已升起来。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简直是魂飞魄散，当即迅快闯出去。

癡僧晏明、推山手关彤以及青霞羽士三人齐齐上前拦阻。他们倒不是为了怨忿而全力出手，却是由于秦霜波交待过不可让他逃走。假如真被他闯过去了，叫他们颜面何存？因此这三位名家高手不但一同截击，而且都是用尽全身本事，宁可失了性命，也不肯让吕权冲过去。这三位高手联合起来，非同小可。尤其是他们三人在此处被囚禁了三载之久，功力更比以前精进得多，

是以吕权连冲了三次，都被他们击退。

关彤等三人可不是尽站在那儿任得对方猛冲，而是出手还击，所以霎时间四人已斗在一起。

关彤奋起神威，突然一招“双撞掌”疾劈出去。

吕权避无可避，挥掌封架，“嘭”的一声，吕权脚下拿不住桩，连退三步。这时晏明和青霞羽士已从两侧夹攻上去，吕权施展出一身小巧功夫，闪踪腾挪，但五招不到，已经无以为继。

关彤的如山掌力又迎面劈到，吕权横臂一挡，嘭一声已震退了六七步。他哇一声喷出大口鲜血，面色如土。

青霞羽士的长剑嘶风戳到，宛如灵蛇一击，迅即收回，左边的晏明手中的草绳鞭也在同时之间，抽中了他后背。

吕权中了关彤一掌内伤已经很重，紧接着又挨了一剑一鞭，即使是金刚不坏之身，也捱受不起，登时惨叫一声，向后便倒。

秦霜波适于此时，用内力逼出话声，叫他们不要杀死吕权。

关彤等三人大感迷惑，赶快转到那边甬道，见到秦霜波和彭典站在一起。

晏明晓得彭典身份，顿时明白这是彭典出手放人，但也提出不得杀死吕权的条件。在这种情形之下，秦霜波当然只好答应了。

晏明奔过去道：“吕权恃强要闯过我们，以致被我们失手格毙了，这事实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秦霜波目光转到彭典面上，道：“我们并非有意违诺，只不知你信也不信？”

彭典想起自己还得靠她治疗，莫不成再把他们囚禁起来？他们肯乖乖不动任得他开动机关？他只好摇头叹息一声，道：“吕总管虽然为人冷酷狠毒，但一向对家师忠心耿耿，想不到被我害死了他。”

关彤和青霞羽士见他神气萎顿，比常人更觉不如，都觉得十分奇怪。还是晏明他们略略解释，方知就理。

他们一齐走出这个规模甚大的地牢，到了上面，关彤等人都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失去自由已达三年之久，满以为此生此世都难有再见天日的希望。却想不到天上掉下一个秦霜波，历尽艰险之后，倒底获得了自由。

奚午南这时最是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秦霜波命他准备一个静室，又商请关彤等人为她护法，这个请求使关彤等人觉得十分奇怪。本来大凡施展这等疗伤秘法，须得使用本身功力的话，总须有人护法，以免被人侵扰，招致失败。

彭典先前正是如此，因而功亏一篑，濒临绝境。故此秦霜波要求关彤等三位名家高手护法，实在不算奇事，反而是十分正常举动，然而关彤等却诧异她何以在这独尊山庄之中，帮助的对象是彭典，却还要他们三人护法，莫非这独尊山庄之内有人会对她暗算？竟连彭典也置之不顾吗？这个想法当然太荒诞了一些，或者秦霜波只是谨慎小心而已。他们当然乐意为她效劳，于是三个人一同查勘过这间静室，发现这座静室三面都是深厚隔壁，没有窗户，对着院落这边只有一道门户。推山手关彤道：“咱们只须紧紧守住这一面，大概就可以不出岔子了。”

青霞羽士颌首道：“关兄和晏道兄查勘隔壁厚度之时，我即到房顶查看过，屋瓦俱是铁铸，不虞毁损。这间静室可说是严密无比，当初建造之时，早经过精心设计，咱们但须守住这一面就行啦！”

晏明压低声音，道：“秦姑娘智慧绝世，言不轻发，她既然找到咱们为她护持大法，一定有因而发。”

第六章雷声隐隐龙蛇强

关彤、青霞二人都认为不错，因此，他们先分配好各人的任务和位置，假设敌人大举进犯之时，用什么方法阻击。假如只是三五个高手，又该如何应付。他们俱是身经千百战的大行家，布置得严密之极。三人分别散开，各就己位，打坐守候。过了一会儿，癡僧晏明以传声之法，分别向其余两人说道：“两位可猜得出秦姑娘乃是要防范谁吗？”

这个问题，其余的两人早就在心中猜测不休，当下一一据实答称，尚未猜测出头绪，癡僧晏明声调中渗入一些兴奋的语气，道：“洒家却大胆猜是七杀杖严无畏。”

此言一出，关彤和青霞羽士才楞住了，各自暗暗估量以他们三人之力，能不能抵挡得住严无畏。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太以简单，只有“不能”两个字。要知他们身在独尊山庄之内，不论他们三人这近三载以来，如何的勤修苦练，但比起天纵之才一代枭雄的严无畏来，仍然还差上一截。何况严无畏手下能人高手如云，任是怎样说法，他都能指派手下之人纠缠住自己三人。然后，他从容闯入静室之内，杀死秦霜波和那叛徒彭典。他们这个想法合情合理，假如彭典不是背叛的话，岂肯释放秦霜波，不惜让手下大将吕权丧生？当然他们决不肯轻信彭典真心不让秦霜波杀死吕权，而认为这只是一个姿态而已。至于彭典不惜背叛师门之故，照他们看来，一则为了身上的致命内伤，必须求秦霜波医治。二来他已爱上了清丽绝俗的秦霜波。关于这一点，他们都觉得不悖情理，以秦霜波这身丰姿才貌，为她叛变实在不算稀奇。

三人本是作一个大三角形打坐，以例拒攻四下涌到敌人。但经过这一番考虑，便都自动移近，分别跌坐在房门外，摆下一个小三角形阵势，这样纵然严无畏亲自出现，亦能稍为阻延一点时间。

他们尽管深知不是严无畏敌手，可是心中毫不畏惧，苦练，以冀万一有机会之时，得以作与敌偕亡的一拚。目下正是绝佳良机，数年来辛苦熬忍，为的就是这放手一拚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但不惧，相反的斗志竟达到平生未曾有过的昂扬地步。

要知他们三年以来，吃过不少苦头，其中有些酷刑世罕其匹，但他们都一一熬过宁死不屈。

而在这禁锢其间更是不屈不挠的勤修。反而斗志激昂无比。在静室之内，秦霜波开始艰险的医疗行动。

秦霜波和那彭典一同盘膝坐在榻上，都是面向墙壁，但秦霜波却是坐在彭典后面，她的后背正对着关住的木门。木门之内，尚有一道厚厚的帷幔，以便隔绝外间声响。至于室内，另有隐秘的通风设备，不须打开木门。室内只有彭典低弱而不均匀的呼吸声，他们已开始运功。

秦霜波一只玉掌抵住彭典背后要穴，她乃是运用一种奥妙的阴阳融合的道理，以帮助彭典保存性命。

她仗着本身乃是纯阴之质，而彭典又是纯阳之体，方能施展此法，换了严无畏，功力虽高，却因非是纯阴之质，便全然无法可施。

严无畏很可能亦识得这种“阴阳融合”的疗伤好法，但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功力超凡入圣，而又尚是纯阴之质的女子来担任救人任务。此所以他当年在救治彭典之时，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法门。

大约过了一炷香之久，彭典的呼吸已变得细长均匀，这种情况显示他已

恢复了生机。只要他如此继续运功调息，直到入定神游的境界时，大功便即告成。其时秦霜波不必再助他，可以径自离开。她本身功力也一无所损，因为这种奇奥治疗之法，乃是运用阴阳相生的原理而达到目的，在她只不过催动自身纯阴之气，引导对方血气运行，滋生出强大的抗力，克服了体内的伤势。

不过在目下以至入定神游这一段期间，最是危险不过。

彭典心灵中幻象潮生，平生种种能使他触动七情六欲的经过，都会涌现于心头。只要他对某一幻象把持不住，便登时入魔，幻象依循他的心意一直演变下去，直到他被魔火焚身之时，大梦方释。但其时已经太迟了，不但他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也连带把秦霜波连累了。现在是步入一段危险期间，内则有阴魔环伺，外则另有魔头侵扰，使得由护法之人出力抵拒，不让魔头侵入。如若有人闯得入静室之内，其结果亦是使彭典魔火焚身，秦霜波则遭到池鱼之殃。

她庄严地瞑目打坐，全心全意帮助彭典运功行气。对身外之事，全然付之不闻不问。不过，她可不是完全没有防备，例如她选择这种位置方向打坐，便是避免彭典首当其冲。虽说在重要关头之时，连她也有同样的不能受侵扰危险，但她倒底要比彭典强些，而且时间也短得多。有时候这等事情成败就决定在一线之间。因此，她能争取一线时间，决不放过。这时内外俱寂然无声，又过了一会儿彭典突然发出长叹之声，接着竟哭将起来。在他眼中，那些幻象宛如真情真景一般。他本已坚忍地捱过了许多幕幻象，真到他发觉自己是个十余岁的小童，孤苦伶仃地在街头踟蹰之时，心中感到恐惧和彷徨，复又饥寒交迫。这梦魇般的往事一掠过心头，顿时长叹出声。从这条悲苦的道路，幻象继续演变下去。他蓦又发觉自己处身在一个大湖中，四下是粼粼绿波，烟柳笼堤，四周的景色幽美之极，他坐着一只游舫，荡漾在湖中，舫中还有一个美丽的少女，衣裳适体，举动优雅高贵。但她却失去前次表现的天真和欢乐，眉黛中间泛含着无限幽怨。他记得在此之前，曾经与不少佳丽交游过，可是他都能在深心中视若尘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般的感到无限离愁。而且他也有一种无法负荷的内疚。因为他竟在暗中毁灭这个唯一的心上人。但她是如此美丽，如此的青春焕发，如此的能够挑动他的心弦。他纵目四望，湖上美丽的景色，心中却在哭泣，实是痛苦不堪，不过现在他坠入幻象之中，却当真哭了起来。原来他眼前景色已变，这个绝色少女钗横鬓乱地跪在一个庄严老者面前，哀哀而泣。但那老者手持宝刀，面含秋霜，冷冷地低瞧着她。然后鄙夷地呸一口唾沫，举起手中宝刀，喳地劈落去，血光四溅。这一幅可怕残酷的景象，使得彭典禁不住哭出声来。顿时血气翻腾，五脏六腑间疼痛欲裂。他被阴魔所侵，自身固然危险万分，连带也把秦霜波拖入险境之中。

秦霜波她正以全力助他运功之际，忽然感到一阵绝强抗力逼回来，使她真气逆冲，差一点便走火入魔。

秦霜波虽是功力精纯深厚无比，几臻化境，但这刻助人运功，自身有如不设防城市一般，全然无力保护自己，抗拒外敌之力。是以假如彭典一路陷溺入幻象魔境之中，秦霜波自亦无法幸免。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秦霜波仗着她特别强大的精神力量，向彭典发出警告。她全无运功抵拒对方反逼回来的抗力，但她却能够运用心灵上的绝世修为，向彭典加以警告。

彭典眼前的幻象忽然模糊了一阵，方始恢复原状。但这瞬息间的变化，

已足以使彭典矍然警觉，记起自己正在运功疗伤，哪有可能见到罗黛青被她伯父斩下人头？他倒底是修习过上乘内功的人，霎时澄神定虑，制驭住心猿意马，总算渡过这一次危机。但这并不是说他从此就步入坦途，前途仍然艰险无比。而就在这阴魔方退之间，外魔便至。

静室外本来一片宁恬，突然间一道人影飞落院中，现身出来，却是个俊美少年。他阴险地扫视静室门外的三位名家，过了一会儿，才冷冷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推山手关彤霜眉一皱，泛起一股威煞之气，也峻声道：“你是谁？到底何事？”

那俊美少年仰天冷笑一声，道：“三爷我若是说出姓名来历，只怕你们吓得屎滚尿流，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

关彤倒底是老练江湖，虽然有气，却仍不发火，森冷地道：“老夫向来不与人斗嘴，你若是到此找人吵架，可走错了地方啦！”

俊美少年双目有如鹰隼一般，再度扫视他们，轻哂一声，道：“你们要我怎生骂法，方敢起身应战？”

癞僧晏明呵呵笑道：“我们正闲得无聊，你不妨捡最脏的话骂人，让洒家我拿你和一个人比较比较。”

要知他们三人无一不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焉会如此容易中了激将之计，而起身应战？尤其是在这等情况下，决计不能一拥而上。万一对方真是极厉害的高手，岂不中了他逐个击破之计？退一步说，假如这样子连来三人，把他们分别缠住，然后第四个人出现，此时大家在生死拚斗中，谁也无法抽身拦阻，这第四个敌人全然不须识得武功，即可闯入静室，加害秦、彭二人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少年纵落院中之时，身法特快，一望而知功力深厚之极。因此，他们更不肯贸然出手。

那俊美少年厉声道：“好大胆的秃驴，你拿三爷跟哪一个人比较？”

癞僧晏明凌厉地瞪视对方，却不回答。

关彤插口道：“咱们哪一个不做声，就算是没有听见他的话。晏大师既然不回答是哪一个人，即是没有听见他的脏

俊美少年一瞧这三个老家伙虽然都是名震一时的高手，身份尊隆，但个个都是狡猾多智能说善道之士，若想用说话激动他们，万万办不到。但他心中忿怒难消，什么秃驴妖道者不死等话骂了一大堆。

关彤等三人果然都不理睬他，直到他自动停口，晏明道：“关兄，你当必也认识当世间最卑鄙下流的那个人，你看比此子如何？”

推山手关彤沉默了片刻，才道：“说句良心话，那厮比这个小子还要卑鄙下流得多。这小子虽是力向此途迈进，但功力相差尚远。”

育霞羽士颌首道：“关兄不失为光明磊落之士，此评甚为公正。”

他们这番对答，显示出世间果真有一号人物，乃是以“下流”出名。那俊美少年不禁发出讶然之色，但心中当然很不舒服。因为他第一个回合已经输了，果真有这一号人物，而对方拿自己去比较，这等如骂他下流一般，任谁也听得懂。他想知道这个以下流著称的人物叫什么名字？平生有何杰作？使得这些老江湖公认为世间最下流之人。但他却不好意思出口询问，只好闷在心里。这刻他已下不了台，一伸手从背后取出兵器，却是一根四尺有余，粗如鸭卵的钢拐，一望而知此拐十分沉重，须得有千钧之力方始抡使得动。

关彤等三人一同起立，各自亮出兵刃，严阵以待。他们一瞧敌人这宗兵

器，便已大是犯疑。但在尚未能百分之百确定以前，都不喝出声。那俊美少年举步迫近他们，厉声喝道：“接我一拐！”

钢拐横扫而出，虽是最先扫中关彤，但其实仍把其余一些人一齐笼罩在拐势中。这等奇奥而又极上乘的拐法，顿时使关彤等三人大为凛惕，一齐出手封架。

关彤使的本是金背砍山刀，但已失去，这刻用的是普通大刀。但见关彤的尖刀、晏明的草绳鞭、青霞羽士的长剑，齐齐发出，或攻或守，互相呼应。那俊美少年这一招只是试探性质，一瞧他们的功力精纯、深厚，便先退开两步，准备再上。

关彤首先喝道：“你竟是严无畏座下弟子么？叫什么名字？可知道静室内是什么人？”

那俊美少年冷笑一声，道：“好大胆的老匹夫！竟敢直呼家师名讳，今日定必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青霞羽士赶紧接口道：“你可知屋子里是什么人吗？”

那少年道：“三爷正要进去瞧瞧。”

晏明道：“你若是排行第三，那就是谋弑尊长了。你师父若然得知此事，只怕连性命也得要了你的。”

少年冷晒道：“凭你们几句话能骗得我洪三爷转头，那才怪呢！我洪三爷定要闯入去瞧瞧，方始死心。”

他走近两步，提拐砍击。

关彤等三人大为惊心动魄，只因他这一提拐作势，已经杀气迫人。可知严无畏武功何等精深高强，连座下一个徒弟也足以媲美当世高手。

青霞往左方滑出两步，关、晏二人刀鞭齐出，急急抢攻。当他们兵器出时，青霞从丹田中逼出话声，道：“姓洪的听着，屋子里的人是你的二师兄彭典，还有一位是听潮阁秦霜波姑娘。她正在助令师兄治疗内伤，你如苦闯入去，将使他们受害致死。你且想想看当得起当不起这个罪名？我们话已点到，如何做法，全在你自己考虑了。”

这一番说得十分清晰，又是以丹田之力迫出声音，洪方决无听不见之理。但洪方仍然挥拐猛攻，只见他拐柄处突出一把利刃，长约两尺。不过此刃并非一直露在外面，而是可以伸缩，倒转钢拐之时，以拐柄攻敌即能吐出利刃。因此他的拐法奇诡无比，又复威猛绝伦，一连十三四招，直把关彤、晏明二人攻得全无还手之功。

关彤甚至因为与他硬拚了一招，震得手腕直发麻，再也不敢硬接敌拐。

青霞羽士话一说完，立刻挥剑参战，从侧边攻袭，但见剑气如虹，霎时间已抢攻四五招，便关、晏二人感到敌人压力大减。此时关彤等三人虽然已脱出危机，一时三刻之内不至于落败被杀。但这已足够使他们大为震慑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闯过天下，身经百战而又几乎未曾败过的高手，只有三年前被独尊山庄麾下五大门派的高手围攻之下，方始失手被擒。这还不说，最可惊的是他们三个都苦练勤修，武功大有精进。本以为有朝一日可以报仇雪恨，甚至进一步找严无畏算帐。谁知严无畏座下一个弟子，就能力敌他们三人联手之势，而且这洪方还显示出潜力坚韧雄厚异常，随是随地有击败他们三人联手之势的可能。由此可见得严无畏武功造诣之强，真不是他们梦想得到的，不过这么一来，反而激起了他们的雄心斗志。这三人雄心一振，登时全力出手，尽施绝学，顿时威势大增，十招不到，已把洪方攻得只有招架之

功，全无还手之力。

洪方自然万万想不到对方竟是因为见他武功精妙，潜力无穷才激起决一生死之心。

原来关彤他们都想到严无畏既是如此厉害，则他们日后任何时刻碰上了这个独霸天下的人，决计逃不了一死。既然定必如此，何不趁这机会把他这个传人杀死？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此举尚有两个好处，一是得以削弱了严无畏的实力，减少一个将来可以威胁天下武林同道之人。二来又可以使彭典无法向严无畏交代这件事，或者迫使他叛离了独尊山庄。

他们不愧是十分老练的江湖道，这等用心果然高明之极，成功的话，即有几种利益之多。这一场激斗，当真是世间罕见，洪方施展出一身所学，那杖中藏刀的招数手法奇诡绝伦，饶是被三人围攻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在招架之时，仍有好几次险险伤了对方。转眼间四面墙头都露出了人影，都是一式蒙巾白衣的剽悍大汉，大概有十四五个人之多。

关彤等三人一见人影绰绰，都大为震凛。他们当初也默计过时间，晓得自从洪方现身，静室中的两个人正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不惜忍受洪方辱骂，也有拖延时间之意。现下敌方出现了如此多的人马，这些大汉们又一望而知乃是名震宇内的霜衣卫队，个个武功高强，非同小可，人数又如此之多。只要分出三五个击毁静室之门，大势即去。

他们这一着急，洪方可就容易应付得多了，他也不趁机反攻，只极力缠住他们。口中发出号令。但见七名霜衣卫士迅快扑入院中，他们都分散开，各自手提寒光森冷的大刀，向战圈迫近。

关彤首先吸一口真气，高大的身形陡然间涨大了不少。他此举已准备施出三年来苦练的神功，与敌人作最后一拚。这门神功他尚未练成，是以不敢冒险施展。但不只是他，那青霞羽士和晏明两人亦是各自提聚起全身功力。都打算使出他们的最后一手，俱是未曾练到收发由心的绝学。

洪方突然哈哈一笑，朗声道：“刘寅石你可率众进攻他们，他们虽然或者还有点花样，但谅亦无法破得你们的七星阵法。我如不亲眼见到他们败亡之后，决不去动那道门户。”

他说话之时，一个特别高大年约四旬的大汉挥刀招呼一声，七个人一同扑到，分袭击关彤等三人。这七人武功非同小可，尤其是那个队长刘寅石，乃是霜衣卫队十二高手之一，刀法精妙威强，一出刀就接住了青霞羽士的长剑。余人分为两批，也先后接住了关彤和晏明。

洪方退出战圈，面上泛起一丝阴险的笑容，胸有成竹地望着这一堆正在拚斗之人，目光随即转投到静室的木门上。

洪方深知关彤等三人目下尚有余力，假如自己立即向门口冲去，他们拚着损耗真元，定能杀伤自己的部属，又能拦截住自己。因此他必须耐心一点，等刘寅石把七星阵法布好，紧紧迫住他们，这时才动手不迟。他仰天打个哈哈，又道：“我虽是说过不在你们败亡以后，决不去动那门户，但我仍然可以指使别人去动，如此可算不得违誓背信吧？”

这话乃是攻心之计，目的在使关彤他们分心去想，最好能令他们气忿，则刘寅石他们更易得手了。却见关彤蓦地使个巧妙身法，转到青霞、晏明二人身后，横刀守住门户。把刘寅石撇下，刘寅石除非冲得过青霞、晏明这一关，否则决缠不上关彤。

洪方立刻发号施令，刘寅石参加战斗，此刻这七人已联成一体，前攻后

守，俱有法度，极为精妙。紧接着墙头又跃落七人，迅快迫近战圈。

洪方放声大笑道：“老匹夫呀老匹夫，你虽是机警过人，死守着那道门户，但无奈人孤势单，我倒要瞧瞧你用什么法了甩得开这后面的一队人马。”

关彤凛然骂道：“你真不要脸，简直是替你师父丢人。老夫真怀疑你师父是否也是如此下流人物？”

洪方俊美的面庞上掠过忿怒之色，但旋即消逝，狡诈地笑一笑，道：“你休想激得动我。”

他发出一声号令，但见刘寅石这一队人马渐向后撤移，奇怪的是青霞、晏明二人那么高明之士，竟也如被他们吸住，随着向前移动。眨眼间他们已离开静室门口达七八尺之远，门前空出一片地方，只有关彤独自极力站立。他顿时变得如此孤单危险，在右侧丈许处是一队霜衣队士，虎视眈眈。在另一侧则是洪方，亦是独力就足以把他缠住的高手。无论是哪一侧之人出手，他关彤亦不能不奋起应战，结果自然门户大开，任得敌方攻破静室之门，加害于秦霜波。这等情势已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关彤悲壮地长笑一声，心中决定不惜把性命抛送在此地，也得尽力而为。他忽然见洪方露出既讶且骇，而又十分忿怒的神情，但目光却是向别处望去。

关彤赶紧循这方向望去，只见十余个赤着上身的大汉持刀扑入院内。他们下身穿的仍是白色裤子，与先前出现霜衣队一样，只不知何以裸着上身？但当他瞧见领头的赤膊青年竟然就是奚午南之时，顿时明白了八成。

洪方厉声喝道：“你们想干什么？”

奚午南率众一直奔到静室门前，一声令下，一共十五个人排列成两行，都面向着外面，背对着静室门口。他这时才把刀躬身，道：“二庄主下过密令，命属下率人到此守卫此门，二庄主言道：除了老庄主及大庄主之外，任何人的命令也不能听从，属下先得到二庄主之令，而且二庄主乃是你的师兄，属下自应服从。”

洪方冷笑道：“你这是自寻死路！”

奚午南面不改容，道：“三庄主之言甚是，属下真有自寻死路之慨，但是迫不得已，万望三庄主恕罪。”

关彤一时还未明白洪方所谓自寻死路的意思，却见他举手发出号令，片刻间四下墙头又出现了将近二十名霜衣卫队，这才恍然大悟。

若以人数而论，洪方比这一边多得太多，简直不成比例，无怪洪方说那奚午南是自寻死路。

洪方厉声道：“其余人听着，你们如若立刻离开，我就恕你们叛上之罪。”

但那十几个赤身大汉动都不动，奚午南发出一阵长笑，大有讥嘲之意。

洪方亦晓得不能耽延时间，当下面色一沉，杀气腾腾，一挥手间，后来出现的二十余名霜衣卫队都扑入院中，这时满院俱是人影，不过这么一大堆的人，个个俱是武功高强之士，行动迅捷，竟使人全然感觉不出挤拥。

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便有两队人马向奚午南他们冲去。每队七人，正合七星阵法之数。双方均是霜衣卫队，彼此都很熟悉，而且也互知各人武功造诣。因此，虽然刀光飞射，耀眼欲花。但却是热闹而不紧张。这情形有如同一师门的师兄弟练武喂招一样，每一着彼此都早已晓得，便少却紧张刺激的气氛了。

关彤瞧得最是清楚，他发觉七杀杖严无畏训练的这一批人马，果然极是不凡。每一个拿到武林中，都可列入名家高手的阶级之内。换言之，以他关

彤够得上称为一流高手的人，对付起他们任何一个人之时，亦不是三招两式就能打发的。而其中的三个队长如奚午南、刘寅石以及刚才率众现身，洪方叫他做郑辰佳的，这三人武功之强，更在诸卫之上。他关彤也不晓得赢得赢不得他们，纵是终于可以取胜，也定要十分费力。

他观察出这件事实，登时更为高估七杀杖严无畏的力量。单单是这一批霜衣卫队，加上严无畏的智谋，相信已足以称霸天下了。何况他还网罗了江湖上极著名的五大帮派，更是势力浩大，耳目众多。

那奚午南挥刀力斗郑辰佳和另外三名霜衣卫，但见他气势凌厉威猛，功力深厚之极，居然全无逊色。由此可知奚午南当必是霜衣卫队十二高手中的高手，武功更胜过其余的人。但对方人马众多，霎时间都缠斗上了，并且另有七名霜衣卫卫队冲到，向关彤杀去。

关彤在出手之前，匆匆再瞥视全场一眼，但见青霞羽士和五台癞僧虽是无法击破刘寅石指挥的七星阵法，但暂时不会遭败亡之危。

奚午南所率的十四个赤裸上身的大汉，亦正各寻对方，凶猛搏斗，一时仍无危险。

他深知自己一定会被敌人七星阵所困住，无法固守这道静室门户。换言之，洪方这个还在局外，而且是武功最强之人，稍等一会儿，就可以施施然上前击毁静室木门，侵害及秦霜波和彭典。

他现下如何应付是好？眼前的形势迫得他不能不出手，即是说他已没有选择余地了，既是如此，他自应尽力而为，能杀死几个敌人就算几个，何必还大伤脑筋的考虑呢？但见他手中大刀如闪电奔雷般劈出，第一刀就震退一名敌人，但第二刀便被两人合力架住，霎时间已陷入苦斗之中。

关彤支撑了六七招，忽然展开反攻，腾挪纵跃，凶猛之极，五招不到，一名霜衣卫队惨叫一声，摔开七八尺远，胸口鲜血喷溅，当场毙命。这个变故在关彤而言，乃是主动地制造出这等机会方始得手，在洪方而言，却不禁大感讶骇。只因为这些霜衣卫士的身手，加上结阵出斗，怎会发生伤亡之事？殊不知推山手关彤极是老谋深算，他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方能制造机会，杀死一个敌人，原来关彤在最后关头仍在思忖考虑，便是因为洪方这次率众侵犯十分奇怪，静室内既然有一个是他的师兄，他怎敢叛变作反？这是使得关彤等三人全然莫名其妙之事，而他们三人虽然在严无畏评价之中，也列为武林前十余名之人的一流高手的人物，武功本来极是出色，却因为须得死守门户，便大受影响，无法尽施绝学。

关彤蓦然间想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洪方这回率众侵犯，目的是在他们三人，而不是静室中的两人。由于有秦霜波的原故，独尊山庄若然放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不容易杀死关彤他们三人了。推山手关彤既然想通了这点，再进一步也就考虑到，独尊山庄庄主严无畏很可能不惜牺牲一个徒弟的性命，顺便也把秦霜波害死。不过他目下对此无力左右，只好放手一拚，不让对方称心如意地诛杀了自己这三个人。这么一来，关彤心理上除去了这层顾虑，乃得以放手施为。根本不去理会静室门户之事，一心一意设法多宰几个敌人，捞点本钱再说。他又晓得敌方实力雄厚，他们的七星阵法极是厉害，若是因为顾忌木门被侵，坐失了许多反击的机会，一旦对方阵法发挥出威力，那时候他已悔之无及，便有如青霞、晏明二人，陷入苦战之中，进退皆难了。所以他突然间放手反击，不惜离开所守之地。这样他当然灵活自如，仗着功深力强，一下子就得手杀死一个敌人。这一下变故激起了青霞、晏明二人的

斗志，当然也奋不顾身地反击敌人。他们两人联手之势原本极为强劲凌厉，只不过一步走错，处处都有束手缚脚之感而已。激斗中又听得一声惨叫，原来是青霞羽士使出独门青城剑法，一剑刺死了一个霜衣卫。

洪方厉声喝道：“你们今日休想活着离开本庄。”

喝声中耸身疾跃，落在静室门前。这时，已经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了，莫说关彤等三人以及奚午南他们俱在激斗之中，无法分身，即使有别的高手赶到，亦来不及制止他了。

洪方举起钢杖，厉笑一声，往木门上砸落会。“砰”的一声巨响，木门四分五裂，完全垮塌。门内的厚帷也被强烈的劲风卷起，得以一目了然那静室中的情形。静室内的两人动也不动，他们都盘坐在床上，但均是背向门口，秦霜波在外面，彭典则面向墙壁。

洪方挥杖一扫，那幅帷杖坠地，不能再遮挡他的视线。但床上的两人依然全无动静。他竟不敢贸然冲入去，厉声喝道：“秦霜波，出来，咱们决一死战。”

这几句话他用丹田之力逼出去，声震屋瓦，比之刚才砸毁木门之时，更为响亮震耳。院外的混乱鏖战，忽然间都停下来，人人俱将眼向静室望去。这真是令人难以思议的怪事，敌我双方，无一不是不约而同地停手罢战，都急于晓得秦霜波到底是生是死？静室内的两人依然动也不动，因此他们的结果大概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们都被声响侵扰，因而昏死过去。推山手关彤首先热血沸腾，急忿交集，怒喝一声道：“我与你拚了！”

挥刀猛扑过去，但当中还有两人阻隔，因此他刀势出处，鲜血溅洒，那两名霜衣卫都倒了。全院顿时恢复活动，再度交手鏖战。

关彤可没有如愿冲过去与洪方动手，即被增援的霜衣队多人缠住。

院中正在激烈鏖战之际，一道人影冲入静室之内，直向床上之人扑去。这道人影方自飞入室内，秦霜波玉手一动，已掣出长剑，她头也不回，反手一剑刺出，剑上光华强烈之极，并且发出使人惊悸的呜呜风响。

那道人影离她剑尖尚有两三尺之远，蓦然掉落地上，一交跌倒，没有再站起来。

秦霜波旋身回头一瞥，但见地上之人胸口现出一点血迹，敢情是被她剑上的无形剑气刺死，因此剑尖虽然不曾送入他身体，其结果都毫无两样。并且由于这她一剑乃是被对方扑入室内的动作触动了心灵感应，自然而然地发出长剑，是以威势极强，对方根本全无招架的机会。

她摇头轻叹一声，道：“好一个凶杀之徒，竟让别人替他送死！”

原来地上躺着的人并不是洪方，而是一名霜衣卫队。

秦霜波离床向门口走去，霎时走出静室。

秦霜波走出门口之时，恰好见到癞僧和青霞两人施威，各各击毙一名敌人。

这时放目一瞥，洪方已不见踪影。而由于她的出现，霜衣队之人纷纷溃退。

奚午南本已招架乏力，猛见秦霜波无恙出现，精神大振，长刀上内力陡增一倍，登时也杀死了一人。

紧接着彭典亦从房内出现，沉声喝道：“都给我住手！”

院中的一场惨烈搏斗，很快就停止了，关彤等三人，当然不能趁对方罢手之时加以诛杀，也只好停手罢战。

彭典面色甚是红润，双目神采奕奕。但却射出森冷的光芒，在霜衣队各人面上扫警一匝。他乃是二庄主的身份，人人皆知，谁不心寒胆落？不过他们好在乃是奉三庄主之命行事，事先亦当真不知二庄主在静室内练功，是以还有理由可辩。

彭典恨恨地瞧着他们，过了一会几，突然收回目光，仰天长叹一声，挥手道：“你们都回去吧！今日之事，待我向老庄主禀报过，再作道理。”

他又指一指奚午南，道：“你可留下，但所属之人且退出此处。”

宽大的院落中，霎时恢复宁静，那好几具尸体包括静室内的那一具，都给移走了。

这时只剩下秦霜波、彭典、关彤、青霞羽士、癡僧晏明和奚午南等六人。大家都默默伫立，互不做声。过了好一会儿，彭典才向秦霜波躬身施礼，道：“承蒙姑娘施救，得以保存一命，大恩大德，不知何以为报？”

秦霜波淡淡一笑，并不做声。

彭典寻思一下，才道：“在下这就前往谒见家师，对今日之事作一个交代。但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求，还望姑娘俯允。”

她点头示意他说，彭典便道：“奚午南本是敝庄霜衣队中最出色的两人之一，但据我观察，他已对姑娘极为崇拜敬佩，若是留在庄中，只怕早晚仍得送命，是故在下甚望姑娘把他收为仆从，以他的武功才智，当必能收分劳之功，只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秦霜波道：“我向来独来独往，没有什么事情要别人代劳的，不过从今日起，局势显然大不相同，暂时让他跟着我也好。”

奚午南流露出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彭典已道：“我以二庄主的身份，从现在起，将你逐出霜衣队，视同叛逆，听见了没有？”

奚午南惨然一笑，随即垂下头，长叹一声。这刻他心情自然十分矛盾，又像乱丝一般，理不出一个头绪。

秦霜波搁下奚午南这件事，向彭典问道：“你几时去见严前辈？”

彭典道：“现在就去，在下先赴金陵，谒见过大师兄，才去谒见家师。”

秦霜波点点头，道：“那么你最好从水路走，假如见到岸边有红旗摇动，便是我的讯号，速速登岸会面。”

谁也不明白她何以有这么一着，但也没有人问。

彭典道：“在下谨记吩咐，只不知姑娘和他们几位打算如何走法？若须船只或脚力，在下立刻命人去办。”

秦霜波便向他要了五匹坐骑，当即离开这独尊山庄。

奚午南已换一身普通的衣服，并且也向秦霜波说过效忠追随的话。于是一行五骑，踏上征途。他们也是向金陵进发，驰出十余里路，秦霜波勒住坐骑，关彤等三人便围拢过来。

秦霜波道：“我们且商议一下，我这次到独尊山庄，查看石牢，事先并不晓得诸位在牢内，只因我有两位诗酒之交的朋友，一是罗文举，一是杨师道，如此这般，被人连船劫走，觉得万分奇怪，先赶到庄内石牢查看，瞧瞧是否被他们劫来，却不料发生如此多的事故，顺便把诸位救了出来。”

关彤等三人虽然都是极为老练的江湖，但听了她的遭遇经过，竟推测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想来想去，仍然找不出对方劫走罗、杨二人的动机。

癡僧晏明最先表示想不通这个奇怪的变故，青霞羽士接着亦附和说他无法猜测，关彤最后开口道：“大凡一件事情发生，定有前因后果，秦姑娘这

件事情发生得十分奇特，由此可知是基于一种隐秘难测的原因，才会发生，本来假如从秦姑娘身上找不到任何具有这种动机的嫌疑犯，则未必不是由罗、杨二人惹起。”

晏是摇摇头，道：“关兄这一猜似乎离了谱儿啦！”

关彤道：“兄弟不是不知道有些离谱，只不过举例说出下手之人，其动机一定十分隐秘莫测而已，其实以罗、杨二人，即使乃是武林之士，也未必会惹来一个如此高明厉害的人物出手对付他们，是以单单从武功上着眼推论，此事之发生，一定由秦姑娘惹起的。”

秦霜波道：“我前后反复想过，世间具有如此身手之士，除了各家派的掌门人或是从不出世的高人，暂且不计在内，那就只剩下有限的几个人，如罗希羽城主、七杀杖严无畏、他的首徒雷世雄武功如何，我未见过，但观以彭典及洪方二人的造诣，雷世雄比他们想必只强不弱，所以我想他也办得到，此外，尚有一位后起名家宗旋，年事虽轻，但造诣之高极是惊人，一身已兼少林武当两派之长，他也是办得到此事的寥寥数人之一。”

关彤等三人一听她竟把宗旋拿出来，与罗、严这等盖世高手相提并论，都大为惊奇，并且由于他们被独尊山庄幽禁三载，故而宗旋之名他们不大清楚。

秦霜波又道：“宗旋目下是独尊山庄的死敌，但他对我相当尊敬，想来不至于乔装出手，劫去罗、杨二人。”

晏明笑道：“洒家有句话想请问姑娘，但听起来似乎不大恭敬，还望姑娘不要介意，那就是这位宗少侠是不是对姑娘颇有情意？假如是的话，则姑娘与别的男子交往，不论对方比起宗少侠如何的不如，但在宗少侠心中仍将惹起妒意。何况以姑娘的修养眼光，大凡能与姑娘结交之人，总不会是庸俗之士。”

秦霜波坦白的道：“大师这话有理，宗旋似是对我颇有情意，不过我却从未做过任何使他误会的举动，我想，他应当知道我不能接受他的情意。”

这一来更使宗旋下手的可能性增加，不过他们都不肯骤下结论，关彤沉吟道：“即使宗少侠因妒出手，此举亦不大聪明，他难道想不到姑娘会如此猜疑他么？况且他身为侠义之士，自不能妄施杀戮，那么拿罗、杨两人怎么办？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地方。”

秦霜波颌首道：“老实说，我和罗、杨两位的交往情形，尚未达到足以使宗旋如此忌妒的程度。所以我后来想想，就不再怀疑他了。”

青霞羽士说道：“罗希羽城主莫说存亡未卜，即使全然无事，也不会出手做这种事，七杀杖严无畏眼下身为天下武林霸主，身份高隆，当然亦不至于做这种事，那么姑娘认为雷世雄怎样？”

秦霜波道：“他果然最具备这种种条件，可是他的动机太不够了，他为何要这样做？”

关彤慎重的道：“姑娘上次没见着他，也许他早已躲起，其后见你手段高明，轻而易举的把罗、杨二人救走，他一定感到面目无光，这一来设计出手劫走罗、杨二人，让你大大伤一回脑筋，也十分可能呢！”

秦霜波沉吟道：“这个动机虽是牵强一点，但却是目前可能性最大的一个了，我不防从他身上开始侦查，听说最近几天之内，金陵城将有一个聚会，皆是出于翠华城的武林人物，由全国各地赶来，雷世雄不在独尊山庄，定与此事有关。”

晏明摇晃一下头颅，道，“雷世雄早早就离开高邮独尊山庄，除了显示出他对金陵之事极表重视之外，亦大有劫走姑娘贵友之嫌。姑娘既然提到金陵之事，可就使洒家不由得联系到劫人之举对他很有益处。

“假如姑娘参与金陵之会，雷世雄或与姑娘见面为敌，则他手中握有人质，对姑娘自有相当不利。”

青霞羽士接口道：“这样说来，我们无论如何都得赶在金陵会上，把罗、杨两人找到才行了。”

关彤亦支持这个说法，秦霜波归纳他们的意见之后，心中自忖道，“如若是雷世雄下的手，他势力庞大之极，想藏起两个文弱书生，易如反掌，谁也休想找得到，何况只有三两天的时间，更加棘手之至，况且即使查出线索，迅速追究，也仍然是被动之势。万一被对方引诱到数千里外，虽然终于找回罗、杨二人，仍是万分不智之举。”

她在人情世事上，亦运用她在剑道上的修养，处处讲究主动，对付每一宗事情，犹如对付一个敌人一般，若是从正面进击得不到主动，就须从别的方位配合不同的招数与时间，务须获取主动才行。因此，她在这件事上面，已开始探索其他的办法，暂时先认定罗、杨二人被劫之举，乃是雷世雄所为。这样，她有一个可行之法，就是放弃追查罗、杨二人下落的意思，转过用来全力先查出雷世雄的下落并且设法与他相见，务求利用奇兵突出的战略，迫他当面解决。

她的话虽是说的淡淡的，可是其中含蕴的智慧、决断和勇气都使那三位曾经在江湖上历练了大半辈子的一流高手大为佩取，所谓勇气，就是毅然完全放弃追查罗、杨二人的下落，他们都晓得关键全在时间上面，很可能迟了一步致令罗、杨二人丧命，所以她坚决的宣布策略之时，其勇气实在使人敬佩不已。

她率先催动坐骑，往回路驰去，初时旁人都不明白他要往哪儿去？但不久她转入岔道，从方向判断，众人方始恍悟她乃是驰向江边，沿河流追赶彭典。果然半个时辰之内，他们在江边望着一艘快船驶来，此船已接到暗号，迅即靠岸停泊。

彭典跃到岸上，关彤和晏明二人立刻上船，监视船上之人，青霞羽士命奚午南则在岸边戒备，这也是秦霜波的主意，凡事务必使敌人感到无隙可乘，则一切阴谋诡计，往往可以消灭于无形，这正是兵法上所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道理，因为一个真的善战之人，必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一切祸乱，早在未萌或刚要发生之时迅即解决，不会酿成滔天大祸，这样当然没有赫赫之功传播人口了。

秦霜波和彭典两人离开江岸，在一排垂杨下缓缓的走，外表看来，很像是情侣在散步。她道：“我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所以赶来向你询问一下，那就是令师兄雷世雄，他如今威名显赫，宇内无人不知，但他到底有多大年纪了？”

彭典深觉这等事没有瞒她的必要，当下应道：“家师兄今年约是四十二三的壮年，不过外表上看来，却显得年轻……”

秦霜波又道：“他长相如何？身材怎样？有什么嗜好习惯呢？”

彭典虽是觉得很奇怪，但仍然从容答复，道：“我师兄外貌近乎浑猛，但为人却相当聪明，个子跟我差不多，但比我粗壮些。一般来说，他没有什么特征，生活严谨，没有什么嗜好，啊！我记起来了，他最喜欢吃瓜子，这

算得是他唯一的嗜好了，不过姑娘如若见得到他，一定会认得出来，因为他具有一种迫人的威猛气度，声音雄壮嘹亮，使人见过一面后，很难忘记。”

秦霜波哦了一声，无端端觉得自己好像已误入歧途，因为在她印象之中，那个老者虽然暴躁跋扈，像是很凶猛，可是彭典所说的威猛气度，却与之似是而非，那是一种天性的气度，别人断难冒充，而他本人亦很难掩藏。假如那个老者不是雷世雄而又具如许高绝的身手功力，那又会是谁呢？她默默的沉思着，彭典却露出十分疑惑的神色，全都想象不出她何以对大师兄如此感到兴趣？过了片刻，她才问道：“你猜雷世雄会不会见我？”

彭典楞了一下，才道：“这话怎说？如或姑娘没有恶意，当然肯拜晤姑娘。”

秦霜波道：“我想突然间找到他，最好赶在你的前头，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彭典沉吟道：“敝庄在金陵有三处地方，外间之人全都晓得，家师兄是不是落脚在这三处地方，在下可就不清楚了，假如姑娘策马奔驰，速度当然是比在下快得多了，你说是也不是？”

秦霜波登时明白他乃是以间接的方法，指示地点，于是微笑道：“好吧，我这件事不要你介入。”

她随即招呼关彤等人登岸上马，疾驰上路，直奔金陵，她深心中隐隐感觉到这是一条错误的途径，不过眼下已经如箭离弦，不能改变，姑且继续进行，等见过雷世雄后再说。他们一行五骑，在翌日中午时分已抵达金陵城，关彤、晏明和青霞羽士三人是一路，他们联袂先访寻一些故旧朋友，然后投店。

秦霜波则带着奚午南，前往找寻雷世雄，奚午南当然晓得独尊山庄在金陵的三处地方，其一是一家镖局，一是粮店，一是银庄。这三者都是双修教所管辖，并非直属独尊山庄。武林中人虽然晓得这三家不同性质的处所均是独尊山庄的，但谁也不知道雷世雄的行踪，更不会知道他歇脚在这等人人皆知的地方。

奚午南已不佩戴霜衣队的标志，当然无人识得。她和秦霜波最先抵达银庄，这三家一律用的是兴隆字号，生意都很好，他们踏入银庄，正有大批客人正在选购首饰或买卖金银。店中的掌柜伙计都十分谦恭有礼纯是生意人本色，甚且比别的银庄更为殷勤有礼。

秦霜波佯装选购饰物，暗加观察，终于没有成交而离开，转赴兴隆镖局，在路上奚午南曾经大胆询问她道：“小姐何故不设法探询一下，难道仅仅是这样进去一下，就可以知道雷大爷在不在么？”

秦霜波既没有申斥，亦没有回答，只莫测高深的淡淡一笑。不久他们抵达镖局，一同入内，奚午南一瞧局子内人虽不少，却似乎没有一个认识的，大为放心，要知他乃是严无畏亲手训练的霜衣队，地位甚高，而他又是卫队中十二队长之一，等闲之人，根本见他不着，这镖局中之人，论身份比他底了二十级都不止。

他找着一个承接镖货的管事人员，秦霜波便向此人询问各种价钱、规矩以及失事赔偿问题，此人逐条回答，甚到听她特意先来询问明白，还不一定有生意可做，却仍然十分耐心有礼，未了，还把她送到大门外，由始到终，不曾反问过她的来历。

秦霜波和奚午南又抵达兴隆粮店，这儿更热闹了，因为门面很大，零售

批发俱做，货色极多，是以本城居民无不知道这家粮店。

奚午南找来一个掌柜，秦霜波才有机会向他说话，这个掌柜竟没有不满之色，仍是耐性而有礼，但想是太忙的缘故，所以敷衍过他们，便没有送他们出门。

秦霜波走到街上，脚步放慢，奚午南在后在望着她袅娜的背影，心中突生一阵冲动，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她侧转头，望他一眼，道：“你有话对我说吗？”

奚午南瞧见了她淡雅如仙的面容，以及她那宁静的语声，心中那股冲动登时消失，呐呐道：“没……没有，是的，在下本来有个主意，但忽然感到小姐不能使用这等手段，所以还是不说的好。”

秦霜波好像完全了解他思想的转变，淡淡一笑，道：“虽然不必使用，但你仍然不防说出来听听。”

奚午南大是感激，因为他居然让他有献计的机会，不管她接受不接受，在他看来，已经十分满足和感激了。他道：“在下窃以为小姐如果查问不出雷大爷的下落，可否让在下独自前往或问一下？在下一来曾是独尊山庄之人，懂得各种暗号和秘语，二来在下可以使用威迫的手段，在下这双眼睛，被别人称为魔眼，确实有点奇怪的力量，大概用不着使用武力就能达成使命。”

秦霜波道：“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不过此举大是不妥，因为你曾是独尊山庄之人，目下已叛离独尊山庄，最好尽量减少正面冲突的机会，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我已猜测出雷世雄落脚在哪一处。”

奚午南感激而又佩服的道：“那太好了，小姐猜出雷大爷是在哪一处？凭什么道理猜出来？”

秦霜波道：“雷世雄十之八九是落足在镖局之中，我为什么会这样推测呢？主要是因为这三处地方的掌柜伙计都有共同之点，对人都很有礼貌和客气，这自然是独尊山庄的规条，做买卖就得恪守做买卖的规矩，定须有礼客气，不许流露一点江湖习气，所以他们的生意都特别好，试想一家信用又好而又客气有礼的店铺，谁不乐意光顾呢？”

她又淡淡一笑，级缓道：“由此可见得独尊山庄真的有一套，我仔细观察对比之下，以那家镖局最为有礼，直把我们送出门外，由此可知一定是雷世雄住在这儿，双修教主当然得陪着雷世雄，镖店之人容或不认得雷世雄，可是双修教主他们却非认识不可，眼下有他们在此，不但不敢违犯规定，甚至做得更好，依我们瞧来，却有点过火了，你说对也不对？”

奚午南衷心佩服的连连称是，秦霜波又道：“还有一个理由支持我的推测，那就是雷世雄这次出马，目地是对付翠华城的余孽党羽，这与他平时路过不同，届时定有行动，因此，他落脚在兴隆镖局，亦基于形势上的要求。”

他们说话之时，已向镖局走去，奚午南的心中又惊又喜，惊的是马上就将见到雷世雄，喜的是终于查出他的下落，不负此行。不久，他们又回到镖局门前，秦霜波道：“我们一道进去，必要时须得利用你的魔眼，不过一旦得到结果，雷世雄或是詹氏夫妇出现，你最好早一步离开，在外面等候我，你到底不宜与他们直接见面。”

奚午南道：“在下记得了。”

当下一同走入镖局，他们离此不久，局子里依然很热闹，早先那个应付他们的人见到了他们，连忙迎过来，道：“姑娘去而复返，敢是有所见教？”

秦霜波点点头，道：“贵局一向能使顾客满意，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儿来，请你们帮忙。”

那人满面堆笑，道：“好说，好说，敝局的宗旨是利人利己，宁可自家吃点亏，也要设法使顾客满意。”

秦霜波等他吹了几句，这才接口道：“那么我就说出来意，我要你去转告双修教主詹先生，就说我秦霜波想见一见他的顶头上司雷世雄大庄主，你听清楚了没有？”

那人愣在那儿，半晌没有声音，也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

要知独尊山庄已称霸宇内三载之久，从来未曾发生过任何事故，这兴隆镖局自从开张以来，一向极为顺利，像这个接待秦霜波之人，他深心中甚以自己得以在兴隆镖局中任职而感到荣幸，他只不过是个小角色，要是只须打着兴隆镖局的字号，天下都可以去得，当然他晓得这家镖局乃是属于双修教，他知道双修教隶属独尊山庄，独尊山庄除了七杀杖严无畏之外，雷世雄就是第二号人物了。

这个女子居然要见第二号人物，口气之中，好像还不把双修教主放在心中，便是这一点，使他惊讶得忘记发怒，事实上他在秦霜波宁恬澄澈的眼波注视之下，也发不出火气。

奚午南伸手拍他一下，使他转眼望着自己，顿时发挥他那对魔眼的威力，于是问道，“你听清楚了没有？”

那人道：“小的听清楚啦！”

奚午南以微怒的声调，斥道：“既然听清楚，为何还不赶快前去禀告一切？”

那人忙道：“是！是！小的这就进去禀报。”

他转过身，迅快奔入去，奚午南向秦霜波道：“那么在下先退出去了。”

秦霜波道：“好。”

奚午南出去之后，她独自一个人，站在一隅，平静的等候着，局子里的人们都不时向她投以惊异的眼光，不过他们竟都不敢多看，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他们都是长年奔走江湖的人，见到标致美貌的女人，总不免大胆放肆的盯上几眼，从来没有过不敢多看的。

又过了一会儿，镖局内突然间静寂下来，人人面上露出肃然之容，眼光集中在通向后进的那道门户上。自然有不少人不是属于这间镖局之人，但这等敬肃的情绪具有一种传染性，别人都是如此，他也就不禁为之肃然起敬了。

从那道门户出现两人，一是儒雅俊秀的詹先生，一是美貌风韵的詹夫人，他们头上鬓发如霜，益发使人觉得特别而觉得他们不是平凡的人物。这一对名震江南的高手，一同走到秦霜波面前，慎重其事的向她施礼，詹先生说道：“想不到秦姑娘芳驾莅临小店，有失迎迓，还望姑娘宥恕。”

秦霜波淡淡道：“教主好说了，但我不是来拜候你们贤伉俪的，雷大庄主何在？”

詹夫人低声道：“大爷不想让别人见到他的真面目，所以特地派我们迎接姑娘入内会晤。”

秦霜波道：“好，两位请，我可是急于见到他呢！”

这一行三人，走入里面之后，局子里方始恢复繁忙热闹的气氛，有些人可就不免窃议起秦霜波的身份来历，因为瞧起来好像连双修教主夫妇都很尊敬她，须得听从她的吩咐，她到底是谁？这时，秦霜波已经走过三重屋宇，

到达一座楼房前面，楼梯下去站着一个人身量魁伟健硕的中年大汉，虽是穿着长衫，没带兵器，可是自然而然具有一股威猛慑人的气度。她从这一眼的印象之中，便晓得这人必是雷世雄，又知他的武功极是高明不过，果然是她数载以来罕曾遇得的敌手。

雷世雄亦被秦霜波淡雅如仙的仪态风度所吸引住，他第一次这么仔细的打量一个女子，而且心存敬意的打量，并不是在评头品足。在他打量之下，他也就发现此女一身能为，确是深不可测，无怪普陀山听潮阁会让她踏入江湖，也无怪师父如此郑重其事的对付她，一是严禁本庄之人与她对敌，二是使用出宗旋这一着棋子。

他躬身抱拳道：“在下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迎芳驾，实在是失礼之至，还望姑娘大度包涵，在下这厢有礼。”

秦霜波微微一笑，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闪耀在朱唇之中，益发显得美观悦目。她用悦耳的声音说道：“雷大庄主居然拨冗接见，已是荣幸不过之事了，瞧来雷大庄主预期我会到此相访，只不知我猜的对不对？”

雷世雄道：“尝闻姑娘智慧绝世，果然名不传，不错，在下甚望姑娘驾临，等候已久，总算没有失望。”

他作了一个请她登楼的手势，侧身让她先行，秦霜波略一谦让，便拾级而上，雷世雄鼻子中嗅到他身上散发的清淡幽香，眼中见到她纤美的背影，心头不觉涌起无限感想。他记得自己十岁左右，便得蒙严无畏收录于门下，授以当世无俦的绝艺，一转眼间，已经是三十多年了，在这些日子中，他一面苦修武功，一面还得帮助师父奔走办事，历经了千辛万苦，备尝艰险，这才挣得今日的成就地位，这可不是侥幸得来的成果，而是曾经付出了无数的血汗，然而这个女孩子，她经历过什么呢？他不禁感到有些不公平，因为她似乎太容易得到成就，居然能与自己分庭抗礼，甚至自己还得让她一点。

楼上的大厅布置得十分华丽舒适，却不俗气，所有的家具和装饰，皆是上佳精品，当然这詹氏夫妇所布置，由此可知他们格调甚高，也懂得享受。香茗和细点很快就端上来，几名清秀的侍婢动作柔和而敏捷，让人一点也感觉不到她们的穿插会妨碍到谈话，这自然是经过高度训练的成绩，秦霜波一瞧在眼中，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事。

她坐在舒适的铺着软垫的太师椅中，纵目浏览厅内各种陈设，几案上的古玩在柔和的灯光下，古色古香，倍加可爱，她喝了一口热茶，品尝出沁人肺腑的清凉，不禁觉得连日来的奔波，顿时被茶香涤尽。那些细点也都是极费工夫的名贵点心，寻常人家只怕一辈子也没见过，秦霜波没有放过，在主人殷勤招呼之下，尝了几样，觉得十分惬意。

当他们的谈话集中在好茶美点以及古玩等题目之时，雷世雄很少开口，默默的注视着这个仙子一般的美女，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如烙铁般的印在他心上，以后决计不会忘记。他可不是因为生出爱慕之心而如此注意她的行动，事实上这是由于他武功已达化境，一旦面对敌人之时，自然而然的一种反应，像他们这等境界的高手，往往能够从一些常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发现敌人的弱点，因而能够轻易击败敌人。

例如雷世雄他走到街上，因为某种原因，一个武师突然执刀拦住他的去路，要杀死他。

雷世雄能够在一眼望去之际，查看出对方武功大概到了什么程度，因而定下对策，或是出手反击，或是任他剝上几刀，让他大惊之下弃刀而逃。

然而碰到像秦霜波这等绝世高手，却不能一眼看透，定须处处留心，极力设法找出他的弱点，假如她茶不饮点心也不尝。就谈到正事，雷世雄不免会估计她深度有限，有时会沉不住气，因而动手之时，就须以延宕忍耐的打法，使她沉不住气而露出可乘之机。当然事实上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她是故意这么做，诱使他一出手就失去了主动之势，但这仅是举例而已，雷世雄亦断断不会如此鲁莽，轻易的作成判断。

他在打量秦霜波，秦霜波也暗暗研究他，首先她可以肯定的一件事，便是雷世雄由于武功已臻化境，所以才变化了气质和性格，减少了大凡威猛之士必定有多少粗心大意的弊病，这一点异常重要，因为由这一点，反过来就可以证明雷世雄的武功，当真已臻化境了。

当此之时，即使高明如詹氏夫归，也不知道秦霜波和雷世雄两人，竟已开始进行战斗。直到话题转到今晚的局面时，雷世雄才说道：“秦姑娘或者已猜得出在下等候驾临的原因了，不错，在下接得报告，知悉敝庄送客的快艇，居然在航程中出事，贵友们被人劫走，不知所踪，于是赶快动员敝庄各地的人，追查这件事，一方面注意姑娘的行踪……”

他那黝黑多肉的脸上，突然消失了礼貌性的笑容，沉重的道：“在下刚接到有关姑娘行踪的报告，得知姑娘在高邮敝庄之内，闹个天翻地覆，不但把敝庄的对头们释走，还伤了不少人。”

秦霜波越听越感到情况不对，因为他此刻完全是问罪的口气，假如七杀杖严无畏曾经下过不许得罪自己的命令，又假如他接到的报告，完全是事实的真相，他不应用这种问罪的态度对付自己。厅中静寂无声，敢情是轮到秦霜波说话，她却游目浏览厅中的陈设饰物，没有开口，所以沉寂下来。詹氏夫妇在雷世雄之前，可不敢随便插口，于是厅中的静寂继续下去，直到雷世雄叹息一声，才算是打破了静寂。

秦霜波大感兴趣的望着雷世雄，道：“请问雷大庄主何故喟然长叹？”

雷世雄摇摇头，道：“在下心中之事，不便奉告。”

秦霜波道：“老实说，你这一声叹息，到使我心肠大大软化，愿意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我忽然想到，命运之神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长叹而改变了这个人的命运？”

她说到后来，神色十分郑重，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但雷世雄一点也不明白她话中之意，詹氏夫妇当然更不懂得，换了彭典在此，他可就会明白她的意思，因为他亲耳听过秦霜波说要拿命运作为无上剑道的对手，所以她提起命运之拿命运之神与她自己比较，这正是与命运宣战之意。

雷世雄已然皱起的浓眉迅即放松，微笑道：“在下可没有企望姑娘怜悯之心呢！”

秦霜波责怪似的瞧他一眼，意思好似说：“你是什么人物难道我还不知道？当然不会误以为你企求怜悯了。”

她这一眼的意义比说出来还清楚，雷世雄不觉一怔，忖道：“他怎能把心意如此清楚的从眼睛中表示呢？”

但他迅即扫开这个问题，朗声道：“姑娘定必已知道家师严令不得开罪于你，因此，你所做所为，连在下也只有逆来顺受，不能反抗，不过，你这样做法却是不智之举。”

秦霜波淡淡道：“我既不会乘着令师下有严令之际，故意找你们麻烦，但亦不会因他的决策而改变我认为应做之事，至于雷大庄主是不是当真逆来

顺受，凡事不加反抗，我也不准备试验。”

大厅内又静寂了好一会儿，雷世雄还不怎样，詹氏夫妇却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这个美貌女子，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力量，犹如任何人面对不可测的向运之时，那种心寒畏怯的感觉，因为这种不可知的未来，乃是无法出力抗拒的，只有等待。

她就像那不可知的未来一样，使她们感到无法抗争，因此，他们已深信自己确实远远比不上她，不配做她的敌手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极为奇奥，实在不容易解释得明白。

秦霜波接着宁恬的问道：“但你为何说这是不智之举呢？”

她这一问，又从神变为人，使詹氏夫妇如释重负，不过，他们不是她的对手这个想法，却已经变成不可改变的观念了。

雷世雄道：“姑娘若是出手对付我，将迫使家师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前此所下的严令，甚至须得亲自出手对付你。这一来姑娘便很难有余暇追查贵友失踪之谜，敝庄即使查得出来，亦不会把消息奉告，此所以在下认为姑娘如若向我出手，乃系不智之举。”

秦霜波淡淡道：“雷大庄主代我设想的很周到，不过从你的口气中推测，你们独尊山庄竟是全无信心，可以查明劫船掳人这件案子呢！”

雷世雄道：“不错，对方既是如此大胆，又具如许高的身手，居然连姑娘也仅以身免，可见得这一案乃是谋定而后动，当然难以侦破。”

他暗中讽刺了秦霜波一下，却使秦霜波更加看清楚这个气度威猛的大汉，实是才智过人，无怪独尊山庄在他主持之下，声誉日见威隆。她暗中拿彭典、洪方这两人向他比较，显然彭、洪二人不及雷世雄之处甚多，最显著的莫过雷世雄具有统揽大局的大才，而澎、洪却只是能够在千军万马之中，斩杀敌将如探囊取物这种勇将而已，但这也十分难能可贵了。至于洪方则是最差的一个，只会到处捣乱闯祸。

她当然不会把感想说出来，当下说道：“你们独尊山庄的态度我可不愿多管，但我赶到此处访晤于你，却是有我的打算。”

雷世雄道：“敢问姑娘有何打算？”

秦霜波道：“我想请雷大庄主赐教几手武功，尝闻雷大庄主已尽得严前辈真传……”

她话未说完，雷世雄已连连摇头道：“在下说过逆来顺受，这话可不是在嘴上说说算数，姑娘即管相逼，在下决不动手。”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我只要你证明你的清白，所以非跟你动手试招不可，我曾想过，那个劫船之人，武功之高大是惊人，据我所知，目前宇内只有四个人办得到。”

雷世雄大感兴趣的哦了一声，道：“是哪四个人？”

秦霜波道：“那就是令师和你，另外两位则是翠华城主罗希羽前辈和宗旋。”

雷世雄不禁流露出震动的神情，道：“罗希羽还健在人间吗？”

秦霜波道：“这个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只是以他昔年的修为造诣而言。”

雷世雄晓得秦霜波不会骗他，这才宽慰的点点头，道：“这位罗城主当真是盖世高手一代名家，姑娘的推崇一点不错。”

他略一停顿，又道：“但你把宗旋也列为可疑的对象，却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秦霜波道：“雷大庄主这话怎么讲？”

雷世雄道：“一来宗旋武功造诣，未必达到能与姑娘抗手地步，二来他全靠姑娘庇护，才活到今天，如若不然，敝庄早就把他解决了，故此他岂敢开罪到姑娘？”

秦霜波道：“你的道理靠不住，不过我却相信不是他干的，说到严前辈和罗城主两位，纵然他们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故，以他们的辈份地位，决计不能使用这等手法。因此，最后只剩下你最有嫌疑。”

雷世雄沉默的望着她，片刻之后，才道：“这样说来，姑娘竟是想打算从武功中，查看那个做案之人到底是不是在下的了？”

秦霜波道：“正是此意，雷大庄主现在可肯赐教几手？”

雷世雄道：“既是如此，便是试探武功的性质，与家师严令并无抵触之处，当然得遵命出手。”

秦霜波道：“那么现下就出手吧！”

秦霜波口中说着“现下就动手”的话，却没有起身离座。

雷世雄与她相距只有五尺左右，蓦的感到一股森寒剑气迫上身来，不禁一凛，忖道：“听潮阁名震天下武林，号称无敌，果然不假，单是她发出的这一股剑气，宇内就没有几个人接得住了。”

他端坐不动，也自运聚功力，发出一道无形无声的杀气对抗她的剑气。詹氏夫妇乃是大行家，一望而知这两人已在暗中较量上了，而这等较量法，比起用真刀真枪火拚，另有凶险，当下不禁屏息噤声，静看胜败结果出现。楼上突然传来三下玉磬之声，清脆悦耳，詹氏夫妇愕然对望一眼，雷世雄突然说道：“有烦教主出去看看发生何事？”

他在这等凶险暗斗的局势下，尚能分心开口，不但大出詹氏夫妇意料之外，秦霜波亦深感诧异。她因为对方分心说话之时，削弱了对抗的力量，因此她也就收回了剑气，暂时罢战。

詹先生匆匆下楼去了，雷世雄起身道：“在下深知姑娘决不会乘人之危，所以才放心大胆的分心说话，虽说有点取巧，可是此举也试出了姑娘的真正为人。”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雷大庄主好说了，其实你即使分心说话，我也不能就此取胜，只不知刚才的三下玉磬声是什么意思？”

雷世雄道：“那是表示有一件事，须得在下亲自处理，这种情形不多，所以连在下也猜不出是什么事。”

秦霜波记起群雄将在金陵聚会之事，料想当必与此有关，也料他不会透露，便不多说，道：“你果然武功强绝，但我还得领教你的招数手法。”

雷世雄朗快的道：“当得奉陪，楼下就有地方足供我们试招之用，请吧！”

他们走到楼下后面的宽大院子之内，詹夫人跟着他们。她可不愿失去目睹这一场少见的拚斗机会。

雷世雄手中拿着一根鸭卵般的钢杖，卸下外面的长衣，但见他肩宽腰细，臂粗腿长，衬上黑中透红有脸膛，浓黑的眉头，更见气度威猛，虽是四旬上下的人，却另有一股男性魅力。

秦霜波不知不觉中用女人的目光打量这个敌手几眼，芳心中暗加赞美，忖道：“他的英雄气概当世少见，想必有过不少女子暗中很崇拜爱慕他，不过，他这种英雄式的人物，却注定了悲剧的收场，因为他必须对儿女柔情不屑一顾，方始显出他的雄风豪气，但既是不屑一顾，当然在儿女柔情方面的

只有悲剧终场了。”

忖念及此，目光不知不觉转到詹夫人面上，但见这个美丽的妇人，正以一种迷惘的神色望着雷世雄，使得秦霜波晓得自己的猜想全然不错，果然有不少女子暗中对他崇拜倾慕，连鼎鼎大名经历无数风浪的双修教教主夫人，也是暗中倾慕他的人之一。

雷世雄道：“在下观察到姑娘似是有点神往心驰，只不知俗世之间，尚有何事能使姑娘神往？”

他锐利的观察力使秦霜波为之骇然，连忙收摄心神，暗暗责备自己道：“我不该在这等时候，竟流露出我修养未足的弱点，假如我已上窥剑道至高境界，决计不会用女性心情和目光，去考察雷世雄的外表了。”

想到这儿，她自家也暗感震惊，因为她不但不能心如木石，漠然的注视人间万态，甚至发觉自己虽然极力保持心版的洁白光滑，不让任何人的影子在心版上留下痕迹，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她不想留下痕迹之人的影子，一直都印在心版上，例如宗旋、罗文举，以至这个雷世雄，莫不如此。

雷世雄对那鹰隼一般的目光，锐利地注意着这位仙子般清丽绝俗的少女。他瞧见她细而长的眉毛，轻轻地皱起来，随即放松，但很快又皱起。如是松皱了五六次之多。初时他还约略估测得出她和思路和情绪，到了后来，却泛起莫测高深之感。心思：“她本是智慧绝世的人，尤其是目下面对强敌，怎可如此心神不宁？倒底什么事情能使得她如此震撼呢？”

两人默然峙立，乍看似是严阵以待，但细察之下，又可以发现他们都尚无出手之意。

詹夫人困惑地注视这奇异的一幕，心想：“假如他们这样子已经是在拚斗的话，那就不是我所能窥测得出来的了。假如不是已经拚斗，为何全无出手的迹象呢？”

总而言之，院子中的三个人，心中都各有困惑，但谁也没有做声。突然间，形势大变，原来他们都被一阵脚步声惊动，转眼向院门望去。

詹先生出现在门外，手中拿着一封信。他迅速地扫警诸人一眼，道：“请大庄主过来这边说句话。”

雷世雄向秦霜波道歉一声，便举步走过去。

秦霜波望住他的动作，但觉他举止之间，没有一处不充份透露出雄狮一般威猛气象。比起宗旋那种龙行虎步宛加王者之尊的风度，另具一种魅力。当然她这么一想，又不知不觉中从剑后的身份，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了。

詹先生把手中之信交给雷世雄，微露紧张的神情。

雷世雄接过来，发觉信件未曾拆开，因此，詹先生只不过是见到封面上的字而已。以詹先生这种人物，难道说单单是信封外面的字，就能令他如此震动？他低头一瞧，封面上写着：“敬烦独尊山庄雷大庄主世雄，转奉普陀山听潮阁秦霜波姑娘玉展。”

底下左角写着“千面人莫信拜启”等字。

雷世雄神色一动，问道：“这封信是谁送来的？”

他当然知道知千百人莫信，乃是子乌虚有的人物，本来就是七杀杖严无畏所创的。在严无畏精心设计之下，千面人莫信在武林中声名之盛，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名家。当时七杀杖严无畏只收服了目下五大帮派中的白冥教教主柴骏声和武胜堂堂主何旭，所以这个秘密，只有他们晓得。

詹先生既不知此秘，当然会被莫信这个名字骇一跳。但詹先生是何等人物，即使十分惊异，也不至于如此紧张，雷世雄的一问，正是探求他真正震惊的原因。例如他亲自见到千面人莫信？或是千面人莫信利用一个意想不到之人，送达此信。

詹先生压低声音，道：“此函乃是从本庄设置武昌的一处秘密联络站，以飞鸽传书之法，加急送达的。属下大惑不解的是，千面人莫信如何能查知本庄这一处秘密联络站？又怎能恰在此时赶上，好让您亲自交与秦姑娘？”

雷世雄点点头，道：“果然出奇！”

他只评论了这一句，就转身走到秦霜波面前，把信交给她。

秦霜波也渴想知道詹先生震惊之故，接过信件一瞧，淡淡道：“原来如此。”

她立刻拆开，看完之后，才道：“莫信在函中声称，他已带走了我的朋友，因为他晓得我一定会找上你，所以把此信托你转交。你猜他劫走我的朋友有什么用意？”

雷世雄如释重负地嘘口气，道：“你真相信贵友是他劫走的吗？”

秦霜波道：“目前我非相信不可。”

雷世雄道：“那么他一定想交换些什么宝物了，对不对？”

秦霜波道：“信里头没有提到劫走我的朋友们的用意，也许他知道我没有什么宝物，所以不提。”

她随即庄严地道：“我既然已获得消息，在未曾判明真假以前，须得郑重向雷大庄主致歉。”

雷世雄倒没想到她马上就道歉，而同时话中仍然有刺，使人不能安心。当下更深觉师父确实极有目光，这个女孩子，只怕比之天下武林人结合起来的力量，还要难应付的多。他连忙抱拳道：“姑娘好说了，一点小误会，何劳挂齿？但在下却甚愿有法子可以使姑娘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关于令友之事，与敝庄全无关涉。”

秦霜波沉吟一下，美眸中突然射出凌厉的光芒，道：“我亦很愿意大庄主有法子提得出有力的证明。”

她这么说法，不啻表示仍然怀疑独尊山庄。这一点恰以表现出她的超俗之处，一般的人，到了这等地步，总是为了不好意思而把话闷在肚中。但秦霜波却能抛弃了俗世无时不见的不好意思，淡然地表示出真心，使得对方觉得她时时刻刻都是抢制机先。假如这等情形不能改善，久而久之，雷世雄一定得不战而屈，承认斗不过她，因而更加当真无法抗争。她把剑道充份应用在任何场合之中，大有无敌不克，无坚不摧之势。

第七章品花鉴古列胸藏

这雷世雄就已生出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之感，他只好设法转移话题，追：“姑娘请同往客厅中小座片刻如何？”

秦霜波摇摇头，道：“等一等，我还未须教过雷大庄主的招数手法呢！”

雷世雄一怔，忖道：“这刻还须动手么？”

面上却堆上笑容，道：“姑娘何必定要在下献丑呢？”

秦霜波道：“大庄主过谦啦，请问大庄主手中之杖，可有什么名称么？”

雷世雄道：“此杖乃是精钢铸造，份量极沉，杖内还暗藏一口长剑，可以拔出来使用，变成左杖右剑的家数。”

他一面说，一面拔剑出来，便见这口长剑长度一如常剑，但剑身较厚，锋刃较钝，一望而知乃是当重兵器使用，而且由于剑柄乃是大半尺长的一截钢杖，份量奇重，又与一般长剑全然不同。由此可知他右手的剑路十分特别，必是极刚强威猛的路数，但由于本质上仍是长剑，便不免含蕴得有有灵动飞翔的细腻招式在内。

雷世雄又说道：“在下自家取了一个名字，称此杖怒龙杖，还望姑娘别笑我的庸俗。”

秦霜波淡淡笑道：“相反的适见大庄主的超卓不凡，怒龙杖……忍龙杖……这名字起得好极了。我猜想一旦到了怒龙吐舌之时，天地间能当得住你三招两式之人，可真找不出几个了。”

她正好说中了雷世雄最痒的地方，使得他又是惕凛又是惊佩，原来雷世雄手中之杖，除了功力深厚，招数精奇之外，更以气势威猛见长，尤其是到了战得酣畅之时，掣出杖中之剑，其时气势已成，实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数招之内，定可取敌性命。

他惕然暗惊的想道：“她一口就说中了我的武功最精绝之处，果然大有剑后气象，这个对手，唉……我真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应付她才好。”

秦霜波又道：“假如大庄主不见怪的话，我这就出手啦！”

话声未歇，一阵森寒剑气已涌出去。

雷世雄不知不觉之中举杖竖剑，抗御这一股剑气，口中说道：“印证武功本是武林常事，但姑娘身份不同，当然没有随便出手之理。”

秦霜波美眸睁得大大，射出能透视人心的光芒，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雷世雄道：“愚意认为动手印证武功家数的话，并无不可，但须得事先讲明白，到了什么地步就得停手罢战，以免伤了和气。”

秦霜波立时醒悟这是雷世雄设法争取主动的手法，他故意这么说，使她怀疑到他与掳人一案有关，从而须得用心细想须得多少招，才试得出他的招数手法，假如招数太多，则有陷入骑虎难下的险境，如若招数太少，对方可能隐藏起真正武功手法，使她观察不出。而她这么分心一想，便是一个空隙，雷世雄更可以利用这一线空隙，抢回主动之势。她只在刹那之间，已洞悉了对方隐秘的用心，她这种智慧灵机，完全是从心灵的空澈澄明中产生出来，与佛家所谓“无上智”

的理论相仿佛。就在雷世雄认定对方非寻思回答之际，猛见剑光暴涨，迎面刺到。旁观的詹氏夫妇第一次正式亲见她拔剑，但觉她的剑离鞘以至攻出，在时间上来说，简直找不出丝毫间隙，仿佛天然浑成，无懈可击。这对

夫妇身为武林有数高手，深知其妙，此时简直瞪得呆了。

雷世雄剑杖齐施，化为一片光影，遮住身前，“铮”的一响，秦霜波的长剑已刺中这一片光影，雷世雄但觉敌剑锐利之极，大有刺透自己杖剑光网之势，不得不急急往后退。

秦霜波第一剑抢得先手，更不容情，锵锵锵，连击三剑，奇快无匹，虽然都被雷世雄封架住，可是这三招已把雷世雄全身本领迫了出来，迫得他一连施展了三记不同的绝学手法。在这等情势之下，再斗下去，雷世雄已是有败无胜之局，假如秦霜波有意铲除此人，目下就该当继续迫攻，不让他有缓手喘息的余地，这样可望在百招之内，杀死这个主持独尊山庄的人。但秦霜波却突然收剑跃退了寻丈，长剑迅即归鞘，微笑道：“大庄主请恕我无礼之罪，我们印证武功之事，到此为止。”

雷世雄方自一怔，秦霜波又道：“我告辞之前，有一句话奉问，还望雷大庄主爽快赐告。”

雷世雄道：“姑娘但说无妨，在下洗耳恭听。”

秦霜波道：“尝闻贵庄的霜衣卫队，尽是奇才异能之士，这次到贵庄已见过他们，果然名不虚传，其中一个姓奚名午南的人，因为受我精神禁制，居然听起我的命令，因此得罪了吕权总管，其后又被令师弟彭典逐出独尊山庄，视如叛逆，但如今我已收他为仆了……”

她故意停口不说，瞧瞧对方有什么反应，雷世雄点头道：“这些过节，在下已接到敝师弟的报告，得悉详情，只不知姑娘特地提起这个叛徒，有何深意？”

秦霜波道：“我便是请问雷大庄主一声，那奚午南既然已是我手下仆从，贵庄还要不要对付他？”

雷世雄沉吟一下，道：“好的，看姑娘的面子，敝庄放过此人，但下不为例。”

秦霜波笑道：“这个自然，如若漫无限制，贵庄之人全都投到我这边来，岂不是大大的怪事？好，谢谢你啦！我得走啦！”

她说走就走，转身跨步，很快就出了院子，雷世雄大声道：“恕在下不远送了。”

秦霜波头也不回，挥挥手算是回答，瞬间已走出镖局，那些人无不用十分惊骇尊敬的眼光，目送她出去，这些人消息最是灵通，当她被迎进去之后不久，就都晓得她便是普陀山听潮阁剑后秦霜波，谁也没有想到这拥有剑后衔头的，竟是个双十年华的清丽少女，因此，当她出来之时，没有一个人不是拚命瞧她。

且说秦霜波一直回到客栈，奚午南亦步亦趋的紧紧跟随。这座客店已由关彤他们先包下了一座跨院，秦、奚两人走进之时，但见院中好像有不少人，但大多挤在一间上房之内。

她由伙计带领，走入另一间上房内，这名伙计早就得到上头郑重吩咐，所以显得异常卖力巴结，只一会儿工夫，茶也泡好，洗面水也打好，态度恭敬之极。

秦霜波略为盥洗过，在里间躺着休息，到了黄昏的时候，伙计早就在外间点上灯烛，光线从帘缝透进来，反而令人觉得房里很黑暗。

她一直瞪大双眼在想心事，最初她想到罗、杨二人落在千面人莫信的手中，不知现下情况如何，想必多少都吃了点苦头，但只要不是致命的苦头，

也就算了。她心中想道：“这个千面人莫信把罗、杨两人弄了去有何用意？莫非真如雷世雄的请测，想以他们二人的自由和生命，换取什么宝物？”

想到这里，迅即动脑筋寻思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觊觎的宝物，想来想去，都找不出任何物事，足以惹人垂涎。于是继续忖道：“假如莫信单是想利用这两人来胁持我，问题便颇不简单了。第一点，他怎知我肯不肯为罗、杨二人的性命而答应他的条件？第二，他想我去做什么事？或者不许我去做什么事？”

念头转到此处，仿佛露出一道光，但她暂时放过这一线曙光，先不去想它，却把思路转到第一点上面，那就是肯不肯因罗、杨二人的安危而爱人胁持？她淡淡一笑，想道：“假如莫信迫我做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先声明我如不听从，就杀死他们，这时，我是放弃我的立场呢？抑或是不管他们的生死？”

这个使她苦恼的问题，却又同时使她感到很有兴趣，静静的寻思之时，罗文举俊美潇洒而又甚是豪迈的面容，清晰的浮上心头，这个在她还以为不懂武功的书生，居然使她念念不忘，连他的声音也能够在幻想中听到，这是何等不寻常之事，难道她当真已被他的丰姿吸引住，竟无能摆脱吗？最后，她轻叹一声，知道自己将会在莫信压力之前让步，由此可以证明罗文举在她心中的份量有多么重。

她抛开这些念头，把思路转到刚才露出曙光的地方，那便是当她寻思莫信打算如何胁持自己？是迫令自己去做什么事？抑是不许自己去去做某一件事？最后面的这个想法使她发现了线索。不错，拥护翠华城的武林豪杰将在金陵聚会，她恰好抵达金陵，因此而被邀参加，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独尊山庄方面，有两个应付的态度。一是不闻不问，二是大施杀戮，排除异己，假如采取后者，则她的参加，将使独尊山庄无法下手。这一来情况就十分显明了，莫信将要利用罗、杨二人，迫使她不去参加这个聚会，以便独尊山庄可以肆意诛杀群雄。

她这个想法并非纯属臆测，当然亦有多少根据，那便是三年前高邮发生黑名单血案之时，她恰好也牵涉其中，救了李横行等人的性命，其后得悉他们都是因千面人莫信邀约，方会赶到高邮。由此可知千面人莫信与独尊山庄必有极深的关系。因此，千面人莫信携去罗、杨二人这一着，恰好凑上金陵的群雄秘密集会，可就变成顺理成章之事了。她开始猜测莫信这个人，假如他就是那一天与她动过手的老老，则此人武功之高，竟与雷世雄不相伯仲，不过决非雷世雄伪装下的高手，因为她已试出这两人的武功大有分别，那么这个千面人莫信竟然真有其人了？而且居然是个一流高手，这就显得独尊山庄的力量更无法估计了。

秦霜波一面想心思，一面听到外头传入来的人声，晓得这都是与关彤等三人有关系的武林人物，闻悉他们抵达此地，都来拜访。夜深之际，这座跨院总算寂静下来，关彤等三人均已休息就寝。

秦霜波倾听着夜籁，心灵间已经恢复澄澈，她并非不再关心罗、杨二人的命运，而是她深知世事复杂变幻，有的须得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对付。况且有件事既然有人出头承认，总算是有了一个下落，早晚会弄个水落石出，此时不须烦扰自己心神，却于事无补。她静静的坐着，个把时辰之内，听到两次极轻微的脚步声，行遍全院之后，总是在自己房门外停留片刻，这才走开。这阵步声起自厢房，因此她晓得乃是奚午南，此人对自己的忠心，已不

容置疑的了。过了大半个时辰，已过了二更，奚午南悄然拉开房门，只拉开了两三寸，右手还提着长刀，向外面窥去。但见对面院墙上出现了一条人影，转首顾盼了几下，一挥手間，便有四条人影掠过墙头，落在院中，奚午南见到来人身手，甚是高明，起码可以比得上霜衣队，而且这些来历不明的人，个个佩着长刀，式样与霜衣队大致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服饰，霜衣队之人外出办事之时，照例一身白衣，胸佩金质凤章，从这个胸章上一望而知他的等级以及所属的队伍。这刻的四名佩刀夜行人，全都年轻体健，身手高强，他们一入院中，立时散开，分布四角，这一来不论敌人从外冲入，抑是从内攻出，他们皆可保持围攻的优势。墙头那人飘身而下，却是个中年人，黑巾遮面身量瘦削，全身装扎得十分利落，背上斜背长剑，一副全神备战之状，他落在院中之后，只停了一下，便举步向秦霜波房门走去。

奚午南更不迟疑，迅即拉开房门，闪身扑出，瞬时已拦住那人去路，他长刀一挥，杀气腾腾，迫得对方连退三步之多，并且须得掣下长剑护身。

奚午南正是存心迫他亮出长剑，以便出于，一见对方果然如自己所料，心中冷笑一声，忖道：“我若是十招八招之内，不能摸出你的来路底细，也枉教小姐瞧得起，收录为仆从了。”

他更不打话，紧踏两步，挺刀进迫，这一下去势凌厉之极，只要是武林高手，没有不识得而垂手不动的道理。那人果然挥剑封闭门户，连话也不及说，因为他决不能在敌刀将发未发之际，分心说话。

奚午南一则要从武功招数上查出底细，二则不想惊动秦霜波，免得她觉得自己无能，是以特地使出如此凌厉的招式手法，迫使敌人不能开口。他蓦然跃起数尺，长刀化为一道寒光，闪电般劈落，这一招硬攻手法，异常凶猛，敌人除非一剑把他震退，如若不然，则不论闪避或是化解，都须得施展出全身所学。这样，奚午南就不难窥测出对方来历。

说到一剑把奚午南震退，谈何容易？当今之世，恐怕只有寥寥三五个人能够办得到。但见那人长剑斜出，保留着反击之势，身子却疾踏奇门方位，绕了开去。

奚午南不禁皱一下眉头，心想他这一下身法巧妙，却不易观察出是何家何派的心法，这倒是大不寻常的遭遇，难道往昔苦修多年，熟悉天下武林各家派的武功心法，一旦临阵上场，竟然全无用吗？他心念电转，手中长刀极凶猛的连番攻出，竟是一路连环硬攻的刀法，得自严无畏真传，加上他功力深厚，一连四招，攻得对方全身功夫都使出来，才堪堪的躲过去。

奚午南正攻得得心应手之时，忽然飘退数尺，冷冷道：“原来是翠华城出来的高手。”

那人哼了一声，道：“独尊山庄果然名不虚传……”话犹未毕，左角一名身材魁伟的年轻汉子，唰的跃落在那人身侧，人未到刀气先至，森寒之极，迫得奚午南运刀一划，也自发出内力，方始抵住这阵刀气。他惊异的望着对方，正待说出自己与秦霜波的关系，那个雄伟汉子已举步进迫，来势凌厉，教人感到有如面对死神，任何时刻对方都能闪电出刀，杀死自己。

奚午南亦不能例外，可也就不敢分心开口，凝神戒备，但见两人凝视片刻，蓦然同时扑起，刀光潮涌，“锵”的一声，各各震退，落在地上。

他们换了这一刀，都查悉对方功力深厚，大有棋逢对手之慨，各自心中凛然。

奚午南比对方尤甚，忖道：“翠华城几时出了这等高手？他的血战刀法

果是名不虚传，我若不是洞悉罗家血战刀法之妙，恐怕功力虽然绝不弱于他，却不易抵挡他这般特别劲厉的刀气呢！”

要知奚午南在霜衣队中，乃是十二高手中的高手，严无畏几乎收他为座下弟子，可见得他天赋之高，到了什么程度，至于严无畏没有收他为徒却是别有道理，当日严无畏正悉心传艺之时，忽然有老友相访，此人是个餐霞饮露的玄门羽士，道号一瓢子，乃是严无畏仅有三个朋友之一。一瓢子擅长相法，天下无双，一见奚午南之后，便向严无畏道：“他人与你缘份甚薄，依山人之见，不但不能收录为徒，甚且不可传艺。”

严无畏一向极信服他的话，便决意照办，两人盘桓了三日之久，一瓢子临别之时，又向他叮嘱一次，却透露出他亦不可诛杀奚午南的玄机。从此奚午南便只好苦修严无畏传的初步功夫，得不到进一步的指点，三年之后，一瓢子重访故人，又见到了奚午南，这一回他留心审视奚午南良久，过了两日，才对严无畏道：“山人以前错了，此子可以传以武功，但不能收为门徒，将来另有因缘，这刻却不便告诉你。”

这么一来，奚午南方始得窥上乘武功门径，但正因此故，耽误了他数载时间，以致不久之后血洗翠华城一役中，奚午南没有参加。话虽如此，奚午南却困根基特别牢固，竟然后来居上，成为霜衣队中功力最深厚之人。以他的成就，对方凶厉威猛的刀势，居然使他大感威胁，事情便显得甚不寻常了。

他奋起雄心，挥刀进击，使出极巧妙狠毒的招数，对方仗刀拒斗，仍然是极厉害的血战刀法，双方拚斗了十招以上，蓦的两刀相交，锵的大响一声，齐齐震退，但对方却多退了一步。

奚午南嘿嘿一笑道：“尊驾敢是翠华城少主？”

那雄伟少年虎目一瞪，道：“你是谁？”

奚午南道：“区区奚午南，乃……”

他底下的话尚未说出，旁边的黑布蒙面的中年人已接口道：“独尊山庄霜衣队十二队长之一，对不对？”

奚午南惊异的望着他，道：“你倒知道得不少。”

那人傲然道：“当然啦，今夜咱们先算一算三年前翠华城的血帐。”

他说到末后，语气凄厉，令人胆寒，那个雄伟少年迫前两步，凌厉刀气涌到，使奚午南没有法子开口说话。正当弓张剑拔，极为紧张之时，一声轻咳，使众人转移了注意力，当然这一声轻咳，蕴含得有惊心动魄的内力，使人不得不注意。

接着一个苗条人影走到院中，说道：“诸位夤夜降临，全力对付我的仆从，是何道理？”

语声娇脆，正是秦霜波出现。众人都愕然惊顾，奚午南见对方已转移了注意力，便乘机退开丈许。那个雄伟少年长刀改指刚刚出现的秦霜波，哧哧连进数步，迫到一丈以内，刀气森厉，杀机极盛。

秦霜波好像不曾感觉到一般，微笑道：“你们到底是谁？但这一位定非翠华城小城主，奚午南你的眼力终究是造诣未精。”

原来她从敌人刀气中，已测出对方血战刀法的火候，以她推测，假如罗廷玉重现江湖，定是在血战刀法上下有了莫大成就，甚足自信，方敢面对独尊山庄，展开报仇雪耻，恢复翠华城的壮举。但以此人刀上功力，比起独尊山庄第二号人物雷世雄，还差了一截，因此她胆敢断定此人定非翠华城少主罗廷玉。

旁边的蒙面中年人眼中露出吃惊之色，摆一摆手，那个雄伟少年立刻退到他的身边。他道：“姑娘慧眼，实在是令人佩服，根据各种传说的推测，姑娘当真是普陀山听潮阁的秦仙子。”

秦霜波淡淡道：“仙子之称不敢当，我正是听潮阁传人秦霜波，你们是谁？”

她之所以显示很冷淡，便是由于对方行径诡秘，虽然急急承认是翠华城之人，又深谙血战刀法，但若是七杀杖严无畏有意布量这等假局，这些人不难练会血战刀法。是以在未查明对方真正身份以前，她须得步步为营，小心应付，以免中了敌人诡计。

那蒙面人扯下面上黑巾，露出一副瘦削精明的脸庞，他又把长剑归鞘，这才举步逼近秦霜波，压低声音，道：“在下姓贾名心泉，今晚乃是特地赶来拜晤秦仙子。”

秦霜波缓缓颌首，道：“原来是翠华城三杰之一，这倒是无怪行踪如此缜密诡秘了。换了我是你，也不得不如此。”

要知独尊山庄虽然称霸了天下达三年之久，但对搜捕翠华城余孽之举，从未稍懈，三年来仍然陆续有不少武林名家遇害，大家都认为与这事有关，这贾心泉既是三杰之一，自然是独尊山庄急欲擒杀的重要人物，有这种原故，实在怪不得他们行踪诡秘。

贾心泉躬身道：“秦仙子居然得知贱名，荣幸何如。在下却冒昧请问一声，尊仆何以竟是霜衣队中的高手？”

秦霜波道：“这话说来话长，简单的说，那就是他目下已是独尊山庄的叛徒，须得托庇于我，方能免去独尊山庄的报复。”

她徐徐的环视贾心泉带来的三人一眼，姿势十分优雅美妙，接着又道：“这四位壮士都是你们新近训练成功的高手是不是？刚才这一位已略露锋芒，果然甚是非凡，由此可以想见没有出手的三位亦都不比等闲，我很想请教他们的姓名。”

贾心泉立刻道：“他们果然都是敝城后起之秀，这一个是曹强。”

那个出过手的雄伟少年抱刀行了一礼，贾心泉便道：“那一个是钱云……”

被点到姓名是个硕健少年，也抱刀遥向秦霜波行礼，他们眼中都流露出对这个名震宇内的剑后抱有极大的兴趣，以及崇敬之意。另外的两个少年是郭准和费秉，秦霜波在这淡淡一瞥中，已瞧出曹强与钱云的造诣高出于郭、费二人之上，所以向曹、钱二人多看了几眼。

贾心泉回头道：“四郎、七郎，你们在稍远巡逻，郭准、费秉则在这客店屋顶守望。”

那四名少年都领命跃起，消失在黑夜中。

秦霜波作个手势，道：“贾先生请到屋子里说话。”

贾心泉首先入屋，秦霜波跟着进来，点燃灯烛，各自落座，在灯光之下，贾心泉灼灼的眼神毫不留情的打量这个女孩子，方始知道武林中的传说全无夸大，因为她武功之高，固然可以从她判断那曹四郎非是罗廷玉之时窥见。而且武林中盛传她是绝色美人，如谪世仙女，这话竟一点不错。她当真有一种异于凡俗的冷艳，以及一点淡雅的丰姿，使人觉得她高不可攀，简直就是仙女一般。

当此之时，秦霜波默默注视看这个略显瘦削的中年人，发觉他虽是精明

之极，却具有一股正气，绝非奸狡之人。她晓得这贾心泉在翠华三杰之中，有智囊之称，无怪他显得很机智很精明，难得的却是他十分正派，在这般显得精明之人面上，是很难发现的特质。

她不禁暗暗心折，忖道：“独尊山庄虽然势力浩大，人才多至车载斗量，可是比起翠华城，显然正邪有别，由此可以想见翠华城兴盛之时，乃是何等气象了。”

她的倾慕心折只是对翠华城而已，可不是对这贾心泉而发。

两人互相打量审视过之后，秦霜波道：“贾先生冒险现身，不知有何见教？”

贾心泉忙道：“秦仙子万万不可动用见教这等字眼，在下一介匹夫，又是败军之将，在天下共钦的剑后面前，已甚感局促了。”

秦霜波淡然一笑，道：“贾先生太客气了，有事但说不防。”

贾心泉道：“在下拟在南京城内，聚集一些与敝城颇有渊源的武林朋友，这个聚会，在独尊山庄称霸了三年以来，还是第一次，自然对武林形势，至关重要。”

秦霜波点头道：“我也听闻此事，尤其是雷世雄及双修教教主都赶到南京，足见这个消息确实不假，也可以想见独尊山庄方面，极表重现。”

贾心泉道：“在下决定召集此一聚会之后，事先曾耗费无穷心血，防止秘密外泄，所通知的人很有限，一共不过二十三人，其中大部分还是要等期限最迫近之时，方始通知，这也就是说，目前只有七八个人知道这回事，却想不到仙子及对头方面早已知悉，此事使在下甚感惊骇。”

秦霜波道：“原来你今晚此行，乃是想查究机密如何外泄，换言之，你认为内部出了奸细，是以想迅快查明内奸是谁，对也不对？”

贾心泉起立躬身施礼，道：“正是如此，在下已计穷智竭，特地冒险求见仙子，想请仙子赐助，解决这个莫大难题。”

秦霜波请他落座，然后才道：“我是得宗旋兄见告，所以知道这一回事，你竟晓得我知道这个秘密，大概你曾与关彤先生他们接触，所以晓得我已知道这个消息，对不对？”

贾心泉佩服道：“不错，在下另有人与他们接触过，密谈中得悉他们打算参加南京之会，又听说是仙子告诉他们的，在下接获此报，顿时想到独尊山庄方面，亦可能侦知机密，特地赶来谒见仙子，果然从仙子的口中证实在下的猜想……”

他长叹一声，显出非常烦恼的神情，又道：“这个机密一共只有七八个人晓得，我们决定在期限迫近之前，每个人负责通知一两人赶来参加，目下尚未到达最后期限，所以晓得这个秘密的人，一共就只有七八个人。”

秦霜波道：“这事果然非同小可，但倒底一共是七个人呢？抑是八个人？”

贾心泉道：“对不起，应该说是八个才对，这是因为当时还不知道何时能奉告仙子，所以我们说惯了七八个人。”

秦霜波秀眉微蹙，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贾心泉又道：“在下还得解释一件事，那就是除了这个真真正正的聚会之外，在下还定下一个鱼目混珠之计，那就是我们已向外间传出风声，说是敝城将有重要人物出现，在南京召集旧部，图谋大举，这个谣言把不少武林人物都引来此地，但很少有份量的名家高手，这个谣传独尊山庄方面当然晓得，但在下认为雷世雄他们决不

会因这个谣传而亲来此地。”

秦霜波道：“这个鱼目混珠之计，果然很是高明，表面上虽然相当危险，其实发挥出强烈的掩护作用，贾先生真不愧有智囊之号。不错，雷世雄方面确实是为了你们真正的秘密聚会来，大概已布置下强大的力量，准备对付每一个参与的人。”

贾心泉道：“这一点正是在下最担心的，不过假如七杀杖严无畏当真内伤未愈，只有雷世雄等人对付我们，则这一场龙争虎斗，尚未知鹿死谁手呢！”

秦霜波微笑道：“从你的口气推想，敢是另有什么高明人物参加？”

贾心泉诧然的望她一眼，道：“秦仙子真了不起，果然是如此。”

秦霜波自动解释道：“这是因为你们都知道我不愿参加这一场战乱之中，假如不是另有高明人物，单单是宗旋兄以及其他的武林知名人物，你就一定不敢如此自信了。只不知这一位高明人物是谁？”

她笑一下，举手阻止对方发话，又道：“我这是随口探问，你如若在事实上须得暂时保密，便无须说出，我决不会放在心上。”

贾心泉道：“在下自应向姑娘奉告，这个人就是敝城少主罗廷玉。”

她并不露出惊异之色，却道：“须得是他才合道理，罗家的血战刀法，行将重振声威于天下了。”

她想了一下，又道：“你怎敢相信我，竟把这个莫大的秘密宣泄？”

贾心泉肃然道：“一则仙子的身份不同，可以放心信任，二则仙子虽然声明不参加这等江湖，杀仇之事，可是在下愚见，这一场仇杀并非有如江湖上普通的寻仇报复，而是事关正邪之争，任何人处身于江湖中，只要是出人头地之士，迟早得牵涉进去，非正即邪，绝难两全，在下晓得仙子当然不会袒向邪派，所以坚信仙子终有一天，将会拔剑相助。”

他这一番理论极是深刻，大有颠扑不破的意味，唯一无可弥补的缺憾是在时间上面，假如秦霜波三十年后，才决定拔剑相助，只怕那时候翠华城的潜势力已烟消云散，再也无法恢复了。

严无畏当然也是有见及此，所以使用容忍之法，任得秦霜波欺负，一味拖延时间，等到时机成熟，秦霜波即使倒向翠华城这一边，他也不须惧怕了。

这一场争战，不但是天下武功最强的高手完全出动，而且还包含得有高度智力的争战，若然有人细细考察出这一场争战的真正本质，一定会大吃一惊。

秦霜波道：“贵少主现在可在城中？我倒是很想瞻仰他的丰采。”

贾心泉道：“仙子你太客气了，敝少主眼下不在本城，不然的话，他早已就亲自踵门谒见了。”

此后，他们谈了一些最近发生之事，贾心泉因此而得知关彤他们如何被她救出，也知道了彭典说出关于罗黛青被冤枉之事，但秦霜波却没有提到他最想知道之事，即便是罗文举、杨师道的下落。

他自然晓得罗文举就是罗廷玉，由于罗廷玉没有让秦霜波知道真正身份，他当然不敢让她知道。

贾心泉从罗廷玉、杨师道的仆从口中，得悉他们在栖霞山失踪之事，又得悉秦霜波迅即追踪营救，从关彤他们被救之事看来，好像是她一到独尊山庄，就查看石牢而救出了他们，其中那一段罗、杨被劫之事，虽是缺漏过去，却仍然衔接吻合。

因此贾心泉决计想不到其中还有这么一段变故，他可不敢探问罗、杨之

事，免得被这个聪慧绝世的女孩子测想出来，发现罗文举他们乔装改扮的破绽。这件事可大可小，假如秦霜波推测出罗文举就是罗廷玉，她可能赫然震怒，当然也可能没有事，贾心泉在没有得到罗廷玉同意以前，自然不敢拆穿他的把戏。

最后，谈到内奸一事，贾心泉道：“当时与闻机密的七个人，除了在下与宗大侠不会有嫌疑之外，其余的五位都有问题。”

秦霜波不以为然的摇摇头，但她暂时不说，却问道：“这五位是谁？”

贾心泉道：“一是洞庭李横行兄，二是黄山孔翔兄，三是百粤多异仙子王萍，四是金陵夏飞白兄，五是北方的名家烈火旗常彬兄。”

秦霜波道：“这五位当中，除了金陵夏飞白略差一点之外，其余四位俱是著名高手，想不到他们与翠华城都有如此深厚渊源。”

贾心泉道：“夏飞白兄虽是武功略逊于余人，但他在南方镖行中地位甚高，而且与长江沿岸各埠的水道人物，俱有深厚交情。”

秦霜波听了这话，芳心一动，默默记住，她道：“照你推想，这五位当中，谁嫌疑最大？”

贾心泉道：“在下已再三的想过，觉得没有一个可资怀疑，换句话说，也就等如他们可疑成份一样大。”

秦霜波沉吟了一下，道：“我有一句话说出来，贾先生别介意，那就是你把宗旋兄除外之举，太不公平。诚然他目下已隐隐是抵抗独尊山庄的中流砥柱，很难涉嫌及此，但凡事都须讲究公平缜密，务求没有缺漏，万一问题当真出在他身上，则体全力侦查其余五人，岂不是白费了气力么？”

贾心泉肃然道：“仙子指责得是，但老实说，不论在下如何小心追查，恐怕仍是查不出头绪，落个徒劳无功。”

秦霜波清澄明澈的心灵中，忽然现出一点光芒，当下摄神定虑，闭目冥想了片刻，这才睁开双眼，道：“我虽是不喜卷入漩涡之中，但这件事恐怕只有我能管一管了。”

贾心泉大喜道：“仙子若肯伸手，便大有希望，只不知在下是否须要配合仙子的行动？”

秦霜波道：“你们不必行动，但须得办一件事，那就是把你们三年来做过的秘密行动，找几件重要的告诉我。”

贾心泉自觉此事重大，他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到底能不能完全信任秦霜波呢？他直着眼睛寻思了片刻，忽然下了决心，忖道，“我们若是查不出内奸，一切行动都不能展开，动辄还有覆灭之祸，假如不冒这个泄漏秘密之险，于大局无补，倒不如搏他一搏。”

决心一下，便道：“直到如今尚未为外人所知的秘密，第一件是敝城被焚毁之后，在下及秦绍兄张翊兄三人保护少主，逃到一处极机密的基地去，这个基地在海中，乃一个孤岛。”

秦霜波道：“这样已可以算得是一大机密了，再说第二宗。”

贾心泉见不要说出千药岛的位置所在，大为放心，略一思索，又道：“敝城破后人手所余有限，近三年来，已从头训练了数十子弟兵，成绩甚佳。”

秦霜波点点头，道：“这也是重要秘密之一。”

贾心泉一思索，又道：“敝少主三年苦修，武功已大有成就，但老城主的生死存亡，却仍未分明。”

秦霜波感到兴趣的问题：“罗老前辈的存亡，在独尊山庄方面也成悬案，

这且不提，关于少城主之事，我还想多知道一点，例如：他的相貌是不是长得很像罗老前辈？你们又怎知他武功已大有成就等等？”

贾心泉先抑制住心中的狂喜，这股狂喜是由于老城主存亡尚是悬案此一消息激起的，贾心泉这些日子以来，明查暗访，都得不到罗希羽的消息，他根本没有法子打听独尊山庄曾否于城破之时，把罗希羽的尸体带走。现在总算从秦霜波口中探听出确实消息，假如独尊山庄也不晓得老城主的存亡，则老城主大有可能负伤遁走，他大概是因为怕回返基地千药岛的话，会被独尊山庄之人跟踪宣出，是以一直不肯前赴千药岛。这当然是极令人振奋的消息，但目下他却需先行应付秦霜波，当下答道：“敝少主相貌十分英俊，他亦有一股异于常人的威严，但他却不大像老城主，这便是说他肖母而不肖父。”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至于少主的武功，在下没有机会试验，但单看那数十名子弟兵的身手，都是由少主一手训练出来的，亦可知造诣甚高了。”

秦霜波道：“这话有理，好啦，这些资料已经足够了，我将从反面探测，或可把泄密之人找出。”

贾心泉起身施礼道谢过，又道：“这一次集会之期必须延展，待敝少主抵达南京，商义妥当之后，在下立刻向仙子奉陈一切。”

他辞别出去，剩下秦霜波默默地寻思心事。她现下已得到许多宝贵资料。恐怕普天之下，只有她最清楚翠华城的实力了。她将利用自己所知的一切，向雷世雄进行查探。这些资料照理说雷世雄全不知悉，因此，她等到证实过他的确全无所悉之后，便设法把这些资料逐项向几个有嫌疑的人透露，然后又从雷世雄那儿打听，假如雷世雄晓得，当可间接证实谁是内奸了。此处暂时按下秦霜波如何进行查究奸细之事，且说那化装为书生罗文举和杨师道两人，坐在舟中，眼看几个极精擅舟术的大汉，操舟疾驶，霎时间已远远离开出事的江面。

罗廷玉心中当然毫不惊慌，甚至觉得很有趣地注视着这件奇怪之事如何发展下去。

杨师道暗暗以传音之法说道：“咱们得装出恐惧之态才行，今日之事，大有蹊跷。”

罗廷玉讶然望望他，杨师道又道：“试想以秦姑娘的身份以及剑术造诣，何等厉害，尚且被敌人缠住，一时无法分身抢救我们。可见得这些劫船之人，不但深知独尊山庄的底细，兼且又晓得秦姑娘与我们的关系无疑。故此，他们的来路以及存心，都十分耐人寻味呢！”

罗廷玉点点头，心想这杨师道果然不愧是智谋杰出之士，这一番分析精辟之至。于是两人都装出赧缩畏惧之态，半个时辰之后，船已泊岸，却是在一个河弯中。

两名大汉钻入舱中，凶悍地盯住他们，其中一个狠狠道：“你们若想活命，站好乖乖听我们摆布，别耍花样。”

罗廷玉忙道：“诸位仁兄别弄错了，我们原是读书人，这一次……”

那大汉断喝一声，道：“有话以后再讲，现在你们如敢不遵命令，我们的刀子可不留情。”

罗廷玉不禁目瞪口呆，当下任得他们摆布，先是倒剪缚住双手，然后又被黑布蒙住眼睛。上得岸边，便被推入一辆马车之内。马车驶驰之时，罗、杨二人唯有以传声之术交换意见。由于马车转来转去，使得他们很快就乱了

方向，闹不清倒底向哪一方驶去。

不久，又听到江水拍岸之声，他们十分驯服地依照那个一直在车内监视他们的人说话，下了马车，登上一艘相当大的船上。船上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宛如机轴转动的异响。两人默默地查听了好一阵，罗廷玉首先传声说道：“师道，听见这种声音没有？除此之外，我觉得船行特速，却又不闻使动打浆之声。”

杨师道立刻道：“少主这末后一句话，竟让下属恍然大悟。敢情这一艘快船乃是特制之物，不是用木浆及风帆行驶。”

罗廷玉道：“莫非是一直用竹篙撑动？但若是在江水极深之处，如何能使用竹篙呢？”

杨师道说道：“当然不是用竹篙，而是使用一个或两个以上的轮子转动打水，催舟前驶。宋代兵制中，有一种战舰称为车轮舸，舸侧各有两轮，轮头入水约一尺，令之转动，其快如飞。现在我们乘坐的大概便是这种车轮舸了。不过他们既敢在大江中行驶，当然须得改装过，避免别人注意才行。以我想来，催舟驶行的车轮，不是别有掩蔽，就是装在船腹当中。”

罗廷玉哦了一声，陷入沉思之中。他一听这等特制的快船，非比等闲，假如对方不是有组织的集团，谁能制造出这等价昂而又难以使用的舟舸呢？杨师道果然没有猜错，这只快船用两个车轮打水推动，船上只须用四名水手，踏转车轮，便能催舟迅驶。这些水手们在一排横架上不断地踏下去，就像农村常见的水车那转轴，带动了几个齿轮，再由齿轮带动车轮。制作十分精巧细致，相当的省力便利。

今世之人，但知轮船是西洋诸国创制，其实远在宋代，我国已有轮船。只不过这种车轮舸是用人力推动，而西洋的轮船则是以蒸汽推动而已。

杨师道足智多谋，当然也想到罗廷玉所考虑的问题，他又道，“少主可曾决定如何应付此事？”

罗廷玉道：“我打算尽力查明主使今日这件事的人，又须查出他这样对付秦姑娘是何用意？”

杨师道道：“属下正想作此建议，关于南京聚会之事，不妨延缓。”

他们既经决定，便耐心的任得对方摆布。如此过了两昼夜，他们可就发觉对方的厉害，远出于想象之中。

第一点，他们一直困处这个全无间隙的舱中，此舱大概是在船的当中，两边都是有船舱，所以他们即使击穿舱壁，也瞧不见外面景物。

第二点，此船日夜驶航，间中停歇，都似是在僻静之处，全然听不到岸上的人声。

这末后的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假如他们听到人语之声，使可以从口音中辨别出倒底是什么地方。而由于日夜航行，竟使他们全然无法猜测已航行了多远。从这些细节上，可见得主持其事之人，心思竟是何等周密。还有第三点是船上的人好像都是哑巴，日夜无声，都不交谈的。以罗廷玉的功力，此船虽大，又隔了好多道木壁，也休想瞒得过他的耳朵。

至此，他们完全查不出一丁点线索，舱门日夜严闭，外面有人看守。除非他们凭仗武功硬闯，否则任何时刻都休想潜出舱外查看。罗、杨二人越是发觉对方高明，可就越要查究出对方的底细方肯罢休。他们再三商议之下，决定维持原议，瞧瞧他们倒底要把自己运到什么地方去。

第三日，他们换了一艘大船，虽是局处舱内，但仍可从各种声音中查出

此船已不是车轮舸了。罗、杨二人但觉对方手段莫测高深，他们要把自己运到何处？有何目的？换舟的用意何在？主事之人可在舟上？这些疑问没有一个能得到答案，傍晚之际，他们已感到船身晃荡得厉害许多，尤其是空气中给他们以熟悉之感。

罗廷玉喃喃道：“奇了，我们好像已到了海上，如若猜得不错，这一段航程可真够快的了。”

杨师道沉吟道：“这个对手真了不起，假如不是用车轮舸的话，决计无法在短短的两三日内，就到了海上。又假使我们不是猜出是车轮舸，亦不敢相信已经置身于海上。”

这些谈话不免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意味。不过他们都不惊慌，纵然这艘巨舶把他们带到异国，以他们的本事，决计不会遭遇意外，亦必能回返中土。要知当时三宝太监郑和已经完成他的航海伟业。郑和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航海家，智勇双全，坚毅卓绝，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七次远洋航行，经历三十余国，航程多达二万余里。他首次出航时间在世界航海史上，竟比发现好望角狄亚士，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以及首次航抵印度的达加马都早上八九十年。从这一点推测，当时我国造船术之精良，航海术之高明，都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洋诸国。由此亦可以证明我国也有极优越的航海天才，只不过由于清代闭关自守，遂至近代海权没落，国势积弱不振。

罗廷玉与杨师道曾经在海岛上居住数年，自然熟识航海之道，此所以他们毫不担心，对当时南洋诸国亦颇有认识，晓得如何回返中土。现有他们最感到莫名其妙的，莫过于对方把他们弄到海上，有何目的？倘若有意加害，则在数日前就可以下手。若说存心放逐自己，又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当然他们也考虑过对方竟是设法使自己无法在期限之内，赶到南京主持群雄聚会。但这个可能性太微小了，首先对方不可能查得出自己的身份。其次，他们如若出手反抗，这个计划登时破灭。换言之，对方不会用这种毫无把握的方法来耽延会期的。巨舶在海上航驶了数日，罗、杨二人一直闷处舱中。他们这会可听得见船上水手们的说话，但这些人的口音奇异之极，简直一句话都听不出来。

杨师道猜测大概是南方沿海的方言，罗廷玉亦同意此说。又过了两日，突然感到船身摇荡得没有那么厉害，再往后就更为稳定，好像已驶入什么港湾之内。

这天晚上，船已靠岸。他们又被蒙住双眼，送到岸上。空气十分清新，不问而知乃是在荒郊之中。

罗廷玉用传声之法说道：“咱们一睁眼，将发觉身在一处荒岛之上，既无土人，亦无舟只，那就非得老死在这个荒岛中不可了。”

杨师道道：“少主放心好了，这儿不但不是荒岛，甚至决不会是异国。我敢说咱们又踏上中原土地。”

罗廷玉道：“你若真有信心，那么我就不出手了。”

杨师道说道：“当然有信心，少主用心嗅一嗅这气味，哪有一点海岛上的气息？我想他们是沿着海岸航驶，现在已顺着一条江河驶入，离海已远。”

罗廷玉用心一嗅，果然毫无海风气味。这时他们又被弄上大车，辘辘疾驶。也不知走了多远，连罗、杨这等身怀绝技之人，也颠簸得相当难受。

轮声忽然改变，车身亦平稳驶行在硬平的地面上。

罗廷玉传声道：“大概到了，咱们好歹也得瞧一瞧才行。”

杨师道问道：“用什么法子呢？”

罗廷玉道：“我出手点住那个家伙的穴道，迅快瞧一瞧，再弄醒他就行啦！不过这个方法却有一点不大妥当。”

杨师道讶道：“有何不妥？”

罗廷玉道：“我们目下无法估计出这厮的武功，是以出手之际，只怕会有破绽。”

杨师道道：“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假如我们不瞧上一眼，那就全无资料得以判断敌情，恐怕很难查究出地点和主事者是谁了。”

罗廷玉想下一下，才道：“好吧，你且打几个呵欠，瞧瞧他有何反应。”

要知他们目下尚是蒙着双眼，双手倒缚背后。是以全然无法查看对方的武功造诣，甚至连那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也毫不知情。

若然他们不是武功高绝，根本亦无法测知那人离他们多远。因此，常人处此境地，决计无法作任何反抗。

杨师道定一定神，开始张大嘴巴，连连打呵欠，过了片刻，忽然听到对方发出呵欠之声，罗廷玉微微一笑，右手已从捆绑中抽出来，他约略练过缩骨功夫，所以普通绳索缚他不住。他伸手迅即点去，然后扯下眼睛上的黑布。只见那个劲装大汉倚壁而坐，动也不动，双目也闭起来。

原来这种呵欠俱有传染性，假如是在黑夜，又有一点困倦，只要听到别人打呵欠，自己便也禁不住会打起呵欠来。不过假使是武功卓绝之士，一则精力过人，不易困倦。二则心志坚强，很难被人影响。这是时时刻刻都训练的特质，虽在不知不觉之中，也不易被人影响。

罗廷玉利用这个打呵欠的方法，探测敌人武功造诣果然极是高明不过。他一伸手扯下杨师道面上的黑布，两人分别向车外望去，从窗帘缝隙中，但见大车驶行在一条平坦大道上，道傍树木夹峙，两边都是水田。在这匆匆一瞥之下，已瞧出这儿敢情是风光明媚的江南。目光循这条大路望去，但见不远处有一座相当宽敞的庄院。他们仗着夜眼，在黑暗中张望了一会儿，便赶快恢复原状，不留一些痕迹。

那名大汉被拍活了穴道之后，又呵欠一声，仿佛曾经打个盹，又好像是迷糊了一下。这种感觉引不起他的注意，罗、杨二人却在暗中松了一口气。不久，大车驶入庄院，两三个人把他们接过去，大车便辘辘驶走。

罗、杨二人终于被解了缚，卸下遮眼黑布。灯光照亮了整个房间，但见房内几椅床榻一应俱全。桌上还有文房四宝，此外还有好些卷帙。

一个中年人站在他们面前，等他们看过这间相当宽敞干净舒适的房间之后，才道：“两位觉得还满意吗？”

罗廷玉呐呐道：“这……这是什么……地方……”

那个中年人道：“这儿叫做忘忧斋，你们尽管无忧无虑的住着。”

他的声音冷峻异常，又道：“我姓莫，名义，是本庄的主人，向来很少与外间之人来往。但你们既是家兄送来的人，只好留下。”

罗、杨二人瞠目而视，但见莫义举步走到后窗，推开窗门，道：“这后面也有院庄，前后所种植的花卉品类繁多，你们是读书人，不妨一一加以吟咏，但是……”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更为冰冷，接着说道：“但是你们须得记住，这前后院墙高达两丈二三，你们不易上去。墙的那边不但日夜有人把守，同时更有恶犬巡逡。人倒不怕，最怕你们落在恶犬口中，被它们撕成碎片，这可是咎

山自取，我也没有法子相救。”

罗、杨二人装得很像，同时打个寒噤。

莫义满意地笑一下，这才转身出去，到了门口，又停住脚步，慢慢的回头瞧着他们。这莫义的目光极是锐利凌厉，错非内力极为深厚之士，不会有这等骇人的目光。罗、杨二人都垂头以避，莫义鼻也中重重的哼一声，这才当真离开了。

他们听着步声业已远去，这才举目打量这座书斋的各处以及检查墙壁。他们发现这座取名为忘忧的书斋，共是两间横列，前后院子都相当宽大，乃是独立建在院落中的屋宇，因此可以断定不会有夹壁复道等设备，前后院子内都种植有花卉，有些是莳在以砖块砌成的花坛内，有些则是盆栽。都修剪打扫得十分美观，颇足悦目怡神。此外，他们又发现书斋内有不少书画精品，俱是古今名家真迹，罕见而贵重。厨架上有些相当珍贵的宋元版本藏书。

杨师道对版本一道很有研究，因此他流连鉴赏，不忍离开。

罗廷玉则对书画古玩名瓷较有兴趣，所以他观赏过两屋悬挂的书画之后，便开始鉴赏古玩名瓷。这时他们确实因浓厚兴趣而忘了别的事，这等情景落在遥遥窥伺他们的人的眼中，十足是书呆子习气举止。这一来他们大为放心，往后的监视已松懈得多了。翌日早晨，罗、杨二人起床之后，一个年轻俊仆服侍他们盥洗和送来早餐。罗、杨二人见他长相极是精明黠慧，便都不大理睬他。因为他们晓得决计不能从他口中打听出任何消息，倒不如省点唇舌。朝阳高悬之际，一个妙龄女郎姗姗走入书斋。她瞧也不瞧罗、杨二人一眼，径自灌水浇花，以及修剪除虫等等。这个女郎大概是双十年华，体态婀娜，面貌秀丽，穿着得十分朴素。从衣装上看不出她的身份，只有一点显而易见的便是她还未嫁人。罗、杨二人虽是感到这个女郎令人生出莫测高深之慨，却不肯多瞧她，免得让她以为他们是轻薄之士。她在前后院工作了许久，后来太阳晒炙得很热，她转回前院，自个儿坐在台阶上的阴影之下，摘下斗笠，取出汗巾擦拭汗水。她面颊上透现出健康的血色，动作也很轻快，可知是个时时劳动的人，大概她因为一直没有听到罗、杨二人的声音，这时便开始向屋内张望。

罗廷玉站在台阶上走廊的另一端，与她相距较远。他凭栏望着院中的花卉，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一副沉思的样子。她的目光从门口射入斋内，只见杨师道端坐窗边的椅上，在他右边的桌面，放有几叠书籍。他手中还拿着一卷，不时前后翻动，显然他并不是在阅读。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子，对她的介入好像很不在乎，各人沉迷在各人的天地中。正如她方才整理花草一般，在当时她确实是全神贯注，完全忘去书斋内有生客占住之事。她微笑着，秀丽的面庞上泛起安详愉悦的神情。她初时真有点害怕他们会打破她这种美好的生活习惯之心，但现在可放心了。

罗廷玉最后已确定自己的想法，便转眼找寻那个女郎，恰好碰到她明亮而愉快的眼光，当即向她点头打招呼，道：“姑娘可曾发现那一盆芍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女郎转眼打量，问道：“是哪一盆呢？”

罗廷玉道：“就是这个黑色的花盆的。”

女郎道：“我当然知道啦，这些花木都是我一手栽培的，只怕不知道的是你而不是我。”

罗廷玉不悦道：“何以见得鄙人便不懂呢？”

那秀丽女郎见罗廷玉不悦，便笑道：“我可不是有意诋你，但你的话问得好笑，所以我才这么说。”

罗廷玉道：“鄙人如不卖弄一下，只怕姑娘心中一定认为我们都不懂花卉。”

这一回轮到她不悦起来，道：“很好，我要请教一下，芍药品种共有多少？”

罗廷玉不慌不忙的道：“芍药品种繁多，据花镜载录多达八十八种，花瓣或单或复，颜色不一。较为著名的也可以随便列出一二十种，姑娘若是愿听，鄙人就列举出来。”

女郎道：“好，请在五种花色中，各举四品。”

她见罗廷玉说得十分内行，心中已生出敬重之意，所以用“请”这种字眼。不过她仍然要深究下去，瞧瞧他倒底举得出举不出品种名目，从这一点即可推测出似是一知半解，抑是真正的行家？罗廷玉定一定神，才道：“白色花者有晓妆新、银含棱、莲香白、玉逍遥。紫色花者有聚香丝、墨紫楼、宝妆成、宿妆殷。”

他略一停顿，发现对方大有激赏之意，精神一振，又道：“粉红色的花者有醉西施、怨青红、素妆残、效殷红。深红色花者有冠群芳、尽天工、赛秀芳、醉娇红。黄色花者有御黄袍、黄都胜、金带围、御爱黄，上述二十品种，俱珍贵可观。”

女郎道：“我真想不到你竟是大行家，看来我还得拜你做师父了。”

罗廷玉道：“岂敢当得姑娘如此赞誉，鄙人不过是性有所好，是以略曾涉猎而已。若是当真讲究的话，鄙人较擅鉴赏古玩瓷器。”

那女郎定睛望着他，过了一会，才道：“你一定是出生在十分富贵之家？”

罗廷玉含糊以应，心中却大感酸楚，暗忖：“我在三年以前，身居翠华城中，天下珍品无有不见。细论起来，岂只是富贵之家？即使是帝王之家亦不过如此。”

只听那女郎又道：“我姓章，小字如烟，先生贵姓大名？令友也像先生这般博学多才么？”

罗廷玉说出他们两人姓名，然后说道：“敝友比我更为风雅，他精于书画以及版本之学，当世罕有匹俦。”

章如烟敬佩地望望斋内的人，罗廷玉又道：“刚才鄙人欲向章姑娘请教一事，便是那个花盆。但姑娘却误以为鄙人问得是盆上之花。”

如烟道：“那个花盆黑黝黝的，不甚雅观是不是？”

罗廷玉大摇其头，道，“不是，不是，这个花盆形式古雅，鄙人瞧了许久，才敢断定是数百年前的古物。”

如烟表示很感兴趣，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那么这个花盆一定很珍贵的了，当初此宅旧主人乃是钱塘世家望族，我是在一个房间找到这么一个花盆，想不到竟是数百年前的古物。”

罗廷玉登时晓得对头们敢情把自己两人弄到钱塘地面，这一个圈子的路程可真不短。他道：“据鄙人判断，这个花盆乃是宋代定窑所出，而且是北定之窑所出。这种色黑漆的，称为黑定。在当时不甚为世珍重。但由于传世极稀，所以现在身价万倍，应视为珍品了。”

如烟听了之后，立刻另取一盆，把芍药移过去。然后又洗净，交给罗廷

玉再行审鉴。

罗廷玉摩挲再三，说道：“断断不错，这是北宋时河南定州所烧之物。你瞧，这个花盆边镀了铜，便是可靠的证据。因为定窑惯例是碗碟等覆而烧成，所以缘边无釉，便镀铜以保护之。”

罗廷玉说出这个花盆乃属黑定的证据，可见得他不但眼光高明，眼界极广，同时又有真才实学，考据甚精。

如烟不能不衷心信服，顿时对他另眼相看。

她这时才发觉这个年轻士子长得丰神俊逸，自有一种磊落而又儒雅风流的气度。这种人品，她此生尚是第一次看见。

杨师道从斋中走出来，罗廷玉替他们介绍。

如烟一瞧此人相貌，又是一怔。原来杨师道虽然远不及罗廷玉俊美，但却另有一种清奇高古的风味。他那瘦削多骨的脸上，却有着广阔的天庭，显示出他智慧过人。

罗、杨二人亦感到这个女郎很不平凡，莫看她衣服朴素，但却散发出天真自然之美，那两颊上健康可爱的血色，更使她显得脱俗可亲。他们真想不通这个地方怎会容得这位姑娘的存在？这好比是芜杂的庭园中，茁生出一丛极稀罕名贵的品种一般，令人觉得这是奇迹。

杨师道也参加他们的谈话，他对花卉这道亦是内行，是以大家谈得很投缘。而罗、杨二人除了这些话题之外，绝无一语涉及别事，例如这是什么地方？主人是谁？她是什么身份等等。

不久，罗、杨二人都观察出章如烟之所以具有健康愉快的特质，乃是由于她接近自然，爱好花木的缘故。她这种特质，衬上她秀丽的面貌，明亮的眼睛，实在能令任何男性倾倒爱慕。他们谈得那么融洽，以致中饭送来之时，她才发现已经是中午时分。她临走之时，笑着向那个年轻俊仆打个招呼；道：“阿俊，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好人，你要好好的侍候他们才好。”

阿俊躬身应了，她才姗姗走出院外。下午未时之际，如烟又来到这忘忧斋。她熟络地跟罗、杨二人打过招呼，便开始动手整理两间屋子。这儿的桌椅窗门和地上都由阿俊打扫过，她只是拂拭那些书籍古玩瓷器等物。罗、杨二人当然不好意思坐着不动，都帮忙她搬取拭拂。当她打扫那书籍之时，问起杨师道的看法。

杨师道说道：“这些宋元版本自然十分珍贵，可惜颇多膺物。据愚下之见，大概只有那套汉书和那一套三国志是真的。”

如烟讶道：“若然你说得不错，那么我以后就不必如此加意保护其他的书籍了。”

杨师道笑道：“愚下可不是建议你这样做，只不过说出管见而已。”

如烟也笑起来，道：“其实我也有点怀疑其余的都是假版本，只不过乏人指点，难以征信。”

杨师道说道：“那一部班固作的汉书，弥足珍贵，曾由元代名家赵松雪所藏，刻版的字体极精美方劲，有欧柳笔法，乃是宋版本中的精品。至于那套元版三国志，亦极珍贵，乃是元大德年间集庆路儒学梓版。”

如烟听到此处，可就不由得不深信这个饶有高古之意的年轻人，真的精于版本之学了。她随手拿起一卷白虎通，问道：“这一卷当然是伪版无疑了，却不知如何能假伪得如此迫肖真的宋版？”

杨师道接过来瞧了一会儿，才道：“假宋版书的手法极为神妙，他们将

新刻摹宋版书，用微黄厚实竹纸，或川中出的茧纸，或用糊背方廉棉纸，或是孩儿白鹿纸，筒卷后用锤细细敲过。此法称为刮。再用浸去臭味之墨印成。”

如烟瞠目道：“原来手续这般繁琐，无怪几可乱真了。”

杨师道摇头道：“还有许多手法呢！例如将新刻之版中故意使残一两处。或使纸张弄湿霉烂三五张，使破碎而加以重补。”

如烟道：“这些手法真了不起，天地间恐怕没有几个人瞧得出这原是新刻伪本了。”

杨师道道：“伪版书的手法还多着，又例如改刻开卷处的一二序文年号。或贴盖今人注明的刻刊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又两头角处，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用灯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之使黄，俨然是古人的伤残旧迹。又或是把整套书放置在米柜中，让虫蛀蚀，透漏蛀蚀。这些手法，都相当高明，只有内行人才瞧得出来。”

如烟听得瞠目结舌，过了一会，才笑道：“杨先生大概曾经做过伪版的生意，不然的话，怎会如此内行呢？”

杨师道笑一笑，道：“伪版书还不算多，书画膺品更难辨认，而且因为获利甚钜，数量可就更多了。”

如烟突然垂首寻思，想了好一会儿，才抬头道：“我那边藏有许多字画、珍版书、古玩、瓷器等物，不但无法鉴定真伪，甚至有些是什么名称都弄不清楚。”

罗、杨二人大感兴趣地望住她，等她说下去，但如烟却又沉吟起来。

罗廷玉道：“姑娘可是有意让我们前往开开眼界？”

如烟道：“虽有此意，但庄主不知答应不答应？”

罗廷玉颌首道：“这倒是不易交涉的难关，我觉得那位莫庄主凶得紧。”

杨师道道：“罗兄万勿乱发议论，万一莫庄主乃是章姑娘的什么人，岂不教她为难？”

罗廷玉憬然道：“对不起，这种情形的确使章姑娘难以自处。”

如烟淡淡道：“不要紧，反正我也不喜欢他。我若不是为了这个忘忧斋的许多花木，还有这些古雅珍贵之物，我才不到莫家庄来呢！”

罗廷玉愕然道：“然则姑娘竟不是居住在此庄之中？”

如烟道：“当然不是，不过我小时候住过许多年，自从先慈弃世之后，我就离开了。”

她的来历身世，以及踪迹都如此奇怪，罗、杨二人心中更增加探索的兴趣。他们随即谈起别的话，罗、杨二人甚是小心，不敢出口追问这件事，直到晚饭之时，她才离开。

次日，她一整天都没露面，第三天早晨，她笑着跑进来，道：“行啦，两位先生可以移驾到蜗居去。我猜你们一定也愿意出去走一走。”

罗、杨二人当然十分高兴，当下跟她出去。一路上只碰见两三个仆人，好像偌大一座庄院，人数却甚稀少。

他们竟是走路出庄，罗、杨二人在阳光之下，见到田野景色，登时心胸大爽，但觉此处景物之美，冠甲天下。这当然是他们闷了许多天的缘故。事实上上此地景色，与江南各地差不多，甚至还差劲一点。因为江南田里间，处处见到村庄人烟。但这莫家庄周围，竟瞧不见有什么村庄，显得荒凉冷僻。不过四周的水田，并不荒芜，可见并不是真的荒僻。他们沿着平坦的大路，走了数里，路边有一座凉亭，古树数株，覆荫甚广。亭左有条岔道，如烟当

先走去。

罗廷玉叫道：“姑娘等一等。”

她停步回头，问道：“什么事呀？”

罗廷玉道：“鄙人只想请问，莫家庄之人，既然把我们掳到此地，明知非出自愿，怎敢放心大胆让姑娘一个人带我们出来？难道不怕我们趁机逃走？”

如烟道：“你们要逃走的话，我有什么办法呢？”

罗廷玉道：“这话答非所问，鄙人问的是那位莫庄主的想法。”

如烟道：“他可以拿我抵罪呀，但我却不怕他，谅他不敢对我怎样。”

至此，已显然的她有暗助他们逃走之意了。

罗廷玉表现出很热心，四顾周围形势。

杨师道却毫不感兴趣，管自走他的路。

罗廷玉随即发觉了，讶道：“师道，你可是怕被他们追上？”

杨师道道：“当然啦，试想，我们现在处身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又没有车马使用，请问能跑多远？说不定跑了半天，又回到老地方，那才冤呢！”

罗廷玉面色一沉，严肃地道：“这样说来，你愿意留下而不赞成逃走了？”

杨师道点点头，道：“小弟绝不赞同逃走之计，这条路断断行不通。”

如烟沉默地听他们谈论此事，她老早就觉察出他们是两种十分不同的性格，可以说是相反的性格。所以他们的意见相左，在她看来，乃是合情合理的现象。

罗廷玉道：“我有机会决不放过，但你既不肯定，我就只好放弃此意。”

杨师道立刻反对道：“以小弟愚见，我们应当分道扬镳，较之共进退更为有利。”

这话使如烟也大感兴趣，伸长脖子来听。

杨师道解释道：“假如文举兄你逃得掉，于我并无害处。看情形他们本来就没有加害我们之意，假如你能脱身，说不定他们还得赶紧放了我。又假如你被抓回来，由于我们不是一齐逃走，他们怒气也将小一些，你说是不是？”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这话听起来有点道理，不过我可不相信他们没有加害我们之意。”

杨师道道：“若然如此，你更是非走不可。不要因为小弟之故，而改变计划。”

罗廷玉摇摇头，踌躇不决。章如烟指着前面，道：“到啦，我现在就住在那边。”

他们举目望去，但见一片高坡上，绿树、翠竹间，露出一角飞檐。远远望去，颇有诗情画意。

她接着又道：“罗先生今天别走，你们第一次出来，庄里一定派人远远监视，还是留到明天或后天，他们戒心稍减，便容易得多了。”

她嫣然一笑，又道：“当然这里面有我的私心。我实在很希望罗先生替我鉴定一些不知年代名称的瓷器。先母在日，也曾请过几位博学之士前来鉴赏，但他们懂得比罗先生少。”

罗廷玉没有异议，事实上，他也很想弄清楚这个女孩子的底细。怎在这个奇异诡秘的世界中，却有如美丽的小鸟一般，自由地飞翔高唱，健康活泼，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而她居然不怕那个庄主莫义拿她抵罪。因此，任谁都不

禁要问：“她是谁？何以不怕莫庄主问罪？她真心帮助罗、杨二人逃走么？为什么？”

这些疑问，使罗、杨二人都极感兴趣，非弄个明白不可。当然这些疑问不可以直接向她探询，只能从侧面查究，并且用事实来证明。

他们从一条平坦的道路往高坡走去，走了一程，便是齐整的石级。一路拾级而登，但见景色雅致，恬静异常。石阶走尽，便是一块草坪，四周有些参天古木。她居住的屋宇，就在这个幽美的景色之中，最前面的是一座雅致的楼阁，后面还有数座屋宇。罗、杨二人所学甚博，见识亦广。一瞧这座楼阁的飞檐高翘远出，有跃然欲飞之态，便晓得这是一座木楼。如若是砖石材料建造，便只能造拱式而不能造这等楣式了。正因他们瞧出楼宇建造的质料，所以推测得出这座屋宇建成的年代，不会太久。这是由于木质易于朽坏，本来就不能耐久，加上他们精细地查看过檐角的位置和角度，发现并无异状。他们深知木工建筑屋宇之时，从不制作精详正确的图样，只作一个不完全的略图。所以尺寸长短，各部分之配置，从无精密规格，糊里糊涂的就动手建造。因此，全国各地都常见的一种形式，那就是檐反翘向上的构造，虽是颇费苦心，但由于意匠不充份，加以接续之法不完善，工程马虎粗糙，年代稍久，檐面便呈挫折或甚至下垂。罗、杨二人由这一点判断，深信这一处屋宇历史不会太久，大概只有十年八年而已。他们走入屋内，如烟笑道：“两位先生请坐一会儿，我得亲自去泡茶敬客，然后才劳驾鉴定那些物事。”

这时一个女孩子，大概是听到声音，从后面走出来。她的服装束与如烟没有什么分别，但却叫了一声“小姐”，可见得她乃是个婢女身份。

罗廷玉忙道：“我等岂敢有劳姑娘。”

如烟笑一笑，道：“你们两位都是不平凡之士，起居饮食都很讲究，别的倒还罢了，但这杯茶却非同小可，我怎敢让杏儿随便泡两杯上来奉客呢？”

章如烟吩咐一声，杏儿便转身入内，不一会儿，搬出一套茶具。接着又搬出火炉和一瓶泉水。她很快地烧燃炭火，注水铛内烹煮。他们坐在楼下这座厅内，如烟陪他们闲谈着，话题不外是四壁悬挂看的字画，以及一些形式古朴，用粗藤制造的家具。过了一会儿，水已煮沸，如烟站起身、作一个请的手势，罗、杨二人站起身，只见距那火炉不远处，已摆好一张紫檀木矮脚几，几上放着一套茶具。几边另有三个缎面的软垫。他们走过去，各自在垫上落从。这时候，他们可就明白何以靠近木几这边有一道窗户，开得这么低。敢情现在他们等如坐在地上，仍然可以眺望外面的景色。

第八章红袖香添翰墨香

罗廷玉打量过那套茶具，笑道：“这套茶具的壶和杯，非但不是同窑之物，兼且朝代不同。只不知如烟姑娘偏爱哪一样？”

如烟和杨师道一齐望去，但见那个小小茶壶色作天青，细加观察，但觉汁水莹泽苍翠欲滴，通体呈现蟹爪纹，形式古朴可爱。那四只小小茶杯杯口仅如铜板那么大，颜色如朱砂，而又极其莹白，瓷质薄得难以形容。

如烟缓缓道：“我知道这套茶具都是珍贵精品，若然不是款待两位先生，决不取出使用。不过，我只知道这四枚茶杯名叫流霞盏，出身景德镇，价格之昂，更在许多古时佳瓷之上。”

罗廷玉颌首道：“不错，这是本朝（明）珍品，景德镇之官民窑合计逾千之数，昼间则白烟掩蔽天空，夜间则红焰冲霄，盛极一时。这流霞盏出自民窑，乃是壶隐道人昊十九的杰作。这位昊十九工诗善画，书法则学赵松雪，乃是真正的雅人逸士。”

他取起一枚流霞盏，向杨师道说道：“你瞧，盏身瓷质薄得能透见指纹，重才半铢。时人有诗云：为觅丹砂闹市尘，松声云影自壶天。凭君点出流霞盏，去泛兰亭九曲泉。可见昊十九是如何的受到推崇。他的流霞盏制作不多，四方竟出价争购，也很难购得呢！”

杨师道甚是神往，道：“此道果然大有堂奥，将来有机会的话，定要请文举兄指点门径。”

罗廷玉只笑一笑，又道：“这个茶壶亦是罕见珍品，乃是宋代汝窑精作。釉色以淡青为主，近于柴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之色。通常鉴定汝器之时，须察看其底有芝麻花及细小挣钉者，便是真的汝器佳器。”

杨师道拿起茶壶，反转过来一看，壶底果然如他所说，不禁甚是钦佩。如烟笑道：“真了不起，但我要瞧瞧你究竟懂得多少。因为你如此精通瓷器，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章如烟的话，其实大大的奉承罗廷玉一番，只有使他感到舒服而不致误会。因此，罗廷玉含笑不语。

杨师道却道：“姑娘的意思大佳，我们先让文举兄鉴定过瓷器，早些了却他的任务也好。”

这话是暗示说罗廷玉要逃走，所以让他先行鉴定瓷器。

章如烟侧眼望去，但见铛口冒出白色的水气，便道：“水已沸开啦！”

她拿起一个锡罐，打开倒出一些茶叶，放在那只汝壶内，说道：“这些茶叶得之不易，我珍藏许久，都不舍得饮用。”

前文说过，罗廷玉乃是翠华城少主，身世大异常人，天下珍品，无有未曾见过的。这时一瞧那些茶叶，心中已有了谱，但还须品尝过才敢断定。

如烟亲自提了开水，冲在壶内，放回壶盖之后，又从盖顶淋一次开水，这才把开水放回炉上。她先把流霞盏内白开水，一一倒掉，然后从茶壶中斟出佳茗，恰好是四小杯。

大家一齐取杯，但觉十分烫手。却见如烟一仰头，便那么一盏滚烫无比的热茶，完全倒入口中。

罗廷玉也学她的样，一口啜干，只有杨师道慢慢的呷。

这一下饮茶的动用，大有讲究，凡是擅长此道之士，定必是一口啜干，由于习惯之故，所以茶水虽烫，却不至伤了口舌。但没有训练之人，可就无

法这样喝法，除非是内功深厚之士，又另作别论。

杨师道虽然绝不怕这么一点点滚茶，但以他想来，哪有人一口把茶喝干之理？何况常人也耐不住烫，所以他慢慢的呷。

罗廷玉闭起眼睛，使人猜不出他是不是烫得难受，所以闭眼。幸而他不久睁眼，舔唇作声，连连赞道：“好茶，好茶……”

如烟微微一笑，道：“罗先生果然深谙此道。”

杨师道道：“何以见得呢？”

如烟道：“从他的动作，一望而知，大凡能品尝出这等名茶之人，定要一口呷干。”

杨师道哦了一声，恍然大悟。

罗廷玉道：“这茶必是武夷珍品无疑，而且我敢大胆断定是号称雀舌鹰爪的芽茶。只不知在下有没有猜错？”

如烟激赏地望着他，道：“一点不错，这都是极嫩的茶芽，产自武夷。啊！我太高兴了，总算没有看走了眼。这等名器佳茗，若然不遇知音，何等遗憾！”

杨师道只好苦笑一下。

如烟又道：“烹这一趟茶，不但泉水得十分讲究，连这火炉摆设之处，离茶壶有多少步，都有一定的法度。若是过近，开水的热度太高。若是离得太远，开水冲到茶壶之时，又嫌热度稍差。这一来，色香味都相差很多了。”

罗廷玉不禁钦佩地道：“姑娘对此道已达炉火纯青的境地，在下自知远远不及。”

如烟连忙歉然道：“我不免有点近乎卖弄了，请两位先生不要见怪才好。”

那一小壶的珍贵茶，只冲三过，就不要了。这时算是已经品过香茗。

如烟在头前带路，向后进走去。

走入后进，罗杨二人一瞧屋子的分布和格式，便晓得大部份的房屋都用来贮放东西，只有很少的几间被人居住使用。他们步入一座院落，但见一排三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面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瓷器。

杨师道摇摇头，道：“天啊！竟有这么多的瓷器，有许多我连名称也叫不出呢！”

罗廷玉道：“这话不足为奇，自伏羲神农之际，便有陶器。瓷器始于汉而盛于唐，至本期而大备，名式之多，难以遍知。陶瓷制品除了实用及装饰之外，连乐器亦有用陶瓷的……”

如烟接口道：“不错，这儿有一支瓷箫，莹白美观，式样精美。”

罗廷玉道：“瓷箫罕见得很，这是因为音调难正，往往三数百支之中，找不到一两支合调的。现下世间所存者，多是宋代德化窑古物，虽是不合调，仍然极是珍贵呢！”

章如烟陪他们一道入室，因为谈到了瓷箫，所以她走到架上把这支瓷箫取来。

罗廷玉接过略一审视，便道：“不错，果然是前宋古物。假使合调的话，其声之凄朗，远在竹箫之上。”

他把瓷箫递给杨师道，又道：“师道，你一试便知啦！”

杨师道接过，试一吹弄，果然凄朗动听，透人心肺。他吹了一个短调，便歇停了说道：“这一支合调，果然远胜竹器。”

如烟叹口气，道：“我一向以为这支瓷箫只是观赏之物，殊不知竟是箫

中珍品。可见得虽是稀世之珍，如若不遇识货之人，也只有埋没不彰了。”

罗廷玉道：“此所以古人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就是由于罕得有伯乐这种识马人，所以千里马虽是极堪珍爱，却也只好和凡马一同埋没了。推而广之，人与物亦莫不如此。”

这一连三间房子里，各种陶瓷品类，多得使人眼花缭乱。除了瓷质精品，还有砖瓦以及形式古朴的各种明器。所谓明器，便是汉代陵墓中殉葬之物，包括饮食之器，乐用之器，以备死者在阴间生活之用。那些砖瓦，俱是秦汉古物，其中有些是圻砖，乃是古代建造墓圻及隧道所用。

罗廷玉先略略浏览过所有的藏品，便道：“此处收藏精品之多，简直教人难以置信。单单是这些珍贵的瓷器，其价值已足以富甲天下了！”

杨师道骇然道：“竟是如此的珍贵么？只不知如烟姑娘如何收集得这许多珍品？”

如烟淡淡道：“这些珍品不是我的，我只不过天性喜爱这些美观珍奇之物，自愿勤加拂拭，不令毁损。所以人家都放心存放在这儿。”

她取过纸笔，又道：“罗先生能不能把一些特别珍贵的名称来历说出来？我打算抄录下来，编列一轴，以备日后查考。”

罗廷玉道：“当然可以，但你最好准备搬动一下，把这许多陶瓷按朝分类，各贮一处。不过这一来，恐怕要费不少时间，一两天绝对弄不好。”

如烟笑道：“不要紧，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现在我还是想请罗先生先把珍贵一些的指出来。我已制有标笺，你说一件，我就抄下来，把标笺系上，以后我自己慢慢的整理排列。”

罗廷玉也赞同这个方法，当下开始工作。他就近指一指架上的十多枚瓷印，道：“这当中自以元末会稽王冕的花乳石印为最珍贵，你们看看，这一枚便是了，不但澄明光润，而且质温色雅，笔意得以尽情发挥。比之其余昌化、寿山以及仿古铜章，都要佳胜一筹。”

他评论之时，如烟已写好标笺，笺末是铜丝，很容易就系在印上。

罗廷玉接着拿起一个砚滴，道：“这是南唐故珍，名为金蟾蜍砚滴，价值不菲。请看腹下有铭篆，分别铭于足心颌下及腹旁腹下。”

杨师道伸头来瞧，念道：“舍月窟，伏筏几，为我用，贮清澈。端汉石，澄心纸，陈元氏，毛锥子。同列无哗听驱使，微吾润泽乌用汝？”

如烟笑道：“有意思得很，这叫做自我标榜。不过最后的一句也很有道理。”

所谓砚滴，就是读书人用来盛水，磨墨书写时，滴些水在砚中，这种器皿，各种式样俱有，总以小巧玲珑为主。这个金蟾蜍砚滴腹篆铭的最末一句，便是说其余什么端溪砚澄心堂纸陈元氏笔等物，假如没有我吐水润泽磨成墨汁，主人便不能使用它们了。

此所以如烟知它自我标榜，她一面说，一面已注好朝代及名称，把标笺系上。

罗廷玉拿起一个白碗，以指轻弹碗身，发出清雅之声。这才道：“这是唐代著名的大邑瓷碗。弥足珍贵。出自蜀邛州大邑，诗圣杜甫曾有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茆斋亦可怜。”

如烟师道两人都恍然哦了一声。

如烟道：“这诗我也读过，却不晓得这个白碗就是大邑瓷碗。”

师道没说话，但他哦的一声，也是此意。

罗廷玉指住碗旁的一只陶砚，道：“这是五代十国前出的蜀器，颇为珍贵，但比起端砚之细润发墨，大有逊色。”

杨师道拿起一个白地描花的瓷盘道：“此盘之花纹，典雅富丽，兼而有之，可惜色彩太沉了一点，不知是何代之物？”

罗廷玉忙道：“小心，别摔破了，这是唐代著名的三彩瓷盘，极为珍贵。唐代彩色之器，仅有这一种，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嫌它色彩太沉，其实自有佳趣呢！”

杨师道赶快小心翼翼地放下，道：“不得了，随便拿一件都是稀世之珍，我瞧还是碰也不要碰最妥当了。”

罗廷玉道：“这话真是明智之言，你看这一排的盏、杯，碗、壶、花尊、罩盖、注、洗等物，莫以为皆是本朝所制，就不值钱，其实每一件都珍贵无比。”

杨师道道：“这却是什么缘故？若是本朝所制，打破可以再购，哪里值得如此珍贵？”

罗廷玉笑道：“这都是宣德窑的珍品，现在往哪儿找？何况每一窑所出，因火候瓷土及配色之不同，优劣不等。”

如烟道：“罗先生请把这一列的瓷器名称说一说。”

罗廷玉道：“好，请你记下来。白坛盏、白茶盏、红鱼靶杯、青花龙松梅花靶杯，青花人物海兽酒靶杯、竹节靶罩盖，轻罗小扇扑流萤茶盏、五彩桃注、石榴注、双爪注、鹅注、罄口洗、原砂大碗、卤壶、敞口花尊灯檠。”

杨师道细视那个“轻罗小扇扑流萤茶盏”，但见上面画着的一幅图画，人物毫发具备，清雅绝俗，一如诗意。不禁赞叹道：“李思训之画，亦不过如是。”

罗廷玉道：“价值就在于此，若论年份，自然远比不上唐五代之器，但因意境高妙，设色精致，是以身价大不相同……”

他停歇一下，又道：“宣窑之器，以青花最妙。这是因为青花原料乃是苏门答腊的苏泥，以及渤海的渤青。目下早已用罄，是以后无来者。此外，宣器所创之霁红色彩，亦是空前绝后之作，其色如雨后之霁色，宝光隐隐，极为鲜艳。亦称祭红、积红、醉红、鸡红等名。”

他尽情发挥出胸中之渊博，如烟非常佩服。但不禁又生出一种天上人间之感。那是因为罗廷玉既渊博瞻雅，而又英挺俊逸，使得如烟感到与他距离得太远。

罗廷玉又道：“宣器中的轻罗小扇扑流萤盏，固然是一代精品，但后来的成化窑出一宗酒杯，名为高烧银烛照红妆，亦堪与媲美。”

如烟立刻在另一个架上，拿了一个酒杯来，杯上画着一个美人，手持银烛，照着海棠花。问道：“是不是这一个？”

罗廷玉道：“正是，你们看看，多么精美雅丽？”

三人观赏了一会儿，移到另一架橱前。

罗廷玉笑道：“这都是本朝景德佳品，要不要列出名称？”

如烟道：“当然要啦！”

罗廷玉道：“那么还是拿张白纸，我开列出来，你贴上号头，若用标笺，可就费事了。”

如烟虽是照办，却不明白为何用标笺就费事？罗廷玉取笔写道：一、外双云荷花龙凤缠枝西番莲宝相花里云团龙贯口八吉祥龙边姜芽海水如意云边

香草曲水梅花碗口。

二、外云龙荷花鱼耍娃娃篆福寿庸宁字回回花海兽狮子滚绣毯里云鹤一把莲萱草花如意云碗。

三、外团璃虎如意灵芝宝相花海石榴香草里底龙捧永保万寿边鸾凤宝相花永保洪福齐天娃娃花盘。

四、外缠枝莲托八室龙凤花果松竹梅真言字折枝四口花里底穿花龙边朵朵四季花人物故事竹叶灵芝如意牡丹花盘。

五、万古长春四季海来朝面龙四季花人物故事。

六、天下太平四方如意香草面回纹人物五彩胜盒。

七、外缠枝牡丹花托八宝姜芽海水西番莲五彩异兽满地娇里双云龙暗凤宝相花狮子滚绣毯八吉祥如意云灵芝花果牒。

如烟瞧到这儿，方始明白了为何他不要标笺之故，敢情每一件都有这么长的名字，若用标笺，不知费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数百件瓷器，即使是他这样迅速的写，也得耗时极久。

罗廷玉专心一意地赶写出来，底下便都是些笔冲笔管缸、坛、笔架、屏烛罐、烛台、扇匣、水滴、花尊、凉墩、香奁、瓯、茶钟、瓷瓶、印池等等，名目繁多，加上每一件的花色，必须注写明白，更是繁难吃力。

如烟不敢打扰罗廷玉，便向杨师道低低道：“我去弄些点心水果来奉客，杨先生且陪一陪罗先生可好？”

杨师道道：“姑娘何必麻烦呢？”

如烟道：“非这么做，才能显得出我感谢的心意，你莫要拦阻我。”

杨师道点点头，让她去了。不一会儿，她走回来，手中捧着一个紫色瓷盆进来。

杨师道好生诧异，忖道：“这个瓷盆如此巨大，不知装盛着什么点心？”

等她走到切近，一看盆内空无一物，更是惊讶，道：“姑娘何须拿这么巨大的物事装盛食物？我们都不饿……”

如烟笑道：“我特地拿此物来请罗先生鉴定一下，你先拿着。”

杨师道接过去，顿时明白她为何要自己先拿着，敢情这么巨大的一个瓷盆，厚度达半寸，但入手却轻如无物，比纸制的还要轻些。

他大讶道：“这是瓷质之物么？”

如烟道：“扣弹时发出的声音却很像，但这样轻又不似。”

这时罗廷玉兀自低头书写，但其实他面上神色大变，眼中积泪，几乎就掉下来。他乃是从他们对答中听出蹊跷，于是借一架镜屏偷偷窥看背后一眼，见到了这个紫色瓷盆，顿时大为震撼。

只因他自小就把玩这个紫盆，熟悉异常，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加以这个紫盆乃是稀世之宝，天下只有一个，决计不至于瞧错，或是另有一个。他见到此盆，不由得触忆起许多旧事，感情激动之下，隐隐掉下泪来。但他到底是十分机警沉着之士，登时又极力抑制自己，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

罗廷玉极迅速地收摄心神，恢复常态，这才回顾观望。见到那个紫盆，略露讶色，道：“好纯的色彩，定是极珍贵之物，让我瞧瞧。”

杨师道交给他，道：“天下间哪里有如此轻的土质呢？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事。”

罗廷玉随口道：“外国或者有之，但中土各处土质，却绝无如此轻的。”

他开始极仔细地鉴赏，又佯作寻思般仰天闭目，最后说道：“识得此器

之人，天下只怕找不出几个。”

如烟喜道：“那么罗先生居然认得了？”

罗廷玉摇头道：“正因在下认不出来，遍思所曾阅过的典籍，又记不起有这么一件异物，所以胆敢断定说，天地间识得此物者，寥寥无几。”

如烟甚感失望，道：“连你也不识得此物名称来历，恐怕永远也不能考证出来了。”

罗廷玉道：“这也不然，将来我一定能查出此物来，自当尽快奉告。目下至少晓得一点，就是此器年代极古，而且不是中国所出。恐怕是千百年前外国进贡的室物。”

其实他心中知道得十分清楚，这个紫盆乃是唐代的会昌元年，渤海进贡的宝物。杜阳杂编上记载得有，他罗廷玉自小即时赏玩，乃是翠华城百载以来最珍贵的几件宝物之一。

罗廷玉嘱她小心藏放，以免损毁。

如烟笑道：“你大可放心，这是我表舅父心爱之物，一向放在他房间中。刚才他老人家听说你博识瓷器，所以嘱我拿来，向你请教。”

罗廷玉讶道：“原来令表舅父老人家在此，我们这些晚辈，理合晋谒请安才是。”

如烟笑一笑，道：“他老人家生性爱静，从不见客。这一年足不下楼，乃是真真正正的高人隐士。”

罗廷玉叹道：“听姑娘这么说，在下更增敬慕之心，可惜没法子瞻仰颜色。如此高人雅士，交臂失之，殊为可惜！”

他停歇一下，又问道：“他老人家高姓大名，总可以见示吧？”

如烟道：“他姓严，字沧波，心地慈祥之极……”

罗廷玉心头又是一震，但表面上丝毫不露神色，笑道：“如此雅逸之人，当然不比凡夫俗子有贪忍之心，是以你会觉得他老人家特别慈祥。”

他抱着那个渤海紫盆，摩挲再三，这才还给如烟，道：“那么你先送回去，并且向令表舅父转致我们仰慕之意。”

如烟含笑应了，转身自去。

杨师道说道：“这个紫盆居然把文举兄你考倒了，真是意想不到之事。”

罗廷玉点点头，淡淡道：“这等奇珍绝品，岂易认识。即使是有缘一见，亦非常的遇合呢！”

他们谈论了一会儿，听到步履声入院，然后一个身量高大，身披长衫，满头霜发的老人，出现在门口。这位白发老人具有一种奇异的气度，使人一望之下，自然而然的肃然起敬。但他的霜眉白发，以及那种潇逸的表情，却又令人感到十分可亲。

他微笑望住这两个年轻人，道：“我听阿烟叙说，才知你们两位皆是雅逸才俊之士，有失远迎，实是怠慢不恭之至。”

罗、杨二人连忙上前施礼，各自报上姓名籍贯。严沧波跨入室内，笑道：“两位万万不可多礼，否则便与俗人何异？你们俱是翩翩佳公子，今日光临，真使蓬荜生辉……”

这时，如烟恰好进来，见了老人，不禁惊道：“咦！舅舅居然下楼来了……”

杨师道忽然泛起一种感觉，那就是罗廷玉似乎有点紧张，自然是由于那老人出现之故。他极感讶骇，心想：“少城主向来胆勇盖世，心性坚凝，纵是斧钺加颈，也不会动容。何以这位严沧波老人，却能令他显得紧张？这里

面必有文章，我且小心查看……”

要知他一向与罗廷玉极为接近，以前在千药岛时便是如此，因此，他对罗廷玉的为人以及一切都熟悉不过。这刻罗廷玉只不过微有失常，旁人一点也瞧不出，只有杨师道晓得他心情紧张。

严沧波向如烟笑道：“既有佳客，老朽自应款待。但我却看不见你拿什么招待客人？”

如烟道：“若用普通酒菜点心招待他们两位，反而让他们见笑，所以我请他们到这瓷库来，这就是我款客之物了。”

罗文举忙道：“严老丈和如烟姑娘都太过奖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介书生，俗气满身，岂敢当得这般青睐。”

杨师道也接口道：“确是如此，我们惊扰了严老丈清静，极是惶愧，正不知如何赎罪才好。”

严沧波道：“老朽早就讲过，我们不可过于客套，否则便流于庸俗了。”

他目光浏览过全室，又道：“这些藏物，有一部份是寒家原本收集珍藏的，但大部份却是舍弟的一个朋友，周游天下，历时数十载收集所得，寄存在这儿。”

如烟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我时时奇怪像表舅舅这么爱静的人，怎会搜购到这么多的珍品。”

严沧波霏然一笑道：“这也难怪你不知道，我向来不大说话，没有机会跟你谈及这些事情。别说是你，连你母亲也不大清楚呢！”

杨师道忽又发觉罗廷玉恢复常态，不再紧张。心想：这种变化一定与这位老人说话内容有关。当下用心寻思严沧波说过的话，略一分析，只有那几句关于藏物来源的话，最有可能。这时严沧波已经和罗廷玉谈起有关瓷器的话题，他们一面谈论，一面走到第二间那边。

如烟则低头阅看罗廷玉开列的单子。

杨师道故意走出院落。

如烟发觉了，忙跟出来，道：“杨先生对瓷器不大感到兴趣么？”

杨师道摇摇头，道：“不，在下忽然记起近日的遭遇，觉得好像是坠入一个荒诞离奇的梦境中，心情紊乱起来，所以出来走动一下。”

如烟道：“我也不懂像你们两位如此风雅的读书人，怎会弄到这莫家庄来？”

杨师道低声问道：“莫家庄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和你表舅父有什么关系？”

如此道：“我也不明白莫家庄有什么古怪，只知道这附近百里之内的田地，都是莫家的产业。我这位大表舅父跟他们不认识，但二表舅却跟大庄主是好朋友。不过他们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

杨师道哦了一声。

如烟又道：“据先慈在世时偶然谈及那莫家庄，好像以前十分正派，虽是很少和外人来往，但碰上天灾或是佃户有什么意外，大庄主总是慷慨周济，因此极得地方敬重。但最近三四年却变了样子，外人休想走近莫家庄，我也只好搬到这儿，依靠大舅舅了。”

她深深叹息一声。

杨师道忍不住问道：“姑娘从未提起过令尊……”

如烟道：“先父早在我懂事以前就去世了，这便是先慈何以会迁到莫家

庄的缘故，那是二舅舅的意思。”

杨师道道：“我明白了，令堂当时无处投奔，所以找到令表舅，便被安排到这儿来了。”

如烟道：“说不上是安排，据先慈说，当日她见到二舅舅，说出苦况，二舅舅便向旁边的人说声，这件事交给你，而那个人就是莫大庄主。”

如烟沉吟一下，开口欲言，忽又咽住。

杨师道本以为可以从她口中探出更多的隐情，见她不悦，也就不便探询，免得她动了疑心。

室内的一老一少谈得甚是热烈，严沧波很少开口，多半是罗廷玉在介绍各件名瓷的来历以及足以珍贵的地方。末后罗廷玉一面执笔开具名称朝代，一面与严沧波谈论。

杨师道则跟随如烟参观别处，那后面数进房屋之中，收藏得有无数书籍以及字画古玩。穿过数重房舍，最后面有一座占地极广的花园，种植着无数花卉，品种繁多。身入其中，清香扑鼻，花光灿烂，景色绚丽异常。

如烟告诉他说，这座花圃，完全是由她一手栽培而成，已费了她三年心血，如今总算颇足观赏。

杨师道赞不绝口，一面浏览四下形势，发觉严沧波所居的木楼，可以俯瞰此园景色，而由于这儿地势正当小山之巅，四无遮隔，在楼上推窗四望，得以极目千里，洗涤胸怀。

当下说道：“严老丈果是雅人，在下单凭想象，已可以想见在楼上远眺田野以及俯瞰繁花的迷人景色了。”

如烟道：“杨先生如有雅兴，可以登楼略略浏览。不过却不能耽搁过久，以致被大舅舅知道就行啦！”

杨师道欣然答应了，两人从屋侧绕过去，在大厅侧的无井有一道楼梯。登上二楼，先凭栏眺望前面的景色，只见平畴千里，眼界极是旷朗。他赞叹了几句，趁隙从轩窗间窥瞧室内。这上面一排三间，第一间是座小厅当中是卧室，另一端则是一间书房。不论是书房、卧室都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刚才拿下来考倒了罗廷玉的紫盆，就放在书房的一个橱内，里面还摆设得有一些古玩。

杨师道看遍了楼上各处，都见不到任何足以生疑之物。他才智过人，虽然用心查看，却不露丝毫痕迹。非但不使如烟觉察，甚至把她应付得极好，谈得十分投机。

他们下楼绕到花园，再回到瓷库。严沧波还在那儿和罗廷玉交谈。过了一会，严沧波便兴辞而出，还殷殷嘱他们在这儿多盘桓些时候。罗、杨二人在这儿用过晚饭，方由如烟陪伴送回莫家庄忘忧斋。这天晚上，罗廷玉时时陷入沉思之中，却没有告诉杨师道什么话。

翌日，如烟一早就来了。她几乎一到达就提出到她家里的邀请。罗、杨二人自是欣然答应。

离开莫家庄之后，在路上如烟说道：“我昨夜跟那房总管说，今晨要请你们再去，他居然一口答应，没有一点烦言。”

罗廷玉笑道：“假如在下逃走了，姑娘就得瞧他的面色啦！”

杨师道却暗暗考虑那个房总管如此爽快，会不会与严老丈有关？因为严老丈似乎很欢迎他们。自然由于如烟特别提及房总管居然没有烦言这么一句，可见得这房总管本来不易说话，同时第一次他们被带出去，也曾遭受到

他的罗嗦。

到了如烟家里，他们一径到瓷库中，罗廷玉开始工作，如烟和师道两人则有时会谈笑着走开。这一日，严沧波竟没有下楼相见。罗、杨二人都很失望，因为他们都暗自存心要查出这个老人的底细。尤其是罗廷玉，他亲眼见到那个渤海紫盆出现在这儿，无疑是翠华城被毁之时，被敌人掠夺的失物之一。

晚饭后如烟把他们送回忘忧斋，罗廷玉很早便就寝了，到了天色全黑，杨师道躺在床下，难以入寐。方在转侧忽见房间迅快开闭，一条人影无声无息地纵到他床前，杨师道吃了一惊，但定睛一看，那人拨开帐子，却是罗廷玉，但见他身上只穿着贴身衣服，又用一条青帕齐额缚住，打扮得十分古怪。

杨师道挺身坐起，低声道：“少主打算离开吗？”

罗廷玉也低声道：“不是，只想踩查此庄。若然全无所获，或者会到如烟姑娘所居的拱翠楼去。”

杨师道问道：“不要属下同行吗？”

罗廷玉道：“暂时不要，但假如我前往拱翠楼的话，你就须得出动，严密监视着本庄。万一发生巨大变故，你也来得及逃走。”

杨师道骇然道：“这儿即使是独尊山庄，也未必有什么人物能在您手底兴风作浪。”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别人当然不行，但若是严无畏养病之地，情势便大不相同了。”

杨师道身躯一震，道：“难道你怀疑那位严老丈吗？”

罗廷玉道：“相当可疑，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却感到好像就是他！我去啦，你得准备一下。”

他转身迅快出了房间，轻轻一跃，已上了那一堵两丈高的墙头。放眼一望，便发觉果然有暗桩守夜，地面上尚有恶犬巡遶。

罗廷玉泛起一丝傲笑，忖道：“这儿防守得的确严密，寻常高手只怕真不容易无声无息地出得去。但我罗廷玉却还不放在眼内。”

当下提一口真气，迅快振臂纵去，但见他有如大鸟横空，闪电般划过空中，落在三丈外的房顶，他身形一落，立时隐在黑暗中。他施展出夜行之术，鹤行鹭伏，越过两重房宇，这才飘身落地。此后，他穿房过舍的又走了数进房屋，突然间，听到一阵铿锵之声，似是兵刃碰击所发，心中又喜又疑，连忙循声奔去，到了一堵墙下，不但听到声音从墙那边传过来，同时又见到火光闪耀。

罗廷玉小心地贴墙跃起，伸手搭住墙头，慢慢的探头出去，但见那边是个露天庭院，四下点燃火炬。在那火光中有两个人正在挥刀拚斗，刀光如雪，斗得极是激烈。在大厅门外的台阶上，有一张太师椅，椅上坐着一个白晰疲弱的中年人，椅子左右各有一人，都坐在靠背椅中，左边的是本庄庄主莫义，照如烟的说法，他便是二庄主了。右边是个彪形大汉，面目精悍。这三张椅后站着四个俊秀小童，手中都拿春一把连鞘大刀。台阶上分左右排列着西队白衣人，个个都是紧身劲装，背插长刀，神态剽悍。挥刀拚斗的两人也都是白衣人，罗廷玉细一打量，发觉那两队二十余白衣人俱是十八九的少年，再遥打量那个坐在太师椅中之人，忖道：“此人白晰瘦弱，好像不曾练过武功，但他却端坐太师椅，显然比左右坐靠椅的人地位较高，他是谁？怎会比本庄庄主莫义身份还高些？敢莫是莫义的兄长，也就是本庄的大庄主？”

现在他已知道这儿并非发生事故厮杀，而是在训练这些白衣少年的武功，他略略一看，已瞧出那两个正在拚斗的白衣少年，功力深厚，刀法奇奥，心中大为吃惊。他决意多耗费一点时间查看明白，当下查明地势，飘身落地，迅快向左方奔去，穿过两座院宇，跃过围墙，便是那座大厅的后院，他查看过大厅内确无别人，便跃入厅内，只见这座宽广的大厅内，有七八个兵器架。

罗廷玉很想去弄一把长刀，但又怕留下线索，当下放弃此念，只见左侧有道门户，过去一瞧，外面有小铁门挡住，当下抽门推门而入，房内甚是黑暗，不过向庭院那边有道窗户，虽是紧闭，仍然有缝隙漏入光线。

他轻轻关上门，随手摸了一件物事顶住房门，却不料是个比拳头还大的钢锤。

罗廷玉心中一动，忖道：“这房间既有作兵器用的钢锤，说不定还有别的兵刃。”

当下提聚起功力，双眼射出灼灼光华，环视此房，但见房内果然堆放着许多不同种类的兵器，对面角落有个巨大木柜，罗廷玉心想那柜内若有兵器，则取用后不易被人发觉，于是跃过去一瞧，柜门没有加锁，门上尘埃甚多，显然久无人动。

罗廷玉更加暗喜，小心拉开柜门，但见柜内或插或挂，共有二十余件兵器，其中有一柄连鞘长刀，罗廷玉一望之下，差点昏倒，原来这把长刀乃是他翠华城历代相传的血战室刀。

他定一定神伸手把宝刀拿起来，入手份量，比普通之刀重上三倍，但长短尺寸却与普通之刀无异。此刀乃是当世间名器之一，锋刃比常刀稍微锋快些，力道恰当的话，亦可削断普通兵刃，但此刀名贵珍奇之处，不在锋快，而是在于刀的锋刃永不卷缺，不论碰上任何兵刃，或是连杀多少人，锋刃依然快利如故，其次，由于此刀之质特重，别人得去全无用处，但落在罗家之人手中，却可以凭空增长威力。

罗廷玉捧住此刀，想起了英雄盖世的父亲，虎目中不由得涌出泪水，双膝跪倒，仿佛见到了老父一般。片刻间，他已恢复冷静，抽出宝刀一瞧，寒光耀目，冷气侵肤，一点不假，正是他翠华城罗家故物。

他细看柜内其他的兵刃，发现都是相当珍贵罕见之物，但却又算不得出类拔萃，能在武林享有盛名的神物利器，当下恍然大悟，忖道：“是了，这些兵刃虽然平凡，却还未放在收藏者的眼内，又因每一件俱是得自别人手中，是以不能赠与属下使用，例如这一把金环剑、血箫、冷月琴等等，都是名家高手的著名兵器，至于我罗家血战宝刀，在外形上倒是没有一点扎眼之处，所以收在此柜内的缘故，想必是由于特别锋快，得他们重视，但由于份量太沉重，又不能使用，便放在这儿了。”

要知罗廷玉的祖父罗年，少时即得到此刀，他乃是在千药岛峭壁上发现了刀法，并且同时得到此刀，终于仗以成名，那刀鞘颜色黝黑古朴，毫不起眼，刀身上则刻有大秦两个小篆，罗年为人胸襟豪阔谦恬，从没有想到装饰宝刀之事，罗家血战刀法虽是名震天下，无人不知，但这口血战宝刀却无人晓得。

当日罗希羽命秦绍拿刀去杀罗黛青，秦绍砍断了罗黛青一臂之后，心中不忍，丢下宝刀，把罗黛青抱到秘道中。这口宝刀就此失落了。此事罗廷玉早已知道，是以才敢猜测收藏者不晓得此刀来历，随便在这儿一放，但因此又发了莫大疑问，那就是收藏此刀之人，很可能不是严无畏，甚至，是他的

部属，说不定是大劫之后到翠华城的人，在余烬残砾中发现此刀，顺手带走。

他迅即把家传宝刀插在背上，回顾一眼，挑了另一把长刀，填放在柜内原来的位置上。回到窗边窥看时，只见火光之下，已换了另外两个白衣少年在搏斗，这两人刀光旋荡翻飞，斗得好不激烈。忽见其中一个卖个破绽，引得对方攻入，他迅快一旋身，长刀疾落，血光冒现，对方惨叫一声，被他砍翻地上。

罗廷玉一楞，心想：若是训练刀法，互相喂招，焉可下此毒手？莫非是真拚命？方在转念，另有两名黑衣大汉奔入场中，迅即抬起伤败之人走开。那个得胜的白衣少年奔到台阶前，跪在太师椅前，俯首道：“属下区不善，侥幸得胜，还望上座指点。”

太师椅上那个瘦弱的人站起身，走下台阶，看他的动作文质彬彬，脚步虚浮，似是从未练过武功。

罗廷玉大奇忖道：“这厮是练武堂的上座，何以似是未习武功？难道他已经这么高明，能使人瞧来有如从未修习过武功一般？如若不然，则他一个不懂武功之人，怎能指导这些刀法相当高强之人呢？”

正在想时，那瘦弱中年人已道：“站起来让本座瞧瞧。”

白衣少年挺身肃立，比那中年人高出大半个头，中年人绕他走了一匝，又在他身上摸摸捏捏，这才走回落座，白衣少年马上又跪伏在地上，俯首不动，神态甚是恭敬。

中年人向左右顾盼一眼，道：“两位有何高见？”

莫义和那个精悍大汉一齐起立，欠身为礼，莫义道：“房总管先说吧！”

房总管忙道：“属下岂敢有僭，也没有话好说。”

莫义向中年人道：“我等愿闻庄先生高论。”

庄先生点点头，摆手示意他们坐下，这才道：“区不善进步神速，骨格甚佳，他擅长以险诈手法取胜，下手甚毒，此与天性有关，往后须从险诈二字着手，成败可卜。本座这个说法，你们觉得如何？”

莫、房二人连连称是，罗廷玉也十分敬佩，心想：“此人一开口就指出那区不善能得成就的路子，这等眼光，当世罕见，只不知这位庄先生到底是谁？他究竟懂不懂武功？但听莫义大声道：“区不善升入第一队！”

区不善叩首道：“敬遵严谕！”

肃然退下，但却掩饰不住喜色。

罗廷玉登时又知道这些白衣少年们敢情尚是艺业未成之辈，今宵乃是由庄先生考核武功进境，加以升贬。区不善如此惊喜，大概第一队已是最高的阶级。他耐心看下去，又有两对分出结果，落败之人，总免不了受伤，当下又知道他们训练严格，远过于自己在千药岛所训练的子弟兵，试想凡是落败之人，动辄有丧命之虑，谁敢不拚命苦练以求取胜？那位庄先生每一次的评论，都极是精辟中肯，使罗廷玉十分敬佩。他越看越是惊疑震凛，这等势派以及如此加紧训练高手，用心何在？到底是什么来路？这些疑问非找到答案不可，而且不能耽延对日，因为只要查明底细，若是与独尊山庄有关，则必须尽快杀死这个庄先生，可以避去无穷后患。此念一生，顿时五内如焚，迅即悄悄出去，把房门闷好，然后循原路翻出大厅，一路向各处宅院查探。庄内虽有暗桩，但数目不多，而且大概由于日久无事，大都不甚小心，因此罗廷玉查看了许多房舍，都不曾败露行藏。他查不出异状，心想：也许从那庄先生、莫义等人的口中，可以听到一些线索，便又潜回大厅，却见宽广的庭

院中，暗黑一片，杳无人迹。

罗廷玉大是失望，暗暗长叹一声，举步走出大厅。他刚刚走下石阶，突然左方院门传来一声喝叱，道：“什么人？”

人随声现，一掠数丈，落在一丈以内。

罗廷玉转眼望去，认出来人竟是升入第一队的区不善，心头一震，心想这番行藏败露，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平白失去了一个绝佳的大好机会。他懊恼的摇摇头，正要开口，区不善取出一件物事，放在嘴中，罗廷玉又是一惊，忖道：“他哨子一起，全庄尽皆惊动，假如此地就是严无畏秘巢，高手云集，我势难逃得此劫。”

这念头如闪电般掠过，当即朗声笑道：“区不善，你不认得本座，本座却认得你。”

区不善含着哨子，却也没有立刻吹响之意，否则岂有罗廷玉开口的时间？他为人阴诈自负，先把哨子放在口中，等到独力收拾不下来人，才吹响哨子，谁知对方居然叫得出他的名字，不禁一愣，同时又不由自主的躬身行了一礼。

罗廷玉心中暗喜，表面上若无其事的走近去，又说道：“你可猜得出本座是谁？”

区不善到底是精乖之人，脚下连退数步，恭声道：“属下猜测不出，还望上座宥恕。”

罗廷玉听得上座二字，想起了庄先生，立刻道：“本座和庄先生很谈得拢，庄先生言下之意，对你颇为欣赏，现在既然碰见你，本座倒想考核你一下。”

他说话之时，已提聚起全身功力，只等略略有机可乘，立时出刀杀死此人，绝不让他有机会吹响哨子。

区不善诧道：“属下想起来了，你老可是传授变字诀的那一位座师么？”

罗廷玉故意不悦地哼了一声，心想，姑不论他这话是否诈语，但却可以猜知传授武功之人不只一个，而且各有所长，所传之诀，皆不相同，他接着冷冷道：“传授险子诀的座师是谁，你还记得吗？”

区不善眼睛连眨，沉吟道：“属下牢牢记得是杨上座，但你老的声音却不似……”

罗廷玉瞧他已经大是迷惑，晓得传功之人一定不少，时间却短，所以他记忆模糊，觉得似是而非，当下道：“本座再传你一招，你就会紧记不忘了，亮出刀来。”

区不善连忙躬身道：“上座你这是私下传艺，并不是当真考核，对也不对？”

罗廷玉道：“你说得不错。”

他见哨子仍在对方口中，是以不敢造次抽刀。

区不善低声道：“那么上座可不能按考核规条行事。”

罗廷玉一点也不晓得考核规条如何，却装出不耐烦之态，道：“是啦！亮刀吧！”

区不善迟疑一下，右手取刀，左手把哨子拿下来。

罗廷玉道：“谁教你拿开哨子？”

区不善忙道：“属下不敢。”

立刻又把哨子放回口中。

罗廷玉一听而知，这区不善果然奸诈诡狡之极，故意取下哨子来试探自

己。敢情他们早有规定，若有陌生可疑之事，必须含住哨子，随时可以告警，如若不然，必受重责，假如罗廷玉任得他收回哨子，反而可证明他不是时时来此传艺的座师。

罗廷玉道：“本座这一招不同凡响，你小心瞧着！”

抽出宝刀，只用三成功力，使出一招“封山招云”，但见长刀一圈一劈，极为奥妙。这一招虽是罗廷玉自己的刀法，但却是最近似对方的家数，他早先见过他们拚斗，心中有了印象，所以选中这一招比划出来。

区不善大喜道：“座师这一招太好了！”

他见对方刀上功力与自己差不多，反而疑心尽去，原来他们都是根骨禀赋极高之人，苦修了数载内功，造诣甚高，一般传授招数的座师，功力方面很少能强胜过他们的。

他照样比划一次，罗廷玉摇摇头，道：“你小心再看一遍。”

提起长刀，却忽然凝目问道：“本座今晚私下传你一招，自有深意，现在先问你一句，你可知道我们的身份吗？”

区不善迟疑一下，才道：“上座既然下问，属下不敢不从实供出。据属下留心观察所知，传功的诸位座师，皆是霜衣队前辈名家。”

罗廷玉不但不震惊，反而暗暗欢喜。只因他迟迟不曾出手之故，便因未探出对方底细来历以前，实在不能因一点疑心而杀死此人，现在得知对方确是独尊山庄拚命训练，以便补充霜衣队的人选，可就下得毒手了。

他淡淡一笑，道：“你倒是知道得很多，现在小心看着。”

他自然不肯出手偷袭，所以比划过那一招“封山招云”，着他练过，这才道：“这一招的微妙变化，一时说不清楚，本座现在要你用尽平生功力，全神贯注的接我一招，这一招若是接不好，可能有性命之忧，你明白了没有？”

区不善躬身道：“属下记住了。”

其实他一点也不明白何以要接这一招。他果真运集全身功力，横刀待敌，罗廷玉等他准备好，沉声道：“小心啦！”

猛一提血战宝刀，大步跨去，但见精芒电闪，向区不善迎头砍落。这一刀杀气腾腾，威猛异常。但旁人看起来却不觉奇妙，只是略略感到刀势甚豪而已。

区不善被那血战宝刀寒气所罩，但觉不论是攻是守，或者逃向任何一方，都是有所不能，这一惊非同小可，百般无奈之下，运刀猛架。但见罗廷玉健腕一沉，宝刀落处，一股强绝的刀气，已震跌对方手中之刀，宝刀锋刃也劈中对方胸口要害，区不善连声音也没有发出，当场向后栽倒，气绝毙命。

罗廷玉宝刀归鞘，低头望了区不善一眼，心中涌起歉疚之感，心想：他还没有机会到江湖上纵横，就送了一命，实在可悲，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他罗廷玉为势所迫，日后还不知要诛杀多少人，当下歉然长叹一声，举步走去，迅即出了院门。他料想一时三刻之内不会有人发现区不善尸体，决意立刻前往拱翠楼一看，看看那严沧波会不会就是严无畏。

他一想到此去可能就和真真正正的对头冤家碰上，心情大是激动兴奋，霎时间，已踏上夜色奔出这座莫家庄。才走出里许，突然间，听到阵阵厮杀之声，随风传来，罗廷玉大奇，心想：莫非有武林豪杰查出此地乃是独尊山庄秘窟，是以大举夜袭？这阵厮杀声越发激烈，而且霎时蔓延开会，范围甚广，似是四下伏兵齐起，截住来犯的敌人。

罗廷玉耳中听到惨厉拚斗之声，陡然间，热血沸腾，记起了血洗翠华城的往事，登时勾涌起满胸杀机，他唰的拔出宝刀，停步倾听。右侧田野中突然窜出两个白衣劲装大汉，手中都提着明晃晃的长刀，厉喝连声，迅快扑到。这两人身法极快，右面的一个提刀疾劈，刀风劲响，显然此人功力深厚，刀法极毒。

罗廷玉虎目圆睁，仿佛置身于鼎沸慌乱的翠华城中，其时攻打翠华城的敌人，绝大部分是这等装束，他一言不发，挥刀猛劈过去，但见宝刀闪电般劈入，那白衣人既没闪避，亦不曾挫腕收刀封架，就这样眼睁睁的被他一刀自肩斜劈下去，鲜血飞溅，这个白衣大汉自然不是愿意送死，而是敌人这一刀劈到，他竟是全然无法可施，闪避或招架，两者皆是有所不能。

罗廷玉一刀劈死其一，刀势疾转，化为“气雄钲鼓”之式，横削出去，那个白衣大汉沉刀一砍，刀上已运足了全力，谁知这一刀空自砍出一下震耳响声，却没把敌刀砍歪。宝刀寒芒过处，白衣大汉惨叫一声翻身倒毙，这两名敌人都是在一招之内被他击毙。只不过费了弹指工夫而已，罗廷玉提刀向杀声激烈之处奔去，才奔出七八丈，但见十余人正在混战，拦住他的去路。

这十余人中，有八九个是装束怪异的汉子，手中的刀极长，刀身窄而弯，竟是中土罕见的兵刃，与他们对垒的是七个白衣人，由于人数较少，被那些装束怪异的汉子围着攻杀。就在罗廷玉迫近之时，又见四五个装束奇异的汉子，双手持刀扑到，口中叱喝连声，向白衣人攻去。但见他们刀势极为凌厉，双袖特宽，宛如蝴蝶的两只翅膀一般。

罗廷玉瞧了这些汉子的装束，以及他们的兵器和招数，登时知道敢情是倭寇大举进犯，他深知倭寇的残酷暴虐，百数十年来在沿海大肆劫掠杀戮，横行千里，中国沿海各地，不知死了多少万千的百姓。

他胸中杀机虽然旺盛如故，但这刻也不禁愣了一下，一时不知先帮哪一边的好了。

要知这刻苦论屠城血海深仇，自然以独尊山庄的霜衣队为对象，趁这刻四下鏖战，情势混乱，尽可能的多杀几个，一则略报仇恨，二则削弱敌人力量，但倭寇却是汉族的公敌，凡是热血爱国之士，莫不对倭寇切齿痛恨。

公义私情，教他一时委决不下，正自沉吟，四条人影扑到，黑暗中但见大袖飘舞，刀光如雪，竟是四名倭寇。他们忽的散开，把他包围在当中，人人高举着倭刀，双手紧握着刀柄，均作势欲劈。

罗廷玉提刀不动，却感到森森刀气，从四面八方涌到，不由得心头大震，忖道：“怪道以前常听人说，倭寇们往往八九成群，深入内陆，能够转战千里，杀掠横行，如入无人之境，敢情个个都炼得有一手极凶毒的刀法，加以倭刀之锋利，有过于中土的刀剑，自然无人能撻其锋锐了。”

他一觉出敌人并不是寻常兵士那般稀松脓包，顿时敌忾大增。转眼一望，但见那七个白衣人虽是陷入十余倭寇围攻之中，却毫无落败之象，当下陡然大喝一声，疾跨数步，挥也劈去。他随手出刀，皆是极上乘手法，气势之凌厉威猛，远超过敌人。对面的倭寇噤噤连退数步，无端端心寒胆落，只想逃走。

罗廷玉的宝刀岂有轻发，刀风劲啸之声起处，那个倭寇业已身首分离，死于非命。

此时背后传来金刃劈风以及大喝之声，罗廷玉虎身向右旋荡，宝刀探出，一声惨叫起处，右边的敌人尸横就地，他看也不看，手中宝刀顺势向后劈去，

一个大翻身，又把后面的敌人砍死。

剩下一名倭寇，居然尚不逃走，挥刀笔直劈落，刀锋正对罗廷玉天灵盖，这一招使得凶毒之极，旁的武林高手碰上这一记，恐怕不易躲过。唯一化解之法，便是向后跌倒，打个滚跃开。这等化解敌招的身法，自然不能见诸于罗廷玉，否则他还拿什么与严无畏争雄斗胜呢？但见他快如闪电般向后移退，敌人之刀已自劈落，刀尖从他鼻子尖端一直划下，全身上下但有少许前倾，就得被敌刀剖开。

罗廷玉这一下实是险到极点，只要是他移退时的速度慢了一线，又或是敌刀落势快了一线，他都得受伤。

那倭寇这一刀满以为一定得手，谁知还是差了分毫，如此精妙的武功，当真是闻所未闻，登时愣住。

罗廷玉身躯恰好就停在他刀尖差一点没够到的地方，这刻提起宝刀，斜指敌人，那倭寇只觉敌刀这么一指，顿时心寒胆落，大有千军万马杀到之势。连忙横刀封住门户，罗廷玉等他架式摆好，这才闪电般提起宝刀，又闪电劈去，“当”的大响一声，劈中敌刀，那倭寇惨叫一声，身形摔出丈许，气绝毙命，原来罗廷玉功力绝强，这一招竟是硬用内劲，震死敌手。

他回头一瞧，两丈外战况激烈异常，那十四五名倭寇围住七名白衣人，从四面八方进攻，他们都是猛发一招便迅速退开，几乎不容对方出手反击。但那七名白衣人结阵而守，竟没一处露出空隙。

双方这时尚无死伤，罗廷玉瞧了几招，便知那七名白衣人果然是结成阵式，久经训练，互相呼应得极妙，至于那些形如巨蝶般的倭寇，每一刀都凌厉无匹，极难招架，但他们来来去去都是那么两三下架式，罗廷玉一看便明，心想：“原来这些倭寇的东洋刀法，讲究的是贵精不贵多，他们无一不是以毕生之力苦练几个架式，又以实用为主，不求花巧好看，是以他们每一刀劈出，都有如攻出平生功力所聚的一招。”

他又瞧出那七名白衣人武功精强，若是单打独斗，这些倭寇们全然不是对手。但目下倭寇人多，此上彼落的轮番发刀，可就迫得他们不能不结阵抗御了。

罗廷玉只约略看了片刻，就把倭寇的刀法看个明明白白，当下举步逼近战圈，战意更盛。

倭寇中一个浓髯绕颊的矮汉子，叽哩咕噜的喝了一句话，立时有三名倭寇，迅快扑截上来，罗廷玉怒哼一声，心想我今晚若容得你们这些异族贼寇在我刀下走上两招，我罗廷玉从此以后，不作刀君之想。

他一抖宝刀，迫使敌人个个举刀立好门户，这才大喝一声，施展出君临天下的刀法，一招“山倾河泄”，首向正面的敌人攻去，他在这等混战的场面中，仍然自恃身份，决不肯在敌人脚步未稳，门户未立以前出手。但见刀法决荡，如怒涛骇浪般卷出，一连惨叫三声，三个敌人都落败身亡，而他只不过再变了一招“声塞宇宙”

而已。

这一堆倭寇领袖便是那个浓须矮子，他目光尚未收回，己方的三人，业已全部丧命，这一惊非同小可，尤其是这个穿得奇形怪状的人，刀法神奇无匹，好像只随随便便一刀划出，就同时杀死己方三人。他急急喊了几句话，便有六个倭寇舍下白衣人，由这浓须汉领头，疾向罗廷玉扑去。

这些倭寇们，本来就是天性强悍的亡命之徒，加以久在中国境内横行，

养成一股凶横的气焰，但凡是汉人，他们全瞧不起，都当作任意践踏宰杀的畜生看待，是以这刻罗廷玉虽然刀法精绝，他们仍不肯退让，个个存着与他同归于尽的决心，定要出这一口恶气。

罗廷玉横刀屹立，对他们的凶狠来势，视如无睹，单凭他这等胆色气概，就不是寻常高手可及，可知大凡动手拚斗，即使是极富经验的高手，也畏惧敌方拚命的打法，而目下敌方之人又多达七名，实是非同小可。

倭寇们施展出贯技，四下团团围住罗廷玉，七柄特别长的倭刀，或是高举过头，或是横持，但以双手坚持，眈眈虎视着核心中的敌人。双方大约肃静对峙了一盏热茶时刻，一个倭寇厉喝一声，举刀斜削，他喝声一起，对面便有一名倭寇呼应，大喝疾迫。最先出手之人，倭刀才劈出一半不到，罗廷玉的宝刀已砍断了他的手臂，刀锋直落劈中他胸胁要害，登时跌出丈许之外。

罗廷玉虎躯猛可一旋，背后攻到的敌人竟骇得疾忙退避。原来他心念一转注到这个敌人之时，这时就先有一股森森杀气涌罩对方，这个倭寇饶是杀人如麻，天性凶横强悍，却也无力与这无形杀气相抗，登时大骇后退。

浓须矮子猛喝一声，作势欲上而没有上，左右两则同时各有一人冲前疾劈，原来这也是他们使惯的扰敌耳目的诡计，左右两翼方是真的攻上。

罗廷玉一招“云旗蔽天”，先侧身跨步让过敌刀，健腕一挥，室刀已砍中右方敌人腰背要害，同时之间提起右脚向后疾撑，“嘭”的一声，带着一声惨叫，划空飞去，远远落向三丈以外。他单脚一撑之力，竟能把一条健汉撑上半空，落向三丈外之远，这等脚力，天下少有，剩下的四名倭寇，心胆皆寒，悍气已消失了大半。

这时七名白衣人因敌方人数锐减，业已大见轻松，其中有两三个见到罗廷玉这一招刀劈脚撑，同时之间连毙二敌，不由失声喝彩。

浓须矮汉怪叫连声，那边余下的八名倭寇，一齐舍弃了白衣人，纷纷扑到，团团围住罗廷玉。他们得到首领之令，人人凝神全力虎视着罗廷玉，都不理会那七名白衣人，其中一个突然惨叫一声，翻身跌倒，原来遭遇暗袭，被一个白衣人的长刀刺入后背心要害而死。

罗廷玉见这白衣人如此狠毒下流，背后伤人，怒声喝道：“谁要你们出手？”

喝声中提气一跃，宛如巨鸟横空，飞出倭寇的包围圈，落在那白衣人面前，举起宝刀，缓缓劈落。他若是出刀太快，对方来不及防备招架，便等如加以暗袭一般，是以他刀势放得甚缓，但杀气劲厉，显然真有杀死这白衣人之意。

这一来那白衣人没有法子不往左一闪，迅快攻出一刀，以便迫使敌人先收刀护住身形。

罗廷玉冷笑一声，道：“萤火微光，也敢与皓月争辉！”

室刀疾落，锵的一声，那白衣人连退了四步，这才站住，但忽又翻跌地上，竟是被罗廷玉刀口的劲厉内劲，震断了心脉而死。

罗廷玉双足一顿，身形拔起，又落在倭寇的包围圈中，那些倭寇们忙忙凝神运功，准备进击，但这时不论是倭寇或白衣人，都大感迷惑，不明白他到底是帮助哪一边的人。

罗廷玉如渊亭岳峙般屹立在当中，倭寇们则默然窥伺，忽听一个白衣人喝道：“启禀上座，周不明已经死了啦！”

立时另一个雄劲声音喝道：“喂！你这厮到底是什么人？”

罗廷玉冷冷道：“闭口，等我杀死这些倭子，自然会让你们晓得我的身份。”

那些白衣人一想很对，这刻不可使他分心，又由于他们想知道罗廷玉的来历，又想瞧他独力如何应付这许多扎手强敌，便没有人出声或离开，尽管四下杀声震耳，他们都不管了。

浓须矮汉眼见罗廷玉杀死一个白衣人，便晓得其余的白衣人不敢再行暗算，当下发出全体进攻的命令，霎时，十四名倭寇，包括他自家在内，都一齐有所动作。最先是六七个人一涌而上，刀光闪闪向核心中砍劈，一有人退，就有别人补上，杀声震天。

夜色之中，那些白衣人但见刀光旋飞决荡，杀声震耳，都瞧得不大清楚。这时人人暗想那核心中的罗廷玉，纵然武功强绝，在这等情势之下，也难逃乱刀分尸之厄了……

也不过片刻工夫，只剩下五个人攒攻未歇，其余的倭寇们一退出时，便翻跌地上，这时局势方见清朗，只见罗廷玉宝刀霍霍，精芒电射，全身竟无丝毫空隙，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三人被震飞老远，只剩下那首领浓须矮汉和另一名倭寇。他们已心寒胆裂，忽然呆立如木鸡。

罗廷玉仰天长笑一声，笑声极为豪壮雄劲，接着宝刀一挥，锵锵两声，那两寇手中之刀都击落地上。

罗廷玉一挥手，喝道：“走吧，我特地留下你们两名活口，好让你们回去传播今日惨败之情，教倭子们亦知中国并非无人。”

这个道理传入那些白衣人耳中，都大为佩服，无不认为此是上策，倭子们得知此情，将来自然大有戒心，横行劫掠之时，定必不敢像往昔般骄狂自大。浓须矮汉抱头鼠窜而去，他的部属也赶快夹尾巴溜走，罗廷玉一转身已站在六名白衣人面前，这等移形换位的身法，神奇之极，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罗廷玉目光如电，满含杀机，缓缓扫过这六个人的面庞，冷冷道：“你们今日若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好走。”

其中一个身量雄伟的白衣人大声道：“尊驾高姓大名？听你的口气，竟是想杀死我们这几个人，是也不是？只不知我们几时开罪了尊驾？”

他乃是正式的霜衣队，本来是极是自傲自大，但刚才眼看对方的神威凛凛，才肯这般出言探询。

罗廷玉冷冷道：“好说了，你们得罪本人之事，并非发生于今日，不提也罢！”

他转眼四瞧一眼，周围厮杀声仍然响个不停，隐隐见到刀光人影驰逐，情势甚是混乱，他回过头，又道：“那一条活命之路你们可要听听？”

那七个白衣人亲眼见他刀法绝强无铸，都不敢暴怒发威，仍然是那个人说道：“尊驾不妨见示。”

罗廷玉道：“好，那就是要把你们的武功通通废去，即可活着。”

那些白衣人都骚动起来，低低说话，不必听见也知道是人人打算和他一拚，决计不肯束手任他废去武功。要知他们修习武功时日甚久，吃尽了苦头，只指望武功大有成就，得以在武林占有一席之地，罗廷玉轻描淡写之下，竟要废去他们武功，实是不啻于杀身之祸。

罗廷玉道：“你们若是不愿活着，那就好好准备一下，我要动手了！”

他的声音含有一种坚决不可动摇的意味，使人不得不信，那六名白衣人立时散开，各占方位，布成一个阵势。这批人马个个武功高强，罗廷玉亲眼

所见，这刻拚死决斗，自然不可轻视，罗廷玉提聚起全身功力，挺起血战宝刀，厉声道：“你们既是不知进退，可别怪我手狠心辣了！”

他心中泛起翠华城被毁的景象，登时热血沸腾，杀机大盛，宝刀涌出森寒凌厉之气，当先之人，距他刀尖尚有七八尺远，突然间，连退数步，乱了方位。原来他是抵熬不住罗廷玉的刀气，不但有心寒胆落之感，而且隐隐觉出若不退让，单是这一阵寒气，就可以要了自己性命，是以迫不得已往后便退。

猛见寒光打闪，一阵劲厉劈风之声呼啸而起，原来罗廷玉已冲杀过来，两侧的白衣人已被劈为两断，尸演就地。余下五人虽是极为震凛，可是又深知此是性命交关的要紧关头，人人拚命抵敌，但见刀剑旋舞，杀声震天。

罗廷玉遭受到这五人强硬抵挡，虽然不致落败，但也难在十招八招之内把他们尽行解决，要知道这一批人马当中，有两个是霜衣卫队，三个是后补卫士，今晚方会派出来对付倭寇之袭，是以个个武功精强，气势凶悍，罗廷玉虽是造诣深不可测，刀法开阖纵横之际，已有君临天下之慨，但碰上这等拚死决斗之士，一时也没奈何，须得等候时机，方能得手。

两人激斗了十余招，那五个白衣人全然未曾受伤。这正是罗廷玉刀法精妙厉害之处，只要能击中敌人，一定使他倒下而不仅仅是负伤挂彩。左方十余丈外的黑暗荒野中，忽然升起一盏红灯，冉冉上升到四丈左右，这才停住，深夜中，这一盏巨大红灯，甚是醒目，远远都可以望见。

罗廷玉激战中犹有余力，是以发现了这盏红灯，心中迅快忖道：“此灯一定是独尊山庄的指挥讯号了，好啊，原来他们早就训练过这等大阵仗的战号，当然是准备对付大举攻打独尊山庄的敌人之用，我倒要去瞧瞧指挥全局的人是谁？”

此念一生，手中血战宝刀一紧，忽的响处，一个白衣人已中刀倒地，他毫不留情，施展出一招“黄沙浩瀚”，刀光电旋削出，又砍了一人。

剩下的三人见他出手必死，大为凛骇，但又被刀光圈罩，逃生不得，只好拚了命死斗。看看又战了六七招，罗廷玉一招“左旋右抽”，刀光向两边激射出去，一招之间，连毙二敌。

敌手只余下一人，罗廷玉忽然收刀跃开数步，但手中血战宝刀仍然遥指敌人，那个白衣人正是两名正式霜衣卫队之一。他在这二十余招的激斗中，已历尽惊险，宛如曾在大风暴下狂涌怒涛中挣扎出来，口中喘气不已，四肢发软，罗廷玉这一退开，他反而支持不住，噗一声，坐在地上。

但此人凶悍之性乃是天生，这刻仍然紧紧握刀，作出对架之势，罗廷玉哼了一声，道：“你已无抗拒之能，还敢提刀作势，真是该死。”

那白衣人听他这么一说，斗志崩溃，手中刀啪一声，掉在地上，连连喘气，罗廷玉冷冷道：“我有几句话问你，若是从实供出，便饶你一死。”

白衣人深深吸一口气，道：“尊驾想知道什么事？”

罗廷玉道：“自然是有关独尊山庄之事了。”

白衣人身躯一震，道：“在下先请问尊驾一声，你的刀法是什么家派所传，称为什么刀法？”

罗廷玉道：“什么家派不必说了，我刚才连杀你们数人，使的是君临天下七大杀招！”

白衣人道：“在下练了十多年刀法，也曾见尽天下各家派刀法，但尊驾的刀术，却是见所未见，凌厉无比，在下虽是死在临头，仍然极感兴趣……”

罗廷玉一听而知，此人对武功已达到入迷的地步，当下道：“我这君临天下七大绝招，每一招都有七种变式，每一种变式，亦另有变化，精微博大，难以穷尽其奥，世间还是第一次出现这君临天下七大绝招，你当然从未见过，不足为奇。”

那白衣人喘一口气，道：“但在下此刻定神细想，却觉出你的刀法有点像罗家的血战刀法。”

罗廷玉恨火上涌，冷冷道：“你几时见过罗家血战刀法？”

白衣人全神沉迷在刀法上，竟没察觉他口气的变化，应道：“在下昔年见过罗希羽亲自施展，果然有雷霆万钧无坚不摧之势，不过那时不过看了几眼而已，他当真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刀法大家……”

他口气之中充满了钦佩崇敬之意，罗廷玉又是愤恨，又是欢喜，愤恨的是此人昔年曾经参与血洗翠华城之役，刀下不知杀死了多少人，欢喜的是他如此推崇父亲，这话出诸敌人之口，更是弥足珍贵，可见得父亲威名不虚，果然是当世无双的刀术大家。

那白衣人又道：“在下深识罗家血战刀法，还是在修练武功之时，对血战刀法钻研甚久。”

罗廷玉道：“你们要血洗翠华城，当然事先须得熟习这一路刀法，才能克敌制胜了，对不对？”

白衣人点点头，忽然清醒过来，道：“好啦？在下既已知道尊驾这一路刀法名称，死亦无憾！在下甚愿提刀再拚，虽死不悔！”

他凶悍得来另有雄豪意态，反使罗廷玉心生敬重，道：“那么你起身吧！”

白衣人一跃而起，调息片刻，提起长刀，厉声道：“尊驾小心了！”

喇地挥刀迅急劈去。这一刀直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凌厉无比。

罗廷玉喝一声“好刀法”，虎躯身转，血战宝刀化作一片精芒扫出，锵的一声，两刀相触，白衣人震得退了两步。

他骇然忖道：“此人不但刀法精绝，内力更是强厚无伦，本庄霜衣队人数虽是多达数百之众，但也没有一个人达到这等造诣。”

其实他是太小觑罗廷玉了，总不肯拿他和严无畏、雷世雄等人相比。这时罗廷玉等他喘一口气，这才出刀攻来，施展出一招“霆斗雷驰”，刀势一发，隐隐传出风雷之声。但见刀光一过，那白衣人身首分离，倒在地上。

罗廷玉向尸身投以最以最后一瞥，这才掉转虎躯，向那红灯升起之处奔去。这时四下惨叫之声，不断地划过夜空，罗廷玉分不出倒底哪一边胜，哪一边败，放步奔去，相距尚有四丈，忽然从树丛后涌出一群白衣人，刀剑纷举，拦住去路。

罗廷玉运足目力望去，但见红灯似是吊在一根高大竹竿顶。竹竿下面用几张桌子搭着一个丈许高台，上面影绰绰站得有三四个人。

那一群白衣人涌将上来，已不容他注目查看那边的形势。

罗廷玉目光转回来，但见这堆白衣人共有七个，顿时明白霜衣队乃是以七人为一组，可以施展联手合击的阵法。

其中一个白衣人厉声喝道：“什么人？”

第九章秀发飞瀑态万方

罗廷玉哼一声，倏然跃退丈许。那七名白衣人竟不追赶，迅即隐入树木黑影中，忖道：“这些人都是负责保护这个发号施令的高台，是以不肯追我，只不知那座高台有什么人？如果不是严无畏或雷世雄，定然也是独尊山庄中极为重要之士，而且必定深通韬略，将才出众之士，我今晚若能杀死这些重要人物，对独尊山庄自是莫大的打击。这么一想，雄心杀机填满胸膺。他打量一下四面形势，发觉那司令台占住最高的地方，加上那座高台，更是居高临下，目光能够及远。在那司令台附近十丈方圆之内，并无战斗。因此他考虑到若是恃强硬闯，不免被高台上之人见到，若是严无畏也在台上，一定瞧得出自己刀法盖世，生出戒心，也许立刻发动全力围攻，使自己陷入极不利的局势中。当下藉着野草树木的掩蔽，往横潜移出数丈，然后悄悄向前迫去。才走了丈许，蓦地“哧哧哧”

连响数声，几粒体积细小的暗器向他藏身之处袭到，接着右前方传来一个雄壮声音喝道：“什么人？”

这几粒暗器大概是铁莲子之类，虽是劲道重疾，手法却不凶毒，可见得对方乃是迫住他前进之意。罗廷玉一让身，已避过暗器，绕个大圈奔到对面，这才再向司令台摸去。他往前移之时，草丛中突然刀光一闪，向他腰腿砍到。

罗廷玉心知若是向前闪避，必有数刀齐出，把他围在核心。因此他宝刀一挑，架住敌刀，人已向后迅退。果然没有敌人现身追赶。现下他已经知道这座司令台的四周，已布下一道严密无比的防范圈，任何人只要欺进司令台三四丈左右，必定受到拦截。

罗廷玉怕是不怕，但着想闯过一道禁圈，要不露出武功，却实在很不容易。

他定一定神，迅速动脑筋寻思，猛可灵机一触，泛起满面笑容，举步匆匆奔去。他向厮杀声最激烈之处赶去，临到切近，但见刀光旋飞，剑气乱舞，东一簇人，西一簇人，都在舍命苦斗。

罗廷玉展开迅速身法，查看这一片地方的形势，掠过许多正在交战的人身边，偶然也得出刀封架突然攻上身来的刀剑。眨眼工夫，他在一堆纷乱厮杀的人们旁边停下，但见十六七个白衣人，各持刀剑，正在围攻一群倭寇，已占得优势。

倭寇人数虽是稍多，却架不住这些白衣人俱是武林好手，接战之下，若非人数悬殊，总是抵挡不住。

罗廷玉一纵身，落在战圈中，宝刀连使“霆斗雷驰”、“左旋右抽”、“河泄山倾”三招绝学，但见刀光潮涌，迸射搏击，瞬间已砍翻了三个白衣人。同时由于他刀势威猛冲乱了白衣人的阵脚，使得倭寇方面亦占有得便宜，连伤了四个白衣人。白衣人还未看得清楚，罗廷玉身刀合一，若然一响，冲破刀剑笼罩，出了圈外。他左脚一踩地，身躯疾旋，欺近两名倭寇背后，左手快逾闪电般探出，点了这两个倭寇穴道。紧接着又施展迅快身法，点了另两名倭寇穴道。他这几下动作神速之极，口咬宝刀双手分挟四名倭寇，一闪身没入黑暗之中。那些倭寇们竟还不知己方已失去四人，继续向白衣人猛攻，双方实力大约扯平，因此两边伤亡甚重，转眼工夫又倒下七八个人。

罗廷玉回到司令台禁圈附近，放下手中之人，他已看准了形势，当下吸一口真气，功行双臂，抓起一个倭寇，猛可扔了出去，人离手时，已迅快一

掌拍活了他的穴道。如此连接施为，看起来倒像是四名倭寇先后飞跃扑入一般。

草丛树影中连接飞跃出好几个白衣人，抡舞刀剑，拦截飞纵入来的敌人。那四名倭寇身在半空，已恢复了自由，眼见有白衣人现身截击，为了活命，个个都是挥刀拚命，招毒势猛。这一道严密无比的禁圈受此突袭，顿时大见纷乱。

罗廷玉趁机迅即伏身在黑夜的野草中，潜行欺入，居然容容易易，就迫近了那座司令台。距离木台尚有两丈左右，他停下前进之势，仰头凝补望去。但见台上一共站着四人，但其中之一乃是站在另一层的桌面上，左手提着一面盾牌，右手提着长剑，目光矍烁地查看周围形势，似是负警卫之责。最上面的一层站着三个人，罗廷玉运足目力望去，但见这三个人之中，一个是白发白须长长披垂的长衫老人，另一个则是身量窈窕纤细的黄衣女子，秀发垂到双肩，随风飘拂。还有一个则是瘦子，年岁相貌无由得悉。

罗廷玉眼见这台上竟有女子，觉得万分奇怪，再衬上那个须发皆白，宽袍博带的白衣老人，使这气氛显出诡异古怪。至于那个瘦子，却反而合情合理，因为他背上插有两件兵刃，显示出乃是武林高手。

罗廷玉寻思道：“这个白衣老人和黄衣女必定是独尊山庄的一大秘密，我务须查个明白，将来方可收知已知彼之奇效。”

方转念间，只见那黄衣女点燃一个红灯笼，双手连动，灯笼便沿着竹竿冉冉升起。接着又取出一物，放在唇角，吹出“呜呜”之声。霎时间四方八面都出现火炬，因是身处地势最高之处，所以连罗廷玉也看得明白。但见黑夜之中，数百火炬，散布在方圆数里之地，杀声连连，刀光闪闪，威势陡然倍增。台上的黄衣女子，转头四看，似是藉那点燃起来的火炬，便可以判断出敌我之势。她很快便又连连吹出“呜呜”之声，但见正东、东北和正北方，百十支火炬迅速移动。不过很快就混入其他的火炬之中，辨别不出。

罗廷玉骇然忖道：“不得了，她竟擅长行军布阵之学，虽然黑夜之中，仍然能判断出两军形势，利用红灯笼和那特制的号角，指挥霜衣队变化形势，移强攻弱。独尊山庄有这等异人相助，将来一旦发生大会战，我翠华城方面万难抵御，必被击垮无疑。”

一念及此，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也生出速速狙杀了她的决心。他提一口真气，趁那第一层的白衣大汉瞧向别处之时，迅如闪电般贴地往前窜去，落在台下六七尺之处。但他脚尖方一踩地，忽然转过一念，猛往里倒纵回去，在草丛间潜行疾走，霎时已退出数丈。七八尺处两人正在拚斗，不远处又有三对人方在激烈搏斗，原来这四对正是早先的四名倭寇，还在作困兽之斗，凶厉特甚。霜衣队方面只胜下四人与他们捉对儿厮杀，其他的人全无踪迹。

罗廷玉怔一下，想道：“好厉害的埋伏，任何人见了此情此景，定必以为再无别人防守，一径冲来，便须陷入重围无疑了。哎！这便如何是好？”

原来他忽然退却之故，便是想趁这边尚在激斗之时，潜行迫近，突然击杀一名白衣人，拖到茂密的草丛中，脱下他的衣服，披在身上，以便淆惑敌人视听。可是目下局势毫不混乱，他一出现，必被敌人发现无疑。他两道剑眉紧紧皱起，虽在这等紧张局势之下，心中仍然闪动着高台上那个黄衣女和白衣老人的影子。这个谜团如不设法侦破，他将必是寝食不安，耿耿于心。

突然间一声惨叫，一条人影噤噤直退到他身边，方始停步。

罗廷玉抬头一望，但见这人乃是其中一名倭寇。他乃是吃白衣人一刀砍

中，负伤猛退。

罗廷玉猛可伸指疾点，戳中他腰间大穴，那倭寇登时翻身跌倒，那倭子倒地之后，对方竟没有追过来查看。

罗廷玉等了一下，大为失望。因为他已蓄势待发，只等那白衣人一跟过来，立时发刀突袭。

他忽然一笑，心想：“这倭子的衣服我也可以借用啊！”

于是轻轻挟起尸体，躲入一处树丛中，迅快穿上那倭子的衣服。好在不必讲究合不合身，只须有那两只蝴蝶翅膀一般的阔袖就行了。

罗廷玉换妥衣服之后，提刀再度向司令台淌去。迫到两丈左右，又等得第一层之人转眼他顾，这才蓦然跃去，落在离台七尺之处。

突然间脚下传出一阵清脆的金铃声。他大吃一惊，心知已踏到对方布置的机关，是以发出警铃。这等布置很简单而难防，但须在木台四周草上铺上一块块数尺方圆的丝网，网上系有警铃。任何人偶一误触，登时暴露了行藏。铃声一响，台上第一层的白衣大汉已转过来，瞪目凝视。

罗廷玉情知藏匿不住，索性不躲，挺直身躯，提刀仰望。

最顶的那一层上，那个瘦子大喝道：“凌队长即管放手对付此敌。”

竟是一口川腔。

罗廷玉心中一动，记得那贾心泉的报告中，严无畏手下五大门派中，武胜堂堂主何旭，乃是瘦子，向来称霸川黔，使的是利钩长剑两般兵刃。此人既是四川口音，身量矮瘦，背上又插着两件兵刃，定然是他无疑。

还有就是这个白衣大汉，被称为凌队长，贾心泉报告中载有霜衣队十二队长之名，第一个姓凌名子汉，乃是“子”字队的队长。与“午”子队的队长奚午南，并列为两大高手。

这个凌队长，当是凌子汉无疑了。凌队长应一声“遵令”，唰地扑下，半空中举起长剑，作势待劈，左手盾牌护住身形，猛撞下来。

罗廷玉忽感攻势威猛之极，果然是身怀绝学，功力精深之士，不由得雄心陡奋，暗念我今晚如不教你见识见识，定必以为天下无人，当即迅快一闪身，避让过剑势，振腕一刀劈去。

这一刀向盾牌攻去，对方果然没有闪避。原来天地间任何人使用有盾牌，都绝不让避敌人兵刃，事实上也没有人会向盾牌砍劈。

罗廷玉这一刀大出常理之外，莫说对方决不闪让，即使有心闪让，亦是有所不能。“当”的一声脆响起处，敢情凌队长手中盾牌乃是钢铁打制，并非藤竹编结。是以刀盾相碰，发出巨响。

凌队长但觉敌刀猛若迅雷，劲道强绝，震得一条左臂都麻木了，人也被刀势冲远了六七尺之处。他双脚落地站稳，怔怔吸气运功，催动血气运行左臂，竟不暇顾敌。

罗廷玉猛可双臂一振，身形拔起，已飞上了第一层台上。那是十二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拚凑而成的平台，当中有四只方桌，在这四只方桌之上，又另有两只方桌。一道人影呼地飞坠下来，落在他面前六七尺之处。只见此入双目光芒打闪，眼神特别的亮。左手长勾右手长剑已布好门户，罗廷玉头上仍然缠住一条头巾，眉毛以上，尽行掩去。因此，虽是还露出了大半截面孔，但是黑夜之中，对方仍然无法瞧得清楚他的面孔。

这个年约五旬的瘦子冷冷道：“独尊山庄武胜堂何旭在此，尊驾是谁？”

他瞧了罗廷玉出手一击，武功手法不似东瀛源流，是以开声喝问。只听

这个缠首倭子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句话，嗓音粗哑，不知说些什么。

何旭见这倭子武功奇高，颇生畏怯之意，心想如若此人前来讲和，则未尝不可一谈。可惜身边无人懂得倭语，却也无法。

罗廷玉乱说了一句，连他自家亦不明其意。眼见何旭发愣，心中大喜，怒喝一声，扬起室刀。

何旭但觉敌人刀上杀气如狂潮怒涛卷到，竟然抵挡不住，退了两步。

罗廷玉蓦然向上跃起，何旭方自一惊，却见一道人影横飞而至，在半空中截住敌人，换了一招。“当”的一响，人影乍分。

罗廷玉终究没能抢上，仍然飘落第一层平台上。

这个出手截击之人正是凌队长，他明知敌人武功奇强，但仗着铁盾占得便宜，硬碰硬截，剑发如风，凶毒无比，果然把罗廷玉逼落。但他这一招又复震得左臂麻木，急急运功催动血气。

何旭趁这机会窜上第三层方桌上，居高临下，严密监视对方动静。以他的身手，纵然正面拚斗会败于对方刀下，但目下是居高拦截之势，却也不惧敌人冲得上来。

罗廷玉连冲三次，都被何旭钩剑迫退。第四次欲上以前，先仰天长啸一声，真力充沛，行遍四肢百体，决意作最猛恶的一冲，务要破关直上。

何旭从啸声中听出敌人内力极是深厚强劲，加以他精奥奇妙绝伦的刀法，这一击定是他生平未见的险恶关头。当下也提聚起全身功力，准备拚死拦截。最上面的高台上，突然飘落一阵柔美语声，道：“何先生，不必拦阻他，让他上来。”

何旭一愣，道：“小姐你……”

那黄衣女已接口道：“此是军令，不得多问。”

声音虽是柔美如故，但却甚是坚决，使人不敢不从。

何旭躬声道：“是。”

黄衣女又道：“而等可在台上三丈左右巡逻警戒。”

何旭又应了一声，道：“是。”

迅即掠下地上，和凌队长两人退出三丈，绕圈警戒。

罗廷玉心中充满了惊奇，听那何旭口气，一方面极为恭敬遵从她的命令，但最初却露出了一点口风，好像担心她的安全。若然她武功有限，那白衣老人亦不行的话，则她下令部属撤走，让自己上台，是何用意？但她心中急于瞧一瞧这个黄衣女究竟是何许人？不暇多想，轻轻一跃，已扑上了最上一层。这一层高台只有两只方桌之地，若然动手拚斗，实无回旋之地。

罗廷玉横刀当胸，凝目望去，却碰上白衣老人炯炯有光的双眼，这个白衣老人手中拄着一支拐杖，杖身本身弯曲虬结成一节节，形状奇古。拐杖首挂着两只红灯笼，站在黄衣女身侧，稳立不动。那黄衣女站在边缘处，背向着他，长长的云发随风飘拂，自有一种轻逸空灵之态。她头也不回，低声道：“阿伯，何先生和凌队长有没有遵令行事？”

白衣老人拂须一笑，道：“他们岂敢有违小姐的法旨。”

他们对答之时，好像不把罗廷玉放在眼内，罗廷玉心知若论交锋对敌，此刻应当把握时机，立刻出手，击杀这两人。此举若然奏功，是可大大削弱独尊山庄之力。但虽然明知应当如此，却发不出刀招。

白衣老人居然掉转头，游目四顾，道：“小姐，咱们已大获全胜啦！”

黄衣女道：“不错，这一次倭寇大举进犯，人数多逾五百。本庄以寡敌

众，幸而获胜。”

白衣老人道：“此是全仗小姐韬略奇奥，有鬼神莫测之机，方能大歼倭寇，建此不世殊勋。”

黄衣女轻轻叹息一声，道：“建功立勋，岂是我一个女儿家份内之事呢？”

白衣老人道：“小姐的话虽是有理，但今日之战，倭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自是无量功德，沾惠万千百姓……”

他略略一顿，又道：“只不知倭寇方面伤亡若干？”

黄衣女缓缓道：“他们伤亡人数当在三百五十人以上。”

他们谈论敌情，抒说心中之意，一对一答，自由自在。简直没把台上还有一个敌人之事放在心上。

罗廷玉不禁又惊讶，又忿怒。

只听黄衣女长吁一声，道：“好啦，倭寇已经溃退，都在奔窜逃命了。”

白衣老人道：“恭喜小姐旗开得胜，总算没有白费心机。”

罗廷玉忍不住转眼四看，分布四下田野中的火炬移动得极快，隐隐看得出甚有法度。想是因敌人溃退，是以追奔逐杀。

黄衣女螭首轻摇，大片秀发迎风飞起，甚有韵致。她轻轻喟道：“虽是杀戮残暴敌人，但仍然是难消难解的恶孽，唉……”

她低柔美的声音中，充满了悲悯哀怜之意，一听而知她定是个心肠仁慈善良的女孩子。

白衣老人侧着脸瞧她，满面俱是怜惜疼爱之情。

罗廷玉直到这时，还瞧不出黄衣女的面貌。但觉这此女神秘莫测，处处与常人不同。又由于这红颜白发相辉映的两人，对于他的存在似是全不放在心上，这就使得他既不服气，而又大增好奇之心。

他心念一动，宝刀微振，陡然间涌出一股森寒凌厉的杀气，笼罩住黄衣女和白衣老人。

黄衣女背向着他，是以表情如何不得而知。但白衣老人却身躯一震，拐杖一摆，横封门户。他杖上也涌出一阵强劲潜力，抵御那森寒威杀的刀气。

罗廷玉身形全然不动，但两只蝴蝶大袖却被对方的潜力吹动，拂拂作声。

罗廷玉心中大是惊讶，只因这白衣老人功力之强，竟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但白衣老人比他更为吃惊，这是因为他杖上内功劲道虽是强绝一时，但仍然不能阻挡对方的刀气侵入。但觉森冷之气逼肤侵肌，宛如跌落冰窖中一般。

黄衣女道：“好冷啊！”

白衣老人道：“那是这个倭子的刀气，老汉无能，竟使小姐受惊了。”

黄衣女道：“原来如此，阿伯你想知道他是哪一家哪一派高手？”

白衣老人道：“老汉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高明的功夫，自然想知道他的武功源流，但是……”

他沉吟一下，没有立刻说下去。

黄衣女道：“但是什么？”

白衣老人道：“但是据老汉所知，小姐你从未走过东瀛，怎能懂得东瀛的武功源流呢？”

黄衣女笑了一声，声音异常的娇美动人，说道：“阿伯你以为他是东瀛武士么？才不是呢，他也是我们汉人，只不过穿上倭子衣服骗过别人眼目而已。”

白衣老人重重地哦一声，突然间满面泛起怒色，恨恨地望住罗廷玉。

罗廷玉万万想不到这个黄衣女竟拆穿了他的戏法，但她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望他一眼，更谈不到观察他了。然而她却能够道破他的伪装，当真是极奇怪极不可思议之事。照她的口气听来，这黄衣女甚至当真晓得他的武功源流，这又是一宗极不可思议之事。

白衣老人怒哼一声，道：“原来这厮乃是倭寇的走狗，甘心为虎作伥，荼毒我汉人，实是罪该万死。”

黄衣女笑道：“阿伯别生气，他不是这种人。”

罗廷玉挺刀迫前两步，哑声道：“你们是谁？”

语气甚是严厉。他脚步所停之处，恰好是在白衣老人拐杖威力的边缘上。假如他往前移动多了一寸，白衣老人为了不让对方欺入拐圈之内，非迫得出手不可。

黄衣女道：“你如想知道我是谁，可随阿伯先行前往一处地方，我收拾完此地残局，马上就到，只不知你有没有这个胆子？”

罗廷玉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出惊人的答复。他冷冷道：“不必了，我非杀死你们不可。”

白衣老人大吃一惊，拐杖上自然而然传出一股潜力，此是他提聚功力准备出手而致。

黄衣女吃吃一笑，道：“你真有杀死我们的把握么？”

罗廷玉道：“这是我的事，须先告诉你。”

白衣老人怒喝一声，提拐迅若风雷般当头击到。

罗廷玉挥刀一架，“当”的一声，火光溅射，敢情这老人的拐杖竟是钢铁之质，打制而成。

这一拐的势道重如山岳，罗廷玉心头一震，暗想：“好强的膂力。”

白衣老人见对方随手一刀，就架住了他铁拐当头罩击之威，心中也自骇然，冷冷道：“无怪如此骄狂自傲，你再接老夫三拐……”

老人话声未歇，已抡动那根铁拐，左抽右扫，横着攻了两招，风声呼啸，劲厉刺耳。单是这等劲道风力，寻常高手已难立足得住。

罗廷玉闪过第一招，眼见第二招扫到之时，势道更强，登时晓得他的铁拐手法另具绝学。若是接连闪让，第三招一定更为威猛莫当。因此他迅即挥刀一挡，刀拐相触之际，他已斜拨开敌拐，是以只发出一下沉哑的响声。

他这一刀破解了敌拐威力，却没有趁机反击。

白衣老人喝一声“好刀法”，挫腕收回铁拐，呼一声迎头砸劈。

罗廷玉出刀一架一拨，又化解了他这一拐。他两次使的都是“君临天下”七大绝招中的“宇宙盈虚”

一式，但变化大异其趣，然而手法气势之间，又有脉络可寻。

白衣老人凛然收拐，凝神待敌，口中道：“小姐，此人的刀法可称得上天下无双，咱们须得小心了。”

这话的意思是他已试探出对方刀法妙绝当世，是以没有把握能拦阻得住他的攻势。

黄衣女一直背向他们，站在方桌最边缘之处，听了这话，发出一阵娇柔的笑声，似是不把这等关紧生死的危险放在心上。她忽然间提高声音，道：“凌队长岂可违我军令？”

原来那凌子流已奔到台下，仰头张望。他听到黄衣女的叱问，连忙躬身

道：“小人实是心悬小姐安危。”

黄衣女提高声音叫道：“何先生安在？”

三丈外有人应道：“小姐有何吩咐？”

黄衣女道：“阵前违令，动辄有全军覆亡之虞，与我斩了违令之人。”

这时候，即使有人催促罗廷玉动手，他也决不肯听从，定要等瞧那凌队长是否处斩？武胜堂堂主何旭那么高的身份，这刻居然不敢出言顶撞抗令，朗朗应道：“小姐的法旨在下听到了。”

他举步奔到凌队长身边，左手一伸，已抓住他的双脚，五指扣住他肩胛上的脉穴，使他全然不能动弹反抗。右手迅即掣出了长剑。

罗廷玉大为震凛，忖道：“难道他当真遵命一剑杀死了凌子流不成？”

何旭把长剑搁在凌队长颈上，朗声道：“军法森严，令下如山，不得有违。但这一次情况特殊，凌队长乃是一心一意准备保护小姐，是以不知不觉中有违法旨。论军法自应斩首，但若论情理，却有可恕之道，愿小阻三思，赦他一命。”

黄衣女道：“如是饶赦了他，日后我拿什么去部勒别的人？”

何旭道：“戴罪立功，自古多有，在下深盼小姐法外施恩，让他立功赎罪。”

黄衣女沉默了片刻，才道：“好吧，看何先生的面子，命他立刻追赶敌寇，斩十个首级来见我，少一个就打十军棍，以示惩戒。”

何旭一松手，躬身道：“多谢姑娘。”

凌队长也不由得拜伏地上，谢过姑娘赦免死罪之恩，随即飞奔而去，追杀倭寇。

何旭也迅快退回原来防守的地方，真的不敢擅越雷池一步。

罗廷玉看完了这一幕，虽然敌方不曾损折了一名大将，但欣喜之情尤过于何旭当时杀死了凌队长。只因假使何旭全然不敢开口求情，既使一剑杀死了凌队长便显示出独尊山庄军法森严，权责极高。这等敌人，已经具备了“先为不可胜”

的条件，即是说独尊山庄已经是不会挫败无隙可乘的力量。若然如此，罗廷玉定须被迫考虑到放弃报仇之念了。但何旭这一求情，显然他尚有抗命的力量，权责不专，那黄衣女智慧再高，兵法再好，也仍有失败的空隙破绽。因此罗廷玉内心中欢欣鼓舞，喜不可言。

黄衣女娇美的笑声，轻轻传入他耳中，使他精神一振。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人身上。只听她缓缓道：“你还要杀死我们吗？”

罗廷玉哑声道：“我瞧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放过你们。”

白衣老人冷冷道：“你可敢到下面宽敞之处，与老夫决一死战吗？”

罗廷玉道：“我要杀的人第一个是她，第二个才轮到你。若是离此决战，须得等我杀死了她以后……”

白衣老人年岁这么大，何等老练，但仍然掩饰不住震惊凛骇之容。他勃然大怒道：“我家小阻与你何怨何仇，为何你要加害于她？”

这他可不敢鲁莽出手，深恐对方一下子冲到他的拐圈，伤害到黄衣女。

罗廷玉尚未回答，黄衣女已道：“阿伯不必着急，他诚然有意杀我，但我岂有这么容易就被他杀害得了的？”说话之时，徐徐掉转娇躯。

罗廷玉定睛望去，但见她脸庞虽然完全向着自己，可是她却用一只手按住长长的秀发。这一大丛秀发，把她的面部下半截完全遮住。因此，他只见

到她的额头，长眉、凤眼，还有半截鼻子。她的肤色白析异常，宛如无瑕的白玉琢成。眉长入鬓，显示聪慧过人。那对凤眼中神采照人，双眼有如点漆，顾盼之间，使人魂消。仅仅是半截脸庞，已经风情万种，绰约多姿，足以令人心醉神迷。她轻移莲步，迎向罗廷玉。夜风吹拂起她的黄衫，迎风飘举，倍觉动人。

白衣老人忙道：“小姐不可移动位置。”

原来她刚才所站之处，乃是方桌的一角。

白衣老人的位置虽是稍稍斜侧了一点，并非直线拦阻在她与罗廷玉之间，但他拐杖的长度却足以封锁住这条通路。

黄衣女发出妖美的笑声，道：“我要瞧瞧他怎样杀死我？”

她徐徐行去，已走到罗廷玉面前三尺之处。

白衣老人见她不听，竟是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好紧张地迫近罗廷玉身侧，提拐作势，随时可以击出。

黄衣女在罗廷玉面前一站，黑溜溜的眼珠在他面上转了几转，笑道：“你打算怎样取我性命？”

罗廷玉面对着这个娇弱美丽的女孩子，听她口气似是不懂得武功，一时之间，当真激发不起提刀杀死她的念头。

黄衣女又笑道：“我看这样吧，你还是跟崔阿伯先走，我随后就到，这样，你既尚有机会杀死我，又暂时不会被别人测探出你的身份来历，好不好？罗廷玉心中突然触忆起血洗翠华城的仇恨，顿时涌起满腔杀机，双目射出森冷光芒。

黄衣女见她目露杀机，惊得退了半步，轻轻道：“你的心肠好硬啊！”

罗廷玉突然发出宝刀，寒光一闪，刀锋已斜斜拦在她香肩上，只要沉腕落刀，即可把她颈上人头斩下。

白衣老人惊得面目变色，提拐欲扫，却又怕这一击，反而迫使对方宝刀落下，伤了小姐。因此他空自着急万分，可又不敢轻举妄动。局势如此惊险紧张，黄衣女发出柔和的笑声，道：“谅你也不敢杀我。”

此时此地，她还出言相激，只把白衣老人骇出一身冷汗。

罗廷玉冷冷道：“你可知道我是谁？”

黄衣女道：“我不知道。”

罗廷玉道：“既是不知，何以又叫我跟那老丈先走？”

他的声音森寒似冰，大有杀她之意。

黄衣女道：“我博知天下各家派的武功，只要你跟他走，到时我就能从你的刀法上，得知你的出身来历。”

罗廷玉哼一声，道：“这话虽是吹牛，但也还罢了。刚才你竟说我不敢杀你，是不是？很好，你现在再说一次，瞧瞧我敢不敢下手？”

这时的凶险程度又比早先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黄衣女当真再说一次，罗廷玉被迫之下，自然非下手不可了。

白衣老人喝道：“小姐不要说话……”

黄衣女道：“我一定要说，谅你不敢杀我。”

台上顿时一片死寂，全无声息。

黄衣女美眸紧紧闭住，似是准备受那身首分离的一刀。

白衣老人口中发出沉重的急促喘息声，缓缓跨步迫近去，拐尖直指罗廷玉腰肋间的大穴。

罗廷玉恶狠狠的瞪着这个黄衣女，但觉她真是神秘莫测而又勇气过人，当此生死关头，仍然一点也不肯让步。他手中宝刀虽快，胆力亦足，杀人并非难事。然而这刻宝刀却迟迟难落。

白衣老人用上全神，一面迫近敌人，一面窥伺可乘之机。心中的紧张，真是无法形容。忽见罗廷玉退开两步，收刀入鞘。

白衣老人一怔，竟忘了抢上去护住小姐。只听罗廷玉道：“老丈请吧，纵是尤潭虎穴，在下也得走上一趟。”

白衣老人疑惑不定，却不敢怠慢，生怕这人变卦，连忙作个手势，道：“这边走。”

两人先后跃落高台，那何旭远远望见，却没有过来询问，罗廷玉紧紧跟着白衣老人，疾向西方奔去，掠过草丛中的埋伏岗哨，竟无一人挺身拦截。大约奔出七八里路，但见前面一片竹林，却有一条道路笔直通入林内。

白衣老人一直奔入去。

罗廷玉到了林口，略一迟疑，旋即忖道：“我定要把她的来历弄个水落石出才行，这林内纵有千军万马埋伏，我罗廷玉何惧之有？”

入林后道路变得相当弯曲，绕来转去，幸而每一个转角都挂有一盏红灯，方能疾走。不久，突然出了竹林。

放眼一望，方知仍在林内，只不过林内有片草地，盖搭得有数椽茅顶竹屋。屋内灯光隐隐射出，却似乎无人在内。

白衣老人推开当中一间有灯光的屋门，回头道：“山野荒居，只以竹屋遮荫风雨，聊以藏身，可谈不上待客之道了。”

罗廷玉拱拱手，侧身入内。但见这是一座小客厅，放置得有一些竹制的桌椅，虽是简陋，却自有村居朴实之美。

白发老人没有进屋，却走入右侧的屋内。

罗廷玉没有理会，四下浏览一眼，便在一张椅子上落坐。过了一会儿，听到隔壁声响，便高声问道：“请问老丈，你家小姐几时可返抵此家？”

白衣老人在邻屋应道：“不知道。”

罗廷玉觉得没趣，便耐心等候。但他自知不能久候，尚须赶返那莫家庄去，否则便会露出马脚。因此，再等了一会儿，便又忍不住询问了一声。

白衣老人打个呵欠，道：“不知道。”

罗廷玉霍地起身，道：“若然你家小姐尚不回来，在下不能久候，这就告辞。”

白衣老人半晌没有回答，罗廷玉举步走出客厅，刚刚跨过门槛，只听白衣老人冷冷道：“老夫劝你还是耐心等候的好。”

罗廷玉怒笑一声，道：“难道有人敢拦阻我去路不成？我倒要瞧瞧谁有这等胆子？”

他故意出言相激，以便闹出一些纠纷。如若平平静静的一走，便无丝毫线索可供臆测了。

白衣老人的屋子内灯光忽灭，只听他道：“老夫要睡觉啦！你如果不怕迷路，即管走吧，这儿没有人有这么大的精神拦阻你走。”

罗廷玉哼一声，心想这区区一片竹林，还能使我迷路不成？当下不再出声，举步走出去，循着刚才进来的道路，迅快前奔，每一个转弯他都认得明明白白，毫无错误。原来他向来智勇双全，头脑缜密。

进林之时，早就提高了警惕，每一个转弯都锐利地查看一下红灯边的竹

树，总要认住一点。现下相隔不久，记忆犹新，自然绝不会差错。

他走了好一阵工夫，突然停住脚步，双目紧皱，忖道：“我明明记得一共是转二十七次弯，因此这刻应当出林才是，怎的尚在林内？”

回头一望，斗然间大吃一惊。原来身后六七尺之处，竟有两条岔道。但刚才奔过之时，明明没有岔道。如何在一转眼间就多出了一条道路？再定神一望，这两条路形状大小一模一样，竟认不出刚刚是从哪一条路出来的？换言之，他即使想循旧路回返竹屋，也没有把握走对路子。这时候他才知道那白衣老人非是虚声恫吓，那黄衣女要他到此地来，更是早已定了擒他之策了。不过他并不慌乱，冷笑一声，继续向前走去。一边走一边细加观察，以胸中所曾学过的奇门阵法之学，参照探索真相。又走了十七八个弯，实在认不出这是什么一个阵法，也毫无出林之兆。心头顿时生出恶念，忖道：“这座竹林布置得再巧妙也是没用，难道我不会使用宝刀，砍平这座竹林么？”

心念一动，立时掣出宝刀，淡红色的灯光照映之下，光芒闪闪。他这个想法乃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假如他气力足够，刀又锋利，不管一切的向前直行，逢竹砍竹，遇树砍树，总之绝不转弯。则无论如何总有出林之时，纵然是弄错了方向，回到竹屋，也不过多费了些气力，仍可循斩开辟之路往回走，再继续择刀劈路。他提起宝刀，方要出手，忽然听到一阵娇柔的语声，在他身后传来。这阵语声说道：“先生的宝刀出鞘，可是想毁去我一片竹林吗？”

罗廷玉回头一望，但见那黄衣女站在七八尺外，身子倚住一株巨竹，俏生生别有一种清新脱俗的美态。她仍然用大束头发掩住下半截面孔，不过却可以从她眼睛瞧出她正含笑盈盈，似是没有恶意。她接着又道：“这一片竹林费去我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布置好，总算可以阻止凡夫俗子胡乱闯入蜗居。先生如若出手毁损此林，未免太可惜了。”

罗廷玉淡淡道：“在下如不取刀在手，恐怕终难见到姑娘之面了。”

黄衣女笑一声，道：“这话非是实情，贱妾刚刚清理了战场，才赶得来。以致有累先生久候了，甚感歉疚。”

罗廷玉没有做声，心想若然你真有意留客，那个白衣老人岂会任得我到林中来乱闯？黄衣女已道：“先生现在已见到了贱妾，不知有何指教？”

罗廷玉缓缓道：“姑娘好说了，在下发觉姑娘智慧过人，而又具有莫视生死的勇气，心中甚是钦佩，很想打破这个谜团。”

黄衣女道：“什么谜团。”

罗廷玉道：“姑娘倒底是什么人？”

黄衣女娇声笑道：“这就奇了，应该是我问你才对。”

罗廷玉目中陡射异彩，威势迫人，冷冷道：“姑娘若有赐告，固然是在下之愿。若然不便，在下亦不勉强。但姑娘却不可相戏。”

黄衣女出神地瞧他一会儿，美眸中的眼波柔和无比。

罗廷玉沉肃如故，似是丝毫不被她的美眸所动。

她轻轻叹了一声，道：“我明白啦，这世上当真有铁石心肠的硬汉。”

罗廷玉不耐烦地道：“在下心肠软得很，问题是在乎对待什么人。现在言归正传，姑娘只须答复一声说是不说，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黄衣女沉吟片刻，道：“贱妾此生此世，已不打算踏入人间，说出姓名，也是没有意义之事。”

罗廷玉拱拱手，道：“既然如此，在下告辞了。还望姑娘指点出林之路。”

黄衣女欲言又止，终于回头，纤掌连拍三下，转眼间一盏光亮的灯笼飘移出来，却是一个青衣侍婢提着。

黄衣女道：“燕儿，前头照路，我要送这位先生出林。”

燕儿应了一声是，迈步走去，但擦过罗廷玉身边之时，却忍不住举起灯笼，打量他一眼。她见到罗廷玉奇怪的装束，啊了一声，道：“小姐，这先生是哪儿人氏？”

黄衣女呵斥道：“别胡乱说话。”

接着向罗廷玉道：“请先生莫怪这丫头，都是贱妾久居村野，疏于管教，是以这般失礼。”

罗廷玉道：“这等小事何须挂齿，在下不敢有劳姑娘相送，就此辞过。”

黄衣女道：“理该送此一程，先生请吧！”

罗廷玉懒得多说，抱拳道谢一声，转过身子，大步跟着燕儿走去。他们转入一条黑暗的岔路内，转了十六七个弯。沿途上不见盏红灯，若是没有灯笼照路，可真不好走。转眼间已出了这片竹林，燕儿高举灯笼，两只大眼睛，骨碌碌地，宜在罗廷玉面上转动。

罗廷玉也不理她，回身向黄衣女抱拳道：“有劳姑娘玉步了。”

黄衣女衿衽还了一礼，道：“先生言重了，荒居简慢，无以款待贵客，又未能奉告贱姓出身，心中歉疚，还望先生海量宽宥。”

她的嘤嘤莺声，娇美异常，实是令人难以忘记。

罗廷玉却淡淡一笑，道：“在下亦是多方自秘，歉疚之情，决不下于姑娘。”

燕儿忽然接口道：“我家小姐从不跟别人说话，先生如是她的朋友，何不留下多谈一会儿呢？”

黄衣女皱眉道：“燕儿，你胡说什么？”

燕儿道：“婢子说的都是实话，如是实话便算不得是胡说了，小姐您说是也不是？”

罗廷玉冷冷道：“在下告辞啦！”

转过身子，大踏步走去，竟是头也不回，霎时隐没在黑暗中。

黄衣女呆呆地望住罗廷玉的背影，直到已瞧不见他，良久，兀自在出神。

燕儿轻轻一咳，低声道：“小阻，这儿夜凉露重，当心受了风寒。”

黄衣女应一声，自言自语道：“他一定是莫家庄的对头，所以想杀死我，以绝后患。”

燕儿惊道：“他想加害小姐吗？唉，像小姐长得这般美丽，又博学多才，这个男人怎忍心加害小姐呢？”

黄衣女缓缓道：“这人有两副心肠，其中的一副就是铁石心肠了。”

燕儿大是好奇，问道：“还有一副是什么心肠呢？”

黄衣女道：“是大英雄大豪杰的心肠，所以他终于没有向我下手。啊！我差点儿瞧走眼了。”

她沉吟一下，又道：“他是莫家庄的仇敌对头，这就使我感到十分大惑不解了。”

燕儿可又听不懂了，道：“小姐的神机妙算，向来是天下无双，什么事竟能使你觉着疑惑不解？”

黄衣女叹道：“我略通韬略阵法之学，哪里就能谈得上神机妙算天下无双之评？你不过是见我摆下这座竹林内的阵法，又略有推测事理之能，便以

为我很了不起。”

她停口茫然望着天空，片刻又道：“那一位英雄武功如是之强，假如很仇恨莫家庄，为何不仗刀直闯，报仇雪恨？这一点真是使我甚感不解。”

燕儿大眼睛轻轻眨动，几次欲言又止。最后忍不住问道：“小姐，假如那位先生真是莫家庄的对头，有一日忽然两军相遇于阵前，小姐您是继续指挥呢？抑是避开？”

黄衣女默然半晌，挥手道：“回去吧，我也要休息了。”

她们的身影很快就隐没在竹林内。

这时罗廷玉迅快奔回莫家庄，远远已见到早先的战场上，灯火点点，想是还在大举清查战场。他绕道穿过，直返那忘忧斋。在斋外他以弹甲传声之法，跟杨师道联络过，得知一切如故，这才迅快入室。他早就把倭衣和宝刀分别埋藏在庄外某处地方。返房之后，生怕莫家庄之人会来查看，所以嘱咐杨师道归寝，今晚暂时不谈。

翌日早晨，专门照管这忘忧斋的阿俊向他们说，章如烟姑娘有点事情，今日不能来此。

罗廷玉便在早餐之后，把昨夜之事一一告诉杨师道。

杨师道骇然道：“真想不到此庄力量如此强大，从这一切迹象来看，这莫家庄必是独尊山庄无疑了，那位诸晓奇门遁甲兵韬战略的黄衣姑娘，神秘莫测，竟教人猜想不透。假如她是独尊山庄之人，昨夜里怎肯让你轻易离开？如若不是独尊山庄之人，却如何能指挥霜衣卫队？难道说她是受严无畏礼聘的高人奇士？”

罗廷玉道：“我也想了一夜，得不到结论。目前暂时撇下这个黄衣姑娘不谈，有一件更为重要之事。”

杨师道精神一振，问道：“是什么事？”

罗廷玉道：“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拱翠楼中的严沧波老丈，他会不会是严无畏？”

杨师道震惊一下，旋即冷静下来，凝神细想。

罗廷玉又道：“我在拱翠楼中发现了翠华城故物，是以动了疑心。不过经我细察之下，严老丈并没有内伤迹象，甚至似是不谙武功，你以为如何？”

杨师道缓缓道：“尝闻严无畏智谋盖世，乃是古今罕有的奸雄之才。如若他有心掩饰，咱们查看不出他懂得武功，并不出奇。”

他双眸中射出智慧的光芒，又缓缓道：“此处既然发现本城故物，又有如此强大的霜衣卫队驻扎，可知必是严无畏的一处极重要的基地。属下窃以为值得多花点时间工夫查究，前此少城主独自离开的打算，暂时得作罢，免得打草惊蛇，让敌人迁移了地方。”

罗廷玉颌首道：“你说得很对，我暂时不能离开。不过师道你也得当心点，我瞧得出那位如烟姑娘，似是对你极有好感。”

杨师道没有立刻回答，想了片刻，才道：“属下自当小心注意。但想来我们之间未必就会生出情意。属下发觉她虽对我们很有好感，但言谈举止间，却很有分寸，属下故意与她接近，正是想设法探测她的内心……”

他的语气似是十分慎重，可见得那个外表上天真无邪健康淳朴的姑娘，已使他生出某种疑心。

这忘忧斋的高高的围墙，隔绝了外面的世界。这刻，莫家庄中，有一股异乎寻常的肃穆气氛。所有的人，个个服饰齐整，举止谨慎。一个白衣少年

奔上了钟楼，巨钟随即响了三下。

声音嘹亮，全庄皆闻。霎时间，庄门内那片广场上，无声无息地出现了无数白衣人。他们迅即排成两列，由庄门横贯广场一直排列到厅门。这两排白衣人对面而立，相距一丈。这样，便变成用两堵人墙建造了一条长廊直巷了。

一会儿工夫，一辆马车停歇在庄门外。车中之人下地后，缓步入庄。两排白衣人都按剑挺立，双目向前凝视，没有一个人胆敢转眼打量来人。但当这一小队的人经过他们面前之时，从这迅速一掠眼间，都瞥见领头的是个高大青袍老人，气度威严，相貌清秀，顾盼之间，自有一股慑人的威势。

在他稍后的左右两侧，却是一男一女。男的年纪四旬，雄伟壮健，两道眉毛又黑又浓，杀气腾腾。他除了背插大刀之外，手中还拿着一根精钢长杖。

那个女子宫装高髻，走路之时，姿态甚是美观。可惜她的面庞被一块轻纱掩掉半截，只能见到两道画过的黛眉，以及明亮灵活的眼睛。

再后面就是武胜堂堂主何旭，本庄庄主莫义。以及两个气度轩昂不凡的白衣人。这两人一是凌子流，一是吴辰雄，乃是霜衣卫队十二队长之二。

那个青袍老人行经之处，两边的白衣人莫不凛然肃立。在这数百彪悍的白衣人心中，这个青袍老人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明。他是天生有一种极强大的力量，能使人甘愿为他做任何事，哪怕是战死于疆场，亦在所不辞。

青袍老人不时注视两旁的白衣人，偶尔点点头，表示嘉许。不久，已走完这一条人廓，踏入大厅之内。

这一座可容数百人的广大厅堂之内，摆着三十多具棺木。

青袍老人走过每一具棺木之时，都凝视片刻。偶然间也会命人翻动棺内的尸体，以便查看。这三十多具尸首，其中有些是身首分离，或是雪白衣服上呈现大滩血迹。使得这座大厅内笼罩着一股阴森可怕的气氛。

青袍老人逐棺瞧过，回头一望。但见厅门外的两排白衣人已完全不见踪影，这么多的人移动离开，竟没有一点声响，可见得纪律之严，他不禁又颌首微笑一下。之后，青袍老人在厅堂左角的一张太师椅上落座。太师椅上铺着整张的虎皮，显得势派极大。那雄伟大汉和宫装美女侍立在太师椅后。

何旭、莫义二人坐在一侧，凌、吴两名队长却是站着，人人的目光都股注在青袍老人面上。

青袍老人思索片刻，说道：“这三十四个战死的孩子当中，有十四个都是一刀殒命，皆被同一敌人所杀。”

何旭起立道：“主人说得极是，属下也曾细心验看过，这个敌人刀法极是精妙，刀锋所及，必是立时毙命的部位，使对手全然失去反击之力。”

青袍老人点点头，道：“不错，此人刀下无情，一招收效。可见得他刀法强绝。同时从那些伤口又可看出此人腕力沉雄无匹，纵然不是劈中要害，亦难望活命。”

他凝目寻思一下，才又道：“本庄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人，竟挡不住此人一招，实是使人感到难以置信。”

何旭说道：“属下深信此人必定就是端木小姐带走的那个倭子。”

青袍老人道：“照你和凌子流接他一招的情形看来，谅必是他无疑了。你们可曾查出了那端木姑娘带走此人的用意了没有？”

莫义忙起立道：“属下自昨夜就亲率五个最精明老练的人跟去查探。但我们竟然在路上耽误了一阵，到得那绿篁村时，外面已高悬红灯，没有法子

见得到端木小姐。她的规矩是巳时撤禁，是以这刻尚无任何线索。属下守到这到才赶回来迎接主上大驾。那五人仍然在绿篁村四下守候，一有消息，立时飞骑驰报。”

青袍老人疑惑地望着他，道：“你们何事耽误了时候？”

莫义道：“属下至今尚未找到原因。当时我们在黑夜中飞驰疾奔，好像是迷了路，找了许久，才摸到绿篁村。”

青袍老人道：“你们都精通夜行术，又熟悉地势途径，怎会迷路？”

莫义躬身道：“正因如此，属下自知失职，惶恐待罪。”

青袍老人拂须闭目，想了一会儿，才道：“我明白了，这是端木姑娘在路上预布了奇门阵法，使你们入伏迷路，免得紧紧跟随着她，看到了一切。此事过不在你……”

厅门外突然出现一人，高声道：“禀告庄主，现已有人驰返。”

莫义道：“知道了。”

随即疾奔出去，不久回转来，道：“那绿篁村刚刚撤禁，部属李玉清便见到端木小姐。据端木小姐说，那人倒底是谁，未能摸清楚。只知道他年纪尚轻，通晓华语，是个英雄人物。为人又极为机警多智，乃是个极为扎手的强敌。”

他的目光一直恭敬地望着青袍老人。

这时突然瞄扫了何旭一眼，又道：“端木小姐又说，她当时认为此人太过厉害，如若不用点手段，我方定必伤亡惨重，动辄有影响当时战况大局的可能，是以放他上台，又把他弄走。”

何旭听了这话，自然禁受不住，冷笑一声，道：“端木小姐未免过于高估倭子了。当时如若容本座出手，谁胜谁败，尚未可知。”

凌子流也欠身道：“端木小姐动辄抬出军法之名，权力极大，谁也设法子顶撞。关于这个倭子，恐怕是她看错了。”

青袍老人眉头一皱，道：“端木姑娘的判断正确无误，其中有些关键，非是你们所知，是以感到忿忿不平。现在从她的话中，已可推测出这个倭子或竟不是真的倭子，这一点异常重要……”

他那对深邃的眼睛中闪射出光芒，略略带点兴奋，又道：“你们都曾经经过情形详细报告过，我细心归纳起来，发现其中有一点最是奇怪……”

他忽然住口，偌大的厅堂中一片静寂，谁敢不敢出言询问。

青袍老人沉默片刻，这才又道：“最奇怪的是，端木姑娘如何能晓得那倭子通晓华语？你们想想看，设法找出一个答案来，就可以推测出更多的线索了。”

众人用心寻思，但反复细想，都找不到答案。

青袍老人拂须道：“你们大概猜不出来了，这答案便是当何旭堂主最初与他对面这时，曾经自报姓名，以及询问他是谁。其时他用倭语说了一句话。这是何堂主报告中提及的，对也不对？”

何旭道：“正是如此。”

别人听到此处，仍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莫义已说道：“属下明白啦，那厮既听得懂何堂主的询问，自然是懂得华语无疑。”

众人无不点头，认为必是如此。谁知青袍老人摇头道：“尽管言语不通，但对面相峙之际，谁也能从对方的声音表情中，晓得是询问自己的姓名来历。如此岂能证明他通晓华语？”

众人都愣住了，莫义讪讪一笑，道：“主上说得极是，但除此之外，属下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证明那倭子能晓华语的？”

青袍老人拂须一笑，道：“讲穿了很简单，这是因为那厮在回复何堂主之时，根本是原说八道。”

何旭讶道：“即使他胡说八道，又如何作证明？属下觉得指穿之后，仍然一点也不简单。”

青袍老人道：“据我的测想，那人可能不懂倭语，是以胡乱发声作态。你们也不识倭语，当然被他瞒住。但端木姑娘却懂得倭语，一听而知，已晓得他是咱们汉人，又见他振身上台，气雄万丈，知道他是个自傲自负之人。这种人自然不会随便向一个女孩子下毒手。因此，她大胆下令放他上台。”

众人听了这番推测，不能不信，却不晓得对不对。

莫义道：“那么空虚假扮倭子的敌人，何以硬要侵犯司令台？既然得遂所愿，又何以全无别的行动？难道他目的不在扰乱本庄的军令，而是为了端木小姐才上台的？”

青袍老人颌首道：“不错，换了我设身处地，忽见一个女孩子发号施令，指挥着不知多少武功高明之士，围杀倭寇，我也定要上台瞧瞧。”

他转眼扫视众人一遍，又道：“但不解的是他何以出手杀死本庄之人？何故要穿上倭子衣服，掩遮起本来面目？他深夜至此，有何目的？”

这几个疑问一提出来，人人目登口呆，无从置答。

青袍老人突然起身，道：“这些疑问过个三两天就可以弄明白了。现在马上举行葬礼，我要亲自主持仪式，隆重的祭奠一番。”

坟场就在这庄后里许之处，早就挖好了洞穴。也备妥了香烛纸钱以及丰盛的祭品。

青袍老人率领着四百余名部属，跟随棺木行列之后，步向坟场，气氛异常严肃而隆重。人人都不禁泛起如此死法，实是光荣不过之感。棺木放在地洞内，堆上泥土，又树立起石碑之后。

青袍老人率众在这长长一列坟墓前行礼。然后转身望住这数百白衣部属，说道：“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有些人是懦夫之死，有些人却是英雄烈士之死，受到无数人追念景仰……”

他伸手指住身后那一系列坟墓，又道：“他们虽是长眠其中，却用不着耿耿，老夫这次复出江湖，第一件要办之事，就是替他们报仇雪恨。”

那数百部属听他宣布复出江湖，都不禁欢呼狂叫，情绪激动热烈。当然，这些部属们如此激动热烈并非无因。他们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威震天下的七杀杖严无畏之名而欢呼。另一方面也因为近来武林局势略有变化。

自从独尊山庄扫平了翠华城，天下已在他们掌握之中。可是严无畏反而下了严令，不许部属得罪武林人士，许多迹象显示，武林的几个著名家派，大有联手对抗独尊山庄之势。领头的当然是嵩山少林寺，据说少林寺已组成五百名罗汉军，日夕操演罗汉大阵。此是少林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镇山之宝。又据说这支罗汉军中，还有数十名其他名门大派的高手。七杀杖严无畏复出江湖，当然要对付这些武林家派，使独尊山庄当真能够惟我独尊，雄霸天下。因此，群情大为激动欢欣，狂呼不绝。

严无畏心中甚是高兴，他有如伟大的魔术师一般，使用种种察觉不出的巧妙手段，使得这一大群剽悍年青的人，个个甘心为他卖命，至死不悔。

现在时机已至，又是独尊山庄在江湖上掀起另外一个大浪潮的时候了。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七杀杖严无畏缓步离开，那宫装美女和浓眉大汉紧紧跟随，走出墓地，他们登上了一辆马车，迅即驰去。

莫家庄恢复了平日气氛，但罗、杨二人却不会发觉此中的变异。由于这一天章如烟没有出现，使他们感到时间很不容易打发。尤其是杨师道，更是如此。

傍晚之时，阿俊进来说道：“今儿不送晚饭来啦！”

罗、杨二人大奇，都想莫非他们打算用饥饿政策？但目的何在？阿俊故意让他们面面相觑，才笑嘻嘻道：“庄主有请两位先生赴宴，所以这儿不开饭了。”

罗廷玉道：“莫庄主忽然如此客气，当真稀奇，你可知是何缘故？”

阿俊摇摇头，道：“小人怎会知道呢？大概是准备送先生们回家吧？小人这是随便猜测，并不是听到什么消息。”

杨师道微笑道：“但你一定有一点根据，才想到是送我们回家啊！”

阿俊道：“当然有点根据啦，昨夜里倭寇侵袭本庄，那时候两位先生还在睡大觉呢！倭寇拉了大队人马前来，最少也有一千之众。但却被我们打退了。”

罗、杨二人不能不装出十分惊讶之容，齐齐开声追问其详。阿俊又道：“本庄向来富庶，倭寇方面得到消息，曾经有几次前来侵袭，但都失手败退。这次大举进犯，却被本庄查到消息，于是布阵迎战，一场大战下来，尸如山积，血流成河，实在骇人听闻。”

他又渲染夸称了好多话，最后才道：“我们大庄主向他的朋友借到一帮人手，个个都有如生龙活虎，才把倭子杀得片甲不留。但据说倭子们早就准备分两次进袭本庄，这第一次已经失败，第二次听说是在后天晚上。这回倭子的人数恐怕有数千之众。假如本庄失败，休想有一个人活着，所以送你们回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罗、杨二人这才恍然地点头，罗廷玉道：“我们能够回家，固然是天大喜事，可是闻知倭寇将要大举进袭，却又不由得悲愤交集。唉！朝廷无能，致使沿海良民百姓，惨受倭寇荼毒。”

阿俊带领他们，走出忘忧斋，穿过数重院落，才到了一座大厅内。但见灯火辉煌，备有一席盛筵。庄主莫义和那武胜堂堂主何旭在场，迎客入座之后，莫义介绍何旭之时，用的是假姓名。

酒菜送上来时，竟有四个妖冶的歌姬陪席，进酒劝食，风光旖旎。罗、杨二人装出局促不安之态。酒过数巡。

莫义笑道：“两位别拘束，今日家兄命人送讯给我，要我好好款待两位。我倒没想到两位来头不小，竟使家兄也不敢小觑你们，哈！哈……”

这样说来，今晚之宴，竟不是打算送他们回家了？罗、杨二人都极小心地观察着一切。他们被灌了不少，酒意渐浓，渐渐已减少去许多拘束顾忌，居然时时与身边的歌姬戏谑。但他们回到忘忧斋之后，立刻都回到复常态，一点酒意都没有，略略谈了几句，便各自上床。到了半夜，罗廷玉悄悄起身，杨师道不待他叫唤，也离床落地。两人在室内各处，小心地查看过，又到书房查看一遍，之后，回到床上，各自躺着不动，暗中却以传声之法交谈。

罗廷玉道：“你猜得不错，这一顿晚宴，用意只是把我们弄出去，以便下手细加搜查此地。”

杨师道道：“他们真厉害，假如咱们不是早就猜到暗暗弄点手脚，只怕

被他们搜查过之后，仍然觉察不出一点异状呢！

罗廷玉道：“他们没搜出兵刃及其他证据，会不会从此不再疑心我们？”

杨师道道：“很难说，因为他们也想得到咱们可以把兵刃收埋在庄外。”

两人在黑暗中默默寻思了一会儿，罗廷玉道：“你瞧他们对昨夜的我，已获得了多少线索呢？”

杨师道道：“相当的多，起码他们已知道你是汉人，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

罗廷玉皱眉道：“这样说来，那个长头发的黄衣女已统统告诉他们了？哼！下次我碰上她，非点住穴道，拨开掩面的头发，瞧个清楚不可。”

杨师道道：“少主早就该这么做了，再说，您也不必气恼，她是对方请来的大将，当然会把您不是倭子之事告诉他们。”

罗廷玉想想很有道理，她凭什么不把所知的真相告诉独尊山庄之人呢？然而他居然以为她不会泄露消息，竟又因此而气恼，实是全无道理，再就是他为什么当时不瞧瞧她的真面目呢？他想了一会儿，问道：“师道，你可想知道我为何不瞧瞧她的真面目么？”

杨师道道：“属下不敢妄测，您告诉我吧！”

罗廷玉道：“我想来想去，这才知道我当时竟是恐怕一旦拨开她的头发，竟发现她长得很丑，所以不肯出手。”

杨师道沉默半晌，才道：“这么说来，您心目中已觉得她很美了？只不知比起秦姑娘如何？”

第十章纵虎出山行啸狂

罗廷玉道：“这个……这个……”

他认真一想，竟是很难下个评语。只因那黄衣女长长的头发，明亮的眼睛，漆黑的眼珠，以及悦耳柔美的声音，聚合起来，使她变成一个神秘的绝色美人。而秦霜波的淡雅如仙，风华绝俗，又是另一种典型的绝代美人。

杨师道有点震惊地道：“什么？她在您心目中，居然可以跟秦姑娘比拟吗？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在属下想来，世上已没有任何美女可以比得上秦姑娘了，即使属下真心深深爱上的女子，若是要拿她和秦姑娘比较一下，属下自知还得承认秦姑娘美得多。”

罗廷玉道：“你说这话之时，心中可有如烟姑娘的影子没有？”

杨师道道：“有是有，但一掠即过，并非长留下去。”

罗廷玉道：“这样才好，咱们对她还得小心些。”

他们谈到这儿，就各自睡觉。翌日，他们在阳光灿烂的院中，浇水洒花，一面低低交谈。

杨师道道：“假如阿俊透露的消息属实，则明天晚上，又有一场惨烈争杀了。”

罗廷玉道：“我倒希望这消息确实，这样我就有机会见到那黄衣女的真面目了。但阿俊说的人数太夸大了，倭寇即使大举来犯，最多也不过来上三五百人，已经很厉害够瞧的了，这又不是两国交锋，攻城掠地，怎会有几千之众？”

杨师道道：“不错，他的确太吹牛啦！由于您已碰见过独尊山庄之人，属下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敌方以何旭、凌子流两个高手围攻您，再加上数十名霜衣队，您能不能突出重围？”

罗廷玉沉吟一下，才道：“霜衣队名不虚传，个个武功高强，任何一个摆在江湖上，都能成名立万。若是数十个围攻我一个，我可以杀得出重围。但加上何旭、凌子流这等高手，来上这么两个，我就很难安然冲出了。”

杨师道叹一口气，表示出心中担忧，道：“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话一点不假。事实上，除了独尊山庄之外，天地间再也想不到一股力量强如霜衣卫队的了！那七杀杖严无畏当真可怕，他多年来已不知训练出多少杰出之士，定然还有从未露过面，不为外人所知的高手。”

罗廷玉道：“真正的一流高手，倒是不易训练得成功，像霜衣队这种好手，他能训练出这么多，已足以骇人听闻了。根据那一夜我见到的情形，严无畏从无懈怠过训练工作，霜衣队一有伤亡，即可补上遗缺。”

杨师道深思一阵，才道：“岂只是补上遗缺？以属下猜想，霜衣卫队这三年来，定必扩大了许多。据贾大叔的敌情报告，所列的霜衣队编制，恐怕仍是当年数字。这三年后增加的部份，定必保持极度机密。假如属下是严无畏的话，一定这样做法。”

罗廷玉道：“有理，换了我，也将如此。”

杨师道又问道：“假如只有何旭、凌子流两人联手，您可应付得来？”

罗廷玉轩眉一笑，道：“当然应付得来，假如没有旁人扰乱，我走能一杀死他们。”

杨师道道：“三个这等身手的人呢？”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胜败难测，多半是平手之局。”

既是如此，自然就不必问到四个这等高手又如何的问题了。忽然一阵熟悉的笑声传来，使人心神爽朗，转眼望去，但见章如烟走进来，容光焕发，显得特别可爱。她打过招呼，问道：“你们在谈什么啊？”

“我们在谈回家之后，如何布置一处花园……”

罗廷玉道：“姑娘昨天没来，到哪儿去了？”

如烟道：“我是前天晚上就出去了，大舅舅让我到城里办一件事。”

这真是巧合，前天半夜时分，倭寇来袭，她却在晚上时分到城里办事。而昨天整天都得收拾战场遗尸，她也不在家，不会碰见。假如她对独尊山庄之事，毫不知情，则把她支开之举，自是必要。由此推想，她或者是他们唯一可以放心信任的人了。

杨师道道：“你可曾发觉本庄有点异样吗？”

章如烟摇摇头，反问道：“什么异样？”

杨师道说出倭寇夜袭之事，她现出十分惊讶之容，后来问出他们所知有限，便说道：“我去问一问别人，回来再告诉你们。”

杨师道第一个念头是阻止她去询问别人，因为她一去问，人家一定会打听他从何得知此事，这么一追究，可能害死了泄露消息的阿俊。

第二个念头是不可阻她去问，因为她此举或许会牵累到阿俊，但万一她竟是严无畏一手训练出来的巾帼奇人，故意与他们交往，以便从种种细节上观察他们。则他这一阻止，势必让她瞧出了破绽，大是不妥。

只因他们若是正正式式的读书人，决计不会考虑到此举会连累阿俊的问题。事关阿俊当时没有说过要他们保守秘密的话，除非是晓得莫家庄内情之人，才会想到阿俊不应泄露消息，违令必罚。

如烟转身出去，不久回转来，懊恼地道：“没有人肯告诉我，他们不说了，我也不想知道啦！”

她随即提起别的话题，又把她们带到拱翠楼，由罗廷玉继续编列瓷器的年代出处及名称。这一日，一切如常，只不见那来严老丈出现。

罗廷玉决心等明天夜里看看情形，所以不提逃走的话。

第二日也很正常的过去了，到了晚上就寝，杨师道向罗廷玉道：“属下考虑了许久，认为少城主今晚还是不要行动的好。”

罗廷玉道：“为什么？”

杨师道道：“因为敌方势大之极，咱们地形又不熟，假如您被何旭他们率众困住，对天下大局，影响甚巨。”

罗廷玉笑道：“我小心一些，决不至于被他们所困。”

杨师道无奈地道：“属下早知您一定要去的。”

当下取出两副黑布做的面罩，交一副给他，道：“属下暗中做好面罩，假如少城主不出去的话，我就不拿出来了。”

罗廷玉道：“你制了两副作什么？莫非你也要使用？”

杨师道道：“属下认为今晚敌方必定筹妥对付您的计划。因此，属下须得与您一同出去，躲在一旁，准备随时接应。即使一时接应不及，也好逃开，以便召集人手，回来救援。如若躺在屋中，您万一失手，属下亦难逃脱了。”

罗廷玉笑道：“听你的口气，好像敌人真的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同时又认为我定必被困一般。虽说咱们不能轻敌，须得步步为营，但太过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亦不足为训。我今晚倒要瞧瞧对方有什么出奇手段？”

他的神态虽是轻松，但语气中却充满了坚强的信心。

杨师道也自轩眉一笑，道：“主公说得好，咱们问须畏惧那些魑魅魍魉？祝您旗开得胜，强敌丧胆。”

罗廷玉伸手拍拍他的肩头，道：“这才像是翠华城的英雄豪杰，走吧！”率先出门，在夜色中跃过高墙。

杨师道临出门时，还回顾了一眼，但见两榻上被盖拱起，隐约有人高卧榻上。当下回头跟踪跃出，一路上全无阻隔，片刻间，已出了莫家庄。

罗廷玉径向西北角奔去，大约走了里许，认准一株大树，走过去挖开树根的泥土，取出血战宝刀和倭衣，带上眼罩。

杨师道已攀登树顶了望，这时下来，道：“属下见全庄空虚，料已生变。果然在东南角数里外，隐隐有火光闪现，又见了一盏红灯，高悬半空中。”

罗廷玉道：“好极了，我这就去瞧瞧，假如那红灯笼斜斜跌坠，那就表示我遭强敌围攻，是以抽空砍断竹竿。你见了此讯，速速离开，径往南京等候我。”

杨师道心中另有主意，此刻不便说出，点头道：“属下记住了。”

罗廷玉又道：“你在这树上守候，我若回转，以击掌二响为号。”

吩咐妥当，立刻放开脚程，向东南角奔去。大约走了三四里之遥，旷野中不时有火光映入眼帘，又听到嘶喊声，从四方八面传来。

他略略查看一下，便知今宵之战，确实是比上一次规模庞大的多，总数有千人以上，方能分布得如此辽阔，造成这等声势，他顿时热血沸腾，胸中充满了杀机，加快脚步，向红灯高悬之处奔去。

才奔出数丈，便见到了剑气刀光，杀声更是嘈杂。迫到近处，已瞧出前面一片平旷野地上，许多人正在交手拚斗。有七八支火炬，错落分布，有的插在土地上，有的缚在树身，也有的是被人高举。

这么大的一片旷地，只有七八支火炬，火光当然很是黯淡。不过，但凡在每一火炬周围动手厮杀的人，手中兵刃不时反映火炬的光芒，闪跳不已，使得这一片战场，呈现出鲜明可怕的画面。这只是整个战场一部分，罗廷玉放眼望去，见到左右两方以及远处，也有不少人在厮杀。那座发号施令高台，竟是在中心位置。因此，他无论如何也得穿过战场，才能抵达司令台。于是他毫不犹豫的放步奔去，投入战场之中。

人数方面，倭寇显然多出不少，他迅快掠过三堆正在激烈拚斗的人群，都是倭寇们围攻的白衣人。再奔出两丈，前面许多人正在混战，已不是先前所见整队白衣人被围攻，而上四五个倭寇对付一个白衣人，分为二三十堆，激斗不已。

罗廷玉一望而知，霜衣队阵势被破，各人散开，独力奋战。这一来当然十分危急，极易被倭寇们以逐个击破之后，一一消灭。他目光到处，恰见一个白衣人被乱刀斫中，惨叫一声，倒毙地上，他不由激起了同仇敌忾之心，挥刀扑去，一举手间，已砍死两寇。剩下四寇，愕然相顾，因为罗廷玉这回穿的是倭衣，不比上一回只穿紧身衫裤，所以认不出来。

罗廷玉心知其故。他乃是英雄胸襟之人，岂肯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下迅即脱下倭衣，抛在地上。挺刀作势，向四寇迫去。此时四寇都晓得他乃是敌人，齐齐举刀，摆出门户。

罗廷玉上一次已瞧熟倭寇们的刀法门路，这刻不必再事观察，大步迫去，宝刀闪电般劈出，登时杀死了一寇。余下三寇心胆皆寒，斗志全消，都生出逃走之心。说得迟，那时快，罗廷玉挥刀进击，快逾电光石火，但见刀光暴

涨，漩飞一匝，三个倭寇都撒刀跌倒，死于非命。这六名倭寇全部送了性命，竟连一刀都没招架上，此情如若传扬出去，众寇得知，定必望风披靡，顿时溃败。

罗廷玉续向前奔，不数步，又见一个白衣人正在苦斗。他心中已有计较，当即扑过去，大喝一声，挥刀袭敌。旁人但觉刀光如闪电般击动一下，唰忽已隐，却已有一寇倒地毙命。这一堆倭寇共有五人，罗廷玉迅快出手，又连毙两敌。前后已击毙三个，那白衣人顿时凶威大振，运刀如风，欺身猛施反击。但见他刀法凌厉奇奥，功力深厚，十招不到，先后击毙两敌。

罗廷玉见他武功甚高，无怪以一敌五，亦未受伤。当下大步走到他面前，凝目而视。那白衣人斗然记起前晚已方有多人丧生于一个怪客刀下之事，现下见他神态，心下凛然。沉声道：“多谢尊驾援手解围，目下倭寇之势极盛，恕在下不能陪侍左右。”

话声未歇，唰地横跃丈许。眼前一花，那个带着黑眼罩之人，已拦住了去路，又是一惊，手中长刀本能地疾劈出去。

罗廷玉冷哼一声，宝刀一招“霆斗雷驰”，幻出重重刀浪，疾施反击。两刀相交，“呛”的一响，白衣人手中之刀只剩下半截。他方自一怔，罗廷玉的宝刀已迎面递到，快逾电闪。刀光奇准的刺入他双眉间的“印堂穴”，一股寒气透脑而过，这个白衣人登时气绝毙命。他一伸手已抓住向后倒去的尸身，用口咬住宝刀，迅速脱下他的白衣，披在身上。当他结束之时，乱战声中，响起阵阵刺耳的哨子声。这些哨子声从四面八方升起，都很有规律，决计不是胡乱吹响。

罗廷玉不暇推究，迈开脚步，向司令台的方向奔去。此时相距只有三四十丈，但差不多每隔一两丈都有人混战。他随手出刀，见人就杀，一路上杀了三十名倭寇，七个白衣人，才迫到司令台下。一队白衣人从草丛中跃出，拦住他去路。左右两侧突然闪现火光，却是两名白衣人，点燃火炬，高高举起。火光之下，罗廷玉面上的黑眼罩，已显示出他非是霜衣队之人。这一队白衣人摆出阵势，迅猛冲过。高举火炬之人，则连连吹动哨子告警，罗廷玉心知敌人人数虽多，仍然远非自己敌手，不过他们摆下阵势，却不是三招两式就可以冲破的，心念一转，连忙退出两丈。那一队白衣人想是划定了界线，是以不敢穷追，都停下脚步。这时罗廷玉只要舍下去见那黄衣女的念头，就此转身，即可安然离开。但他心中不舍，举头向台上望去。依稀见到一个女子身影，秀发飘拂。方注目时，猛见一大群倭寇涌到，与那些白衣人激斗起来。另有一股倭寇疾迫司令台，其中有四个跃上去，抓住那黄衣女。

罗廷玉心中叫声“不好了”！但见悬挂红灯宠的竹竿突然断折，红灯斜斜飞坠落地。他迅快扑去，绕过那些激斗中之人，到得台下，那一股倭寇已逃出老远。

罗廷玉自然不肯放过，衔尾疾追。那股倭寇在兵荒马乱中，疾趋西北，行动敏捷机灵，竟然不曾受到任何拦阻。反而罗廷玉屡次须得出刀杀死拦路的倭寇，方得闯过。不久工夫，他已追出战场。荒野之中，隐隐见到前头远处有人影闪动，当下提气疾追。转眼间，已追出两里之遥。前面那队倭寇已瞧得清楚，还有女子尖叫之声随风传来。

罗廷玉急怒交加之下，胸口欲炸。他施展出精妙轻功，飏飏一阵快奔，又迫近了丈许，两下相距只有三丈左右。蓦然又是一声尖叫，好像她受到倭寇凌辱。虽说在奔走中不至于有什么事，但罗廷玉一想到那些倭寇们可能向

她胡乱动手动脚，或者是殴打她，以她那等弱质，如何禁受得起？这个念头激起他满腔热血豪情，猛然提一口真气，疾如激矢般加快飞去。那十余倭寇之中，突然有四个停步回头，恰好见到他凌空飞到。顿时长刀齐出，分从四个角度向他斫劈。

罗廷玉感到这四把长刀都是功力十足劲道凌厉之极，心头一震，血战宝刀使出一招“八方风雨”

划出一圈虹芒，护住全身。那四把长刀都劈中了他划出的刀光，全都震退。

罗廷玉此时身形已坠落地上，更不怙慢，扬刀迅劈。一名倭寇出刀硬拚，锵的一声响处，这倭寇竟被震退了三步之多。

罗廷玉这一刀不曾收拾下对方，心中方自骇然。眼角已瞥见另一寇挺刀攻到，当下怒哼一声，宝刀斜斜反击，刀势之快，逾于闪电。又是“锵”的一声起处，震耳生疼，这名敌寇连退了六七步，总算拿桩站稳，不曾跌倒。

罗廷玉迅快寻思道：“倭寇中哪里来的这许多高手？”

方转念间，又有两柄长刀夹击而至。

罗廷玉这回不再出刀硬拚，一招“左旋右抽”，但见刀光潮涌，手法精微奥妙之极！

那两寇不但觉着无法攻入，并且还被敌刀反击之势所罩，性命危于累卵。两人骇然失色，一个猛可向左方倾跌下去，以避敌人刀势。另一个则长刀撒手，电急射向罗廷玉，自己则硬是往后退。他去势本极急骤，但居然还能改进为退。说得迟，那时快。一口长刀电射而至，插入此寇胸口，登时重伤跌倒。这口长刀便是他脱手击敌之刀，此时被敌人弹回来，反而插入他自家胸口，另一个倭寇倒地后迅速滚开。

哪知罗廷玉一跨步已自赶上，挥脚踢去，“嘭”的一声，把敌寇踢出丈许。他一晃身已冲过四寇截击阵线，放步迫去，便这时那一群倭寇已奔出一段路，黑夜中，实在不易盯住。

罗廷玉凭藉着过人的灵敏感觉，隐隐知道敌人就在前面，是以紧紧迫赶。片刻间，已瞧得见正在奔跑的那一堆人影，这才略为放心。

那一群倭寇忽然钻入一片树林内，罗廷玉心中叫一声“不好了”！仗刀赶上，根本不管江湖上“逢林莫入”的禁条，唰地纵了入林。

林内一片漆黑，他只能利用听觉追蹊，这时想赶上敌人，可就不太容易了。

在林中追赶了一程，突然听到左前方传来一阵丝竹弦鼓的乐声。

这阵乐声掩盖住倭寇们低微的足音，罗廷玉剑眉一皱停下脚步忖道：“在这旷野的树林中，又是三更半夜，怎会有人奏乐？而且又如此凑巧，刚好把敌人足音掩住，嘿！嘿！这分明曾经预先布置。我若是追丢了那群倭倭，只要找到奏乐之处，亦是一样。”

心意一决，便转向乐声传来之处奔去。走了七八丈，突然间已出了树林。放目一望，但见林外是一个数亩大的池塘。池塘过去有一座屋宇，只能见到高高的围墙和一点屋脊。乐声果然是从屋内飘送出来。

罗廷玉绕塘奔去，到了前面，瞧出这一幢屋宇只有两进，四面都有特别高的围墙阻了视线，正面的大门紧紧闭住，令人生出莫测高深之感。

罗廷玉定一定神，忽然记起早先拦阻去路的四寇，武功强极，竟不是他看过的东瀛刀法路数。正要寻思，屋内隐隐传出女子尖叫之声。这一声尖叫，

顿时打断了他的思路，迅即跃到门前，伸手试推。

那扇木门应手而开，他探头一望，里面是个露天院落，但月光被一堵粉墙挡住，当即提刀奔入去。转过粉墙，两丈外就是一列台阶，上面便是大厅。这刻厅门已关住，不知厅内有人没有？他豪迈地朗笑一声，大步跨上石阶，用刀尖抵住厅门一推，木门又应手而开，灯光顿时又透射出来，但见这座宽敞的厅堂之内，一个黄衣女子手足被绑，躺在当中的砖地上。

罗廷玉一跃而入，奔到黄衣女身边。但见她的面孔被大股头发遮住了一半以上，还用一条布帕绑紧她的嘴巴，使她做声不得。

他正要解开她嘴上的布帕隆的一声，厅门已被人关上，任何人听到这一声巨响。终不免要骇一跳。但罗廷玉居于头也不回，右手持刀拄地，一面弯腰伸手左手，继续去解那黄衣女嘴上的布帕。

一道人影从他背后奔到，挥剑急袭，来势凶毒迅疾，甚是惊人。

罗廷玉突然一刀向背后劈去，一声惨呼起处，敌人已负伤跃开。

罗廷玉虽是一刀击退敌人，但他反而挺直腰身，中止了解开黄衣女口中布帕之举，迅快转头望去。

明亮的灯光之下，但见一个俊秀少年，手提钢拐，正步步逼近。他回头之际，那少年已迫到一丈左右。他便是被对方的一股杀气所惊动，心知碰上了高手，可就不敢置之不理，是以起身回头瞧着。这一眼望去，认出了这少年竟然就是独尊山庄庄主七杀杖严无畏的第三个弟子洪方。以前曾经在高邮独尊山庄内见过他，想不到又在此地重逢。

罗廷玉带着黑布眼罩，对方自然认不出他，但那洪方却仍然使劲的打量他。到了这刻，罗廷玉自然晓得倭寇劫走黄衣女的这一幕，完全是对方的计策。目的就是要诱自己到这所屋子里来。

洪方突然退后几步，道：“尊驾可真不含糊，居然能追到此地来，这已不是一般高手所办得到的了，尊驾若是胆豪气雄，可随我去见一个人。”

罗廷玉冷冷道：“谁要见我，教他自己出来。”

洪方诡笑一声，道：“难道你不想见他吗？”

罗廷玉道：“废话少说，他若不出来，我可要走了。”

洪方面色一沉道：“这儿是什么地方？你可知道？”

罗廷玉冷冷道：“大不了是严无畏老贼养伤之地罢了。”

洪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家如此辱骂师父，勃然大怒，喝道：“好小子，你这是找死！”

挺杖连迈七步，气势迫人。但罗廷玉动也不动，提刀冷冷的瞧着他。

洪方本来没有动手之意，但这刻竟自迫得非出手不可。但见他钢拐一挥，横扫过来。拐上的潜力暗劲，强绝一时，罗廷玉也不由得暗暗震惊，心想：严无畏的弟子已如此厉害，他本人就可想而知了！心念转时，已出手招架。

“当”的大响一声，双方各自收回兵器，谁也没压倒谁。罗廷玉冷冷道：“也过如此而已，我劝你还是把背后的靠山搬出来的好。”

洪方怒道：“放屁，看招！”一拐当头砸落，罗廷玉横刀一架，又当的大响一声，洪方的钢拐弹起两尺，但见他拐势一变，幻化出七八支钢拐，向他攻到。这一路手法细腻绵密。如织女制衣，全无痕迹。以这支深重的钢拐，竟然使得出如此精巧细致的手法招数，实是大甚惊奇。

罗廷玉挥刀抵拒，见招拆招，霎时已激斗了二十余招。

罗廷玉抓到一个机会，使出一招“黄沙浩瀚”突施反击。这一招乃是“君

临天下”七大绝招之一，一招之中，含蕴得有数十种变化。但见他刀光大盛，奇奥变幻，无从测度。

洪方无法拆解，脚下腾腾直退。若是换了别的沉鸷之士，这一刻定全力护身退开，再图卷土重来之计，但洪方竟是苦苦撑持，用尽全力设法反击。这一来好几次迫得硬接敌刀，只震得他血气翻涌，出了一身大汗。

罗廷玉单是使出这一招，就把他杀的退了十二三步，气喘汗流。他虽是占有了先手，却不乘机会迫，突然收刀跃回黄衣女身边。他已直觉的感到洪方乃是暴烈性情之人，当下冷笑道：“怎么样？我说你不行就是不行。”

他随即低头察看黄衣女，似是全然不把洪方放在心上。

洪方气得怪叫一声，挺拐奋身冲上。

罗廷玉已算计好距离，暗暗蓄聚起全身之力，准备这一击就得立毙洪方于刀下。

洪方才奔了两步，突然间有人喝道：“站住！”声音威严有力，令人觉得非服从不可，洪方刹住脚步，向右方角落一道窄门望去，道：“师父，弟子非跟这小子拚个生死不可。”

罗廷玉听他叫出“师父”

二字，心头大震，晓得严无畏已经出现了，不由得转眼望去。只见一道高瘦人影，站在门后阴影之中，竟瞧不清他的面目。大敌当前，罗廷玉虽是气雄万丈，深心中只以这个人做他的对手。但这刻也不由心情震动紧张，暗暗连透大气。门后阴影内之人，淡淡的向洪方道：“须知你这一上去，非死必伤，这是因为你天性中浮躁骄妄的毛病，老是改不掉的缘故，否则就不至于遭遇死伤之祸了。”

这一番话说得罗廷玉服气，洪方骇然。阴影中的人又道：“老夫是什么人，你想必已猜出来了？”

这话自然是向罗廷玉说的。

罗廷玉点点头，道：“你可是七杀杖严无畏？”

那人应道：“不错，正是老夫。”

罗廷玉深深吸一口气，才道：“那么我是什么人，你想必也知道了？”

严无畏道：“不知道。”

这话答得很干脆，但又令人不会生出误会，以为他是矜持身份，故意说不知。

罗廷玉仰天朗笑一声，道：“你枉自夸称为天下第一高手，竟也认不出我的来历？”

严无畏淡淡道：“现在却知道啦！”

他忽然改变，不但是洪方惊讶，连罗廷玉也甚是迷惑，心想：“自己的说话中，并无丝毫线索，他怎能在一句话之间，便推翻了前言？”

当下问道：“这却是何缘故？”

严无畏道：“老夫说不知道之时，你已明白了老夫是因为认不出你的刀法，所以不敢猜测你到底是谁。因此，你便讥笑我在称天下第一高手。但这么一来，却已足以证明你的身份。”

罗廷玉道：“恕我鲁钝，还是不明白你说的话。”

严无畏冷笑一声，道：“你一定是罗希羽的儿子，但你的刀法已超过了你家传的血战刀法。你知道老夫博识天下各派武功，又心知你自己的刀法并非纯是血战刀法，这样方能猜出老夫认不出你家数，因而不知道你倒底是谁。

假如你不是罗希羽的令郎，焉能深悉罗家血战刀法没有你那一招？”

这一番推论，说时罗嗦，但若以心念推测，却不费事。

罗廷玉恍然大悟，可就不能不承认对方实是具有一代之雄的才华智慧，只要略有不慎，就得败亡。当下打醒十二分精神，暗暗盘算对策。他万万想不到如此突然便和真正的仇人碰上头，因此，他根本没有腹案，目下只能随机应变。尤其是对方有心诱他前来，一定布下了天罗地网，更须万分小心才行。

严无畏一直隐藏阴影之中，除了身材可以看得出高高瘦瘦之外，相貌全然瞧不见。这又使人生出莫测高深之感，罗廷玉心下迟疑不决，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冲过去，迫他出手决斗？突然另一隅的侧门传来叩敲之声，严无畏道：“阿方，过去把门打开。”

洪方应声奔去，取下门闩，拉开木门。外面一阵强烈光线透入来，一望而知门外必点燃得有许多火炬。一个人站在门口，大声道：“启禀老庄主，那罗、杨二人已经失去踪影，此人必是其中之一无疑。”

严无畏道：“这一个姓罗的抑是姓杨的？”

罗廷玉已听出这人的嗓音乃是莫家庄庄主莫义，当下朗朗长笑，道：“我就是姓罗的。”

严无畏也纵声而笑，接着说道：“你太老实了，我们只用一点诈语，就证实你真是罗、杨二人之一啊。”

罗廷玉未答话，严无畏衣袖一抖，一卷绢轴落在厅中。他微微一晒，道：“你不防瞧一瞧。”轻轻抛过去。

罗廷玉一手接住顿时大是踌躇，他很想瞧瞧绢轴内写的是是什么，但又测不透是否含有诡计。说不定他一展卷，便中计伤亡。

严无畏似是瞧出他的心事，缓缓道：“老夫身份不比等闲，有生以来，只对令尊顾忌三分。除了令尊之外，天下之士，都不放在心上。你虽是后起之秀，实力强劲，但老夫还不至于向你使用阴谋手段。”

罗廷玉一听有理，当即下了决心，不管一切，先打开绢卷瞧瞧。展开绢卷，但见绢上竟是自己的画像，工笔细描，极是神似。左下角署有“端木芙”之名。

罗廷玉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但此人既然绘画得出自己的容貌，当然是曾经见过。

他想了一阵，才道：“绘制此图之人，想必是位姑娘了？”

严无畏道：“正是，老夫已命精良画工照此画另绘了十余幅，分送天下各地。因此，你今日纵然闯得出此地，也难在江湖上隐匿行踪。”

罗廷玉朗笑一声，道：“既如此，我索性恢复本来面目吧！”

说话之时，已卸下白衣，露出紧身劲装，接着伸手揭眼罩。但他忽然中止此举，沉吟一下，才道：“我既然被你用计诱到此地，陷入重围之中，你何故迟迟不动手，却用种种方法，想使我露出本来面目？”

严无畏没有立刻回答，也没有从暗处出来，这等举动，实是令人感到莫测高深。歇了半晌。他才缓缓道：“我也不必相瞒，你目下果然是陷入老夫的天罗地网之中，很难逃得出去了，不过，老夫却很想在发动攻击之前，见一见你的丰采。你若是取下眼罩，让老夫瞧瞧，则或许尚有一条生路。”

罗廷玉心中大奇，觉得难以置信。当下毫不多想，应声道：“你若想见我的真面目，除非我已失去生命，变成了尸体，那时自然任得你们瞧瞧。”

严无畏沉声道：“若然如此，老夫只好出手取你性命了！”

罗廷玉朗朗大笑，豪气迫人，道：“你即管出手，此是我数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今晚居然实现，又何惧之有？”

黑暗中的人影，凝立如山，没有移步出来。

罗廷玉剑眉一皱，厉声道：“严无畏，你号称为武林第一高手，天下唯你独尊，今晚可敢亲自出马，与我罗廷玉决一胜负？”

严无畏阴森森的冷笑一声，道：“罗廷玉，老夫目下已占尽优势，你纵有过人之勇，亦万万杀不出重围。在这等情形之下，老夫何必用一生威名，去与你相争？”

角落中的洪方应声道：“师父说得甚是，咱们人多势众，不说别人，就拿弟子来说，只要大师兄或二师兄在此，我们就足以收拾了这厮。”

罗廷玉傲然一笑，道：“我数年来心目中只有你师父是假想中的对手。若然换了旁人上阵，那就只有白送性命，严无畏，你还是亲自出手的好。”

左边木门突然被人推开，强光射入，一个人站在门口，厉声道：“七杀门下彭典在此，只要家师下令，我先独力会一会儿你这狂妄之人。”

罗廷玉心下暗自惕凛，只因此人气概迫人，语声强劲震耳，一听而知乃是内外双修的高手。他晓得这彭典就是严无畏门下排行第二的徒弟，由此可知他的大师兄雷世雄更是扎手强敌。当下涌起了满腔杀机，打算乘此机会，击杀严无畏麾下这些高手，必将大大削弱了他的力量。

他回头转向严无畏望去，冷冷道：“令高足有意挑战，你怎么说？”

严无畏很干脆的应道：“使得，就让他接你几招。”

他此话声一出，彭典便大步走入厅内，灯光之下，但见他面貌秀逸，举止潇洒，算得上是个丰姿过人的美男子。

但见他拿着两件兵器，左手是一口短刀，只有尺半长，寒光耀目，显然是上佳利器。右手是一根七节钢杖，只比拇指略粗一点。

罗廷玉的宝刀早已归鞘，这刻仍然不立刻掣出，只因他有一招拔刀出击的手法极是凌厉迅速。

敌方如若趁他宝刀在鞘之时抢攻，往往遭他反击而伤亡。

他冷冷地凝视着对方，却听到严无畏道：“你们动手以前，有两件事须得办好。一是先移开那个女孩子，免遭误伤。二是罗廷玉你取下眼罩，不要故弄玄虚了。”

罗廷玉双目片刻不离彭典，口中应道：“你们既然也怕误伤了这位姑娘，把她移开最好了。至于第二点，恕难从命。”

严无畏喝道：“阿典退回去。”

彭典应声飘退，严无畏又道：“假如你不完全答应老夫的条件，今晚教你难有公平决斗的机会。”

罗廷玉心中盘算了一下，才道：“好吧！”

揭下眼罩，顿时露出冠玉也似的脸庞。他随随便便一站，便已有一股慑人的气概以及高贵的气度。拿彭典与他一比，竟如燭火之与星月一般，相差了一大截。

严无畏赞道：“好一个英俊男儿，罗希羽有此后人，虽死无憾了。”

罗廷玉嗔喝道：“敝城这笔血帐，定须算清。”

他低头瞧一瞧地上的黄衣女，突然弯腰伸手拨开披在她面上的头发，但见长得杏眼桃腮，甚是美貌。她睁开双目，望他一眼，星眸中流露出迷惘的

神色。

罗廷玉伸指捏住布帕，轻轻一抖，布帕随手而断，跌落地上。这时她全貌已露，果然秀色可餐。

他道：“姑娘贵姓？”

黄衣美女道：“我姓端木。”

她这一开口说话，罗廷玉可就敢肯定她便是那个黄衣女了。当下道：“原来是端木姑娘，在下记得那一夜见面之时，彼此都没有见到面貌，姑娘如何能描画出在下的面容？”

端木姑娘道：“我在暗中窥见过你和姓杨的人，是以能凭着记忆，绘画出来。”

她说话之时，一直望住对方，瞬也不瞬，似是已被他俊美仪容迷住。

罗廷玉道：“那一夜姑娘为何不凭藉竹林阵法，把在下擒住，送给严无畏，岂不是大功一件？”

他用讥嘲的语气说出来，连他自己也大为惊讶，暗自忖道：“我为何对她今晚诱我入伏之事，生出抱怨之心？她是严无畏的人，为他出力岂不应该？我焉能怪她不是呢？”

端木姑娘也怔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罗廷玉心中转念道：“我目下一脚踢死她，严无畏便折损一名擅长行军布阵的大将。但此举又岂是大丈夫所当为？”

他心口相商了一下，这才伸手解开她手足上的绳索，道：“姑娘可避到一侧，免得我们动手误伤了你。”

黄衣女表情变化甚剧，低头退开了。

严无畏忽然叫道：“阿典，到这边来，为师有几句话对你说。”

罗廷玉暗暗冷笑，心想：这刻任你如何传授指点，也没有多大用处了，那彭典应声奔过去，与七杀杖严无畏一同退出门外，低声说话。

罗廷玉游目四顾一阵，把插在腰间的画卷取出来，展开观看。

黄衣女伸手道：“给我行不行？”

罗廷玉道：“姑娘自家所画之物，要来何用？”

端木姑娘道：“你别问了，肯就给，不肯就算了。”

她的回答很奇怪，罗廷玉反而难以拒绝，把画卷起丢去，端木姑娘接过后，迅即收藏起来。

洪方冷眼观看着，这是冷笑一声，道：“他如若变成死尸，这幅画有何足贵？”

端木姑娘瞪他一眼，道：“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她双目射出凶悍的光芒，罗廷玉发觉出来，不禁一怔，忖道：“那一夜的黄衣女温柔得很，近于文弱。谁知她却是相当凶悍强横性子的人。她胆敢这样顶撞洪方，身份一定很高，只不知她和严无畏是什么关系？”

正在想时，彭典已自现身，面色甚是沉凝，如临大敌。他道：“家师略略指点一些诀窍，但我资质鲁钝，难以领会奥旨，这武功之道，原是不能有半分勉强的，罗少城主想必也同意此言。”

他既然称呼罗廷玉为“少城主”，罗廷玉当时也对他客气得多了，道：“彭兄的高见，自是不错。”

彭典道：“家师有一句话，却使兄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老人家说，你的刀法大有日行天中，君临天下之威势，若是力能杀死兄弟，三招之

数，即可达到目的。但若然三招竟无法杀得死我，那就要缠斗百招以上。”

罗廷玉道：“令师与我虽然有四海深仇，不共戴天之恨。但他的武功造诣，已臻登峰造极之境。既然此猜测，想必错不了。”

彭典道：“既然如此，兄弟打算只接少城主三招。假如当场溅血身亡，自然无话可说。假如侥幸挡过三招，家师马上就将亲自出手。故而咱们到时定要分出个高下的话，你就不免耗力过多了。”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这是彭兄的意思？抑或是令师之意？”

彭典道：“这是兄弟的意思，事关兄弟欠了你们的情，大丈夫恩怨分明，此举便是报还旧情，家师亦同意了。”

罗廷玉道：“慢着，彭兄欠了谁的情？”

他越听越奇，不得不询问个明白。

彭典道：“兄弟欠的是一个与你关系很深的人情。”

罗廷玉面如寒霜，道：“可是我那黛青妹子？”

彭典怔一下，才摇头道：“决不是她，少城主万勿多疑。”

罗廷玉念头一转，道：“可是桑君山？”

彭典又摇摇头道：“桑三叔那一日被令尊一刀震死，兄弟也挨了同样的一刀，幸而不死，但负伤极重，最近方始痊愈。”

他见罗廷玉沉吟忖想，便又道：“其实此举也算不上报答旧欠之情，少城主不用多想了，兄弟恭候赐教。”

他提杖按刀，摆出门户，竟是可攻可守的奇奥招数。

罗廷玉收摄心神，厉声道：“彭兄小心了，我这三招定必尽出全力，决不留情。”

彭典朗声长笑，豪迈地道：“少城主即管全力施为，兄弟正要以数年静中参悟所得，找高手印证一次。”

罗廷玉也很佩服他的胆色气概，心中生出敬重之意，道：“好，恕我无礼了。”

大踏步挺刀迫去，人未至，刀上森寒杀气，潮涌浪翻般卷去。这一股刀气到处，彭典但觉莫之能当，被冲得连退两步。

罗廷玉见他只退了两步，心中喝一声彩，决意发刀进击。但见他一挥血战宝刀，疾砍敌人上盘，这一刀去势既威猛刚强，而又灵动巧妙，无痕无迹。

洪方只瞧得目瞪口呆，但觉敌人刀势紧紧罩住彭典上盘，直到刀势疾落之时，还瞧不出他的变化后着。他不由得大惊失色，以为彭典定必难逃这一刀之厄。谁知彭典杖拨刀架，一面闪退，连发了七招，才化解了罗廷玉这一刀。

洪方至此，方知二师兄武功大有进境，与往昔大不相同。想起自己数年来毫无进境，顿时大为凛惕。

罗廷玉见彭典手法奇奥，守得严密无比，喝一声“好”字，再使出君临天下七大绝招之一的“气雄钲鼓”，刀势斜劈出去，身法和步法中，暗含着无数的变化，在他刀光笼罩之下的彭典，感到实是难以拆解，当下仍然以闪退为主封架为辅，勉力抵御，但见他连连后退，情势十分危殆险恶。猛听“当”的一声，人影倏忽。

彭典居然安全无恙，但已发出喘声，显然耗去极多的真力。

罗廷玉见他加拆了两招，长笑一声，道：“好强的身手，再接我一招。”

挥刀劈去，再使出君临天下七大绝招，这一招“山倾河泄”，势道又大

不相同，先前的两招，宝刀出手之时，清楚玲珑，有板有眼，但这一招却幻出一大片刀光，潮卷而去，笼罩范围甚广，使人难以看清。

要知他这七大绝招其实亦是血战刀法，只不过有七个架式，配合起其他的招式刀势，发刀之时，变化无方，使人无法猜测。最奇特的是这数招刀法，都有一股奇异的气度。正如严无畏所评的“如日行中天，如君临大地”之气象格局。

罗廷玉本来不想抖露太多，以免严无畏看了，想出破解封架之法。须知严无畏数十载精修苦练，功力之强，当代无两，方能办到别人办不到之事。但这刻骑虎已成，他非再行出手不可。这一招“山倾河泄”发出“锵锵锵”连响三声，人影又自分开。

洪方一跃上前，抓住彭典手臂，道：“师兄伤得可重？”

彭典左胸上涌现血渍，面色苍白，却咬紧牙关。皱眉挥手道：“给我退下。”

洪方不敢有违，只好退开。

七杀杖严无冷冷道：“好刀法，看来老夫非亲自出不可了，阿方出来，还有端木姑娘也出来。”

罗廷玉没有出声拦阻，耳边突然听到彭典以传声之法急急说道：“少城主最好趁着机会逃走，我进来的那道门外，虽然强光耀目，其实有几名手下，乃是摆的空城计。你若然相信得过，就快快把我击倒，闯将出去。”

罗廷玉岂能相信不疑？心想：“万一他施展诡谋，诱我入伏，岂不是让天下同道所耻笑？”

方在寻思，彭典又传声说道：“家师不欲亲自出手，现下就等那边的人手调到，让你冲杀至筋疲力尽，方始能生擒于你。”

罗廷玉听听好像不假，便也用传声之法，道：“彭兄何故这般暗助？”

他决意须听他说出所欠的是什么人之情，方肯考虑接受不接受。

彭典似是被迫无奈，急急传声道：“兄弟欠的是秦霜波姑娘之情。是她助我恢复功力，恩同再造，兄弟应承过一定使你安然脱困，大丈夫一诺千金，岂可食言？”

罗廷玉心头一震，突然下了决心，长啸一声，状若飘风般掠过彭典，随手一掌，把他震跌地上，一径扑出门外。但见那院落中点燃了二十多支火炬，照得明如白昼，一共只有四名白衣大汉在照顾这些火炬。他们一见罗廷玉冲出，面色大变，都挥动兵刃，却没有一人胆敢当真扑来。

罗廷玉身法何等迅快，一眨眼间，已跃过围墙，落在旷地上，放步疾驰。耳边隐隐听得严无畏怒叱之声。他也不加理会，嗖嗖飞驰。

霎时间，已消失在黑暗之中。厅堂内的严无畏面含笑容，悠然自得地捋须徐行。厅中尚有彭典、洪方和端木姑娘三人，他们都瞠目望住这位老人，心中甚感迷惑。

洪方忍不住，道：“师父，咱们为何不追？”

严无畏道：“此子资质甚高，又不知如何学成这一套神奇刀法，为师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方肯甘心的。”

彭典道：“但师父也犯不着故意纵他逃走啊！假如不是弟子告诉他，他万万不能猜测出外面是一座空城。”

端木姑娘失声道：“什么？是老庄主叫你纵他逃走的？”

严无畏微哂道：“为师的深谋远虑，岂是你们测想得透的？本来今夜若

要取他性命，并非难事。但为师另有妙计，故意放他一条生路。反正江湖沉寂已久，就让他去领导一批人马，咱们独尊山庄才有事可为。”

他倒底没有透露出纵放罗廷玉之举，是何用意？方在说话之际，外面突然间传来匆促步声，接着一个白衣大汉奔了进来，跪下禀报道：“庄里传来十万火急飞报，说是端木小姐于战事结束后返家途中，突然被一股倭寇劫走。”

严无畏面色一冷，洪方道：“她的手下呢？”

那白衣大汉道：“据说敌寇之中不乏高手，居然缠住了崔阿伯以及四名精通武功的侍婢。端木小姐便于此时被敌寇掳走。”

严无畏肃冷的道：“传令下去，发动本庄遍布天下的人手，查探此事。若有线索，立刻飞报上来，不许擅自行动。即使是五大帮派的首脑，亦暂时夺去相机行事之权。”

洪方应一声，急步奔出。那白衣大汉也叩首而退。

彭典讶道：“师父，这事态竟是如此的严重么？”

严无畏颌首道：“不错，掳劫端木姑娘之举，显然是预有图谋，并非凑巧碰上。对方居然查得出本庄机密，虽然此举不足以使本庄溃败，但见徽知著，这个敌手实是不可等闲视之，须得使出博狮全力，加以一举摧毁，方免后患。如若不然，等到罗廷玉重振旗鼓，与本庄作对时，这一股敌寇的力量就足以左右大局了。”

彭典为之忧然，心中大为佩服。但他马上又发觉其中有一点疑惑难明，当下道：“咱们独尊山庄目下令行天下，远及边疆。师父严旨一出，连关外塞边之人，亦都纷扰戒备。难道说敌寇这股力量，还会深入中原不成？弟子愚以为下令与沿海南北各省即可。”

严无畏道：“试想若无中原武林人士，焉能查得出本庄机密，是以咱们须得大事防范，尤其是边远之地，最易被敌人利用，非传令让他们有所警惕不可。”

他顾虑之周详，决断之神速有力，在在使彭典大感悦服不置。且说罗廷玉得脱虎穴，提气一阵狂奔，大约奔出十余里之后，这才缓下脚步，边行边打量四下形势。他根本不知莫家庄乃是在钱塘的哪一方，是以无法知道自己正奔向何处。除掉决计不会奔回莫家庄之外，其余便全无所知了。因此，他须得找一处有人烟之处，打听一下，俾便得以找到前赴金陵方向。但见经行之处，相当荒僻，又走了许久，已经是残星欲坠，天将破晓，这才发现前面有一座小村落。他举步奔去，但觉地势荒凉，路上杂草滋蔓，似是很少人践踏，心中隐隐感到不妥。霎时已奔到切近，但见这小村只有数十户人家，屋宇稀落，这刻悄无声息。他在外面观察了一阵。天边已露曙光，当下举步入村。但见家家户户门扉紧闭，屋宇剥落残破。他觉得很奇怪，惕凛四顾，片刻间已行遍全村。突然想起村居人家，都极早起，如何此刻尚不见人影？还有就是此处静得出奇，寻思一下，这才晓得竟是不闻鸡犬之声，所以感到寂静得可怕。他走到左方一家较为高大的屋宇门口，伸手敲门。过了一会儿，并无回应。

罗廷玉更不怠慢，伸手一推，大门应手而开，他便走了进去。正中第一间就是堂屋，两厢另有房间。他目光到处，心头大震，原本厅堂中的地上，放着两具棺木。四周尘埃蛛网，衬托出一片凄厉景象。他走到两厢房间看一下，但见床铺衣物俱在，可都布满了尘埃，显然是这一家空宅，是故这等物

件无人继用，亦无人收拾。

罗廷玉怔一下，想道：“左邻右舍也没有人要这些东西么？哼！难道是连左邻右舍都找不到一个人吗？”

他动了细查全村之念，转身向大门走去。经过那两具棺木之时，突然间，心中一动，忖道：“棺木之内，不知可有尸骨？若然有的话，使可从尸体上推究一点线索。假使没有尸骨，便与情理不合。”

当下走到棺边，伸手抓住棺盖，运力一掀。那棺盖应手而起，敢情并没有钉住。这还不打紧，最骇人的是棺中躺着一个须发皆白的黑衣老人，棺盖这一下掀开，黑衣老人突然间坐起来。

罗廷玉虽然武功卓绝一代，胆力过人。但这一下猝然发生的怪事，也使他吓得急急后退。砰的一声巨响，棺盖摔在地上。棺中的黑衣老人呼一声飞了出来，身在半空，已扬起手中拐杖，向罗廷玉当头击落。这一下动作快逾电光石火，简直教人瞧不清楚，同时拐风如山，凌厉无比。

罗廷玉心神未定，难以招架，一晃双肩，宛如行云流水般错开七八尺，口中大喝道：“是什么人？”

那黑衣老人的拐杖跟踪扫击，不但快疾，而且功力深厚，招数威猛，竟是时下罕逢的高手。

罗廷玉这回不再退让，掣刀硬架。刀拐相触，发出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

他们硬拚了这一招，双方各各闪开数步，互相打量敌手。

罗廷玉这时才认出这个老人，竟是与那端木小姐在一块儿的崔阿伯，心中顿时涌起满腔敌意，冷冷道：“老丈好强的膂力啊，以你的武功能为，何须躲在棺木之中，装神扮鬼？敢是想劫几个盘缠花用么？”

崔阿伯霜眉一皱，杀气腾腾，道：“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辈，老朽今日若容你活着离开此屋，就算我学艺不精，这把年纪都白活了。”

罗廷玉道：“我倒要瞧瞧谁不能出得此门？”

话声一歇，扬刀作势，跨步迫去。他那双炯若寒星的俊目中，射出森冷光芒，气势坚凝强猛无俦。

罗廷玉才迫到五尺以内，那崔阿伯已赶到敌人一股森寒肃杀的刀气，潮涌而至，使人生出窒息之感。

这一惊非同小可，不敢让他先攻。只因对方蓄满气势，这一击定必威猛难当，须得他先发难，方可免去陷入被动的困境中。他提拐拦腰扫去，吐气运力，大喝一声。但见他这一拐势若雷霆，快如闪电。

罗廷玉挥刀封架，随手反击，一口气猛攻了七八招之多，硬是把对方迫退了三步。但他心中也不由得暗暗喝彩，只因这崔阿伯不但内功深厚，同时拐招也极是奇奥玄妙，变化无穷，大开大阖之中，暗寓细腻手法，的确是罕见的一流高手。

但对方的高明更激起了他的斗志，暗念：“此老既是帮助严无畏的人，岂能轻易放过？如若今日能取他性命，当可使严无畏大感痛心。”

他转念之时，双方仍然激斗不已。

崔阿伯突然连攻两招，逼住他的刀势，迅即跃出圈外，洪声喝道：“且慢动手，我有话说。”

罗廷玉抱刀一站，稳如渊岳。单是这一份气概风度，举世已少有匹俦！崔阿伯两眼如炬，上上下下的打量这个年轻人，心中大为激赏。

罗廷玉已道：“老丈有何见教，赶快说出来。在下还有几招刀法，要向者丈讨教。”

他为人向来光明磊落，是以先把话说明白，才肯施展出君临天下七大绝招。并无一点炫露自矜，或是威吓之意。

崔阿伯一拂银髯，道：“罗家血战刀法虽是名震天下，但老朽全无畏惧。”

罗廷玉沉声问道：“原来老丈早就认得在下是谁了？我记得那一夜老丈并未见到我的面貌呢！”

崔阿伯道：“老朽曾经见过你的肖像，所以早就认得了，何须待那天晚上观看你的全貌才知。”

罗廷玉道：“在下也见到那幅画像，果然很相似，是不是端木姑娘亲自绘制的？”

崔阿伯道：“不错，正是我家小姐所绘。”

罗廷玉嘲声道：“这样说来，端木小姐倒是个多才多艺的姑娘呢！”

崔阿伯道：“当然啦，我家小姐兰心蕙质，锦口绣心，才貌双全，聪慧无比，敢说是当世无二的才女。”

他竟没察觉对方的嘲意，还大大的夸赞一番。

罗廷玉怒道：“住口，据我看来，那端木芙比寻常的女子还要不如。你少说几句，免得污了我双耳。”

他一想起对方竟然是帮助严无畏之人，昨夜又诱自己入网，险险送了性命。当时他面对着她，居然发不出脾气，现在那老人一提起了，他竟自怒不可遏，恨不得把她痛打一顿，才泄得胸中恶气。

崔阿伯哪知这里面有许多曲折情节？他昨夜里厮杀奔腾了整整一晚，为了小姐被劫，至今未有线索，已是十分的烦躁气恼。这刻耳听罗廷玉侮辱端木芙，这一肚子的气可就大啦，大怒喝道：“你这是找死！”

扬拐作势，便待出手。

罗廷玉反而退了几步，冷冷道：“要打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儿，你还是先把想说的话讲明白的好。”

他已存心要取此老性命，所以让他说出遗言。

崔阿伯垂下拐杖，但忽又举起，厉声道：“不说啦！”

他深深吸一口真气，躯体猛可暴涨了不少，甚是惊人。

罗廷玉淡淡道：“原来老丈练成了这等以威猛霸道见称的铁胃神功，如若我没有记错，老丈当是数十年前纵横于南七省的黑道巨擘崔洪崔前辈了？”

崔阿伯真没料到数十年后的今日，居然还有人晓得自己昔年的姓名，而且竟还是这么年轻的人，不禁一怔，胸中那口恶气已消去大半，应道：“不错，正是老朽。你的眼力实是高明之至，这一点老朽很佩服。只因老朽这一门秘传气功，武林中知者极罕。”

罗廷玉插口道：“崔前辈本是独立特行之士，何以竟听从一个女孩子的话起来？”

崔阿伯道：“说来话长，总之，老朽是受人之托，负责保护端木小姐，哪知昨夜里她竟被倭寇劫走，老朽转战了一夜，追到此地，还未查出端倪。

罗廷玉冷笑一声，道：“算啦，咱们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

崔阿伯忿然作色，道：“什么？你可是不信老朽的话？”

罗廷玉道：“你只有一个法子可以教我相信。”

崔阿伯道：“什么法子？”

罗廷玉道：“那就是你把我杀死了，我那时候想说不信也不行了。”

崔阿伯更是气忿，厉声道：“好，好，瞧来恐怕只有这个法子了。”

罗廷玉也决意不再管他有没有遗言，当下宝刀斜举，立好门户。

崔阿伯持拐欲发，谁知瞧来瞧去，都找不到一丝可乘之机。两人屹立对峙，无声无息。但屋子里却充满着骇人的杀气。方在此时，忽然一阵马蹄声，隐隐传入他们耳中。

罗廷玉微哂道：“崔老丈，你的帮手赶到啦！”

崔阿伯大怒道：“老朽如是使用拖延之计，等候帮手赶来的话，我便是畜牲王八。”

罗廷玉道：“此村似是无人居住，目下忽然有数骑驰来，可真奇怪在下疑是老丈的人手赶到，你说是也不是？”

言下之意，已相信了对方当真没有约人赶来。

崔阿伯垂下拐仗，道：“老朽有个奇怪的想法，只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罗廷玉道：“老丈不妨说来听听。”

崔阿伯道：“这一处所在，我也是刚刚踏入，甚感奇怪。此所以我早先躲了起来，瞧瞧你进来干什么。但其时我可不知道是你，是以你一开棺，我就出手攻击。”

罗廷玉不等他说完，便插口道：“老丈可是又想躲起，查看来人的路数？”

崔阿伯道：“不错，你意下如何？”

罗廷玉淡淡一笑，心思：来骑纵然是独尊山庄的高手，我罗廷玉亦何惧之有？当即点头道：“很好，咱们还是躲在棺木之中么？”

崔阿伯道：“据老朽所知，很少人会揭棺查看的，还是躲在棺中较妥。等这批人走了之后，咱们再动手分个胜负存亡。”

罗廷玉同意了，举步走到门边，把大门拉开了一点，向外窥看。

崔阿伯也走近来，在旁边望出去。转眼间，一群人涌入村来，都骑着健马，个个劲装疾服，摧带兵器，一共有二十骑左右。带头的一个面圆身肥，约是四旬年纪。两颊的肥肉随着马行之势，不住的上下颤动。

他一举手，通通都停住了。这胖子转眼四顾，突然挥手作势，手下之人立时分为许多股，四面散开。一会儿工夫，这些骑士们已分头搜查每一间房屋。那胖子高据鞍上，瞧了一阵，带了两人，驱马走到罗廷玉与崔阿伯二人藏身的屋前，甩镫下马，推门而入。

罗、崔二人见他们散开搜索之时，知道这一间必定难免受搜，都已躲起来，各占一棺。

罗廷玉把棺盖架高了一点，留下一丝缝隙，俾可暗暗窥察外面的情形。

那胖子率手下入厅之时，颇为戒备。待得手下们查看过两侧房间都没有人，这才放心在一张椅子落座。他们果然没有触动棺木。只因这些江湖上的人物，忌讳甚多，特别是棺木坟墓尸骸之类，忌讳更多，等闲不肯碰触移动。

那两个跟随胖子的大汉，身份大概不低，居然在胖子左右椅子坐下，左面的人说道：“大哥，这个村子瞧来蹊跷得紧。咱们以前虽是得知有这么一处地方，但大哥向来不许我们到此查看，今日何故匆匆赶来？”

罗廷玉也极想知道，暗付：“原来这一群人大都不明到此之故。”

那胖子道：“我以前独自来查看过一次，发觉此村的荒废，显然是有人故意布置的，后来为了一个缘故，便不许大家踏入此地。”

他居然卖个关子，不说下去。只弄得罗廷玉心中发痒，恨不得出去揪住那厮的衣领，问个明白。

那胖子不说，他的手下竟不再追问，右边的大汉道：“我刚才也略略看过村子各处，却没有发现是有人故意布置的。”

胖子道：“这就是你们江湖门槛不精之故，要知此村后面有一条平坦道路，可通车马，留下蹄痕车辙。我刚才又见到有些马粪，尚未化散，可知相隔时日不会太久，这只是指表面上可以见到情形。纵然没有这些线索，我仍然瞧出一大破绽。”

他停了一下，才又道：“这就是我查看过六七间屋子，都是破落无人，布满尘埃。乍看似是全村之人都死清走光，没有活口。因此，使人想到这个村子一定有什么古怪，所以无人敢居。但你们可再小心瞧瞧，每一间屋子里，都只有男女成人所用之物，竟没有一件小孩子的用具衣服。天下间焉有全村数十户人家，居然没有一个孩子之理？”

两个手下听了恍然大悟，连罗廷玉也十分佩服。那胖子又道：“你们再猜上一猜，这儿每一户人家的屋子之内，几乎都有棺木，那是什么原故？”

这一回那胖子手下的两个大汉都不敢妄测了，沉吟了一回，其中一个胡乱猜道：“难道这些棺木不是用来盛敛死尸，竟是用来藏别的物事吗？”

另外那大汉接口笑道：“陈老三别瞎扯啦，谁会用棺木装放别的东西，也不觉得不吉利吗？”

陈老三讪讪一笑，道：“张大哥这样说法，使小弟不由得往歪处想。自然没有人肯用棺木盛放别的东西，小弟实是随口乱猜的。”

胖子张大哥呵呵笑道：“梁协你反倒错了，陈章可没猜错，这些棺木果然是别有用途，非是拿来盛殓死人用的。”

他停歇一下，又道：“我张胖子闯荡江湖二十多年，什么稀奇古怪之事没有见过？此处区区一点诡诈手法，焉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他自我吹擂了一番，还未说出正文。

罗廷玉登时又恨得牙痒痒的。陈章大喜道：“小弟居然没有猜错吗？只不知这些棺木拿来装盛什么物事？是哪一路人马布置了这么一个地方？”

张胖子道：“据我的猜想，此村数十户人家之内，俱有棺木，数目真不算少。任何人入得此村，最多查看其中的三两具，瞧瞧没什么，便即放过。决计不会挨家逐户的查遍每一具棺木。”

梁、陈二人都恍然地哦了一声，张胖子接着道：“因此，若有些贵重物事，须得藏放一些日子。或是想将一批东西转交别一路人马，利用这些棺木最是妥当不过了。他们但须在某一间屋子内，弄一处隐秘之地，放上三两具棺木，任是什么贵重物事放置其中，也不让旁人取走，你们想想看有没有道理？”

梁协道：“大哥说得有理，亏你怎生想得通的？小弟实在佩服得很。”

张胖子道：“别慌，还有一个用处你们还设想到。那就是这些棺木之内大可以埋伏布阵，等敌人入村之后，查看过没有什么，全不戒备之时，突然杀出，定可大获全胜。”

梁、陈二人咋舌不已，梁协道：“那么咱们快快下令弟兄们查看那些棺木才行。”

陈章道：“这儿便有两口，咱们先行查看过，再下令不迟。”

罗廷玉剑眉一皱，心想这一回不免要露出形迹了。只不知这一路人马是

什么来历？假如独尊山庄辖下五大帮派之人，便不妨大开杀戒。他忽又想到邻棺的崔阿伯，暗念他想必也不知这一路人马的来历，故此不曾现身露面。由此推想，这张胖子他们恐怕不是独尊山庄的人。

梁、陈二人方自起身，举步向棺木走去。张胖子忽然敞声大笑，使得他们愕然停步回头，望住那个肥胖的大哥。

张胖子道：“假如是我的话，决不去动这屋子里的棺木。”

梁协讶然道：“为什么？”

陈章道：“大哥这话使小弟听了，浑身都有点发毛，倒底为什么不动这两具棺木？”

张胖子道：“你们打开棺盖的话，准得骇一大跳，大概是奇形怪状的死尸。”

陈章首先道：“那么咱们最好别动他。”

梁协胆色较豪，道：“大哥没有瞧过，怎知棺木之内会有骇人的死尸？”

张大胖子道：“若然是我布置此地，定必料到大凡有人入村，一定会先入此屋歇脚。因此，我找两具奇形怪状的死尸放在棺中，让人家一瞧，再也不会查看别的棺木了。”

陈章首先深信不疑，道：“那就免了吧，多去叫人查看一下别的棺木。”

梁协沉吟一下，这才决定不去动那棺木，免得见到死尸，大触霉头。此是莫大的忌讳，实是不敢触犯。只有罗廷玉和崔阿伯两人心中好笑，暗念这张胖子江湖门槛虽精。但在这一件事上，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不过如此也未尝不是他的运气，只因他如无别的动静，罗、崔二人大概不致现身留难他们。

第十一章开棺救美惊玉郎

陈章大声吩咐一名弟兄查看棺木，迅即得到答复，竟是空无一物。紧接着一个精干大汉奔入来，禀道：“村后有一条平坦大路，直通两里远的一条河边。大路上留有辙迹蹄痕，甚是可疑。”

张胖子立刻率了梁、陈二人出去查看，不久，蹄声大作，都向村后驰去。

罗廷玉推棺跃出，崔阿伯也跳落地上。两人目光相遇，对瞪了片刻。

崔阿伯突然一笑，道：“那个胖子太精明啦，却反而骇得他的手下不敢揭棺查看。”

罗廷玉也忍不住莞尔道：“我亦有同感，崔老丈可知道他们的来历么？”

这时，两人之间的敌意冲淡了许多。

崔阿伯摇头道：“老朽离开江湖已久，这些后起的人物，尽皆不识。再说，端木小姐虽是应聘至此，却很少和独尊山庄之人来往，是以这一批人马，究竟是什么来路，老朽全然猜测不出。”

罗廷玉缓缓道：“你们很少跟独尊山庄来往？”

崔阿伯道：“端木小姐一向孤僻惯了，罕得与世俗之人打交道，这话信不信由你了。”

罗廷玉道：“这话我倒是深信不疑。但说到她被倭子掠去之事，我死也不信。”

崔阿伯勃然大怒，厉声道：“你武功虽强，老朽还不放在心上，何须扯谎？难道说老朽为了哄你相信，竟不惜拚命厮杀一场，又追踪了一夜么？”

罗廷玉心想这话从你口中说出，实在情形是否如此？我可没有瞧见。但他终究年轻面嫩，不好意思如此尖锐地反驳。

淡淡一笑，道：“信不信之权在我，老丈何必非要我相信不可呢？”

他也懒得举出亲眼见到端木芙之事，当下又道：“老丈如若万分急切的找寻端木姑娘，鄙人不便耽误你的时间了，咱们就此别过。”

崔阿伯咕哝了一声，气忿忿的大步奔了出去，头也不回，反手关门，弄出“砰”的一声巨响。

罗廷玉不加理会，径自在椅子落座，凝眸寻思。他想来想去，总觉得那张胖子这一路人马似是独尊山庄辖下之人。看他们如此匆匆来去，正是在追查什么事情一般。难道那端木芙被掳之事竟然不假？然而他明明亲眼见到端木芙，确是被倭寇们劫走，其实却是诱自己入彀的假局。这样说来，莫非是严无畏安排此计，连手下之人都全然不知？而这崔阿伯乃是端木芙之人，至今尚未知道是个假局也是有的。

这么一想，颇合情理，当下决定尽快找个人问明所处之地，以便兼程赶赴金陵。他奔出大门，四下一望，杳无人迹，那崔阿伯亦不知往哪方去了？罗廷玉径自向村后奔去。果然见到有一条大路，料那张胖子等人正是向此路去了，当即放步奔去，不一会儿，便停下脚步。但见一条河流拦住去路，河边蹄痕杂乱，一望而知张胖子这批人马已渡河而去了。

他思量片刻，放眼四望，附近居然没有村落。于是乎决定循原路回转。不一会儿，他又回到那座死寂的村落。他突然在村子当中停下脚步，慢慢的转头四望。

罗廷玉的目光缓缓地扫射过每一间屋子，好像是在细细欣赏每一间屋子的结构风格，显得十分耐心。他瞧了许久，已看过三十余间屋子，目光忽然

一亮，凝定在一间矮破小屋上面。

这座陋屋的木门已经没有了，残破不堪，根本没有什么好看头。但罗廷玉不但瞧了老大一会儿工夫。甚至移动脚步，向这间小屋走去，片刻已走到门口，掉头一望，屋内网结尘积，破烂朽坏，后面还有一间。

从门口瞧入去，但见屋角有一具破旧棺木，恰好配得上这间破屋子。他定睛向地面查看，不禁冷冷的哼了一声，忖道：“果然有人进来过，假如不是张胖子手下所留的痕迹，那就是布置此村的人所留下的了。”

他旋即又恍然忖道：“前一进的屋子显然无人入过，假如是张胖子之人到过这后进，决不会像我打屋侧过来，一定会经过前一进，由此可知这儿的痕迹不是张胖子留下的。”

他锐利地瞅住那具棺木，暗地料想棺中有什么物事？会不会是个陷阱？抑是有什么凶狞恶毒之物，匿伏在内？原来他穿村而过之时，突然间记起了张胖子的话。他说布置此村之人，可能在某一隐秘之处，放得有棺木，利用这口棺木施行计划。他立刻停步查看，终于发现这间破屋。正因此屋最不经眼，又没有木门。任何人搜查时，最多望上一眼，便会走开。正好中计，轻轻放过。他忖想了一下，相度过形势，拟好退路以及应变之法，这才一跃而入，掣出血战宝刀，缓缓伸出。刀尖插入棺盖缝中，暗运真力，往上一挑。那扇棺盖应刀而起，罗廷玉目光扫过棺中，大吃一惊，宝刀缩处，棺盖砰又一声又复盖住。

罗廷玉深深吸一口气，宝刀归鞘，举步走近木棺，伸手掀起棺盖，但见一个人躺在棺内，那人是个黄衣少女，大股秀发遮住了半截脸庞，已经很美了。

罗廷玉伸手拨开头发，她整个脸庞便露了出来。

罗廷玉低哼一声，道：“端木芙，哼！哼！竟然是端木芙。”

他已见过了她，焉会弄错？只不明白她如何这么快就到了此地？又昏迷不醒地躲在棺中？难道说自己离开严无畏之后，倭寇们大举围攻那间石屋，把她掳来此地？这个想法不论在时、地、人各种因素上，都不合情理。论起时间，他罗廷玉先走不说。若是倭寇围攻那座石屋，多少也得花点时间，由此推测，似是有可能把她弄到此地来。说到“地”的因素，天下巧合之事虽多，但总不至于巧成这个样子，刚好弄到这一块地方来，让他碰上。最后说到“人”的因素，就更加想不通了，以严无畏的武功，放眼天下，难有敌手。何况尚有彭典、洪方以及霜衣卫队这些高手，倭寇方面如何能占到便宜？不管他想得通想不通，这端木芙已躺在棺内，一点不假。他瞧了一下，伸手在她身上连拍三掌。黄衣美女身子顿时一阵扭动，接着睁开眼睛，那对眸子宛如一泓秋水，极是动人。她见了罗廷玉，不禁啊的惊唤一声。却又连忙伸手掩住嘴巴，好像是这一叫太过失礼。

罗廷玉很想沉下面色，冷冷的跟她说话。但当他说出话时，却感到声音不对，因为他不特没有用冰冷的语气，反而相当的温柔有礼。他道：“你不是端木芙姑娘吗？几时躺在这儿的？”

黄衣女从棺中坐起来，向他微微一笑，伸手道：“请你帮忙让我先出了这口棺木，我们才慢慢的谈好不好？”

罗廷玉纵是恨死了她，也不能拒绝。何况心中对她实没有一点恨意，当即抓住她的手掌。顿时一阵暖腻柔软的感觉传到心中，不禁心旌微摇。

但他外表镇静如故，谁也瞧不出他心湖中的涟漪。

黄衣女跨出棺外，四下一瞧，这破屋内空无一物，于是道：“我累死啦，找个地方坐着说话好么？”

罗廷玉道：“这又有何不可？”

便带她出去，走到那间最高大宽敞的屋子。她坐在椅上，螭首靠住椅背，显得很娇弱疲倦的样子。

罗廷玉哪里坐得住，在她面前走来走去，满肚子思潮翻腾，连他也弄不明白究竟在想些什么？过了一阵，黄衣女才道：“是的，我就是端木芙。罗先生你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好一些日子了。”

她探囊取出一面铜镜，放在眼前，反复瞧看。

罗廷玉以为她在照看自己的容颜，所以没有注意。只听她忽然低叹一声，用伤感的语调道：“你虽是当代俊物，一时人杰，但只怕亦不能与时光争胜，到头来还是不免于英雄老去，美人迟暮。”

罗廷玉觉得这话似乎并非向她镜中之影所说，侧眼望去，敢情那铜镜上嵌有一副彩色画像。他眼力极佳，一望之下，已看出这幅小像通共只有鹅卵般大小，但画笔极工，设色鲜艳夺目，画中之人却正是自己。他讶异地转到她背后，定睛细看。但见自己这幅小像唇红齿白，眼如点漆，奕奕有神，不但是形似，而且十分的传神。自家也觉着自己果然有这么一股神气。他至此不由得不佩服她画笔之妙，已到了超凡入圣之境了。须知罗廷玉本身文武双全，对书画之道颇有心得。是以瞧得出她画艺之高，已达至足惊人的境界。

端木芙突然翻转铜镜，明亮的镜面上，现出她清丽绝俗的姿容。她在镜子里瞧着背后的罗廷玉，露齿一笑，缓缓道：“妾身有一个疑问，藏在心中已久，反复思忖，都得不列结论。但又不知该不该说出来，求你指点？”

罗廷玉道：“这个问题鄙人也无从奉答，姑娘何不先说出心中的疑问来听听？”

端木芙沉吟一下，突然红晕泛颊，羞涩地说道：“妾身观玩此镜之时，往往自问镜中之影，配得上配不上镜内画中之人？还望罗先生不吝赐教。”

罗廷玉冷不妨的怔了一怔，一时答不出来。但见她螭首低垂，露出一截粉雕玉琢的颈子，那纤美的线条实是能使人生出遐思。他忽然一阵激动，道：“以镜中人影的芳姿艳容，当然配得上画中之人。鄙人反倒觉得画中人似是配不上镜中谪仙呢！”

端木芙头也不抬，轻轻道：“先生果真是这么想么？你不会骗我吧？”

罗廷玉道：“鄙人宁肯去骗天下之人，也不愿欺骗端木姑娘。”

她迅即收起镜子，回头望住他，那对脉脉含情的眼波中，又掩饰不住她内心的狂喜。她不必说一句话，但已能让罗廷玉明白她的心意。

罗廷玉和她对望了一阵，俊目中也流露出如痴如醉的心意。但他不久就移开目光，沉重地透一口大气，道：“端木姑娘，你总该知道我的身世吧？”

端木芙道：“你是鼎鼎大名的翠华城少城主罗廷玉，我怎会不知道呢？”

罗廷玉道：“姑娘没有忘记那就行啦！想来你也晓得那些霜衣卫队的主子是哪一个了？”

端木芙道：“当然知道啦！他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七杀杖严无畏，是罗先生的第一号仇人。”

罗廷玉道：“既然如此，鄙人和姑娘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存在。我们下次相见，只怕连话都不能说。或者简直是在刀光剑影中见面。”

端木芙迟疑了一下，才道：“是的，恐怕是如此了。”

罗廷玉很想告诉她说，既然如此，何必谈得太深？但他望着她秀丽动人的笑靥，却又觉得不忍心说出这般无情的话。双方沉默了一阵，罗廷玉设法支开话题，道：“端木姑娘画艺之高，竟是鄙人生平仅见，实在佩服得很。”

端木笑道：“雕虫小技，有污法眼，实在惭愧。”

罗廷玉道：“鄙人记得你昨夜曾索回另一幅画像，但姑娘既然另有精品，那一幅可不可以赐赠？以作纪念？”

端木初时微微露出讶色，旋即恢复了常态，道：“罗先生昨夜见过贱妾吗？”

罗廷玉道：“那只是几个时辰以前之事，当时还有严无畏师徒在场，姑娘难道都忘记了？”

端木笑道：“贱妾受了惊吓，脑子有点糊涂啦！只不知先生你有没有跟严老庄主动手？”

罗廷玉道：“没有，只跟彭少庄主斗了几招，鄙人略占有上风。”

他忽然疑念重重，又问道：“姑娘当真都忘记了不成？”

端木笑道：“照理说，你即已陷入严老庄主的罗网中，岂是容易闯得出的？但你终于破网而出，莫非严老庄主竟不出手拦阻？”

罗廷玉凝视她片刻，才道：“姑娘还未赐复鄙人的疑问。”

端木笑道：“罗先生，你是大英雄大豪杰，贱妾一介弱质，难道占一点便宜也不行吗？你先回答好不好？”

罗廷玉只好道：“鄙人当时见机突围，伤了彭少庄主，一径闯出。”

端木芙美眸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缓缓道：“是不是彭典指点门路，让你得以遁出天罗地网？”

罗廷玉道：“姑娘这话从何而生？”

口中虽是这么说，心中其实大为震撼，深感此女灵警无比，似是擅长窥破别人的秘密。

端木芙笑一笑，道：“你不该口口声声称他做少庄主，但提起严老庄主之时，却直呼其名。由此可知你心中觉得欠了他的情，是以对他特别客气。”

罗廷玉耸耸肩道：“怨鄙人对这件事不作任何评论，姑娘爱怎么想都悉随尊便。”

端木芙微笑道：“这就对了，假如你再三分辩，可见得你怕彭典因此获罪，是以力加开脱。但如若承认，又怕贱妾告知严老庄主，也是不可开支之罪。因此，你索性拒绝评论，来一个莫测高深。唯其如此，更可以证胆贱妾的臆测不讹了。”

她这一番话，只说得罗廷玉不分说又不是，分说亦不是，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罗廷玉方知端木芙实是智慧过人，有料事如神之能。无怪严无畏竟要网罗她，又那般尊重她，付以生杀大权了。

他剑眉一剔，杀气迫人，冷冷道：“端木姑娘，鄙人有一句真心话打算告诉你。”

端木芙含笑盈盈，道：“先生请说，贱妾洗耳恭听。”

罗廷玉道：“像姑娘如此聪慧之人，往往会招致杀身之祸，只不知姑娘信也不信？”

端木芙想了一下，才道：“我不信，贱妾怎会比那些蠢笨之人容易招祸被杀呢？”

罗廷玉自然意会得她实是假装不懂，她怎会不知道由于她的聪慧，使他

动了杀机？这是因为她乃是严无畏方面之人，是以越是聪慧多谋，他罗廷玉就越想杀死，以绝后患。但她这一假装不懂，倒叫他大感为难。倒底要不要明白说出来？假如说了出口，又岂能光说而不动手？端木芙仍然含笑望住他，神态之中一无畏惧。她虽是长得很柔弱动人，但那纤纤弱质蕴蓄得有无比的勇气，似是对死亡全无所惧。

罗廷玉念头百转，终于下了决心，淡淡的道：“姑娘如若不信，那就算了。将来你或者会发觉鄙人这话很有道理，不过……”

他拖长声音，双目眨也不眨的凝视对方，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道：“不过到了觉得有理之时，只怕悔之已晚了。”

端木芙暧昧地笑一下，罗廷玉测不透她的意思，暗念自己反正已决定不向她下手，何必多想？端木芙向外面望了一眼，自言自语道：“时间快到啦！”

罗廷玉登时大为惕凛，问道：“什么时间？”

端木芙道：“照我的猜测，不须多久，这儿一定有一场热闹可瞧。”

罗廷玉立刻追问道：“什么热闹？咱们会不会牵涉在内？”

端木芙想了一下，道：“说不定，可能不会，但即便会牵涉介入，也只是你而非我。”

罗廷玉心想：“这话分明的说这场热闹有独尊山庄之人，所以我可能会被牵涉进去，这么一想，面色便不大好看。”

端木芙起身步出屋外，罗廷玉跟她出去。但见她四下看了一会儿，突然回头道：“罗先生，假如忽然有人要加害我，你帮不帮我忙？”

罗廷玉沉吟了一下，才道：“我当然帮你，我很想知道你和严无畏是什么关系？”

端木芙道：“请放心，我和他关系不深，但我却没有办法帮你对付他。”

罗廷玉不悦地哼一声，心想我对付严无畏岂要你一个女子帮助？他终是胸怀豁达之士，是以并不说她。

端木芙举步走去，踏入一间屋子内，罗廷玉莫名其妙地跟着，一时倒变成了她的卫士一般。她入屋之后转入屋侧的一间小屋内，从砖砌的窗缝向外望去，恰好能把这村子当中的空地收入眼中。右斜方就是她刚才被寻获得救的那间破屋。

罗廷玉恍然道：“你等候掠劫你的人前来吗？”

她点点头道：“这一处位置最好不过啦！”

罗廷玉皱眉道：“你当真被倭寇掳来的吗？”

她道：“也不全是倭寇，其中有几个其实是汉人，他们的武功都很高强，在倭寇中势力浩大。据我所知，这些倭寇们互有心病，向来不和，这一次竟能齐心合力对付独尊山庄，实在很不容易。”

罗廷玉道：“你可是在我离开后，便立刻被敌寇掳来此地？”

端木芙回头望住他，用乞求的神态和语调道：“你别追问行不行？”

罗廷玉耸耸肩，口中虽然没说行，但也不再追问。只听端木芙又道：“这些倭寇们能够联合起来，幕后必有原因，这正是我这次踏入人间的第一个希望。”

罗廷玉听得疑惑难解，问道：“你意思是说希望这些汉人倭寇首领们联合起来？”

端木芙道：“不错，假如我查得出幕后之人，许许多多的问题将可迎刃而解了。”

罗廷玉讶道：“什么问题？”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例如我身世之中的一段隐秘，便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罗廷玉心中不信，想道：“她如此的聪慧多才，又有昔年黑道高手崔洪多年护卫奉侍，她的身世当然大有来历，决不可能发生任何隐秘不明之事。”

但他却没说出口，只点点头，道：“哦！原来你身世中尚有隐秘，那就无怪今日之局，弄得十分复杂奇幻了。”

端木芙回过头去，从砖缝中向外张望，口中轻轻答道：“想不到今日得蒙先生相救，恰又是在这等最要紧的关头，大恩大德，日后一定有所图报。”

罗廷玉道：“区区小事，姑娘不用放在心上。”

端木芙道：“我今日只要窥探出一些线索，便须得尽快逃离此地，免得遭他们毒手，白白的空欢喜一场。”

罗廷玉道：“鄙人正要向姑娘表白一件事。”

端木芙头也不回，接口道：“是不是要告诉我说，你待会儿虽是见我陷入危难之中，也不会出手相救？我早就料想到了。”

罗廷玉道：“正是如此，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姑娘乃是严无畏之人，亦即是鄙人的死敌宿仇，自然不能为姑娘冒险出力。日后相逢，还望姑娘多加小心，莫以为鄙人不会对你怎样。”

端木芙道：“谢谢你的警告，我日后一定十分提防。唉！我若不是为了种种原因，定必离开独尊山庄，免得与你站在敌对地位。”

她的话含蕴着一种淡而深的情份，妙就妙在她头也不回的说出来，固而更增加了淡远之致。

罗廷玉但觉这女孩子大是令人莫测高深，有一种令人忆思难忘的气质。照常情而论，她既是严无畏手下之人，又诱骗他入阱。这刻依然坚称她真是被倭寇掳来此地，显然是一派谎言。他自应及早下手对付她，免得反而被她再度陷害。但问题就在这儿，他不知何故一直感到并非会陷害他这种人。而且当地要求他不要向她探询查问之时，他也就慷慨的答应了。她究是具有什么力量，能令他生出如此奇异的态度？忽然听她低声道：“罗先生快瞧，他们终于来啦！”

罗廷玉不由自主的凑到另一条砖缝，向外面瞧去。但见村口处一群人徒步走到，是故没有什么声响。这一群人俱是汉人服饰，但罗廷玉锐利的目光落在他们的兵器上，发现至少有四把以上的倭刀，还有几神奇形兵刃。当下问道：“这些人是谁？”

端木芙道：“根据我的调查，加上这次被掳劫的路上窃听所知，这一群人之中，有几个是倭寇方面的汉人首领。他们各人都建立了一股势力，分别与倭寇串通勾结，祸害沿海百姓。”

罗廷玉道：“听说这些人都是本朝开国之时，被太祖皇帝征剿击溃，逃亡到海上的人。多是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这些人反对本朝，自然无足为奇。”

端木芙道：“他们无论怎样的反对大明朝廷，但也不应勾结异族，入寇我中原杀掠肆虐。这等暴行恶孽，你肯容许继续么？”

罗廷玉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才道：“当然是深痛恶绝，即使他们愿意助我对抗严无畏，我也不能饶恕他们的种种暴行罪恶。”

端木芙道：“我早知你必是如此，换了严老庄主，为了消灭强仇大敌，料必肯庇护容忍他们，以便借重其力。”

罗廷玉讶异地听着，端木芙又道：“这就是正邪之分了，自古已然，不足为怪。”

罗廷玉忍不住道：“既是如此，姑娘何必还助纣为虐？何以不离开独尊山庄？”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此中别有隐衷，恕我不能告诉罗先生。我可以透露的是，假如你的力量和他一样强大，也愿意帮我的忙的话，我仍然选择独尊山庄，而不能接受你的帮忙。因为……”

她忽然停口，似是考虑要不要说出来。

罗廷玉如被吊在半空，甚是难受。但她不讲的话，他也不便追问。

端木芙沉吟片刻，才又道：“这是因为我得利用他的邪恶手段，换了你的话，许多事都窒碍难行，这等说法大概不能使你满意？”

罗廷玉心中想道：“当然不能满意啦，除非你所行的亦是邪恶之事，否则焉有必须倚靠邪恶手段帮助之理？”

这时，那三十多名大汉已走到切近。从他们的举动之间，大致可以瞧出这三十多凶悍大汉，可以分为五派。而这五派的领袖当中，竟有三个是背倭式的长刀，另外两个都带的奇形兵刃。他们一直走到砖缝前面的空地，才停下脚步。人人都望住对面那间破屋，即是早行藏放端木芙那一间。

端木芙忽然推了罗廷玉一下，打手势向右方指去。那边便是村后出路，也就是崔阿伯追去的有一条平坦大路的方向。

罗廷玉转眼望去，只见四条人影迅快奔来，其中一个还扛着一个人在肩上。他一望而知被那黑衣大汉扛在肩上之人是个女子，方在惊讶注视，忽觉端木芙娇躯发抖，更是奇怪。

这后来的四人，除了两个黑衣大汉之外，有一个是虬髯绕颊的凶猛大汉，背插倭刀。另一个最惹罗廷玉注目，原来是个身穿青色长衫的六旬老者，面貌冷峻，双目神光炯炯，一望而知必是内家高手。这青衫老者乃是唯一穿长衫之人，又显得如此冷峻精悍。

罗廷玉自然而然的对此人特别加以重视。这四人走到那一大群人面前，罗廷玉可就发现他早先的观察没有错，那一大群凶悍大汉中，果然是分作五派。

这刻由那五人上前与那虬髯大汉互相施礼说话。但使罗廷玉大感意外的，却是那个他视为十分莫测高深的青衣老者，居然被这些恶寇们冷落了。

罗廷玉发觉这一场集会果然相当古怪，便更加留心观察。忽见那黑衣大汉，把肩上女子放下。一瞥之间，已认出正是端木芙的侍婢燕儿。她全身软绵无力，双目紧闭，任得那大汉摆布。这时他方恍然明白端木芙娇躯发抖之故，心中又记起她刚才说的活，那便是她说过只要窥探出一些线索，立刻潜离此地。现在燕儿落入敌人手中，她将如何做法，倒是很有趣的一个疑问。

那黑衣大汉把燕儿放下之时，动作十分猥亵，粗大的手乱捏乱摸，引起旁边好些大汉的哂笑。这等事在这一群贼寇眼中，只是好玩而不奇怪，所以那一阵哂笑只是有趣助兴而不是讥嘲。

罗廷玉却勾动了怒火，侧顾端木芙一眼，但见她玉面泛起红晕，羞涩之态可掬，益增妩媚。

这时那虬髯大汉开始替五寇介绍那青衫老者，细聆之下，便得知这青衫老者姓萧名越寒。虬髯大汉姓岑名放。那五寇一个是张登，一是陈元，一是方滔。这三寇皆用倭刀，余下两寇一是黄奎，背插两根杯形钢枪，尺寸却只

有四尺五寸的兵器，一个是李肃，腰间挂着一只镰刀似的兵器，柄上有一条长长的铁链。

只听岑放洪声道：“兄弟依照以前约定的方法，果然很快就联络上了，这位萧老兄便是代表之人。”

萧越寒向六寇拱拱手，道：“老朽是听命行事的人，只知道敝东主跟诸位约好，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只不知对也不对？”

张登纵声笑道：“对极了。”

转眼向其余五寇道：“咱们若是遣开手下，再细谈此事，比较妥当些。”

数寇都同意了，各施号令，余人尽皆退开，只余下六个贼头和萧越寒留在此地。方滔道：“萧老兄，贵东主跟你怎生说的？请告诉我们。”

萧越寒道：“正该如此，这也是约定中的辨别真伪的办法之一。敝东主说，你在百棺村中见到了海上六大豪时，谨记这几点。”

萧越寒卖关子似的停口不说，端木芙在罗廷玉耳边轻轻道：“原来那六人就是著名的海上六大寇，听说他们的武功各具擅长，胜过一般的中土名家高手甚多。这六大寇若是联成一气，果然可以跟独尊山庄相抗。不过他们大概不敢当真与独尊山庄作对，致遭覆亡之祸。”

罗廷玉道：“你既说他们联手之势可以和独尊山庄相抗。但又说他们不敢，岂不矛盾？”

端木芙道：“独尊山庄自从雄霸天下之后，严老庄主便不再露面，只由大弟子雷世雄主持。所以这六大寇联手之势，可以与独尊山庄一拚。但若然惹出了严老庄主，他们便有覆亡之虞了，此所以他们大概不敢公然正面与独尊山庄作对。”

罗廷玉道：“但他们已下手对付你，难道还不算与独尊山庄作对吗？”

端木芙道：“此事显然有人在幕后指使操纵，而且很明显的就是那萧越寒的东主，此人来头一定不小，连严无畏他都敢惹。”

说到此处，但听那萧越寒重重的咳一声，说道：“敝东主说，你见到了海上六大豪，须得把约定的内容说出一半，听六大豪说出下一半，两相吻合，自然如符节般可资征信了。”

六寇中的张登说道：“萧老兄说得不错，我们这就把货物交给老兄你。你老兄是见货付钱，我们是见钱付货。”

萧越寒道：“好极了。”

探手入怀，取出一叠厚纸封袋，道：“诸位随意抽取其一，验个明白。”

屋子内的端木芙轻轻道：“糟了，原来他们的约定暗语到此为止。”

罗廷玉心想：“这六大寇和独尊山庄都不是好东西，我反正谁都不帮，乐得旁观。倒是那萧越寒的东主是谁？大值得注意。”

正想之时，只见六寇中的陈元一伸手抽了一个封袋，打开一瞧，颌首道：“这封袋内的银票数目符合，而且这家银号也很可靠。”

方滔道：“既是如此，咱们交货就是了。”

他望了众人一眼，见他们都没有异议，便又道：“萧老兄，到这边来验货。”

他当先走去，一径跨入破屋。

罗廷玉哼了一声，道：“端木姑娘，他们所说的货物，竟然当真是你，目下马上要揭穿了，你还不走，更待何时？”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我拚着一死之危，冒险让他们掳劫至此。但目

下还未查出要紧线索，岂肯就此逃走？”

罗廷玉心中冷笑声，忖道：“我道独尊山庄如此无能，竟让倭寇劫走了此女。原来她是故意让敌人擒走，以便探查内幕的……”

他忽然发觉自己有点嫉忌的意味，定神一想，这才知道竟是由于端木芙的不顾生死，替严无畏出力，所以觉得很不是味道。他自然不相信端木芙竟是为了身世的隐秘，而冒此奇险，坚决地认为端木芙乃是替严无畏卖命。那边破屋中突然传出数声怒吼，接着六大寇哗然奔出来。

萧越寒面色十分阴冷，跟在后面，方滔宏声道：“咱们把货物藏在棺中，在场的尚有多人可以证明。因此，那妞儿竟是自行打通穴道逃走了，诸位对此事有何高见？”

岑放哼一声，道：“兄弟可没在场目击，很难发表意见。幸而兄弟还擒下那妞儿的丫头，尚可取得应得的那一份银子。”

他转眼向萧越寒望去，又道：“萧老兄以为如何？”

他满面凶光，目露杀机，大有一言不合，便抽刃杀人之意。

萧越寒尚未答腔，黄奎怒哼一声，道：“岑兄可还记得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吗？”

岑放嘿嘿冷笑数声，道：“兄弟脑子不大灵光，竟记不得有这么回事啦！”

黄奎勃然大怒，其余数寇也都泛起怒色。岑放自知这话把他们五人都惹怒了，感到情势太以不利。凶睛一转，狡计顿主。这时黄奎迫前两步，反手握枪，正待发话。岑放向他挤一挤眼睛，抢先道：“假如黄兄没有忘却誓言，便不该作出示意动手的姿态。”

这话未尝没有歪理，黄奎一时测不透他挤眼之故，只好借机刹住出手之势，冷笑一声，退了下去。说道：“我犯不着先跟你翻脸，看大家的意思怎么说……”

李肃手按腰间镰刀，大声道：“黄兄说得对，其实萧老兄肯不肯付那一份给岑兄，还是疑问。”

萧越寒道：“货色不同，价钱有别，兄弟只是这么一句话。”

这话答得很妙，软中带硬，的是老江湖口吻。岑放也发作不出，冷冷道：“那么这个丫头萧兄打算出价若干？”

萧越寒道：“诸位如若交不出货，这丫头亦无大用。至于价钱若干，想来用不着争执了。试想假如诸位把心思气力都集中在如何抓回正货的话。这笔交易做成了，谅诸位也不会斤斤计较这个丫头的价钱了，兄弟说得对不对？”

张登道：“咱们即速召集手下，交换过消息，或者研判出那妞儿逃走的方向，以及逃走的时间。”

萧越寒大声道：“张兄说得对，这才是正经办法。”

六大寇当下传令召集部属，一方面又派出许多人出村四下追搜。片刻工夫，由方滔作成结论，道：“根据咱们各人的部属侦查所得，这百棺村中清晨之时，来了一个年轻汉子，带着长刀。紧接着便有一批人马赶到，竟是钱塘一鼠亲自率了他的手下，搜过全村，空手离开。不久，那老贼头崔洪忽然离村，竟不知他何时入村的。但最后那年轻汉子竟不曾出现，那妞儿亦未见离开本村。”

张登道：“这样说来，那妞儿很可能还躲在村内。还有那年轻汉子，亦藏匿在本村之内了？”

陈元接口道：“那年轻汉子说不定崔洪化装的，他入村搜索之后，查不到线索，便恢复了原来容貌离开此村。”

方滔道：“这话虽然也有道理，不过咱们手下之人见到那年轻汉子挟刀入村，崔洪离村之时，却是拿着他著名的九曲拐。由此推测，崔洪应是黑夜追逐之时，到了此村，是以咱们布下岗哨都没有瞧见。”

陈元沉吟一下，道：“这倒是很有可能。”

黄奎接声道：“兄弟早先曾猜疑萧老兄，所以故意索金以作测验。要知这百棺村的秘密，除了咱们之外，尚有萧兄的东主晓得。他说不定会派出高手，暗暗盗走那妞儿，但经过这一番测验，却可证明萧老兄并不情虚。”

他这个理由，听起来堂皇冠冕得很，其实他是不是当真存下这等用心，谁也不敢相信。

萧越寒似是怕惹起纷争，所以没有做声。方滔道：“那么咱们现下开始搜村，村外有咱们手下多人把守，谅他们决难无声无息的逃出本村。”

他环视全村一眼，又道：“咱们宜合而不宜分散，现下咱们七个人，率同手下十余人，一齐搜查，由前面开始，往后面搜去。”

众人都颌首称好，当下不管地上的燕儿，齐齐迈步向村中入口处奔去打那边挨屋子搜起。

罗廷玉道：“端木小姐，你早晚得被他们搜出，只不知有何自保之道？在下恐怕无法拔刀相助了。”

端木芙笑道：“这个自然，你不杀死我，已经是罕有的君子风度，英雄胸襟了。再要你拔刀相助，那也未免太过强人所难了。反正我现下还没有查出幕后之人是谁，所以决定再让他们捉去。”

罗廷玉转眼瞅住她，道：“你落在他们手中，再逃只怕不易，如此做法，未免太过危险了。”

端木芙微微一笑，心想：“你既不肯助我，我武功又不行，除了束手就擒之外，还有何法？你这样说法，于事何补？难道我除此之外，还有逃走之法不成？”

但她却不肯拿话刺伤他，道：“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罗先生即管离开，不必以贱妾为念。”

罗廷玉想道：“是啊！假如我决定不帮助她，何必念念不忘她的安危呢？我不是正想借那六大寇等人之力，把她除掉吗？”

当下沉声道：“既然如此，姑娘多多保重，在下就此辞别。”

说罢转身走去。才迈出四步，那端木芙轻轻道：“罗先生……”

罗廷玉如响斯应，疾然旋回身躯，心里头怀着一种连自己也不敢多想的希望，迅快问道：“什么事？”

端木芙探手入怀，取出那面铜镜，说道：“贱妾这回落在敌人手中，势将遭他们搜索全身。这面古铜镜，乃是罕见珍品。是我平生最爱惜之物，因此我不愿落在敌手，有烦罗先生代为保管一些时候，只不知罗先生肯不肯答应？”

罗廷玉一听她并非开口向自己求助，暗觉失望。自然他不会表露出来，过去接了铜镜，道：“区区之事，鄙人自应效劳。几时能原壁归赵，还望姑娘赐示？”

他边说边看，果然是嵌有他肖像的那面铜镜。

端木芙道：“假使贱妾所谋得遂，定于最短期间内拜访先生，取回此物。”

此事蒙你慨允，感激不尽。”

罗廷玉道：“举手之势，何当姑娘挂齿。”

转身走出这一间偏屋，正向后门奔去，突然间听到尖锐哨子之声，不禁一怔，旋即回身向门口奔去。躲在门后，从门缝中向外窥望。目光到处，恰见一条人影如奔雷掣电般飞掠而至，弯腰挟起了地上的俏婢燕儿，随即转身欲走。

数丈外几声暴喝起处，声音强劲震耳。原来是六大寇中的张登、方滔、李肃三人闻哨而到。方滔狂笑一声，道：“崔老儿，你去而复转，敢是活得不耐烦了。”

来人正是白发飘萧的崔阿伯，他左手挟住燕儿，右手提拐，闻声向后一望，大怒停步，厉声道：“跳梁小丑，也敢在乃公面前卖狂。老夫今日若不出手痛惩，你们定要以为老夫乃是好欺之人。”

就这么几句话工夫，已有七八条大汉拦住了崔阿伯的退路，其中一个相貌特别凶悍的大汉挺刀逼近，大喝道：“老儿臭美什么，看刀！”呼的一声，挥刀向崔阿伯头顶砍去。

崔洪头也不回，听风辨位，身形微向前倾，右手九曲拐呼一声向后疾挑。“当”的大响一声，拐尖挑中了敌刀。竟把那口大刀震得向上弹起。那凶悍大汉健腕一翻，抓牢刀柄，不让兵刃脱手，人已一个大翻身跃退数步。

崔洪冷笑一声，道：“这等蹩脚货色，也敢大言不惭。”

凶悍大汉面目无光，激发了凶野之性，迅即再度扬刀猛扑，叱咤如雷，声势颇觉惊人。

崔洪转身挥拐，硬接敌刀。锵锵连响三声。那凶悍大汉只震得手腕发麻，已不能施展强攻招数。此时另有两名劲装大汉挥刀疾扑，援救同伴。

崔阿伯一根钢拐，上下翻飞，五招不到，已杀得那三敌且喘且退。

崔阿伯虽然占尽上风，心中反而暗叫不妙，忖道：“六大寇果然名不虚传，单是这几个手下就如此的骁勇善战。其主可想而知，我孤身一人，陷入重围之内，必须速战速决才行，早晚还得被这些小子们缠住，活活累死……”

崔阿伯此念一生，登时发挥全力，施展杀手。但见他九曲拐陡然如风雷进发，从刀光中扫击入去。“砰”的一声，一个劲装大汉被他一拐扫出丈许之远。他一拐得手，更不怠慢，继续逞威，又是“砰”的一声，击倒那最先出手的凶悍大汉，紧接着横拐疾扫，磕飞了最后一人的兵刃，发出响亮的金铁交鸣之声。斜刺里已冲上五个劲装大汉，刀剑并举，戮力围攻。这些恶寇们许久以来，已养成了剽悍之性，视厮杀为乐事。这一亡命奋攻，形势险恶异常。

崔阿伯手中挟着燕儿，无法尽施绝艺，是以霎时间险象百出。耳中但听方滔传下命令。着村外的手下们严密监视四周动静。此外，仍有七八个劲服大汉涌到，把他团团围困在核心中。他深知自己不宜久战，否则气力耗尽，不但抢救不出燕儿，连自家一条老命也得葬送于此，当下奋起神威，连施三招诡奇拐法，第三招使出之时，磕飞了一把长剑，同时击倒一名大汉。

海上六大寇和萧越寒七人站在一边，观看战况。他们眼见部属屡有伤亡，竟视如无睹，也不出手。

萧越寒道：“诸位英雄为何尚不出手，把这老儿拿下？”黄奎道：“这崔老儿武功不弱，我们等孩儿们把他气力耗尽，才出手不迟，何必多费手脚？”

李肃狂笑一声，道：“这崔老儿果然有两下子，无怪胆敢孤身追逐了一

夜，远离他们的地面……”

张登接口道：“哼！哼！今日定要在这老儿晓得我们的手段。孩儿们，卖点力气，早早打发了这老儿。”

那十余名劲装大汉闻言，立时呐喊连声，人人奋不顾身，加急攻扑。

崔阿伯没想到这一批洗劫沿海的恶寇，居然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吃他们一阵急攻，只剩下招架之力。

村前突然间传来尖锐的哨声，六大寇都矍然转头望去，方滔道：“这是哪一路人马？居然冲得破咱们的岗哨禁圈？”

眨眼间十余道人影现身于村口。但见这一路人马以穿白色衣服的居多，一望而知乃是独尊山庄之人。

在门缝内窥看的罗廷玉这时方始恍然大悟，忖道：“端木芙说过有热闹可瞧，敢情她早就知道独尊山庄之人将会及时赶到，可与敌人遭遇……”

突然间又生出一念，想道：“她可能以为我已趁乱逃走，因此，我何不躲起来，让她误以为我真走了。这一来，也许可以探出更多的秘密。”

当即迅快从后门出去，潜入隔壁另一个屋内。依然找了一处窗户边的缝隙，向外瞧看。但见那独尊山庄之人迅快奔到，领头的正是身材矮瘦，眼神特别明亮的何旭。此人乃是独尊山庄中五大帮派之一的武胜堂堂主，在武林中威名赫赫，在独尊山庄也是独当一面的主将。

罗廷玉还认得出的人尚有那莫家庄庄主莫义正总管房保副总管姚一庭，其余十三人俱是霜衣卫队，他晓得霜衣队个个武功高强，照这情势看来，端木芙当能脱身无疑，当下大感放心。

忽听村后又传来告警哨声，六大寇惊异的转头望去，但见又是十二三个人矫健冲入村子。其中一人身体胖大，正是那钱塘一鼠张胖子。他们一瞧有张胖子在内，其余之人也是泰半穿着白色劲装。

顿时明白独尊山庄方面，早已有备，特意让张胖子率他的手下先搜查过此村，这才能使六大寇方面放心，以为独尊山庄方面不会再注意此地。

罗廷玉则更认出了张胖子的两名得力助手梁协和陈章。此外，率领着八九名霜衣卫队的，竟是那霜衣卫队两大高手之一的凌子流队长。这两路人马一到，崔阿伯之围不救自解。就是六大寇下令召回手下，聚集在一起，与敌人对峙。独尊山庄两路人马一合，登时声势更为浩大。早先是六大寇方面不肯放过崔阿伯，现在轮到崔阿伯不肯放过他们了，他转眼向何旭望去，道：“那边几个家伙就是海上六大寇，咱们今日如能诛除了这六人，沿海倭寇之祸便可以减轻一半。”

何旭道：“想不到六大寇居然联成一气。这倒是大奇特奇之事，里面必有隐秘内情无疑。”

此人不愧是独当一面的高手，料事度敌之际，颇见功力。他接着又道：“海上六大寇既是联成一气，则胆敢与咱们独尊山庄作对之事，也就不用惊讶了，但本座不防告知你们六位。你们联手之势虽是庞大，但谈到与本庄相比，还差得远。如若你们知机识趣，现在立刻弃械投降，任凭本庄发落，尚可活命之机，如若不然，哼！哼！管叫你门死无葬身之地。”

六大寇闻言无不怒形于色，方滔狂笑数声，道：“诸位兄台听见了没有？这厮创立了武胜堂，现下又投在独尊山庄麾下，便自以为天下无敌了，真是好笑得紧。”

张登道：“咱们多年来罕得到陆上行走，才让独尊山庄称雄了数载，可

就把他们惯得不知天高地厚啦！”

其余数寇听他说话极是刻薄，都大笑出声。

何旭冷冷道：“你们在海上驶惯了顺风船，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咱们闲话少说，动手见个高低，才是正理。”

他目光在己方之人转了一圈，似是估计实力，这才又道：“你们爱群殴混战？抑是轮流上阵，放对厮杀？”

他见对方人数较少，竟然尚不作退却之计，可就考虑到他们必有重大原因，才会不舍离开此地。因此他须得查个明白，决不能贸然下令混战。六大寇互相对觑一眼，又低声交换过意见，萧越寒却站在五六步之外，似是没资格参与他们的商议。

方滔朗声道：“若是群殴混战，你们若是败了，定不心服，我们还是一个个上阵放对的好。”

崔阿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高声道：“很好，老夫先上阵斗一斗你们……”

何旭立刻向他道：“崔老你是压轴之人，岂可轻出。待兄弟派别人出阵，探过行情你才出手不迟。”

崔阿伯心中受用，颌首道：“任凭何堂主调度，老朽没有意见。”

何旭淡淡一言，就使这老人甘心听命，确实手段不凡，心机过人。他向总管房保点点头。

房保立刻踏前数步，喝道：“房保在此候战，哪一位先出手？”

陈元拔步迎上，冷冷道：“原来鹰爪门高手房保也投入了独尊山庄。今日可得小心，别让我斩去那对爪子。”

他往当中一站，竟不拔出背上倭刀。但在行家眼中，已可以瞧出此人功力深厚，目下已进入备战状态。随时随地可以拔刀出击。换言之，他丝毫不是自傲托大，那口倭刀实是与出鞘无疑。房保掣出兵器，却是一把两尺半的三角钢锉。他使用这等短兵器，一望而知他擅长近身肉搏。其时他可以辅以大力鹰爪的功夫，是必益发厉害。

两人对峙片刻，双方之人全无声息，陈元隼视至此，发觉对方门户森严，实是不易找出一击得手的破绽。只能从动手过招之中，寻觅可乘之机，当即晃身连退三步，抬头仰天狞笑一声。说道：“有意思，今日当能杀个痛快了。”

话声中“锵”一声掣出倭刀，但见刀身扁狭，锋刃和手柄特长，形式与中土之刀全不相同。他双手抓紧刀柄，缓缓高举过顶。突然听得何旭以强劲震耳的声音喝道：“房总管，且退下来，本座有话跟你说。”

房保果然应声跃退，此时陈元刀势尚未运足，纵然急急出击，亦不十分凌厉。因此陈元没有移动。冷笑道：“好啊，果真有几分眼力，竟瞧出我这一刀厉害了。”

在屋内窥看战局的罗廷玉乃是使刀的大行家，自然早就瞧出那陈元这一刀果然凌厉凶毒之极。最厉害的是陈元能将全身功力尽聚于一刀之中，如若对方不是功力超过他的话，确实很难抵御得住。这一来他也不得不佩服那何旭真不愧是独尊山庄的主将，眼力之高，应变之快，确是罕见。

何旭没有理会陈元的讽刺，低声向房保道：“此寇的功力虽然强不过你，但他的倭刀招数得有真传，辅以中土的内功造诣，威力特强。你的兵刃及武功路子，碰上他这种特异手法，大是吃亏。”

房保道：“属下已是有进无退之势，还望堂主指点。”

何旭摇摇头，道：“我自问可以接得住他这一招，却无破他之法，我看还是换人上场吧！”

房保道：“人家肯吗？”

何旭道：“不妨一试。”

当即转眼向陈元望去，淡淡道：“陈兄乃是刀法名家，本座也派一个用刀之人出场如何？”

陈元高声冷笑，道：“这回可别让脓包上场啊！”

房保忿然作色，何旭已道：“陈兄这话不觉着太狂妄吗？”

转目向己方众人扫射，似是要挑选出堪以与陈元匹敌之士，其实已暗暗传声指示房保。道：“你可装作怒不可遏，突然冲了出去，无形中已破解了他那一招刀去。”

房保顿时恍然大悟，依言疾审出去，快如飘风闪电出手猛攻，这才厉声大喝道：“鼠辈胆敢不把房某放在心上，今日与你拚了！”

陈元出刀封架，虽然抵挡得住，但已失去主动之势，那一刀全然无法使出，只气得他怒吼乱骂。两人拚了三十余招，陈元断喝一声，刀光如电划过，房保左臂断去一截，鲜血直冒。

张胖子一跃而出，架住房保，迅即退回，替他上药包扎。当他退回之时，崔阿伯九曲拐伸出疾点，闭住了房保穴道。这一手拐杖点穴的绝艺，实是惊人。连何旭也想不到此老武功如此高强，登时对他另眼相看。

敌方的六大寇也暗暗吃惊，方知早先此老被困失利，只是因为肋下挟着燕儿，以致束手缚脚，不能施展全力而已。那边厢何旭已命凌子流出阵，直奔陈元。

方滔等五寇方要发话出战，陈元早一步高声道：“来人通名受死！”

凌子流长刀出鞘，冷冷道：“在下凌子流。”

陈元眉头一皱，道：“没听过。”

凌子流淡淡，道：“何须多说闲话，有本事就把我击退。”

陈元道：“这话倒也说得干脆，好，你小心了！”

他确实不大把对方放在眼中，唿一声挥刀劈去。

凌子流面寒如冰，健腕一翻，出刀硬架。两刀相触，发出响亮震耳的金铁交鸣之声。

陈元这一刀不但没把敌人震退，反而被对方冷不防连攻三刀，噔噔噔退了数步，众寇都大感骇然。只因陈元乃是双手劈落，凌子流却是单手硬架，居然不落下风，则此人腕力之强可想而知了。

凌子流使出严无畏亲传绝艺，果然不同凡响。但见他着着迫攻，稳稳保持主动之势。众寇眼见陈元形势不妙，张登拔刀而出。一个白衣大汉斜刺里冲上拦截，大喝道：“休得恃多为胜。”

张登悍声叱道：“让开！”

唰的挥刀劈去，白衣大汉横刀招架，“当”的一声，那白衣大汉稳立如山，动也不动，张登心头一震，赶紧收敛心神，凝住对方，道：“报上名来。”

白衣大汉道：“独尊山庄霜衣队李卯星。”

他的名字中嵌有十二地支的卯，晓得内情之人，一听而知他便是霜衣队十二队长之一。张登不晓得对方身份甚高，还以为对方随便出来一个人，就这般厉害，目光掠处，但见对方穿着白衣的人为数不少，心中大为凛惧。

书中交代，这六大寇横行七海，各有势力范围。此次能聚拢在一起，实

是异数。至于最近几次侵扰莫家庄的倭寇，虽然是他们勾来。但他们全都不曾亲自率己部参与，是以对独尊山庄霜衣队的实力不大清楚。再者莫家庄前两次派出御敌之人。大多数是正在受训的新人，实力较弱，因此六大寇查探之后，全然不把霜衣队放在心上。六大寇中的黄奎放步奔出，只见对方阵中一个中年人迎了上来，竟是莫家庄庄主莫义。黄奎手提双枪，汹汹迫去。

莫义毫不畏惧，也凑上来，他使的兵器是一面钢盾和一柄长剑。两人霎时杀在一起，各出杀手，招招都凶险异常。黄奎的双枪尺寸较短，招数诡奇狠辣，中土罕见。

莫义如若不是使的钢盾长剑，擅长守御的话，确实不易招架得住。空地中已有三对展开鏖战，方滔取出一枚哨子，连吹数下。转眼间村子前后涌入五六十名大汉。

罗廷玉微微一笑，忖道：“我早知那六寇人手甚多，果然不出所料……”

他的思路突然中断，原来这时端木芙从屋中奔出，崔洪一个起落，赶到她身边，这才护卫着她回到己方人堆中。但见那二十余名霜衣卫队，在她指挥之下，迅即摆出一个阵势。

崔阿伯紧跟她身后，站在阵中。

何旭等人散立各处，瞧来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方滔等众寇一见端木芙出现，但都精神一振，一声令下，数十名凶悍部属围攻猛扑。那凌子流、李卯星和莫义等三人趁此混乱时机，迅即退回阵内。六大寇亲自率众攻阵，来势凶猛。哪知端木芙布下的阵势甚是奇妙，团团转动，不但稳如铁桶，而且还杀伤了不少敌人。六大寇猛攻了好一会儿工夫，他们每次出手，总是碰上何旭、凌子流等高手转过来，出刀招架，竟使他们凶焰全然无能发作。

萧越寒一直站在一旁，这时忽然过去拉了方滔退后，说道：“我听说这个女孩子擅长行军布阵以及奇门遁甲之学，现下亲眼目睹，果然极是高明。”

方滔不是愚笨之辈，问道：“萧老兄可有什么破敌之计吗？”

萧越寒道：“依我之见，不如撤回部属，再施展逐个击破之计。”

方滔立刻传下命令，那一大群恶寇都分别退下。

端木芙高声说道：“萧越寒，你奉了何人之令，定要与我过不去？”

萧越寒道：“姑娘若然跟随老朽而去。自然晓得那人是谁。”

端木芙道：“假如我把你擒下，定可迫问出那人的姓名来历。”

萧越寒道：“那也未必就问得出。事实上你已是老朽囊中之物。老朽为了不想与独尊山庄结怨，才没有使出最后的一着。”

端木芙笑道：“凭你这些人手，也敢发此狂言，未免可笑，老实说我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也不会现身露面，我劝你还是向我投降的好。”

萧越寒淡淡道：“那么咱们走着瞧吧！”

话声甫歇，忽见端木芙迅快奔来，而她一动，整个阵势也跟着她移动，转眼间已迫到近处。

六大寇叱喝连声，冲前拒御。哪知敌阵迅即分合变化，不知如何已把他们卷入阵内。六大寇各各施展出全身武功，他们的手下也自涌到围攻。

端木芙稳立阵中，含笑发令，阵势转动得灵活之极，外拒众敌，内攻六寇。那阵法分合变化之间，不着痕迹。

罗廷玉看了十分佩服，同时也醒悟这刻正是悄然离开的绝佳机会。

端木芙既已摆下阵法应敌，必可安全无恙。他想是这么想，作怪的是双脚老是不肯挪动，仍然窥看下去。

那六大寇果是名下虚传，凶悍异常。各有绝艺，路数诡奇。

何旭等几个武功较强之人，受阵法运转的影响，未能尽出全力对付六寇。

但其余的二十余名霜衣卫队，武功逊于六大寇，却得阵法之助，亦全无伤亡。这等形势变成了利害参半，难以两全其美。因为阵外围攻的悍寇人数既多，复又个个奋不顾身，凶悍无比。假如不是有阵法帮助的话，霜衣卫队方面定必有人伤亡。

端木芙双眉紧皱，高声道：“你们如若还不知机退走，我手下便不留情啦！”

六大寇以及一众手下理都不理她的话，端木芙面现怒色，道：“阿伯，你即管出手。”

崔阿伯精神一振，横移三步，突然挥拐击去。陈元大吼一声，险险跌倒。原来已被崔阿伯一拐击中左肩，剧疼攻心。他凶悍之极地挥刀闯阵。拚命杀开一条道路，终于如愿以偿，冲出了阵。但后背和大腿上各挨一刀。受伤不轻，已无再战之力。

崔阿伯凝身不动，突又横移数尺，一拐击中了李肃左手镰刀。李肃身形不稳，摇晃一下。顿时左肋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众人这时方知崔阿伯一直站在端木芙身后之故，敢情他识得阵法，等到时机成熟，这才出手伤敌。

敌寇方面大力慌乱，霎时间伤死了七八个之多，看看快要溃败，六大寇更是万难幸免。

萧越寒突然长笑一声，缓步向战场逼近。他这一声长笑清越嘹亮，如鹤唳长空，淹没了这八九十人呐喊喝叱之声。显示他内力深厚无比。

端木芙大吃一惊，待他笑声一歇，高声问道：“你是谁？”

萧越寒道：“姑娘这么一会儿工夫就忘了我的姓名吗？”

端木芙道：“我问的是你真姓名。”

萧越寒道：“这就奇了，我何必改姓换名呢？”

他边说边行，已挤入人群之内。忽见他一纵身扑向敌阵，人在半空，快如闪电般探手入怀。掣出一口短刀，迎风一抖，顺势劈落。登时惨叫起处，一个白衣大汉已身首分离，横尸地上。这一击之威立时使对方阵法散乱，方滔等五寇趁势冲出，个个筋疲力尽，喘息不已。

萧越寒一击得手之后，马上退回人群中，伺机而动。待对方阵法刚刚重新运转，便又纵身扑去。一刀过处，立时击毙了一名白衣大汉。如此连击四次，杀死了四名白衣大汉。独尊山庄方面阵脚已乱，崔阿伯早已守卫在端木芙身后。

崔阿伯见端木芙没有下令改变阵法，大感惊异，说道：“小姐，待老仆出手与那厮一拚可好？”

端木芙身躯一震，如梦方醒，转眼望去，只见李卯星已越阵而出，直取萧越寒。不禁怒声道：“这厮如此大胆，擅自离阵，必遭不测之祸。”

李卯星事实上是得到何旭传令，才会离阵出战。他挥刀直取萧越寒，但半路上已被几个敌人拦住围攻，收身不得。鏖战中只见萧越寒突然一个起落，又是一名霜衣卫士被杀，他身法如电，刀法绝毒，但凡出手，没有不是杀死一人的。

端木芙发出号令，阵法突变，缩成丈半方圆的圆阵，早先的阵法运转得灵活迅快。现在却甚是徐缓，但阵阵森寒杀气涌出，竟迫得众寇不敢欺近。

萧越寒一转身扑向李卯星，挥手麾退诸寇，独自出手，但见他刀光如潮，从四方八面卷来。十招不到，李卯星的长刀被他荡开，同时之间肋下一麻，顿时狂喷鲜血，栽跌地上。

何旭怒喝道：“好毒辣的手段！”

萧越寒回头冷笑一声，道：“你不服气，就过来试一试。”

何旭自忖不能在十招之内杀死李卯星，可知那萧越寒的武功实在是强过自己不少，哪敢贸然过去。

全场之人，不论是六大寇抑是独尊山庄方面，见了萧越寒如此高强狠毒的武功造诣，无不凛骇失声。连那隐身室内，窥看战况的罗廷玉也大感惊奇，心想独尊山庄方面碰上这等敌人，今日必受重创无疑。

只不知这萧越寒究竟是什么来历？不但武功高得出奇，并且也不惧独尊山庄的声威。他自然没有现身出去，帮助独尊山庄之理。至于那五大寇的横行肆虐，虽是神人共愤。但在罗廷玉的微妙地位而言，宁可等今日之事过后，他才千辛万苦的找到他们加以诛杀。

萧越寒睥睨作态，厉声道：“那一个不怕死的，速速出来动手。如若自知不敌，可把那端木芙丫头交出，即可免去杀身之祸。”

何旭重重的叹一声，道：“萧兄武功高明得紧，兄弟虽是久走江湖，竟也瞧不出萧兄的来历。”

萧越寒道：“闲话休提，你们到底交不交出端木芙？此事一言立决，何须多言？”

何旭那么老练之人，这刻也有着手忙脚乱之感。他暗忖这萧越寒武功虽高，但己方高手甚多。尤其是那成名比自己更早的崔阿伯崔洪，武功决计不在自己之下，因此但须联手出战，这萧越寒谅也不能得逞。问题却在六大寇方面。这六大寇个个武功奇高，性情强悍，加上他们手下近百之众，俱是身经百战的悍寇。动起手来，皆是有进无退，悍不畏死。假如己方分出两三个人围攻萧越寒，恐怕六大寇定能率众击溃端木芙的阵法，把她掳走。

他方自沉吟未决，只听崔阿伯向端木芙道：“老奴有意出战这厮，小姐意下如何？”

端木芙道：“如在平时，你大可以放心出斗，但目下……”

她欲言又止，竟没道破玄机隐情。

何旭到底不愧是独当一面的霸主之才，在这等左右为难的局势之下，仍然很快的决定了，高声道：“萧兄之言未免太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内了。你武功虽高，但兄弟只要派出本庄两个人，即可把你抓住。”

他说话之时，指手划脚，趁机把一只手放在背后，向端木芙作个手势，乃是要她率众冲出，赶快逃走之意。

萧越寒狞笑一声道：“既是如此，不妨一试。”

何旭举步行出阵外，道：“好，兄弟先出来接萧兄几招。”

萧越寒道：“你亲自出阵，还可以玩上几招，不过我先警告你一声，假如端木芙妄想趁机逃遁的话，那是自招焚身化灰之祸，如是落在我手中，还用不着惨死。”

他回转头向方滔道：“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方滔应道：“准备好啦！”口中发出一声尖啸，声传数里。众人转眼向村子前后通路望去，但见两端都出现了不少人影，把守住出入之路。

萧越寒狞笑道：“何兄你瞧见没有，那把守出入通路的人马，均是这海

上六大豪手下挑选出来的火器射手，他们能在海风劲厉，波浪滔天之中，施展火器烧毁敌人船舰，手段之高，决不是你们意料得到的，你们如若不信，不妨分出几个人先去试上一试。”

何旭乃是独尊山庄的主将，天下之事大都知道，消息灵通之极，焉有不信之理。当下道：“萧兄这话倒不是虚声恫吓，但兄弟想不通的是你们怎会备有这等人手，似是早就料到咱们会在此碰头？”

萧越寒面色一整，道：“敝东主料事如神，当初与海上六大豪订约之时，便已规定下此事。但凡那六豪聚面之处，出入之道皆须由雷火队暗加封锁……”

说到此处，他突然双眉一挑，眼中精光暴射，此是聚功出手之兆，何旭方自暗加戒备。却见他缅甸刀交于左手，腾出了右手，解下腰间一条布带。众人都未明其故，那端木芙娇声道：“何先生小心了，他要跟你斗一斗内力。”

端木芙话声甫歇，萧越寒右手一扬，内力贯注布带之上，挺直如棍，缓缓向何旭面前送去，嘿嘿冷笑道：“她说的不错，我若然单以刀招取胜，你们未必心服。”

何旭毫不迟疑，伸手出去，五指运足内力，迅快向布带末端抓落。指风一触那根布带，但觉坚硬如铁。同时隐隐有炙热之感，心中一震，立即跃退两步，道：“萧兄的内功造诣果然高明，不须再试，兄弟意欲领教你的刀招。”

萧越寒讶道：“咱们还未拚过内力。”

何旭微微一笑，道：“何须当真拚过，方知胜败。”

端木芙高声问道：“何先生，那布带之上可有奇怪的感觉吗，例如特别冷或特别的热？”

何旭双目严密监视敌人，口中应道：“小姐猜得不错，那布带上隐隐有炙热之感。”

端木芙哦了一声，闭目寻思。

萧越寒丢掉布带，缅甸刀交回右手，顿时杀气森森，直迫对方。

何旭也赶紧运聚功力于左钩右剑之上，全神戒备。他数十年来开宗立派，设立武胜堂，雄踞川黔一带，平生只服输于七杀杖严无畏手底，此外尚未遭遇敌手，论起武功，他也是当今武林中罕有高手了。

突然间，一个人越阵而出，厉声道：“堂主且慢，谅这不见经传之辈，岂是当得堂主大驾出手。”

话声中已奔到何旭身边，却是那莫家庄庄主莫义。他挽盾提剑，气势凶猛。

何旭明知他乃是藉词出战，以便自己临时也插上一腿，变成以二敌一之势。当即侧身让开两尺，说：“莫庄主须得小心，此人虽然没无闻，但武功高强精妙，非是等闲之辈。”

莫义一鼓作气，奔扑冲杀上去，萧越寒厉啸一声，唰的一刀劈出，快逾闪电，劈中敌人钢盾。

“当”的大响一声，火光四溅，但见莫义震得退了一步。在场之人见他刀法奇奥，内力强绝，都暗暗心惊变色。

何旭迅速查出村子出入之道。寻思冲破封锁之法，耳中但听“当当当”三声震耳大响，莫义已连退了二步，竟然抵不住对方猛劈之威。

端木芙高声说道：“何先生速速替下莫庄主。”

何旭收回思绪，利钩一展，侧袭萧越寒。六大寇这时已恢复过来，受伤

的李萧、陈元也都服药包扎过。他们秉性凶悍，这一点伤势丝毫不放在心上。

黄奎首先扑出，厉声道：“萧老兄分一个给我。”

萧越寒应一声“好”，缅甸刀如电挥劈，竟把何旭裹住，横移数尺。黄奎使的是双枪，尺寸较常见的为短，招数奇诡，他双枪挑刺扫，霎时也把莫义截住。

莫义吃亏在连抵萧越寒四刀，手臂酸麻，气力不均。是以出手应敌之时，大大不如平日。黄奎两杆钢枪宛如毒蛇出洞，狠辣凌厉之极，一交手就抢制了主动之势，把莫义杀得一味招架，脚下顿退，已无反击之力。独尊山庄方面一看形势不妙，崔阿伯道：“小姐，老奴不能不出手了。”

端木芙这时方睁开双眼，道：“你只要一出阵，我就将落在敌人手中。”

崔洪讶道：“这话怎么说？”

端木芙道：“我已测度出萧越寒的武功路数，你纵然与何先生双战此人，亦无法取胜。”

崔洪心中不服，嘿嘿而笑，道：“小姐，莫看老奴年纪已老，但筋骨尚未衰老，大堪一战。”

端木芙道：“有时候胜负之数，与你的武功无关。假如敌人的功力能突然增加数倍，你和何光生联手之势，也挡不住十招，便须当场送命。”

崔洪道：“老奴活了七十多岁，还未听过一个人的功力能突然增加数倍之事，反倒是这厮的刀法，端的狠毒盖世，何旭一旦失手，定必身首异处。”

端木芙道：“不错，他的刀法决无负伤活命之人，任何人但凡落败，定必当场惨死。”

崔洪道：“说来惭愧，老奴竟瞧不出这厮武功的源流派别，他的刀法如此了得，按理说老奴不该全无所知。”

端木芙道：“如若是一看即知，我们也不至于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那真正的仇家是谁了！以我看来，这厮的刀法源流也不难查出底蕴，普天之下，大概除了罗家血战刀法，就再也没有强过他的了。”

崔洪道：“以老奴看法，罗家血战刀法虽是博大精深，气象开阔，但若是论起凶毒，只怕还比不上他。”

端木芙颌首道：“这话出除了你之外，天下间已找不出几个说得出了。”

她忽然微微一笑；眼中焦虑之色全消，转头向凌子流高声道：“凌队长，你留意我的暗号，随时迅即出阵援救何堂主。”

凌子流应一声得令，声音甚是雄壮。但端木芙却教他走近一点，说道：“你也是刀法中的名家高手，敢是已瞧出此人刀法奇毒，自忖难以取胜？”

凌子流迟疑一下，才道：“正是如此，只不知姑娘怎么瞧出来的？”

端木芙道：“你向来沉稳冷静，等闲不易开口。若非觉着对方乃是罕有之敌，回答的声音决不会如此响亮。”

她停歇一下，眼见对方露出承认之态，便又道：“你即管放心出战，到了危急之时，我自会再派人手助阵。”

崔洪道：“小姐打算再派哪一个出阵助阵？”

端木芙道：“你。”

崔洪一怔道：“老奴若然出马，便须留下凌队长负保护之责，别人我可不放心。”

端木芙道：“现在是咱们全体生死存亡关头，假如我有一着之差，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内，无不遭遇杀身之祸，阿伯你最好听我的话去做，便尚有

一线生机。”

她讲的如此严重，崔阿伯想是久已知道她料敌筹谋之能，当下也不敢开腔。

端木芙又道：“阿伯，他们斗得正急，我内力未足，须得借你之口，传我之令，才能送入他们耳中。”

她随即向崔洪说了几句话，崔洪轻咳一声，以内力逼出声音，道：“萧越寒，你武功之强，连我家小阻意欲再派一人出战，你意下如何？”

六寇方面已有人叱喝抗议。但萧越寒却纵声一笑，道：“今日老朽如若不拿出一点本事，只怕你们死难瞑目，即管派人出阵，老朽决不放在心上。”

凌子流一见端木芙发出暗号，立时奔出。六大寇那边由于萧越寒已经发话，是以都没有出手拦劫。

凌子流这一挥刀加入战圈，与那何旭二人双战萧越寒，顿时形势改观，五招之内，已把萧越寒迫退了三四步。

六大寇方面正自担心，而那莫家庄庄主莫义亦因功力深厚强韧，勉力支持至此，觑见何、凌二人得势，精神一振，扳回不少劣势。忽见萧越寒一招震退了凌子流，接着展出奇奥诡毒的刀招，光芒四射，顿时又抢制回主动之势。

一看而知他应付何凌两大高手，兀自游刃有余，斗到结局，定可得胜。

莫义心怯气馁之下，招数微滞。那黄奎凶威大发，双枪连环猛扫，当当地一连四五声巨响起处，枪枪扫中莫义的钢盾。最后一枪，格外威强凌厉，莫义打开始之时这条左臂就有了酸麻之感，这刻硬接下来，摔了一跤。两名霜衣卫队抢了出去，及时救回莫义。

黄奎洋洋得意的退回己阵，听取己方之人的夸奖奉承。这时独尊山庄方面实力大为减弱，对方不但高手甚多，而且手下人数比这边多出十倍。还不算封锁出入道路的雷火队。因此众人不免惶惶惊惧，对方则人人更为勇悍，一派跃跃欲试的神情。

莫义由两名手下架着站定身子，瞧看了战场几场，矢声道：“这厮武功之高，属下看除了老庄主亲自出手之外，别人休想收拾得他。”

端木芙笑道：“不错，除了严老庄主以外，能赢得他之人，可真没有几个人了。”

莫义大不服气，道：“听小姐的口气，似乎除了老庄主之外，还有人可以赢得这厮，只不知是也不是？”

端木芙道：“当然是啦！例如咱们最近见到的罗廷玉，便是有资格人士之一，但他吃亏在年纪太轻，功力有限，目下只有一拚的实力，而没有取胜的把握。若是换了他父亲罗希羽，功力深厚，那是必胜无疑。”

莫义道：“换了罗希羽自是不必说了。想那罗希羽昔日与老庄主同被列为两大高手，他如若赢不得此人，老庄主也未必可胜。”

端木芙淡淡一笑，道：“除了他们之外，当世之间，尚有不少奇人异士，最著名的莫如普陀山听潮阁这一脉。凡是修习过剑后书的高手，恰能克制那萧越寒这一路奇毒刀法，定可容易取胜。”

莫义肃然起敬，道：“小姐虽然不曾修习武功，但所见所闻之博，实是罕有其匹。属下直至现在，方知小阻胸罗璇现，学究天人……”

端木芙道：“但我仍然说不出这一路凶毒无双的刀法的源流，焉能当得庄主的夸奖？唉！真想不到除了罗家血战刀法之外，还有一路如此凶毒诡奥

的刀法，一正一邪，竟是各擅胜场。准此而论，那剑后书之外，定然还有一套诡邪剑法，可以与听潮阁绝艺媲美的了。”

莫义听不清楚，问道：“小姐说什么剑法？”

端木笑道：“没什么。”

莫义道：“小姐刚才提起剑后书，属下可就记起传说所谓刀君一说。据说若然刀君剑后出世，天下无可敌之将，那萧越寒刀法如此凌厉凶毒，会不会是刀君传授出来之人？”

端木笑摇头道：“我也想到过了，但却找不到答案。不过以我看来，姓萧的刀法邪气太重，不似是武林数百年传说的刀君源流，再说他的邪异内功，更非是刀君所传无疑。”

崔洪插口道：“小姐从何见得他的内功心法，非是刀君所传？”

端木笑道：“一个人能把刀法修习到天下无敌，定须循着正途，练到刀与神合。出刀之时，堂堂正正如天雷施威，无坚不摧，方是刀君气象，岂是假藉邪异秘法增强功力之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所以我敢断言不是。”

她心中有几句话没说出来，那就是她很想说出她在感觉中，罗廷玉的气度、威势，才像是刀君。

她改变话题，问道：“莫庄主情形如何？”

莫义道：“多蒙小姐关注，属下腑脏受震过剧，真气波动太甚，恐怕五日之内，难以复原。目下要逞强动手的话，可说是有心无力，但休息一会几之后，尚可飞奔疾走，不致连累别人……”

端木笑道，“我们今日休想突围逃走，唯一的机会，就是把他们杀退，使他们自行撤走。你既然不能硬拚，可放心跌坐运气疗伤，反正你已帮不了忙啦！”

莫义道：“属下实是惭愧之至。”

端木笑道：“不能怪你，只怪敌人强得大出意外，连严老庄主也失算了，把人手分配得太广散薄弱了一些，其实以目下我们的力量，如着不是出现萧越寒这种奇异高手，当可稳占上风。”

她瞧瞧形势，又道：“现在差不多了，阿伯，你准备出去助战。”

崔洪惊道：“万一敌人大举涌到，小姐身边之人不多，岂不是定遭毒手？”

端木笑道：“萧越寒打的正是这等鬼主意，但等你一出阵，他就下令众寇围攻于我，可是我却不能不让你出去。”

崔洪道：“老奴自小姐襁褓之时，便全力照顾，爱如己出。别人的生死，老奴可以不管，但你的安危，我可割舍不下，假如老奴为了护卫你，以致粉身碎骨，那时候你的安危生死，我已无法顾得，自是无可奈何。只要老奴有一口气在，可不愿轻易离开你……”

崔洪这番话虽然忠义过人，但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那一句“襁褓之时，全力照顾。”

一种像父亲般的慈爱，流露无异，连莫义这等老奸巨滑之人，也暗暗鼻酸，忙忙别转头去，隐藏起他面上的表情。

端木笑眸中涌出晶莹珠，道：“阿伯你这样说法，倒教我难以施展预定之计了。”

崔洪泛起笑容，道：“原来你另有奇谋，那自然另当别论了。”

端木笑摇摇头，道：“我此计甚是冒险，如不成功，我落在敌人手中，岂不是白教阿伯你茹悲饮恨？”

崔洪怔一下，道：“小姐料事如神，从无不验，这回难道没有一点把握？”

端木芙终是荏弱的女孩子，心中一乱，泪水滚滚而下，道：“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们不能不试一试，对吗？”

